冒险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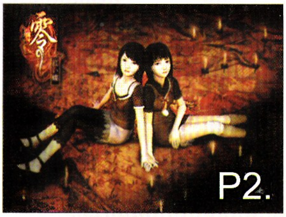
游戏小说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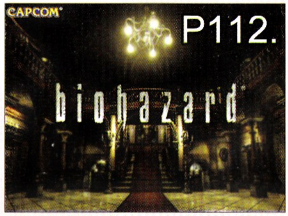
零 红蝶
零 刺青之声
寂静岭3
寂静岭4
生化危机
生化危机4
恶魔城 晓月圆舞曲
恶魔城 无辜者的悼词
真 · 女神转生3



冒险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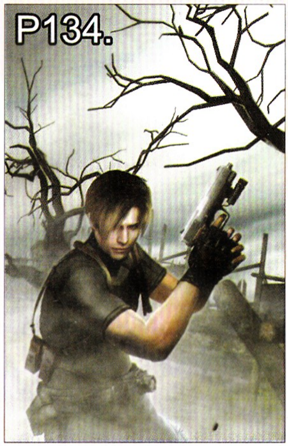
游戏机实用技术杂志社 编著　　责任编辑 李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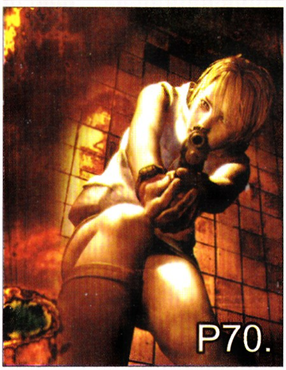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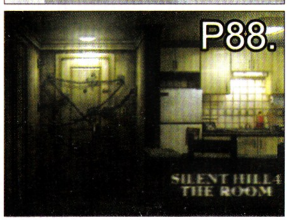














Contents

零　红蝶 002
零　刺青之声 034
寂静岭3 070
寂静岭4 088
生化危机 112
生化危机4 134
恶魔城　晓月圆舞曲 156
恶魔城　无辜者的悼词 180
真·女神转生3 199
游戏名场面赏析 214

健康游戏忠告
抵制不良游戏，拒绝盗版游戏，注意自我保护，谨防受骗上当，适度游戏益脑，沉迷游戏伤身，合理安排时间，享受健康生活



零 红蝶

游戏原名	零～紅い蝶～		
机种	PS2	发售日	2003年11月27日
游戏类型	动作冒险	发行商	Tecmo

文 卡伦 美编 木仙

人物介绍



天仓茧 Mayu Amakura

零的姐姐，比起自己的孪生妹妹零来说茧的个性要更为沉稳一些，她由于脚上的伤不能走太远的路，所以非常依赖零。茧本身的灵感非常强，一个人行动的时候很容易被灵魂附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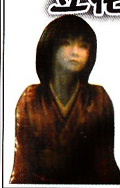
天仓零 Mio Amakura

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性格比较活泼，因为小时候让姐姐摔下悬崖所以一直非常内疚地照顾着姐姐，她的灵感力比茧弱，但只要和茧接触，就可以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黑泽纱重 Sae Kurosawa

皆神村的一对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个性非常害羞，体质也很差，和姐姐八重为了逃避红赘祭而逃离村庄的时候因为跌倒和姐姐分散，最终被村民捉回了村子。她一直坚信着姐姐会来救她，但是最终姐姐还是没有回来。



立花千岁 Chitose Tachibana

睦月和树月的妹妹，由于先天性的视力不好所以对于哥哥非常依赖，害怕陌生人，十分胆小。大偿的时候由于害怕而躲在柜子里从而死去，一直误以为八重是害哥哥被关起来的人。



立花树月 Itsuki Tachibana

在皆神村中给予零提示的神秘白发男子，他曾帮助八重和纱重逃跑，自己和弟弟睦月本身也是皆神村红赘祭的受害者。

“姐姐……”

画面蓦然间变得昏黄一片，仿佛是在山沟最底处的地上，一个昏迷不醒的少女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约定好了哦，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的……”

“姐……姐？”

落日的黄昏，幽暗的密林，崎岖不平的山道，以及……失足滑落至山沟间而昏迷的少女……

“对不起……”远方传来了另一个女孩的哭声，渐渐地，整个空间内回荡着的只有那带着稚气的抽泣。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

零缓缓睁开了眼睛。

面前的小溪清澈见底，正午的阳光透过密林间树叶的缝隙柔和而温暖地照耀在她的身上，零坐在小溪边的石头上，静静注视着水流潺潺流淌。

“还记得吗？”两只手轻轻从背后放在了她的肩膀上，“我们以前经常来这里玩呢。”

零转过头去，看到的是孪生姐姐茧那灿烂的笑脸。

“嗯，确实……”

虽然眼前的景象已与数年前相差甚远，但那种久违的感觉却再度将零的思绪带回到了童年的时光中。在幼时，就住在不远处的姐妹两人经常会跑到这里来玩耍，而且一玩就会忘记时间，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两人还总是会在小溪边相互嬉戏乐此不疲，尽管母亲曾为此多次责备过她们，不过当时贪玩的零却一直将其当作耳旁风，而身为姐姐的茧也总是追随着零的步伐行动，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直到那次事故发生之前，一直都是如此……

茧直起身来，后退了半步后环顾着周围的景象。隔了片刻后，她摇了摇头，遗憾地说道：“可惜，这里的景象不久之后就会不复存在了啊……”

听到这话后，零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黯淡的神色。的确，过不了多久，从去年起便在附近进行的水神水坝的建造便将告完成，而对于两人来说是秘密之地的这幕景象，在经过这个暑假后也将永远沉入水坝之底。因此她们才会想在其消失之前来到这里，再感受一下童年的美好时光。

在回过神来后，零不自觉地将目光聚焦在姐姐的左脚上，几秒钟后，她抬起头来看着姐姐的眼睛，轻声问道。

“脚……没关系吧？刚才走了这么久，会不会有些疼？”

“嗯，有一点儿。”茧微笑着点了点头，“不过……”她走近妹妹，背靠着她坐了下来，“没关系的啊。”

阳光透过无精打采的大树照射在水面上，那种森林中湿润的空气，与小时候相比没有丝毫差异。两人不约而同地闭上了眼睛，感受着微风与温暖的阳光轻柔拂面，时间仿佛静止在了这一刻一样。但零与茧此时都没有察觉到，就在离她们不远之处，一只幽幽闪耀着淡红色光芒的红色蝴蝶正挥动着翅膀缓缓自树旁飞舞过。

“对了，零……”姐姐率先打破了空气中的沉寂。

“嗯？”

“……没什么……”虽然看不见，但零还是通过背部的触觉感受到姐姐轻轻摇了摇头。她再次闭上了眼睛，数年前就在这里发生过的那一切又一次如电影般浮现在自己的脑中……

“姐姐，快点快点！”

“零，求你了，别丢下我一个人！我跟不上你了！”

还不到十岁的茧一边拼命跑着想跟上妹妹的脚步一边喘着气哀求道，平时体力便不好的她已经没有什么体力再跑下去了。但零就像没有听见一般，仍是头也不回地在山道上向前奔



跑着。

“你不快点的话，我可要把你丢在这里了哦。”她边跑边轻松地向姐姐开着玩笑。

在那一天，姐妹两人在这里玩得太高兴，以至于竟然完全忘记了时间，当她们猛醒过来时天色已近黄昏，那时候，由于害怕被妈妈再次责骂，因此零想尽快回家的心情已经压过了一切，以至于此时的她完全忽视了姐姐的感受。

突然间，身后传来的那声惊叫以及好像什么东西滑落的声音令零浑身剧烈一震，她急忙转身，但此时映入自己眼中的却只有山道旁林立的树木以及那淡淡的雾，姐姐已经不见了踪影。

“姐姐？”零不敢相信地颤声自语道。她急忙跑向路边的山沟，心跳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快。当她跪在地上向山沟下看去时，巨大的恐惧在一瞬间将其团团笼罩了起来。

零张大了嘴巴，浑身不停的颤抖着。她想大声哭叫，她想拼命呼唤，可是，此时的她却怎么也叫不出来。

在数秒钟后，伴随着颤声的呼唤，女孩的泪水终于禁不住夺眶而出。

“姐姐……姐姐……”

在山沟的最下方，一个失足摔落而昏迷的少女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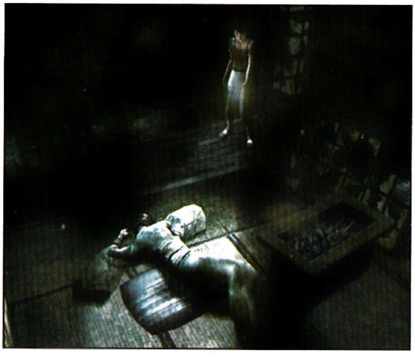
“对不起……对不起……”

小溪潺潺的流水声将零的思绪又拉了回来，她紧紧咬住自己的下唇，低声说道：“对不起，姐姐，那个时候……”

忽然，她发现似乎有些不太对劲，而当其转过身来后，才明白那种感觉究竟为何而生。

姐姐，已经不在自己身边了。

“姐姐？”她站起身来，急切地向四周呼喊着。当她将目光移向左前方时，茧的背影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中。仿佛是受到什么东西吸引似的，她正一拐一拐地向密林中走去，丝毫没有理会妹妹的呼唤。这时，零忽然发觉在姐姐的前方似乎有个微小的物体在空中闪耀着光芒，她使劲摇了摇头，又仔细向那东西看去，这才看清楚了那究竟是什么。



蝴蝶，红色的蝴蝶。

闪耀着淡红色的诡异光芒，在空中轻柔挥动翅膀的细小的生命……

“姐姐！”感觉到情况似乎有些异样的她赶忙追上前去，“怎么回事？”她高声喊着，希望能得到姐姐的回应，但回复她的只有耳旁呼啸的风声。阳光的触角依然点亮着林间每一寸生灵，不过那时的她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脚步已经迈过了某个界限。

生灵不应踏足的，阴与阳的界限……

树下的双子地藏佛像冷冷地立在那里，注视着那再度回归此地的双子。

突然，天地间一瞬间变得漆黑一片，四面八方一下子充斥着含糊不清的呢喃声，被这突然而来的冲击弄得手足无措的零恐惧地环顾四周，刚才的灿烂阳光都已被完全隔绝，一棵棵黑黝黝的树木在风中摇晃不定，就仿佛是一个个张牙舞爪的鬼影。这时，她的目光恰好落在了不远处依然在向前走着的姐姐身上，不知道是否是幻觉的作用，她第一眼依稀看到的竟然是一个身穿白色浴衣的女子的背影。

“姐姐！不要过去！”她立即追上前去，四周的一切都剧烈摇移着，而茧与白衣女子的身影也不断交替着在其眼前出现，当她冲上前伸手拉住姐姐的肩膀时，刹那间，一个影像毫无预兆地刺入了她的脑海中。

姐姐睁大了眼睛，而一双手正紧紧地扼住了她的脖颈。

零浑身剧烈一震，忽然刚才的一切都在刹那间自眼前消失了。当她回过神来时，姐姐已经不见了踪影，而此时的她，正身处在一条被浓浓雾气弥漫着的山间小道上。

天已经完全黑了，混浊而浓重的夜空看上去就仿佛被一块黑色的帆布蒙住般似的，就在几分钟前，阳光还透过树叶的缝隙温暖地照射在她的身上，而现在抬头向上，却仿佛进入了无尽的黑暗中一样。

风中隐约间传来了哀怨的歌声，从树木之间依稀可看到远方泛起的红色亮光及一排

栅栏。

“姐姐！”零一刻也没有犹豫，立即向前方跑去，口中不断呼唤着姐姐的名字。虽然刚才发生的那一幕令其恐惧万分，但想要找到姐姐的念头但令她将那些完全抛在了脑后。

伴随着那幽怨的歌声，零沿着面前的路快步奔跑着，而当她走到鸟居附近时，一个好似从何处听过的声音却将她的视线从山顶处的火光那里硬生生地拉了回来。

“对不起……对不起……”

在十几步远处的鸟居前正背对着自己双手掩面低声抽泣着的，是一位不知何时出现的白衣少女。

零猛然想起，面前的这位少女刚才也在自己的幻象中出现过。她大着胆子慢慢走近少女，想绕到其正面去看看她的真面目，但就在她来到少女侧面时，红色的蝴蝶又一次自其眼前掠过，就在零的视线被阻挡的那零点几秒间，白衣女子也神秘地消失在了空气中。

这时零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竟然已经来到了山顶。

四周的火把为暗夜中的山顶染上了一层诡异游离的红色，一个好似祭坛的巨石被摆放在山顶的正中央，而四块以麻绳相连的巨大石柱则坐落在它的四方。那哀怨的歌声依然淡淡回荡在零的耳畔。红色的蝴蝶徘徊在空中，将她的目光引领到了祭坛的前方。

茧背对着自己站在那里，似乎被什么东西紧紧吸引住了。

“姐姐？”零目送着那只红蝶向姐姐飞去，试探着叫道。

当听到妹妹的声音后，茧慢慢将身体转了过来。

就在其转身的那一瞬间，无数只红蝶突然自她身后飞起，挥动翅膀所掉落的粉尘就如同火点般缓缓飘落，幽暗的山顶在那刹那时分被红色所照亮。零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被这一幕深深震撼住了，以至于一时间竟然无法挪动脚步，只能呆呆地望着那红色的蝴蝶渐渐在自己视线中消失。

“在地图上……消失的村庄……”

茧静静地看着妹妹，轻声自语道。

在她身后的山下，一个被黑暗永久吞噬了的村庄的轮廓渐渐浮现在零的面前……



第一刻 在地图上消失的村庄

天依然是黑漆漆的一片，黑色的天幕上星月无踪，在这种吞噬一切的黑暗的衬托下，站在山顶的两人就仿佛迷失在一个黑色的噩梦中，显得那样的孤独无助。

“我以前曾经听说过一件事……”茧目不转睛地望着山脚下那个阴暗的村庄，说道，“以前这附近有一个在祭典之日中消失的村庄，长年来迷失在山林中的人都会被引诱到这个村子来……难道说，这里就是……”

回去的道路已经没有了。当零回头望去的时候，她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红色的鸟居，还有刚才自己走过的那条崎岖的山路仅仅过了一分钟不到便消失在了空气中，就仿佛其从未存在过一样。她转过头来，发现姐姐也正在看着自己，两人面面相觑，忽然发觉现在的自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刚才……我好像听到了一个女子的歌声，可现在已经什么都听不到了，零，你有没有……”

“姐姐！”零连忙打断了姐姐的话，看了看山脚下离自己不远处的村子，又将目光投回到姐姐脸上。现在的她早已明白，某些奇怪的事情已经降临到了两人的身上，如果两人都不说出来的话，也许她还能保持平静，但如果姐姐将心中的话说出来的话，那即使一向以冷静大胆而自傲的她也说不定会失去理智。“还是下去看看吧。反正这里已经变成了死路，也许我们在下面能找到出口呢。”

茧迟疑了一下，缓缓点了点头。“嗯，好吧……”

山道间不时有风轻轻吹过。地上枯枝和败叶发出的嗤嗤声响现在听来就仿佛是许多人躲在暗中不断地冷笑。当走到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时，零突然发现地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她弯腰捡起来一看，才发现那是一个黑色的女式手袋，而在其中还放着一张青年男子与女子的合影以及两张已经发黄了的新闻剪报。

新闻剪报

去年开始计划修建的水神水坝在开工的时候，被派往现场进行调查的桢村真澄（26岁）下落不明。

从桢村被派去调查在水坝沉没的一块区域的古迹时到如今已经过了五天，但直到昨天他还没有回来。

小块新闻剪报

本月4号，对行踪不明的地质调查员桢村真澄的搜索工作宣告中止了。

而从去水神水坝进行地质调查的桢村下落不明的那天开始到昨天为止已经有10天的时间了。

当两人仔细看时才发现，那已经是一年前的新闻了。这些东西究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照片上的两人又究竟是什么人。现在的她们自然无法得出任何答案。零将剪报和相片收了起来，放慢脚步继续向村子走去，以便让行动不便的姐姐能跟上自己的步伐。

最近的那间屋子距离她们已经不到100米了。这时，零忽然感觉到似乎有某样东西在自己的眼前一闪而过，消失在了那间屋子的房门前，那似乎是个女子的身影，但留在零视网膜中的记忆却只有一团如人形般的雾。

"也许是我眼花了吧。"零用力摇了摇头，她回头看了一眼脸上露出担心之色的姐姐，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想借此来安慰一下姐姐。而姐姐也以微笑应对，但当零转过头去时，惴惴不安的情感又重新充斥了两人的全部身心。

终于，她们走到了那间屋子的门前，而屋内透过窗子映入两人眼中的红光也告诉了她们一个讯息。

这个屋子里有什么东西存在。



零感到茧又一次将手轻轻搭在了自己的右肩上，她没有回头，而是将手放到了姐姐的手上，想给一向柔弱胆小的姐姐以一丝安慰。但令她意外的是，姐姐的手出奇地冰冷，那简直就不是人类的体温。正当她想回头时，另一件让她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人从自己的身边慢慢走了过去……

那是姐姐。

而那只手……依然搭在自己的肩膀上……

零顿时感到一阵寒意从脚心升上来，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她急忙回身，但身后却是空空如也，虽然这听上去就像是痴人说梦，但右肩上那股依然残留在皮肤上的冰冷却清楚地告诉她那只手是真实存在过的。

她看了看自己的左手掌心，身体由于刚才的冲击而微微颤抖着。

"……零？"茧似乎并没有看到刚才的一切，看着妹妹失魂落魄的样子，关心地问道。此时的她已经将手放到了房门上，正准备推门进去。

零定了定神，她反射性地张开了嘴想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姐姐，但想了想，最终还是决定将这件事放在心里。

"……唔，没什么……"

伴随着吱吱啦啦的响声，门被缓缓推开了。

最先映入两人眼帘的，是房间正中的围壁炉，屋子空荡荡的，几扇屏风也都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在这个地方，零和茧的脚步声像在黑夜中四处乱撞的飞蛾一样，忽高忽低的声音只会刺激着自己的神经，由那里分泌出的一种恐惧，时刻都让两人保持着高度警惕。房间里面阴沉沉一片，四周的空气中都弥漫着死的气息。

"什么人都没有……"零将整个前厅环顾了一遍，依然没有感觉到这里有一丝生气，"到里面看看如何？"她回头向茧提议道，可姐姐此时的神态却让其吃了一惊。

茧紧环抱着自己的双肩，眼睛惊恐地望着前方，浑身正不住地颤抖着。

"姐……姐？姐姐！你怎么了？"零急切地叫道，不明白姐姐究竟看到了什么会让她产生这样的反应，但茧却对她的叫声没有丝毫反应，依然浑身颤抖着，呆呆地望着前方。零连忙上前几步握住了姐姐的手，想让其从恍惚中清醒过来，可就当两人接触的那一瞬间，一幕幕景象

蓦地直刺入她的脑海中。

上吊在横梁上的双胞胎少女；站在巨大深坑前的怪人；在此之前曾来过这里的女子；虚掩着的木门；呆立在镜前一动不动的青年；以及……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狂笑着的白衣少女……

"真澄，你究竟去了哪里……"女子拿着手电筒，一步一步地向着通道另一侧走去。

"在地图上消失的村庄。"一个嘶哑的声音震撼着零的耳膜。

"我不想杀死你……"

在这句话后出现的，却是青年用双手死死扼住女子脖颈的景象。

惨叫、恸哭、悲鸣，以及凌驾于这些之上的，刺破耳膜的狂笑。

零猛地将手抽了回来，惊愕地看着自己的手，随即又将目光转向茧，"刚才的究竟是……"

茧闭上眼睛，不住地摇着头，"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她垂下了头，声音也变得越来越低。

姐姐和自己都拥有极强的灵感应力，这点姐妹两人在很久以前就通过只会在她们身旁发生的某些奇怪事情而知道了，也正因为如此，两人对某些对常人来说会感到恐惧的事情的感觉其实并非那么强烈。也许刚才刺入自己脑海中的便是姐姐感应到的之前曾在这里发生过的事情，但零却清楚地知道，这次与以前发生在两人身旁的意外的级别截然不同。

那是一股直渗透入骨髓的怨念与杀意。

而自从进入这个村子以来，这种感觉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仿佛自己已经不再身处于人世间一样。

而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

走廊里的灯光白晃晃的，几近惨白，两人的脚步声在这空荡荡的大屋内格外响亮。没有风，可寒意却越来越明显地从背后袭来。除了被锁上而无法进入的二楼房间外，整间屋子两人基本上都走遍了，但却没有发现一点生灵的气息，只有在这里发现的几个记事本，让姐妹两人知道了这里曾有活人存在过。

女性的记事本　一

从地图上消失的村庄，我也曾听过那样的传闻。

从前，在举行祭奠的那天村里发生了一次大屠杀，在那以后皆神村便从地图上消失了。

森林中的双子地藏佛像会引诱迷路的旅人来到村子的入口，而只要迈过那里的鸟居，就再也无法回头了。

暗无天日的屠杀之夜依然在那个村子中持续着，被永恒的夜晚笼罩着的村中总会传来可怕的女性笑声。

而村中的幸存者，只有一个女子而已。

女性的笔记　二

有时，总感觉窗外似乎有人经过。

手里拿着火把，不知呢喃着什么地在路上走着，好像是在找什么人似的。不过，他们找的应该不是真澄。而从远处也不时传来像正在举行仪式一样的寂寞歌声。

传闻这个村子"在举行仪式的那天消失了"，而村子的时间，也将会永远停留在那一天。

女性的笔记　三

真澄，我是美也子啊。我是来找你的，一起回去吧。

没有两个人似乎无法离开这里呢。

如果你看到这本我现在写的笔记的话，请大声叫我吧。我就在这附近，加油啊。

女性的笔记　四

无论是谁也好，只要是看到我这本笔记的人，请一定要找到我。

我已经无法离开这里了，救救我……

须堂美也子

女性的笔记　五

从佛坛边经常会传来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歌声，就仿佛是从地底传来的哀号。

这究竟是从何处传过来的风声，还是说在这堵墙壁的后面有些什么东西存在呢？

女性的笔记　六

自从来到这个村子后，已经过了不知多长时间了，而黑夜却仿佛永无休止一般。

我讨厌黑暗……感觉是那样的诡异。

好想离开这里。

真澄，我想见到你。

从笔记中看来，名为须堂美也子的这个女子似乎曾在这里待了有数天之久，而她口中的“真澄”难道就是那个失踪的地质调查员吗？

这样想着，零将在山道上发现的那张照片又拿了出来，不知怎的，照片上的那个女子竟然让她联想到了消失在屋子门前的那团如人形般的雾。从屋子中发现的资料来看，这儿的主人“逢坂”一族应该是村中比较有地位的家族之一。可是为何这个大屋如今会如此破烂？而村中的人又究竟去了哪里？她们却怎么也找不到答案。屋子所有房间的地板上都积满了灰尘，看得出来很久没人来过了。那么，刚才两人都感受到的那股异样的气息又是什么呢？

当从佛间的桌子上找到手电后，虽然它射出的光线也并非很强，不过对于姐妹两人来说，这点光也足以让她们稍微安心一点了。正当她们准备开门离开时，眼尖的零突然发现右边客房内的地上似乎有某个物体发出微微的亮光。

那是一个老式的照相机，表面上都已经生锈了。

零走上前弯下身去，想看看这个东西是否还能用。可就当她的手指与照相机接触到的刹那，与刚才发生的那一幕相同的感觉又一次刺入了她的脑海中。

“这个就是……能拍下超乎寻常东西的……射影机。”

拿着射影机的中年男子一步步走近山顶的祭坛，当走到跟前时，他停下了脚步，将射影机拿起来对准了被四块石柱包围着的贴满咒符的巨石。

忽然，无数双手从巨石中猛地伸出向他抓来，男子惊慌失措地倒退了好几步坐在了地上，手中的射影机也在他慌乱中按下快门后被丢落在地。可当其按下快门之时，刚才出现的影像突然间便消失了，一切就如同从未发生过一样，只有那黑色的巨石状祭坛，在暗夜中好似向其发出冰冷的嘲笑。

“难道说……那个传闻是真的？”男子依然惊魂未定，他注视着面前的祭坛，紧接着又将视线转向地上的射影机，空气中依然弥漫着异样的波动。

“这个东西，太危险了……”

“……零？”

茧的惊呼硬生生地将零从幻境中拉了回来，她拿起射影机，直起腰转过身来，却看到姐姐害怕地躲到自己的身后，目光投向了佛间的门口。

“那里，好像有人……”

茧轻轻抓住妹妹的手臂，浑身微微颤抖着。零握住姐姐的手，将手电对准了大门，但这时却一点动静都感觉不到了。两人依偎在一起，缓缓向门口走去，房间内一片寂静，以至于她们彼此的呼吸声都清晰可闻。

当走到门前时，零伸出了手，但内心的犹豫不定却让她的手定格在门上，迟迟没有落下去。过了几秒钟后，零咬了咬牙，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慢慢拉开了门……

忽然，一张惨白的脸蓦地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零惊呼一声，用力将门带上，可门上出现的空间扭曲依然清晰可见。

她仍然在门外等待着两人，零和茧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这时候零才想起来，刚才的那张脸与照片上的那个女子惊人地相似，但关键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她透过那张脸看到了女子背后的墙壁。

那绝对不是人类了，难道说……

如果说刚才她还能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的话，现在则是怎么也笑不出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几乎将其活活吞噬。这时，不知怎的，她不知不觉间将目光对准了手中的射影机。

所谓射影机，是为了捕捉肉眼所无法看到的“灵”而由麻生博士所制造的一种照相机。

一、由残留思念留下的发生于过去的事情。

二、肉眼无法得见的灵魂。

这就是我们通过射影机的镜头所能看到的事物。由于它能拍到一些超自然的现象，所以也具有类似于除灵的功能。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与那些灵之间有着某些联系，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使用者甚至有可能会被怨灵吞没。

如果用这个射影机，去拍摄村中举行“秘祭”之地的重要场所，又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呢？

虽然麻生博士没试过，不过我对此倒是很感兴趣。

真壁清次郎

这是刚才放在射影机下面的一篇日记，刚才零虽然看到了这个，但却并未将里面的话放到心里去。不过，现在就不一样了。不知抱着怎样的想法，零迅速拿起了射影机并将其对准了门口。

从镜头中看去，一切都仿佛没有什么区别，但当零将镜头靠近门口时，镜头取景圈的颜色随之产生了变化，而指示灯也随着镜头的移动而越来越亮。

“咔嚓！”

当指示灯变为最亮时，零果断地按下了快门，而刚才缠绕在门上的异样气氛也在一瞬间突然消失了。

零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门，此时门外已经是空空如也。两人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开口说话，生怕一出声那个鬼魂就会出现在自己身旁，房间里静悄悄的，充斥着一片惶恐的死寂。

“……我们快离开这里吧！”沉默了几秒钟后，萤终于吐出了自己心中一直想说的话语。可当两人回到玄关时，却发现门竟然不知被谁锁住了。与此同时，那股异样的感觉又出现了……

零和萤不约而同地迅速转身，但残留在她们视线中的只有消失在二楼门前的那团白色的影子。

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零看着向自己投来求助眼神的姐姐，用力地点了点头，两人一同走上楼梯，推开了那扇原本被锁住的门。而在那里的书桌上，她们发现了剩下的两本女性的笔记。



女性的笔记　七

好像真的累了，我竟然会在这种地方沉入了梦乡。

可即便是在梦中，村中的黑暗仍能够渗透进来。

虐杀；血流成河；堆积于地参差交错的尸体；站在尸体上狂笑着的，衣服被血染红的女子，以及，哀求停止屠杀的双胞胎少女。

那个女子的笑声一直缠绕在我的耳畔，久久不能消散。

再也睡不着了。

女性的笔记　八

我找到了真澄的笔记，果然他也来了这里，我们马上就能见面了。

我已经不想再动了，就在这里等着吧。

真澄他一定会回来的，等他回来之后，我们再一起寻找逃出这个村子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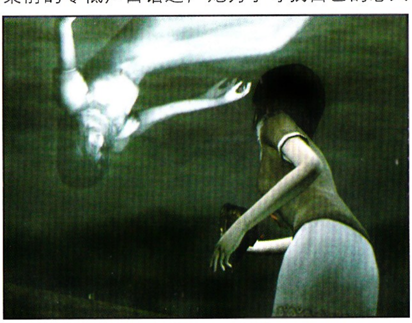
……………………

……………………

他回来了……

笔记自此戛然而止。

“这个女子，也在这里迷路了……”跪在书桌前的零低声自语道，“她为了寻找自己的恋人而来到了这间屋子内，可是，之后她又到哪里去了呢？”



萤站起身来，转头环视着屋中的景象，那股奇怪的感觉又一次涌上了她的心头。她疑惑地将头转了回来，但映入眼中的一幕却让其花容失色。

就在零的身后，一个半透明状的白衣女子的鬼魂正紧紧贴在她的身上！而妹妹却仿佛丝毫没有觉察到这件事！

“怎么了，姐姐？”听到萤的惊呼后，零疑惑地将头转了回去，她顺着姐姐惊恐的目光向自己的左边看去，寒至刺骨的冰冷气息也越来越盛……

“啊！”当那副几乎与自己面贴面的惨白脸

孔蓦地出现在瞳孔中时，零也禁不住被吓得惊叫起来。她就如被针刺到似的从书桌前逃了开去，条件反射地迅速举起射影机对准了那个充满了杀气的怨灵。

当她最终按下快门之时，随着女子怨灵的一声悲鸣，一段影像又一次出现在零的脑海中。

女子望着自己的正前方，欣喜若狂的眼神在几秒钟后便蒙上了一层疑惑，渐渐地，那眼神完完全全地变为了恐惧。

“为什么……好不容易才能见面……”

已无力挣扎的女子睁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正用力掐着自己的脖子的已成为“非人”的恋人，口中发出了凄惨的悲鸣。

“为……什么……”

零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眼一黑便晕了过去，最后传达在她脑海中的的景象，是姐姐跟在一只蝴蝶身后紧追不舍的样子。

“红蝶……”

有人……在呼唤我……

有人……在哀求我……

“双子回来了……求求你们，再进行一次仪式吧……”

类似如此的呢喃声充斥在空气中。

红蝶，红色的蝴蝶……

我……必须要去那个地方……如果不那样的话……那……

萤最后看了一眼仍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妹妹，缓缓推开门走了出去，在其前方引领着她行进的闪闪发亮的生物，是那只闪耀着红色光芒的蝴蝶……

第二刻 双子巫女

不知过了多久，零才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可此时她却惊讶地发现，姐姐已经不在这个房间内了。

“姐姐！”零焦急地呼唤着，几乎是冲出了门去。而在楼梯的拐角处，她终于发现了楼下房间尽头正准备推门出去的萤。

“姐姐！”

听到妹妹的声音后，萤回头望向二楼，凝视着零小声说道：“……对不起，果然……我不去是不行的呢……”那仿佛是在和妹妹说话，又仿佛是说给自己听。

“姐姐！”



门关上了，逢坂家回荡着的只有零那急切的呼声。

红蝶……你们想指引我去何方呢？

天地间不知何时只剩下了黑白两色，一时间万籁俱寂，恍惚中的萤所能听见的，只有面前那红色蝴蝶拍动翅膀的声音，以及……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弥漫在空气中的少女低语。

听不清……我什么都听不清……不过，似乎是很悲伤的声音……

这个地方，我好像来过……

红蝶拍动翅膀向前飞去，不时停在空中等待着腿脚不便的萤。而萤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只是慢慢地紧随着它们向前走去，脑中丝毫没有考虑别的事情。而此时，在红蝶附近的空气中又再次浮现出那个白衣少女的身影。

呼唤我的……是你吗？

少女一言不发，只是背对着萤慢慢向前走着。空气中依然弥漫着那无法听清的悲伤低语。

你想带我去那个地方吗？

萤的脚步微微一缓，好像迟疑了一下，但那只不过是零点几秒钟的事情。

好的，让我们去吧。

去再次进行……那个仪式……

当萤刚推门出去时，零马上便以最快的速



度冲下楼梯将门打开，但门前已是空空如也，入目之处也找不到姐姐的踪影，就仿佛她凭空消失了一样。在玄关的地面上，零无意中发现了姐姐平时都会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玉。与平时的感觉不太一样的是，此时的红玉似乎闪耀着淡淡的光芒，仿佛是想向自己传达什么信息似的。

零将目光投向了手中的微型收音机，那是她刚才从二楼书斋中发现的东西。

从说明书上看来，人长期佩带在身上的矿石因为不断接收着人的意念，以至于会散发出肉眼可见的光芒。这些矿石被称为“灵石”，而由麻生博士改良而成的这台收音机可以将灵石中的信息传达出来。这与人能够感受某些气息产生预感以及双胞胎之间的共鸣的特性有相似之处。

也许……

零没有多想些什么，就像是条件反射般将姐姐的护身玉放进了收音机中。不出她所料，几秒钟后，茧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红……蝶……”

“红蝶……在呼唤我。呼唤我去村子的最里面……不对，那不是我们……”

声音越来越小，直至完全消失，护身玉的光芒也渐渐黯淡了下来。村子的最里面，这就是茧从姐姐的话中得到的惟一提示。这时，她突然想起了刚才在书斋中得到的一份资料，立即将其从口袋中拿了出来。

民俗学者的笔记 一

祭主黑泽似乎对我们来到这个村庄感到非常高兴，这个村子没有村长，而担任“祭主”的黑泽便是整个村子最具权势的人。

这个村子之所以成立，也许是因为这里本来是一些守护神事和仪式的人的集落，是受到了这一点的影响。

在皆神村这里，迄今还流传着神秘的“黄泉之门”的传说。

所谓的“黄泉之门”，是指现世与类似于“黄泉”、“常世”以及“根之国”这些被称为死之世界的场所的分界之门或者是入口之类的传说。

通常这样的地方都会被列为禁忌的场所而被人们忌讳，但这也使他们会对其心生敬畏，有时甚至可以进而产生一种信仰。

我无论如何都要把这种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对黄泉世界的信仰搞个明白。

这个村子里好像会举行一种和“黄泉之门”有关的“秘祭”（神秘仪式），但这种仪式既禁止向外传播也禁止外人观看。也许是由于这是一个和黄泉的分界线太接近的危险仪式，所以才被认为是忌讳的吧。

村民们的生活是很俭朴的，为了在深山老林里填饱肚子，每天都过着艰苦的日子。而他们和外界也几乎没有什么交流，不管世界和时代是怎样变化着，他们都一直停留在以前的生活方式中。

就像是被时代遗忘的存在一样。

借着路旁石灯笼发出的微弱光芒，零从逢坂家得到的皆神村地图上发现了能够被称为“村子的最里面”的场所——黑泽家。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应该就是笔记中所提到的祭主之家。

零又低头确认了一下黑泽家的位置，急忙向着地图上最大的那个住邸跑去。姐姐现在正处在危险之中，虽然不清楚为何会有这种想法，但她却几乎可以确认自己的感觉是正确的。也许，这就是身为双胞胎的特殊心灵感应吧。

再过不到一百米就可以看到通往黑泽家的嗫之桥了，而不知为何，那种不祥的预感也在

她的脑中越来越强烈。当转过前面的拐角时，正推开那扇大门准备进入的茧的背影映入了她的眼帘。

"姐姐！"

零大喊了一声，想让姐姐停下脚步。可茧却就像没有听到她的话似的完全未加理睬。零飞奔过去想阻止姐姐的行动，但还是晚了一步。当茧踏上嗫之桥时，她身后的那两扇门也被一股未知的力量再度紧紧关闭，将零挡在了门外，任凭零如何用力也无法动其分毫。

正当零束手无策时，忽然，姐姐的声音又一次通过灵石从收音机中传来。

"通过那扇大门……再经过那座桥才能抵达的大屋中……零，你快一个人逃走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原谅你……"

当声音再度消失时，红色的蝴蝶又一次出现在她面前，并缓缓地向着零来时的方向飞去。仿佛是想带着她去什么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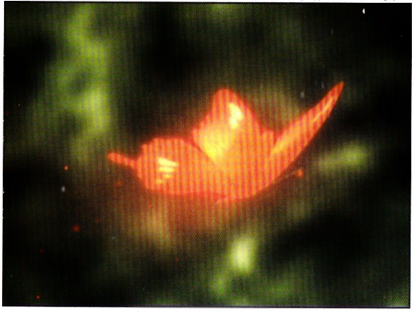
"……也许，跟着它们会找到进门的方法吧。"虽然零也知道自己的想法太过于理想化，但现在的她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

夜色阴沉依旧，但在这阴暗的环境中，半空中那红色的存在反倒更为醒目。每当零想接近它们时，它们都会忽然从空气中消失，然后又在不远的地方出现，继续等待着零跟上它们的行踪。就这样，在走走停停中，零来到了村子右下角的一个好似牢房的房子前，由于门被锁住无法进入，因此零便通过旁边的一扇小门来到了它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忽然间，一个男子惊讶的声音从房中传了出来。

"八重！你怎么又回来了？"

零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她急忙转身看去，看到的却是一张清秀的面庞。似乎是被囚禁在那所屋子中，只能通过铁窗和自己说话的这个少年正一脸惊讶地看着零，似乎对她会出现在这里感到不可思议。那银白色的头发在黑夜中显得格外耀眼。





"你是……"

零迟疑着问道，但少年却没有理会她的疑问，而是继续说道。"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那样的话……八重，你快点带着纱重离开这里吧。她现在就在祭主的家中，而仪式大概还要继续下去。快点去追她，现在的话也许还来得及。"

他用手指了一下不远处的双子地藏佛像，"在村中众多的佛像中有两处藏着钥匙，用那两把钥匙就能打开通往嗫之桥的大门，并通过那里进入祭主家中。八重，带着纱重离开村庄吧，逃离那双子巫女的宿命。千万不要回头，不然的话，你将会失去自己最重要的人，就像我一样……"

当说到这句话时，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份淡淡的悲伤，声音也渐渐低了下来，"你们一定要活下去，连睦月的份一起……"

"不，我不是……"零想向他辩解，但他却完全没有理会零的话语，只是不住地摇头说道："如果你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村中逃离的话，那时再来找我吧。"

从他的话中看来，他似乎是错把自己当成其他人了，是那个被他称为"八重"的女子吗？不过，八重和纱重是谁？双子巫女的宿命指的是什么？他所说的睦月又是什么人？这次碰面不仅没有解开零的疑问，反而又令她的心中平添了更多的疑惑。不过，知道除了自己和姐姐之外，这个村中还有其他活人存在，这让零的心中也有了一丝安慰。

正如少年所说的一样，根据红蝶的指引，零果然在双子地藏像前找到了两把钥匙，不过在搜索的时候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村中所有的佛像上，双子之一的脖颈处都被刻上了一道深深的痕迹，而其中有的并非一开始就做好了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从调查中得到的"地质调查员的笔记"看来，这个村子残存的文献中有着关于"双子地藏"的记述。在村中有着一个双胞胎会是"特别的存在"的特殊仪式，而那个被作为惯例的

仪式必须由双胞胎兄弟或者是双胞胎姐妹来执行。随着每次仪式的结束，村中的某处便会修建新的地藏。这好像是一种数十年才举行一次的周期性仪式，而从双子地藏的数目上判断，这个仪式的历史已经相当久远了。不过那究竟是怎样的仪式，那个调查员（楨村真澄）似乎也没有找到详细的解释。

抱着越来越深的疑惑，零来到了刚才关闭的那扇门旁，在用钥匙将其打开后走到了嗫之桥的正前方。

长长的木桥被迷雾团团笼罩着，桥上的木板在风的吹动下不停地发出“吱啦”声，虽然平时也许感觉不到什么，但在这暗夜中听去就仿佛是鬼魂的哀鸣。而在桥的尽头的房子，正是皆神村最大的一所住邸。

村中拥有最高权势的家族，掌管“桐生”、“立花”、“槌原”这三大家族的祭主的居所——黑泽家……

第三刻 大偿

“怎么回事！快亮起来啊！”零着急地拍着手电，可却无济于事，手电在最后闪了几下后失去了光亮，而黑泽家的玄关又一次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中。

当零推门进入黑泽家的那一瞬间，身后的门便突然间关上了，任凭她花多大的力气也无法将其开启，而手电也仿佛是受到了某种干扰似的突然间失灵了，四周变得昏暗一片。

“楔来了！楔来了！”惊恐的哭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直刺入零的耳中，在隐约中，零仿佛看见几个身影蜷缩成一团躲在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身体由于恐惧而不住地颤抖着。但当她再度定睛看去时，一切又消失了踪影，可那哭喊声依然弥漫在空气中，连绵不断……

只有黑白两色的房间，只剩黑白两色的世界，这究竟是梦境，还是我已经身处于另一个世界……

茧慢慢走在一条狭窄的房间过道上，面前不断模糊不清地出现向自己这里跌跌撞撞冲来的村民身影，但都是很快便又消失在她眼前。他们似乎没有看到茧，只是没命地逃着，就好像身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追着他们一样。

“楔来了！楔来了！”零刚才听到的哭喊声也在此时传到了茧的耳中。不过奇怪的是，茧似乎对这些没有丝毫感觉，仿佛此幕情景自己很久以前就曾经历过一样。

忽然，茧在一扇门前停下了脚步，在犹豫了几秒钟后，她轻轻拉开门走了进去。

而在房间正中央静静等待着她的，正是那个一直引领自己行进路线的白衣少女。

在幽暗仅余黑白两色的房间中，站在房间正中侧对着自己的白衣少女腰间那红色的缎带及在她身旁飞舞着的红色蝴蝶显得格外耀眼。仿佛是受到了某种吸引，茧一步一步向其走去，而少女也慢慢地将身体转了过来。

首先映入茧眼中的，便是少女腰间的红。直到那一刻茧才发现，那并不只是缎带的颜色，而是溅在那白色浴衣上的一大滩还未干的血痕。

“你是谁？”

她轻声问道，好像生怕惊吓到了少女一般。但对方却没有回答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茧轻轻咬了一下自己的下唇，继续问道：“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茧定了定神，将目光渐渐向上移去。而在几秒钟后，少女的面庞也第一次清晰地出现在其眼前。

那是一张茧再也熟悉不过的面孔了。

每天在镜子中都能够看到的……自己的脸……

“呜……啊！”

伴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又一只怨灵在射影机的协助下结束了它对这个世界的怨念。

当零走在那条狭窄的房间过道上时，她不会知道，自己的姐姐就在不久前也刚刚经过这里，而她现在拉门进入的黑泽家用于集会的大广间，正是姐姐与白衣女子相会之地。

当她走到房间正中的时候，一个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哀怨的女声渐渐响起。

“八重……我们明明约定好……要一直在一起的……为什么你……”

声音越来越低，当零凝神去听时，那女声已经变为了淡淡的呜咽，直至完全消失。

突然，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将整个房间照得通明一片，也使得正想转身离开大广间的零浑身一颤。这时，她感到自己的脚下似乎踩到了什么东西，那种触感似乎是……

“啊！”当零看清楚脚下究竟是什么时，不禁发出了一声惊叫。同时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两步，几乎摔倒在地。

那是一具男子的尸体！

零惊恐地想逃开这里，可这时她才发现，大广间中已经没有可供落脚的地方了，整个房间的地面上不知何时横七竖八地堆满了死尸，每具尸体上都留下了无数道被锐物划过的伤疤，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睁着充满恐惧的眼睛，嘴巴永远都无法闭上。那个身着白衣的少女站在尸海上纵情狂笑着，那恐怖的笑声充斥着整个空间，零几乎能感觉到房屋都在为之颤抖着。

忽然间，一只手死死地抓住了零的脚踝，一个浑身是血倒在地上的村民抬头求助似的看着零，嘴里发出了含糊不清的哭喊。“救救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

男子的哭喊声越来越小，最后在一瞬间戛然而止，抓住零脚踝的手也慢慢地垂了下来。少女的狂笑声依然刺激着零的耳膜，而在她的身后，空气的波动变得异常诡异，逐渐幻化为一个人的身影。

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那更像一个类似人形的恶灵，飘浮在半空中，一头白发的它所发出的咆哮与女子的狂笑声交织在一起，和着层叠的尸海让人不寒而栗。

零拿起相机想按照平时的方法来对付那只怪物，可却完全没有效果。她急忙转身想通过另一侧的门逃离大广间，但那扇门却无论如何也打不开。零的额头上渗出点点汗珠，紧张地几乎将要窒息过去。过道的另一头，恶灵的咆哮声也离这里越来越近。

“求你了，快开吧！”零一面继续用力推着门一面在心底哀求着，可那吱吱啦啦的声音却让她的心不断坠入深渊。此时，那只恶灵已经飘过了拐角，正在慢慢向她逼近。正当零几近绝望之时，门在她的最后一次努力下终于伴着吱啦之声被推开了。她赶紧跑出屋外，将门紧紧关上。恶灵的怒吼声依然不住传入耳中，但零知道，自己已经逃过了一劫。背倚着墙壁，她慢慢滑坐到地上大口喘着气，听着自己的心脏像敲鼓似的怦怦跳动着。

怒吼声在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渐渐远离了门边。当零的心情稍微平静一些时，她才注意到周围的情况。自己似乎是来到了黑泽家的中庭位置。不知何时开始，天空中已经落下了细细的雨丝，而不时划破天空的闪电更是让身处在这种形势下的零随时处于绷紧状态。身后的门已经无法进入了，留在这里也对找到姐姐没有丝毫帮助，万般无奈下，零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向中庭的另一边走去。

当通过中庭的楼梯来到二楼后，零在那里的几个房间内又找到了民俗学者的其他几本笔记。

民俗学者的笔记 二

村中修建的众多如道祖神般的石佛上与其他地方看到的男女神截然不同，是仿似双子巫女般的佛。村中的孩子将这“双子巫女”看作村中的神而供奉着。而在这间屋子残留的古文书上，有把双子巫女称为“红赞”的记录。

所谓的“秘祭”和这个“红赞”有什么关系吗？

民俗学者的笔记 三

这几天内，地震发生的次数与日俱增。好像是与之相呼应似的，村中飞舞的红色蝴蝶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那种生灵虽然美丽，但我却总感到有些诡异，看起来就像是无数在空中飞舞的灵魂正在悲伤地等待着什么似的。

看见红蝶的村民们都会双手合十，一副恭敬的样子，而全村也像是被迎接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气氛所团团笼罩着。

对大地之怒感到畏惧的小村庄。

所谓的“红赞祭”，应该就是和“地镇祭”差不多的仪式吧。在古时候很多地方都存在着这种仪式，而在其中又以用活祭品来令神灵息怒的仪式居多。这样说来，身为“守护神”的“双子巫女”的使命，大概也是这么回事吧。如果说这种风俗现在还存在的话，那为何这个村子在祭典来临之前还是如此安静就好解释了。

成为“守护神”的双子巫女将会化为“红蝶”之姿重返村庄。

民俗学者的笔记 四

在祭主的屋子里还保留着不少这个村子自古以来的记录，其中大部分又以这里自古相传的传说、神话以及仪式相关的档案居多，对民俗学来说极为贵重的资料我也发现了不少。

这里所传的“秘祭”被称为“红赞祭”，似乎是以双子巫女将“黄泉之门”封印的仪式。“红赞祭”共分为定期举行的“本祭”，以及当年的神事失败时才会举行的“阴祭”两部分。而这两者如果全部失败的话，“黄泉之门”将会招致被称为“大偿”的巨大灾难，从“黄泉之门”中溢出的无数死者那时将会遮天蔽日。

宗方说他幼年时的朋友，叫做树月和睦月的双胞胎现在下落不明。

行踪不明的双胞胎，这倒是让我比较关心。如果能找到他们的话，说不定能打听出和仪式有关的事情。

当看完这三篇笔记时，一幕影像忽然间直刺入零的脑中。

在葱郁的草地上，一个提着手提箱的中年男子和一个青年走到了山顶的边缘，凝望着山下那个平静的村庄。

“这里就是皆神村啊……”中年男子喃喃说道。

画面突然变得一片黑白，一个被绳子缚住四肢的男子被丢下了一个无底的深坑中。

“被严禁外传的神秘仪式。”

中年男子和青年来到了黑泽家的大门前，而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好似家主的老人以及一对都身穿着白色浴衣的双胞胎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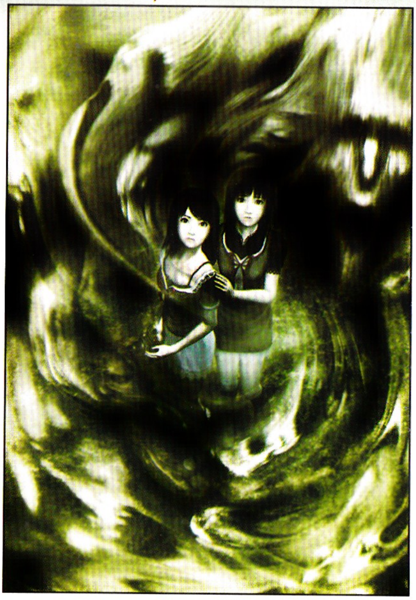
“以及，不允许看见的场所……”

树上的花瓣轻轻飘落于地，在老人的示意下，双子少女向来访的客人深深鞠了一躬以表敬意，两人也向她们友好地回礼。而青年的目光则长时间停留在其中的一个少女身上。

“如果，用射影机给那个地方拍照的话……”

画面再度转变，出现的是御园处被四块石柱包围着的巨石，在它上面贴满了咒符并捆着数根麻绳。当凝视着巨石数秒钟后，中年男子





的眼中突然间充满了恐惧。

零被不远处那异样的声响猛然惊醒，她马上转头看去，那个身影却已经渐渐消失。不过从那一瞬间所看到的身形来判断的话，他与刚才零在幻境中看到的那个中年男子几乎一模一样。

那个中年男子大概就是笔记的记录者——名为真壁清次郎的民俗学者，而跟他在一起的青年也许就是他所提到过的宗方吧。这两点零深信自己的猜测不会有错的。

在这几份笔记中，零隐约感觉到整件事情似乎正在慢慢明朗起来，但似乎又欠缺了什么，使得她怎样都无法将脉络连接在一起。

双子巫女、红蝶、红赘祭、黄泉之门、大偿……这之间究竟欠缺了些什么呢？

零摇了摇头，努力将这些杂念赶出了脑外，现在她最希望做到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找到姐姐，然后两人一起逃出这个村子，其他一切都与这件事无法相提并论。

忽然间，从不远处的房间内隐约传来的女声让零警惕了起来。声音非常小，虽然听不清楚是说什么，但零却能清楚地感觉到其中蕴含着的痛苦与哀愁。当其推开雏坛之间的房门时，房间角落屏风后的那幕情景吸引住了她的所有目光，那好像是两个人的身影，一个半躺着，另一个则半跪在地上将其抱在怀中。而此时，从屏风后传来的声音也清晰了起来。

“不过一直都约定好了吗……要两个人一起逃走的……大家……都死了……”

零迅速上前绕到屏风后，但令她吃惊的是，映入眼帘的竟然是晕倒在地上的令其一直担心着的茧。

“姐姐！”零赶忙半跪在地上将姐姐抱了起来。在她的不断呼唤下，茧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零……”

“发生了什么事？”零急切地问道，可姐姐的回答却让她有些摸不着头脑。

“好像有人在叫我……让我回到这里……”茧的目光显得有些迷惑，声音也越来越小，“以及……再度进行那个仪式……”

“仪式指的是？”

当零刚问完这句话时，在笔记中曾出现过的几个关键词突然间一下子涌上了脑海。

双胞胎、红赘祭、红蝶……

正当她逐渐将要把这些词融合在一起时，姐姐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害怕的事似的将其紧紧抱住，不断低声说着。

“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的……永远……”

“嗯……”零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她轻轻抚摸着姐姐的头发，用温柔的声线说道，“不是都约定好了嘛……不管怎样，让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半躺在地上的少女，半跪在地上将其抱在怀中的少女，以及那几乎相同的话语……

沉浸在喜悦中的零完全没有觉察到，此时两人映在屏风上的身影，与刚才她看到的那一幕几乎没有任何差异……





第四刻

秘祭

当两人正准备离开时，零在姐姐刚才晕倒的地上发现了一张已经发黄了的照片，照片上的那两位一身白衣的少女正是她不久前在幻境中看到过的那对双胞胎，可奇怪的是，右边的那位少女的脸部已经看不清楚了，那不像是普通的刮痕，倒像是照片中的空间被扭曲了一样。

而在照片旁边，还放着一本绘有蝴蝶图案的日记，不过看来那只是日记的一部分而已。

绘有蝴蝶图案的日记 一

今天，村子里来了客人。宗方君和他的学者老师。宗方君说他是因为担心树月君才来这里的。但是，村中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对外人讲的。树月君从仪式那天之后就一直被关在“藏”中。大概是为了不让他与村外的人碰面吧。

八重

学者先生用他带来的能显示出我们样子的小箱子为我们画了一幅画。虽然我的脸画得有些不太清楚，不过我依然认为那是件美好的回忆。

那个人，也许要被××了。因为我们还没有完成××。在这之前，必须先让他逃走。只要我和姐姐合为一体的话，那就不会再有任何事情了。

纱重

纱重……八重……

那不正是白发少年口中曾提到过的名字吗？难道说被关押起来的他就是日记中所说的树月？而日记中用“××”取代的原文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总觉得很怀念呢。”茧环视着周围的摆设，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让我不可思议地感觉到很镇静。”

“姐姐，快走吧，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嗯……”

两人沿着零来时的路回到了中庭处，正当零想提醒姐姐大广间内有恶灵存在时，茧却突然向前跑去，好像是受到了什么东西吸引似的。

“姐姐！”

看到茧向那扇门跑去时，急忙想阻止姐姐，但却晚了一步了，茧已经打开了大广间的门并跑了进去。零拼命地追了上去，那时对姐姐的担心早已远远压过了对恶灵的恐惧，不过奇怪的是，当其进入大广间后才发现，刚才堆积于地的尸体、那种诡异的气氛以及恶灵的踪影已经完全消失了，就仿佛它们从未在这里出现过一样。

拐过短短的过道后，站在大广间正中央的姐姐出现在她眼前。零这时才松了一口气，她正想上前，但心却突然间一紧，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剧烈颤抖起来。

惨叫、哭喊、哀求，无数具尸体堆成的尸海。

地板、屏风、墙壁，大广间内随处可见的血渍。

站在房间正中低头不语的姐姐。

站在房间正中狂笑的白衣少女。

这些景物不断在零眼前交错闪现，一时间白衣少女与茧的界限在她脑中变得模糊起来，而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也在瞬息间充斥了她的全部身心。

零慢慢地向姐姐走去，脚步很轻，好像生怕惊动什么似的。茧依然低垂着头，站在大广间正中央一动不动。

“姐……姐？”当走到茧身边时，零停下了脚步，试探着问道。隔了几秒钟后，茧渐渐将头抬了起来……

“怎么了，姐姐？”

茧凝视着妹妹，过了好久才低声说道：“……没什么，什么都没有……零，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零点了点头，向大广间另一侧的门走去，而当她推开门时，身后忽然传来了姐姐不知何意的低语。

“不要，不要再杀了……”

那仿佛是说给零，又仿佛是在说给她自己……

按照找到的地图来看的话，她们已经基本上走遍了黑泽家的所有房间，但却依然没有找到出去的方法，地下贮藏室那里虽然有一扇通往外面的门，但没有钥匙的两人也对那扇铁门束手无策。

“回来了……巫女……为了村子……杀……”

“大家……都死了……都是……因为我们……”

“八重……你真的一个人逃了吗……？”

诸如此类含义不明的话语每隔一段时间便会从茧的口中传出，但当零询问时，姐姐却只是一脸疑惑地看着她，仿佛对自己刚才所说的话一无所知。

有什么事情已经发生在了姐姐身上，当那些言语与之前从各种文件中的事情发生的联系越来越多时，零几乎确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了。逃出去！这个念头每时每刻都在自己心头响起。如果能够离开这个村子的话，那一切一定又会回到以前的样子，就像从未发生过这些事情一样，而在笼罩在姐姐身上的怪异气氛也必定会烟消云散。正是由于有这个信念，零才能够在这个鬼魅四现的大屋中坚强地走下去。

祭主手记 一

× 的瘴气越来越强了。在之前的记录中，× 的瘴气也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

是近年来的青黄不接使死者的数量日益增多的缘故吗？由于立花兄弟仪式的失败，“偿”也在不断迫近。我正在催促其他村子献纳仪式所需的供品。已经不能再拖了。

半数的忌人因吸入瘴气而发狂，跳入了 ×。我们不得不再利用有罪的人做成新的忌人。

再这样下去的话数年间都会弥漫着 ×，只有把女儿们当作红赞举行仪式了。必须赶紧为八重和纱重净身，这都是为了村子……

祭主手记 二

“宾客”来得正是时候。

让那个男人成为楔以执行阴祭，只有用他来暂时镇压 × 了。

绝不能让他逃走。

祭主手记 三

在生下双子后，我的妻子由于过度的悲伤而跳入 × 中自尽了。

在那以后，为了不让她们感到寂寞，我尽量让八重和纱重感到自由不受拘束地成长。

因为听说 × 能平静地结束一个人的痛苦。

姐姐亲手杀死妹妹的红赞的仪式。

虽然这是如此残酷，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祭主手记 四

八重和纱重被变成鬼隻的少年唆使离开了村庄。虽然由于楔的原因而暂时有所抑制，但 × 的震动却始终没有平息。如果不尽快抓到她们两个的话，这个村子就将被 × 所吞噬。

为此，就算她们是我的女儿，也不得不把她们抓回来。

祭主手记 五

八重没有回来。是抛弃了纱重，还是死在森林里了呢？

有了净过身的巫女，说不定纱重一个人就能暂时阻止 ×。

根据残留下来的记录，我决定让妹妹纱重一个人进行仪式。

八重，你为什么要逃走？为什么不回来？

绘有蝴蝶图案的日记 二

果然搞错了。也许正如树月君所说的吧。宗方君的老师要被 ×× 了。我必须要去阻止那种事发生，好讨厌像睦月君那样，人们会突然死去，如果不去救他的话……

牢房的钥匙之一，已经被宫司带到绳之御堂去了。

八重

父亲好像决定要把那个人 × 了，即使他是宗方君的老师。牢房的钥匙之一就放在父亲房间的书架上。为了阻止被 ×，现在已经别无他法。只要我们变成红赞的话，也许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吧。

纱重

绘有蝴蝶图案的日记 三

马上就要到仪式之年了。树月君和睦月君进行的仪式并没有平息灾难，而今年的仪式就轮到我们了。

我和纱重决定一起逃出村子。是树月君放我们逃走的。

我们两人会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许下过那样的约定。

八重

其实，我不逃跑也没什么的。但是如果可以和姐姐在一起的话，无论去哪里我都愿意。所以，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纱重

通过在屋中各处发现的黑泽家当主及纱重和八重的笔记，零已经渐渐有些明白了之前在这个村子里发生过的事情，不过那个被村中所有人忌讳，甚至不敢说出名字的那样事物还是

让她摸不着头脑。根据笔记中的记述，来村中勘察仪式及那样事物的民俗学者真壁清次郎似乎被关押进了黑泽家的牢房，说不定在牢房中有他留下的文件。不过，要想进入牢房里面，首先需要找到开启牢房的两把钥匙，而八重和纱重的日记中恰好说明了钥匙放置的位置。

从当主之间的书棚上得到了阴之键后，下一个目标便是格子房间中的阳之键了，但要想进入那个房间则需要两人在长廊两旁同时踩下机关才行。

"零，我站在这边，你去另一边吧。"茧踩在右边长廊地板上的机关上，转身对妹妹说道。

零点了点头，转身向左边的走廊跑去。两条长廊距离只有十余米左右，通过之间的树丛也可以依稀看见另一侧的情况。当零走到长廊中间时，忽然感到另一侧的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她扭头望去，白衣少女的身影在右边的长廊上转瞬即逝。不过直到她跑到这一边的机关位置为止，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异常状况，以至于她以为刚才看到的只不过是幻觉而已。

当零站在机关上时，两侧的两扇小门发出了"咔嗒"声，那是机关已经被打开的标志。零扭头看了一眼站在另一侧的姐姐，刚想推门进去，忽然，茧的话语传入了她的耳中。

"约定好了哦，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的……"

在那一瞬间，零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

仿佛在很久之前，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处境，有人曾站在姐姐站着的那边，说过与姐姐相同的话语。不过……那时站在这边的却是另一个孪生少女……

当在房中找到另一把钥匙后，两人又打开房间尽头的门来到了一个好似祭坛的地方。房



中到处都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祭祀用具，而祭坛正上方的天井上垂着无数根麻绳，好像是用来进行什么特别的仪式一样。

"零，好像有人在呼唤我们……"茧抬头望着天井，又一次轻声说道。

不知何时，从一进入这个房间开始零便感到浑身都不自在，那种锥心刺骨的冰冷感及不时传入自己耳中的凄厉惨叫声让她一刻都不想留在此处。

"姐姐，我们先去牢房那里吧。"

茧将目光从天井移了回来，看着妹妹点了点头。

从这里到座敷牢用不了太长的时间，没过一会儿两人便来到了牢房的囚门前。在这一路上她们不时会看到一个中年男子的浮游灵在自己不远处出现，虽然看得并非非常清楚，不过零还是能确认那就是曾在自己幻境中出现过几次的民俗学者——真壁清次郎。从出现又消失的位置看来，他似乎是在引领姐妹两人来到牢房。

当用两把钥匙开启了牢门后，零和茧总算来到了曾关押过真壁清次郎的牢房内，在那里，她们又找到了剩余的几本笔记。

民俗学者的笔记 六

这间家中的双子少女告诉我"阴祭"马上就要开始了，并让我趁夜间从侧门逃走。我正想细问她们，但她们却立即离开了。我至今没看出其他人有什么异样的举动啊。被关押我们的村子如此盛情款待难道是因为有什么理由存在？为了慎重起见，也许该让宗方先离开这里为妙。

民族学者的笔记 八

有些古老的山村中有将访客作为生贽（活祭品）举行祭典的习俗。那些宫司们在抓到我的时候口中不断地说着"宾客"、"成为楔"之类的话，而少女们曾经说过的"阴祭"指的又到底是什么？

民族学者的笔记 九

牢房的看守一句话都不肯说，这与我刚来村子时对我的态度完全不同。难道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被招至皆神村的？这个座敷牢好像原来是个书房，我从中找到了从未见过的重要古文书。我总算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即使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会被任何人看见也没有关系。

"虚"

不知是从何时开始，自古以来这里就存在有连接现世和黄泉的洞穴。如果打开盖的话，恐怖的灾难便会降临。我认为这便是流传于此地的"黄泉之门"的传说源头。在各种古文书上作为禁语的地方都会用×来表示。

成为"贽"的人们的痛苦，将会变成封印"虚"的力量。

"忌人"

是为了守护虚，为仪式的准备而造成的人，能接近虚的也只有他们。

选中为"忌人"的那户人家，到了举行祭典的年份都要把眼睛缝起来以防止其看见"虚"。而违背村里的禁令，擅自偷窥"虚"的人也会被强制成为"忌人"。

从那以后，他们便只能一直生活在地下，再也不得回到地上。

那样被严厉禁止看到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民族学者的笔记 十

"双子巫女"

在"红贽祭"上，"双子巫女"会被作为"贽"而献出。

有时也会有双胞胎兄弟举行仪式的场合。那种场合据记载会被称为"双子御子"。

这个地方一直坚信，双子原本是一个人，只是分别出生而已。所谓的"红贽祭"，就是在"分成两部的身体再度合一时，那个巫女便会涌现出神子之力"的传说下产生的仪式，书面有着"姐姐把妹妹×，投入×"的记载。用××表示的部分，恐怕就是禁止用文字书写下来的那个仪式吧。

"贽"字就是那些内容的表示。

×是黄泉之人从那涌出的门

不要目视×

当目光接触到×时眼睛就将失去光芒

不要谈论×

当你谈到×时就将再也无法发出声音

不要听和×有关的话语

当你听到×时就将永远失去心智

虚。

用×来表示的那个地方终于在笔记中有了真正的名称。零凭直觉感应到，那里便是这起事件的起源之地。如果能去到那里的话，也许就能够找到逃出这里的方法吧。

至少……那时的零是这样想着的……

值得庆幸的是，在牢中她们总算发现了打开地下贮藏室那扇通往外界的铁门的钥匙。"快走吧，姐姐，让我们尽快离开这里。"零推门走了出去，但当她回头时才发现，姐姐呆呆地站在原地，一步都没有动。

"零，我渐渐地想起来了……我曾经来过这里……"

话音未落，突然间，从上房猛然落下的铁门将茧关在了牢房里面。

"姐姐！"零惊呼一声，急忙冲上前，但任凭她如何努力也无法将门打开。



"不行，怎么也打不开！"零着急地喊道，她看了看周围，但却没有发现铁门的钥匙。"姐姐，某个地方一定有钥匙的，我现在就去找！"她通过铁门上的小洞向姐姐说道。

"不要！"茧几乎是冲到了铁门前，她跪在地上大声喊道，"求你了，求你留在这里吧！"

"没关系，姐姐，我很快就会回……"

她的话被茧的哀求声硬生生地打断了，"刚才不是都约定好了吗？你不能丢下我，你再也不能

丢下我了……”

昏黄的天空、昏黄的森林、在森林中奔跑的少女。

“快点啊，姐姐。再不快点的话，我可要丢下你了哦。”

“等等我，零，别丢下我一个人！我快跟不上你了！”

突然间，身后的惊叫声、好像什么东西的滑落声同时传入了年幼的零的耳中。

在山沟的最下方，一个失足摔落而昏迷的少女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姐……姐……”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不要丢下我……不要再丢下我一个人啊……”

萤的低声呜咽又一次将零带回到现实中，但她也清楚，自己留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丝毫作用，反而可能会招至新的危机。她望着姐姐，咬紧牙下定了决心。“我马上就回来。真的，我马上就会回来的……等我一会儿！”为了怕自己的决心再度产生动摇，她立即转身想离开这里，但就在她跑开没两步时，一个从未听过的低沉声音从其身后传了出来，将她的行动硬生生地阻止住了。

“姐……姐……”

零猛然转身，那个诡异的声音又一次缓缓刺入她的耳中。

“姐姐……你又要丢下我一个人……不管了吗？”

通过小窗口看去，牢房中的萤垂着头一动不动，就像没听到那些话一样，而牢中也没有其他人存在。

可是……

那个不知是何人的声音，就是从牢房中传出来的……

第五刻 赞

“求求你，不要离开我……我讨厌一个人待在这里……”

“八重……你又违背了约定……”

“不要走，不要丢下我……”

在空气中不时会传出这些缥渺无踪的话语，即使萤已远离座敷牢，那些话语依然回荡在其耳旁，连绵不断。

利用从座敷牢中找到的钥匙，萤在避开了地下贮藏室那个穷追不舍的宫司之灵后，成功地打开门走出了黑泽家，而就在其出门的一瞬间，手电再度恢复了光亮。不过，现在零依然对如何将姐姐救出来没有任何头绪。

“如果你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村中逃离的话，那时再来找我吧。”

银发少年的这句话突然在零的脑中闪过，而他也是零此时惟一的希望了。一想到这个，她马上以最快的速度向藏那边跑去，没过几分钟便来到了那附近。但就在这时，一个白色的身影忽然浮现在藏的附近。

又是那个白衣少女，就在离零不到五十米处，她正站在被锁住的藏前面掩面哭泣着。那楚楚可怜的样子几乎让零怀疑她与自己在大广间遇见的那个站在尸海上狂笑的少女是否是同一人。几秒钟后，她的身影渐渐化为了虚无，留在藏前地面上的只有一本日记的某一部分及一颗发光的灵石而已。



绘有蝴蝶图案的日记 四 —

姐姐，为什么你一个人逃走了？树月君变成现在这样，都是因为我们啊！明明约定好要一直在一起的。

纱重

“回来吧……我不想一个人……这里好暗……八重……”

当零将灵石放入收音机后，听见的又是那充满哀愁感的抽泣。她深吸了一口气，推开小门又来到了那片空地上。

“八重，来这里。”银发少年依然站在铁窗后，似乎一直在等着零来。当在听取完零的求助后，他告诉女孩钥匙就在逢坂家的地下室内。

“八重，一定要和纱重一起逃出去啊。”他盯着零的眼睛说道，眼神中充满了忧郁，“我不想让你变成我这样，逃吧。我被关在这里是我应得的惩罚……我用这双手……不过，我不认为仪式是正确的，一定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避免那样。”

少年的声音越来越低，他垂下了头，一句话都不说了。零向他感激地鞠了一躬，转身向逢坂家的方向跑去。

数只红色的蝴蝶依然在空地前回旋飞舞着，当零离开后，少年看着牢狱外一直在自己正前方的空中盘旋着的那只红蝶，长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幽幽说道：“保佑她们吧，睦月……”

正如银发少年（立花树月）所言，在逢坂家的地下室中零果然找到了那把钥匙。不过，随之而来的还有另一种东西……

望着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后的那只全身灰白、眼睛被一块缝在头上的布紧紧封住的怪物。零由于突如其来的巨大恐怖感而一时呆立在了原地，一动都不敢动。但那只离自己只有咫尺之遥的怪物仿佛没有看见自己似的，只是不断向不存在任何事物的空气中挥动着手臂。忽然，零想到了真壁清次郎笔记中曾提到过的一个名词，立即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一点大气都不敢出。果然正如她所料，隔了十几秒钟后，那只怪物缓缓转身，向着地下室的另一侧走去。

忌人。这应该就是笔记中所说的那种永远只能生活在地下的生物。

当那只忌人逐渐走远后，零立即拿起掉在地上的钥匙逃离了这里，飞快地向着黑泽家跑去。可当她用钥匙开启那扇铁门后，却吃惊地发现了另一个事实。

姐姐已经不在座敷牢中了。

门在零来之前没有任何曾开启过的痕迹，而房中也没有其他可供离开的通道。姐姐是如何离开这里的呢？这让零百思不得其解。

“逃走了……又只留下了我一个人……”

借着微弱的烛光，在牢房的墙壁上零看到了刚刚刻在上面不久的这样一行话语。而从桌子上，她找到了茧留下的一封留言，不过，那却不像是留给自己的。

“树月君，对不起。我必须向你道歉，还有千岁也是一样……”

在那封留言下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被关押在藏中的立花树月。此时，幻象再度浮现在零的眼前。

树月躲在树后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然后转身对着自己身后的两人说道：“你们就从这里逃走吧。”

身着白衣的双子少女对望了一眼，虽然妹妹脸上流露出一丝犹豫，但当看到姐姐那坚定的表情后便将自己想说的话隐藏在了心底。

“千万别回头啊！”望着向林中山道跑去的姐妹俩，树月大声喊道。

“等等我，八重，不要丢下我一个人！”跟不上姐姐步伐的妹妹在其身后不住呼唤着，但姐姐却始终没有减慢脚步。

“快跑啊，纱重！”

突然，急着想赶上姐姐的纱重左脚踩偏，在一声惊呼后失足掉下了山崖。

画面一转，纱重已经被抓回到了皆神村的逢坂家中。

“还有一个还没有抓到。”围在其身旁的村民们小声谈论着，脸上都露出了惶恐的神情，但纱重却只是低垂着头一言不发，脸上的表情始终没有变化过。

“八重一定会回来的……一定……”

画面再度转变，这时零看到的却是走出黑泽家大门，正向另一侧走去的姐姐。而当她马上赶到姐姐出现的地方——桐生家附近时，无意间抬头发现了在连接桐生家和立花家的双子之桥上慢慢走着的茧。在零的不断呼唤下，茧依然渐渐消失在了她的视线中……。



第六刻 鬼隻



作为皆神村四大家族的桐生家，感觉却与其他几家完全不同。在屋中人形木偶随处可见，无论零走到哪个房间，都有种屋中的木偶正在身后用冰冷的眼光盯着自己的感觉。

在这充斥着怨灵和浮游灵的大屋中，空气不断回荡着一个女孩充满稚气的声音。

"为什么要杀我……我不想被杀……"

有着一头灰色长发的双子少女。在桐生家的好几处零都看到了她们转瞬即逝的背影，不过，其中的一个却给零一种异样的感觉。那不是人，但与怨灵的感觉也不尽相同。那究竟是什么？

木偶师的笔记 一

为了安慰变成"鬼隻"的姐姐茜，我做了一个和蓟一模一样的木偶。从仪式结束之后的那天开始，我的悔恨也越来越深。茜已经失去所有情感，如果将她与木偶摆在一起的话，没有人会分清到底她们之间有何不同。

茜总是不肯离开蓟的身边，不停地和蓟说话。虽然她们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不过茜似乎变得越来越开心了，就像以前的她一样。

如果不举行仪式的话……

蓟就不会变成蝴蝶，茜也不会那么痛苦了。

木偶师的笔记二

昨晚我看见蓟一个人在走动。我原以为那是茜，但那却是木偶的脚步声。难道是由于茜过于思念蓟而被怨灵附体了吗？

我也曾听过拥有魂魄的木偶会成为躯壳来吸取人的灵魂的传说。

没过多久，茜也不成人样了。被蓟操纵的她成了一具只会重复说着"我不想杀你"的木偶。即使从外表看来她同我女儿完全一样，但我也不得不再次将蓟杀死！

木偶师的笔记 三

茜通过深道破坏了机关，拿走了木偶的一部分。

原本是一对的双子木偶已经无法恢复原状了。必须将变成躯壳的蓟投进 ×，令她的灵魂回到黄泉才行。

那条道路也能够通往 ×。

木偶师的笔记 四

我看见蓟了，可我分明已经把她丢进 × 里了啊……

蓟哀求我要把那具取代了她的躯壳杀死。

我做了对不起她们的事情。那都是我的错。蓟明明已经与茜合为一体了，我却还要做那个东西。

我觉得蓟好像要告诉我机关的头部和双手的下落。

在屋子的某处，隐匿在箱子中。

木偶师的笔记 五

要让外壳回到 ×，首先要把木偶吊起来杀死肉身，然后将其抛进 × 中。

如果我不杀死蓟，那她就会操纵茜杀了我。我必须将那个外壳扔到 × 里去。

即使冒着破坏禁忌看见 × 令双目失明也无所谓。

我不得不再次杀死自己的女儿了……

即使让茜再次感受到失去自己最重要的人的痛苦也没有办法。

如果不举行仪式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

通过从大屋各处找到的这些资料，零也大体上了解了很久之前在桐生家发生的那个悲伤的故事。当将桐生家主（桐生善达）及可怜的双子少女之灵都用射影机击败后，零打开双子人偶身后的机关来到了地下的深道内。而当其走到深道中央时，一个哀怨的女声突然从身后传入了她的耳中。

"又要……抛下我一个人逃走了吗……"

零猛然转身，周围的景象也在那一瞬间突然变为了只剩黑白两色，而在这世界中，染满面前少女那身白衣的鲜血显得分外恐怖。在一阵狂笑之后，少女一步步向零走来。零

马上举起射影机，可令她惊愕的是，镜头内竟然到处都找不到女子的身影。当她放下射影机时才发现，少女已经走到了离自己只有几步远的地方。

“又要……抛下我一个人逃走了吗……”

她慢慢地逼近零，杀气弥漫着全身。零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立即回身向另一侧逃去，并通过深道尽头的梯子爬上了与桐生家相连的立花家，逃离了这场危机。但此时，另一个危机却将其团团笼罩。

此前她一直依赖的射影机和手电，都不慎遗落在了地道内……

第七刻 纱重

怨灵依然充斥在整个立花家内，但失去了对抗它们惟一武器的零在遇到它们时却只能选择逃跑。

逃，不断地逃。

在这十几分钟内零一直在拼命地跑着，而白衣少女始终不紧不慢地在后面紧随着她。她究竟是谁？如果说她就是黑泽纱重的话，那为何不时又会有在自己身后的就是姐姐的错觉？

“我一直都在等着……一直……一直都是……”

“不要，不要再丢下我一个人了！”

“求求你，开开门，求求你。”

“零，救救我。”

“为什么……那个时候你要抛下我一个人逃呢？”

纱重和姐姐的质询和那悲伤的哀求不停交替盘旋在自己耳畔，有时零会在前方看见姐姐的身影，但当她追上前去后却发现那是脸上带着诡异笑容的纱重。在逃入并列座敷后，零躲在衣柜内，蹲在地上捂住自己的嘴，大气都不敢出一声。直到声音消失近 10 分钟后才敢从里面出来。

十几分钟后，当零避开地下深道内忌人的攻击再次拿回射影机和手电时，纱重和姐姐的声音也慢慢在其耳畔消失了，但刚才的那一幕却让零至今心有余悸。她将射影机和手电紧紧抱在怀里，全身不住颤抖着。

我会……死吗？我不想死！

这就是她在拼命逃跑躲避纱重的追杀时不住在心底狂喊着的两句话。仅仅在几小时之前，自己还和姐姐在河边嬉戏着，而姐姐那时的笑容至今还在脑海中清晰可辨。可现在……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她双手掩面，眼眶不知何时已溢满了泪水，如果能够再次选择的话，她绝对不会硬拉着姐姐一起来这附近游玩。但事已至此，想什么都没有用了。一定要逃出去。在下定决心后，她擦干了泪水，再度回复了刚才那坚定的神情。

“走吧。”她轻轻对自己说着，毅然推开了通往立花家的门。



宗方良藏。在立花家发现的日记中零又看到了这个名字，他应该就是和真壁清次郎一同来到皆神村的那个青年男子吧。从文中看来，小时候曾来过这个村子的他和立花树月及睦月是好友，而他也是接到树月“请你在祭典之日来接八重和纱重吧”的来信后才会来这里的。虽然村民们在听到他的询问后都给了他“树月和睦月已病死”的回复，但宗方却对此抱以怀疑。

“我按树月在信上的话轻声告诉八重自己会在祭典之日来接她的。听到这句话后，八重的身体瞬间僵住，然后装作什么都没听见似的回去了。果然她们是准备在祭典那天从村子逃跑啊。但这样的话，树月

现在也应该在这个村子的某个地方吧。”

“树月，我希望你能读到这封信。我已经不能呆在这个村子了。我会依你所说在祭典之日来接八重和纱重。她们出村后就交给我吧。而把她们带出去以后我一定会来接你的。”

看完这两段话，再结合之前曾从幻境中看到过的情景后，零基本上已了解了幻境中的那一幕究竟是怎样的意思。姐妹两人为了逃避那未知的仪式而计划离开这个村庄，但可惜的是，最终逃出去的却只有八重一人。宗方之所以没见到树月大概也是因为他那时已经被关进藏里面了吧。不过，纱重究竟为何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那个仪式又究竟是怎样的呢？

一个个疑惑正在被慢慢解开，但剩下的疑惑也随之越来越大。零将目光从笔记上挪了回来，轻轻咬了咬上唇。正当她想再回到一楼看看情况时，突然听到好像附近有一个女子的哭声。

那是姐姐的声音！零立刻循着哭声传来的方向跑去，当来到树月的房间前时，她终于通过小窗口看到了正背对着自己趴在书桌上抽泣的姐姐。

“树月君，对不起……对不起……”

“姐姐！”她急切地对窗子中喊道，可姐姐却只是在那里哭泣，就仿佛没听到妹妹的呼喊一般。门被锁住了，任她怎么用力也无法动其分毫。

正当零对此束手无策时，忽然，一阵铃声从另一侧传来。当她转头看去时，出现在自己眼前的竟然是一个身穿红色和服的小女孩。

“这里这里。”丢下这句话后，小女孩跑出了零的视线外，留下的只有那不绝于耳的清脆铃声。

但当零追上她之后，迎接她的却是与红衣女孩之灵的一场战斗。不知为何，女孩似乎对零抱有很深的恨意。

“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

在零手持射影机与其周旋的期间，女孩一直一边这样哭喊着一边向零袭来，直到最后一刻也不例外。在小女孩消失的地方，零找到了这样一篇日记……

红色封面的日记

在仪式的那一天，树月哥哥一个人回来了。原本乌黑的头发变成了雪白。睦月哥哥到哪里去了？

睦月哥哥不在以后，树月哥哥也很少和我说话了。尽管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但是，他的目光中却总是充满着悲伤。在仪式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树月哥哥给了我一个铃铛，那是为了让眼睛不好的千岁在不小心走到危险的地方后也能够被人立即发现。当树月哥哥听到铃声后就会赶来，而且就算千岁躲起来偷偷哭泣，树月哥哥也会知道我在哪里了。

都是因为八重姐姐，树月哥哥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为什么？

哥哥又没什么错。

明明都是因为那个人逃走的缘故！

好可怕，家里变得一片漆黑……家中明明没有一个人，但我却总感觉有很多人在外面。树月哥哥，快救救我！我好害怕！我不能从壁橱中出来了。快救救我！

当看完这篇日记后，零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移到了桌上的那张立花树月、睦月与他们的妹妹千岁的合影上，照片上的三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但现在……

“好黑……好可怕……树月哥哥……救救我……我好害怕……家中有好多好多人……我不敢出去……”

但听完通过灵石传达出来的千岁临死前的心声时，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同情、怜悯、悲伤，甚至愧疚的心情同时涌上她的心头。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想这些事情了，拿着从千岁身上掉下的钥匙，零进入了树月的房间，但姐姐却又一次神秘失踪了。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书桌上的一点烛光显示了姐姐刚才曾在这里出现过的痕迹。



红绳的日记 一

如果我们成为红赞的话，那八重和纱重就可以不用举行仪式了。但要是我们的仪式失败的话……那下一次成为红赞的就只有她们了。

必须让八重和纱重逃离这个村子，那些事情已经不能再重复了。一定还有其他方法的。不能让八重和纱重再经历这样痛苦的回忆。

在暮羽神社下有一条古老的深道，自从很久以前曾有双胞胎从那里逃走后，进入深道的门便被封印了起来。我从祭主那里听说那对双胞胎在逃跑的途中由于塌方而被砸死了，对此感到怜悯的他下令在祭祀“鬼隻”的朽木中施下了封印。如果能够解开封印的话，也许就可以从村子里逃出去了吧。

通过深道，往后就只需往森林中跑就可以了，但要记住绝对不能回头。

但是，对于那么温柔的两个人来说，这能做到吗？

红绳的日记 二

仪式马上就要来临了。想带着身体虚弱的睦月逃离村子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也绝不能把他搁下。睦月对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原谅我。而且他也不希望让八重和纱重经历这样痛苦的回忆。

我们约定好一完成和睦月的仪式，就想办法让八重和纱重逃走。睦月会变成蝴蝶守护着村子里，而我也要留在村子里，为了和睦月一起……



暮羽神社的深道……自从来到这个村子之后，希望的光芒第一次在零的心底亮起。快些找到姐姐吧，然后两个人一同穿过深道逃出这里，远离这被诅咒的村庄。可就在这时，一种熟悉的声音却让其浑身剧烈一颤，手中的日记也由于过度的恐惧而被掉落于地。

那是纱重的狂笑声，而且声音正离自己这边越来越近……

当那个白色的身影在窗前闪过时，零的身体几乎僵住了。她睁大了惊恐的眼睛盯着门口的方向，呼吸一瞬间变得极为急促。没有地方可逃了，甚至连藏身的地方都没有。如果被纱重发现自己就在这个房间的话，那自己就只有死路一条。“求求你，千万不要进来啊。”零在心底中不断狂喊着这句话，但是，神没有听到她的呼声……

伴随着刺耳的吱啦声，门缓缓地打开了……

绝望在霎那间充斥了她的整个身心。

忽然，一个身影猛地将门推开扑到了她的怀中。零万念俱灰地闭上了眼睛，但从怀中传来的那个声音却是如此地令其怀念。

“零……零……”

“姐……姐？”零被刚才的恐惧所吓坏了，直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进门的竟然会是自己的姐姐。

“零……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但是，无论零做了什么，我都会原谅零的……”茧将头深深陷在妹妹怀中，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道，“不要……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我绝不会丢下姐姐的！”零将双手放在茧的肩膀上，盯着她的眼睛认真说道，“我一直、一直都在找姐姐你呀。让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嗯……”茧抬起头，用手指轻轻擦了一下眼角处流下的泪水，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

第八刻 残月

从逢坂家的方向看去，在漆黑的夜色中能清楚地看到御园那里数十支火把舞动的轨迹，那大概就是仪式即将开始的预兆。本来零想带着茧一同前往藏与树月见面，但去到那里之后却发现那扇小窗已经被紧紧关闭了，而里面也没有传来对零呼声的回应。

"仪式快开始了，我们早点去朽木那里吧。"零扭头对姐姐说道，"快些解开封印离开这个村子。"

就在暮羽神社不远处的那棵参天巨树即使是在黑夜中依然非常醒目，因此姐妹两人没花多长时间便找到了它，并通过树根处的大树洞钻入了朽木内。

令零惊讶的是，朽木内的空间非常大，几乎和一间普通的房间没什么区别。而里面双子地藏前的蜡烛也让两人对树洞内的景象一目了然。

双子的地藏在树洞内随处可见，而无数个插在地上的红色小风车更是在这昏暗的环境中格外突出，但在无风的树洞内它们却只能是静静地立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时零发现，树洞正中的那个祭坛似乎有些异样，在它中央处有着一个似乎可放入什么东西的机关，而其周围的空间一直处于诡异的扭曲状态。如果她没有猜错的话，那大概就是树月在日记中曾提到过的"封印"吧。只要能设法开启机关让其打开，那暮羽神社里通往深道的门便可以开启。不过……如何才能解开封印呢？

忽然，茧脚一软瘫倒在了地上。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连忙蹲下身问道："姐姐？你怎么了？"

"对不起……"茧慢慢合上了眼睛，声音也变得越来越低，"让我……稍微休息一下吧……"

当说完这句话后，茧便沉入了梦乡。当明白姐姐是因为过度疲劳而需要休息而不是其他什么事情时，零也安心了许多。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姐姐一定经历了许多事情，也该让她好好睡一会儿了。而在离姐姐躺下不远的地方，零发现了真壁清次郎留下的又一本笔记。

民族学者手记 十二

这个村子的仪式与双胞胎有着很大关系。近年来太政官发布了关于双子出生顺序问题上的布告，"先出生的一方就是哥哥／姐姐"。

根据地方的不同，区分双胞胎长幼的规定也不同，但从那天起，一律规定将先出生者作为哥哥／姐姐。我觉得了这和村子的仪式似乎有些关系，于是去问祭主，但是他却以"惯例就是惯例"为借口一笑搪塞。

这个村子，是按照自古的惯例，以"后出生者作为哥哥／姐姐"的规矩来执行仪式的。

如果只是留在这里的话，那什么事情都无法解决。这里看来一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因此零打算先让姐姐在这里休息，自己再到藏一次看看是否能从树月那里得到什么情报。当看到姐姐睡梦中那安祥的面庞后，零脸上也露出了安心的笑容。

"等着我，姐姐，我一会儿就会回来的。"她轻声说着，握住了姐姐的手。但突然间，幻觉又一次出现在她眼前。

无数根插于地上的红色蜡烛，在其之后耸立的巨大红色鸟居。

零慢慢行走在这阴暗的地道内，走过红烛，走过鸟居，向地道的最深处走去。那仿佛是一条无休止的路。不知走了多



久后，她终于停下了脚步。

“姐姐，在哪里？”

她直盯着站在几十米远处一动不动的那个忌人，沉声问道。

忌人没有出声，只是将手指指向自己下方。

那是一个将近有数十平方米之大的大坑，但由于距离的缘故零无法看到坑内究竟是怎样的。

她一步步踱到大坑正前方，蹲下身向下看去……

忽然间，一切都消失了，零的意识又一次回到了现实中，而在她面前，姐姐依然躺在那里安详地睡着。

零用力摇了摇头，转身爬出树洞来到了朽木外，立即向着藏的方向跑去。而在藏前面，黑泽纱重的背影又一次跃入了她的眼中。但此时的纱重给她的感觉却与平时截然不同，丝毫没有前两次时的那份杀气与怨念。

“树月君，在仪式开始之前，我还想再见你一面，都是因为我你才会这样的……”

在大门前，纱重一直小声重复着这句话，当零渐渐接近那里时，她的身影也渐渐消失了。这时零发现，那扇门的锁不知何时已经被打开了。

零迟疑了一下，还是推门走了进去，但就在她的脚踏入藏里的那一刹那，幻觉再度出现了。

“树月君。”

纱重小心地走进藏内，轻声呼唤着树月的名字。可是，映入自己眼中的那一幕却使得她全身的血液在瞬间凝固了。

在面前的牢房中的，只有一具吊死在横梁上的尸体。

有着银色头发的少年的尸体……

纱重将目光从尸体上移了开去，她紧咬着下唇，努力想控制自己的感情，但泪水还是忍不住夺眶而出。

“你已经看过了，现在走吧。”押送她前来的那几个村民出现在了她的背后，说道，“仪式就快要开始了。”

零猛地睁开了眼睛，在面前那个本来空空如也的牢房内，立花树月的灵就站在自己的正前方，静静地注视着自己。

“如果……你们能逃出去的话，睦月也会安心的吧……”

在留下这句话后，树月的灵永远消失在了零的面前。零被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她不自觉地用手掩住了嘴，长久都无法挪动脚步……



红绳的日记 三

听说宗方已经到村里来了。是因为看到了我寄出的叫他来接八重和纱重的信才来的吧。可是，既然会把“宾客”招进村子，难道是想把他们当为“楔”以举行“阴祭”不成？

绝不能把无辜的他们牵涉进来，得快点让他们离开这里才行。

红绳的日记 四

睦月会原谅我吗？

我没有让他变成蝴蝶。

更没有与他合为一体。

我确实做不到那些事情。

这样的我能得到他的原谅吗？

红绳的日记 五

启动风车机关的其他三把钥匙果然藏在桐生、逢坂和槌原家。好像谁都不认为已经结束仪式的我会起逃跑的念头。

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很快拿到它们了吧。

让八重和纱重逃离这里，这大概就是我最后的任务了。

“……纱重……我做错了吗？　我……没有救到任何人……这样的我……永远无法得到他的原谅吗？”

在灵石中传来的这句话，便是立花树月在绝望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零怎么也没有想到，一直给自己指导的，被自己认为是村中惟一生命的银发少年竟然也是灵，而她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从日记中传达出的那份彻骨的哀愁与痛苦。

在最后向牢中看了一眼后，零默默地关上了房门。

逢坂家的一楼纳户、桐生家二楼障子之间的隐藏房间、皆神墓地，再加上树月房间内。当从这四个地方取得了日记中所说的四个家纹风车（钥匙）后，零再度回到了枯木内，姐姐依然在那里沉沉地睡着。

将家纹风车都按照正确的位置放入祭坛的机关后，伴着机关开动后从祭坛后吹来的风，枯木内的无数个小风车也随之同时开始了转动，那是神社的封印已经被解除的标志。零蹲下身去，轻轻摇动着姐姐的肩膀。

“姐姐，起来吧，我们可以离开了。”

“无论……什么……”还处在半睡半醒中的茧含糊不清地说着意味不明的话语。数秒钟后，在零的呼唤下，她慢慢睁开了眼睛，她静静地看了妹妹一会儿，轻声说道：“无论零做了什么事……我都会原谅零的……”

“姐姐，醒醒。”此时的零以为姐姐还在说梦话而没有对她的话多加理会，而是继续说道：“起来吧，姐姐，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茧盯着妹妹的眼睛良久，缓缓点了点头。

“嗯，走吧……”

走吧……



最终刻
红蝶

“马上……马上就可以逃离这里了！”

零拉着姐姐的手，向着小山顶处的暮羽神社跑去。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零却感到参道的台阶仿佛永远都上不完。

终于，神社终于出现在了她们眼中，随着两人脚步的跃动，那黑暗中屋邸的轮廓也来越清晰。“姐姐，看！马上就要到了。”零兴奋地回头说道。

但就在她回头的那一瞬间，笑容凝固在了她的脸上。

就在离两人不到50米的下方台阶处，一群手拿火把和棍棒的村民怨灵正向她们的方向冲了过来，越逼越近。

“快跑，姐姐！”零急忙喊道。距离神社只有50米不到的距离了，只要逃进去的话，只要逃进去的话……

她拉着姐姐的手，两人没命地在山阶上奔跑着，但飘浮在空中的怨灵们的速度却远远快于她们。

“零！”当听到茧的惊呼声后，零才发现姐姐的手不知何时已经从自己的掌心中滑落了。她急忙回头看去，却发现离自己几步远的地方，姐姐已经被怨灵们团团包围。

“姐姐！”零急呼一声便想冲上前去，可围上来的怨灵们却将前进的路挡得严严实实。透过身体透明的怨灵，零只能眼睁睁看着那群怨灵簇拥着姐姐越走越远。当她费了几番周折好不容易才摆脱怨灵们的纠缠后，茧的身影早已消失在其眼中。

“姐姐！”零躲避开一只怨灵的袭击一路循着仪式开始前的歌声向黑泽家的方向拼命



地跑去，当其来到嗄之桥时，终于发现了在桥另一头的茧。

只有黑白两色的天空中，数只红色的蝴蝶轻灵飞舞着，不时停留在茧的身边。在两列排开的宫司中间，背向着零的她正一步一步地慢慢向着黑泽家走去。"姐姐。"零大喊了一声，这次姐姐好像听到了她的声音，缓缓转过了身来……

"被选中的双子巫女……将会化为红蝶直飞于天……红蝶会镇住黄泉之门，而另一位巫女将成为守护神保佑村子的安全……"

刹那间，姐姐的形象和纱重的形象在零的眼中模糊化了。

站在桥那一侧的，究竟是纱重还是姐姐？

"这样……就好了……"

在宫司的引导下，身着白色浴衣的纱重走进了黑泽家的大门。然后，门被紧紧地关上了……

绘有蝴蝶图案的日记 五

小时侯，我们曾去过村外的一条小溪玩耍。那时，我们便约定要永远在一起。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一直在一起，即使是离开了村子也还是要在一起。

我会一直保护着你的。

八重

我们曾约定要永远生活在一起的。

但是，我的身体不好，总有一天会跟不上姐姐的脚步而被姐姐舍弃。

我好害怕和姐姐的心越离越远。

可是，我觉得越是这样下去我和姐姐之间的距离也将会越远，即使在出生那时我们曾是如此地亲密无间。

那样的话，不如成为一体好了。

跟姐姐，八重合为一体。

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纱重

在看完这封落在黑泽家大门前地上的日记后，零将其放入了口袋中。

"姐姐，等着我。"她闭上眼睛轻声说着，然后毅然推开了面前的那扇铁门。

"零……你一个人快逃吧……什么事都不要管，我会原谅你的……"

姐姐的声音通过灵石收音机内她的护身石不时传入零的耳中。但她丝毫没有理会那些话，只是凭借着自己的感觉向着黑泽家的最深处跑去。虽然没有任何理由，但她坚信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

因为，那仿佛是一条自己很久以前便曾走过的熟悉的路……



"只要留在这个村子的话，姐姐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只有我一个人也可以变成蝴蝶吧？如果是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一直留在村子里好了。变成蝴蝶，一直、一直等着她。在我们小时候约定过的那个地方，一定，一定会再次见面的……"

这是纱重日记中最后的一段话，往后的部分都是空白一片。而在黑泽家的佛间内，零也找到了真壁清次郎笔记的最后一部分。

民族学者手记 十一

牢外现在变得越来越混乱。

阴祭终于临近了，现在宗方应该已经逃出村子了吧。

如果说那被称为"虚"的"黄泉之门"真的存在的话，明天我便可以用自己的双眼去确认了。即使被作为"赘"而投进"虚"中，我也必须要用我的双眼去确认那不能被看的东西。

赘、黄泉之门、双子巫女、仪式、虚。

虚……

零将目光投向了地图上绳之御堂所标注的场所。那便是只有两人踏在左右不同的走廊上才能进入的地方。而这次走在长廊另一头的并不是姐姐。

而是黑泽纱重。

“我一直，一直都在等着你呀。”

在绳之御堂内，零打败了已化为恶灵的黑泽家当主——黑泽良宽。而在那之前，她也在幻境中看到了之前曾在这御堂中出现过的景象。



在祭坛正上方的天井上，无数根麻绳缠绕在一个全身赤裸，浑身上下都仿佛被切割过，鲜血直流的男子身上，将他紧紧地吊在上方。那正是零之前曾在幻觉中看到过的民俗学者真壁清次郎！画面又发生了变化，那是已成为“楔”的他被宫司们抛入大坑（虚）中的一幕情景。

“零……不要过来……一个人快逃吧……”

“八重……快来吧……”

“零……虽然你来了……但已经……”

“你会来的……八重……一定会来的……我们约定好要一直在一起……要两个人一同逃离这里的……大家……都死了……”

“八重，你终于来了，终于来了……我们终于可以合成一体了，我一直都坚信你会回来找我的，所以我一直都在等你……举行仪式吧，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合为一体了……”

阴暗潮湿，仿佛永远都没有尽头的地道。零避开一路上对其穷追不舍的十余个忌人，来到了那个自己曾在幻境中去过的地方。而茧和纱重的声音则交替出现在自己耳畔，但到最后却只剩下了纱重的声音。

无数根插于地上的红色蜡烛，在其之后耸立的巨大红色鸟居。双子的少女之灵面对面跪在最中央的赘座上，一个女孩的双手，紧紧勒住了自己妹妹的脖颈。

“为什么要杀……我不想被杀……”空气不断回荡着女孩充满稚气的声音。

她们是多久以前的双子呢？像这样有着悲惨命运的双子又有多少个呢？

桐生茜、桐生葵、立花树月、立花睦月、八重、纱重……

姐姐……就在鸟居之后的不远处的那个地方，那个这一切宿命的原点——虚。

零走过鸟居，向着地道的最深处走去。

忽然间，这个世界又一次变为了黑白两色。惟一的色彩，只有在宫司们的押护下向着虚走去的纱重腰间缎带那鲜艳的红。

画面急速闪现，少女被吊死在鸟居上的一幕映入了零的眼帘。

“我一直……”

两个忌人抬起已被村民杀死的纱重的尸体，一步步向大坑前走去。

“一直……都在等着你……”

在无声的空间中，少女被无情地抛入了无底的虚中。

那缎带的红也渐渐化为了一个红点，直至完全消失……

宫司们停止了权杖的敲击，死死地盯着虚的那一边，整个空间也变得一片静寂。

死一般的静寂。

也许，在第一次执行仪式时，他们还会对可怜的女孩的遭遇铭记于心无法忘怀，但在一次又一次的红赘祭之后，他们的心灵也渐渐变得麻木了起来。

必须要完成红赘祭，必须要选定祭品，必须要双子手足相残，必须要封印虚。

不然的话，整个村子的人都会被虚所吞噬的。

这都是为了村子，你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

“即使，你是我的女儿，我也必须要这样做……”

黑泽良宽站在祭石前几步之处，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在八重逃走之后，全村上下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距离红赘祭已经时日无多，而现在的他们根本就无法找到另一对符合条



件的双子来执行仪式。尽管将以那个异乡人（真壁清次郎）制成楔投入深坑中可以暂时抑制虚的鸣动，但那也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万般无奈下，身为当主的他也只得决定由纱重一人来完成红赘祭，在祖先残留下来的记载中，似乎有过成功的先例，可因为记载已经残缺不全的缘故，他也无法肯定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但是，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自从将黑泽纱重投入虚中的那一刻开始，虚的鸣动就渐渐停止了。而在良久之后，宫司们依然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的状况，此时的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转身准备离开这个禁忌的场所。在走出十几步远之后，黑泽良宽忍不住停下了脚步，转身想再看一下自己女儿死去的地方。

但就在转过身去的那一瞬间，他的表情完全僵住了，突如其来的恐惧及冲击几乎让其昏厥过去。

因为，他真的看到了自己的女儿。

飘浮在虚的正上方，正冷冷地看着他的一袭白衣的少女。

突然间，地道没有任何征兆地剧烈震动了起来，宫司们惊慌地看着虚那里，身体不由自主地一直后退着。从虚中升起了一团白色的烟雾，由于无尽的悲伤和痛苦而从那里归来的白衣少女飘浮在虚的正上方，不停地狂笑着，狂笑声震撼着所有人的耳膜，几欲将他们的耳朵震聋。宫司们争先恐后地向外逃去，那平日里象征地位的权杖被抛掷了一地。

只有黑泽良宽一步都没有迈动，他仿佛是被什么东西定住了一样，只是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女儿。

突然，自虚而来的那股白烟在一瞬间直刺上天空，然后变为无尽的黑色将皆神村上方的天尽数遮住。

从地图上消失的村庄自此诞生。

纱重依然在那里狂笑着，而在其身后，白烟又幻化出了另一个形象——被村人所杀而丢置进虚内的真壁清次郎，而他也正是在黑泽家大广间曾出现过的那只白发的恶灵！

发生在很久之前的景象消失了，零又一次回到了现实世界之中，而从刚才的那一幕残留下来的，只有对这个村庄抱有无限恨意的真壁清次郎。

当零用射影机的最后一张胶卷照到真壁清次郎后，绳之男发出了响彻天地的悲鸣，之后渐渐变为了虚无，围绕在其身旁的无数怨念也随着消失在了空气中。这样一来，剩下的事情只有一件可以做了……

“八重，你果然还是来了。快点来吧，到下面来，虽然可能已经来不及了，但我会等你到最后一刻的……”

纱重的声音一直回荡在零的耳边，而当她走到地道最深处的时候，终于看到了站在虚正前方几步远的姐姐……

“我一直……一直都在这黑暗的地方等着你……”茧静立在原地，平静地看着妹妹，轻声说道，“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空间再一次扭曲了，现在她们所在的场所就仿佛处于时空的狭间。不知从何而来的数百名宫司执着权杖站立在虚的四周一动不动，从他们身上零感受不到一丝生气。这偌大的空间内惟一散发着生命气息的便只有双子的姐妹两人。

“八重／零，我们虽然一起出生，但却还是会走向不同的生活道路，并各自死去，这些……我都知道……都知道的……”

“姐姐……”零慢慢走上前去，用坚定的

声音说道，“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们一直会在一起的……”

“可是，我们却不能无论何时都在一起啊……”茧盯着妹妹的眼睛，慢慢躺到了身后虚之前的那块祭石上。突然间，零感到意识变得模糊了起来，她不由自主地跟着姐姐一同弯下了腰去。而此时，宫司们忽然开始有节奏地将权杖向地上敲去，在这空旷的深道内显得格外刺耳。

“不过，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体了。”茧轻轻握住妹妹的手腕，令她的双手放到了自己的脖颈上，“所以，不要紧……”她的脸上浮现出了淡淡的笑容。

“零，那天我是故意从悬崖上掉下去的，你应该早就已经察觉到了吧。”

“在全身几乎被撕裂般的疼痛几乎让我昏厥时，喜悦的心情却在我的心头油然升起。”

“因为，只要这样，零就会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永远不会和我分离了。”

“我喜欢这样的零。总是为我担心，只看着我，只想着我，只听着我所说的，完完全全只属于我一个人的零。”

所以……

“杀了我吧……”姐姐在妹妹的耳畔轻声低语着。

昏黄的森林，在山道上奔跑着的少女，举行仪式的双子，被丢入虚中的妹妹……

权杖的敲击声越来越急。

“约定好了哦，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的……”

一切的一切都仿佛凝滞在了空气中。

忽然，宫司们纷纷高举权杖，发出了狂喜的呼声。零这时方才如梦初醒，她松开了手，难以置信地看着姐姐脖颈上那道红色伤痕中幻化出的红蝶之影。永远无法再睁开眼睛的茧脸上依然洋溢着安祥的笑容。

在宫司的欢呼声中，从后方走来的两个忌人走过灵的身边，抬起了茧的身体，就在零面前将她毫不留情地丢入了前方那深不见底的大坑中。随之而即的，是从虚中缓缓飞出的那只红色的蝴蝶，零张大了嘴惊恐地看着这一切，脑中空白一片……

“谢谢……”

“啊……啊……啊——！”零发出了凄厉的惨叫，“不要，不要啊！”她一边拼命摇着头一边不住地狂喊着，声音变得如此嘶哑。

“姐姐！”她哭喊着奔跑在森林中，追逐着在前方飞舞着的那只蝴蝶，“对不起！对不起！”

御园内的祭坛上，无数只红蝶忽然同时飞起，在夜空中闪耀着凄美迷离的红。一只红蝶缓缓盘旋在零的周围，可当她伸手想要碰触它时，它却又向着天空飞去，越飞越远……

被选中的巫女将会化为红蝶直飞于天，呼唤光明，镇住黄泉之门，而另一位巫女将成为守护神守护村庄……

零呆呆地看着那只红蝶在天空飞舞着，此时的她早已泪流满面。终于，零再也忍耐不住，跪在地上双手掩面失声痛哭着。

久违的阳光划破天空，光明又一次出现在了皆神村的上空。

红赘祭……完成了……

天近黄昏，零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无神地凝视着湖水。阳光从细碎的树叶缝隙中照射在她脸上，微风从她脸上抚过，眼前的湖水就像雾般飘浮不定。

在她的脖颈上，红色的伤痕依稀可见。

宛如红蝶般的伤痕……

“约定好了哦，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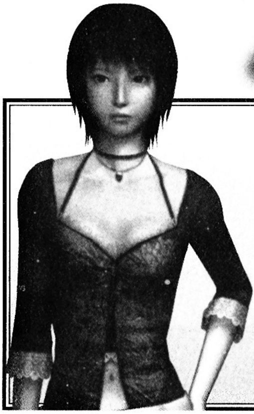




零 刺青之声

游戏原名	零~刺青の声~		
机种	PS2	发售日	2005 年 7 月 28 日
游戏类型	动作冒险	发行商	Tecmo

人物介绍



黑泽怜 Rei Kurosawa

23 岁的自由摄影师，自从男友死亡之后就一直思念着他，由于工作的缘故，在她前往一个古宅的时候，意外看到了自己男友的身影……在调查这件事的过程中，她渐渐发现自己的身上浮现出了蛇型的纹身，而自己也常常陷入噩梦之中。



雏咲深红 Miku Hinasaki

在《零 Zero》中经历了噩梦之后，她渐渐地从失去哥哥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现在则成为了怜的助手。但是对哥哥抱有强烈思念的她，也渐渐被“沉眠之家”所吸引。



天仓萤 Kei Amakura

自由作家，他既是黑泽怜去世男友优雨的朋友，也是天仓姐妹的叔叔，在优雨去世之后，他就担负起了照顾怜的责任，他也与怜和深红一样，不断地被“沉眠之家”所吸引。



久世零华 Reika Kuze

刺青巫女，原名为雪代零华，由于自己所居住的村子被毁，她以巫女的身分回到了久世家，在仪式举行的时候，由于恋人在自己的面前被杀，悲伤与愤怒使她成为了可怕的怨灵。

正如今天下午所做的那个白昼梦一样，在踏入这间充满了邪气的大屋后，迎接怜的，依然是不计其数的残留在空间中的怨灵。

虽然不知道具体时间，但怜感觉得到，自己的这个噩梦至少已经做了两个多小时了。而在这样宛如地狱一般的环境中，怜之所以还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只有一个——她从屋中偶然捡到的那部古老的相机。

虽然不知道相机究竟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究竟是怎样的，但毫无疑问，这部相机有着将怨灵封印的神秘能力，只要利用其拍下怨灵，就可以令这些家伙魂飞魄散。如果没有它的话，怜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但是，即使如此，怜依然不敢有丝毫地掉以轻心。在这鬼魅横生的噩梦里，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正在暗处冷冷地注视着她的行动，想要抓住她松懈的那一瞬间将女子拖入自己的世界中。因此，怜只能紧紧地握住相机，时刻警惕着自己周围的动向。

虽然怜一直在这间大屋中苦苦寻觅着，但从刚才开始，优雨的身影就一直没有再次出现在她的眼前。不过，她却吃惊地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

被噩梦吸引来到这里的，并不只有自己……

怜望着那个蜷缩在墙角，抱着头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红衣女子，小心翼翼地慢慢走到了她的身边。在此之前，她曾数次看到过这位女子的身影，但对方却仿佛非常害怕有人接近自己，每次都是一看到怜就马上快速逃走了。

不过，这次女子倒是没有再逃，又或者说是她也许并没有发现已经走到身旁的怜。从刚才开始，她就一直在害怕地带着哭腔不住喃喃自语着。由于声音很小，所以即使是站在她身前的怜也听不太清她究竟在说些什么。

"不是我的错……我也不想自己……活下来……为什么……飞机……好多人……大家都死了……我不想……不要……不要再这样对我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看到女子害怕的样子后，怜担心地蹲下身去想要令其稍微平静下来。此时她却意外地发现，在女子身旁的地上丢有一张护照，看上面的照片应该就是这个女子，虽然说护照已经被烧掉了一部分，但怜依然能看清上面的那个名字——泷川吉乃。

"……你没事吧？"

怜好心问道，但就当她的手即将触到对方肩膀的那一刹那，红衣女子忽然浑身剧烈一震，就像被烧红的烙铁烫到似的惊呼了一声，猛地拨开怜的手向后疾退了两步。

女子抬起头，以惊恐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怜。几秒钟后，当她终于发觉到站在自己面前的并非怨灵时，欣喜若狂的表情也在那一瞬间浮现在了她的脸上。

"你、你也在做梦吗？"

不等怜回答，红衣女子便急忙站起身来，一把抓住怜的右手以哀求的声音大声喊道："求求你，如果你能醒来的话，请、请将我唤醒吧！我、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他们……他们总是不肯放过我！我明明就不是因为自己愿意才独自活下来的！还有、还有那个女人！我根本就不认识她！为什么她要不断地追我？为什么她想杀死我？我、我好害怕！求求你，救救我！将我从这噩梦中唤醒吧！我不想再……"

忽然，女子急促的声音硬生生地戛然而止。她直勾勾地死盯着怜的背后，就如同看到了鬼魅一般，眼中充满了恐惧的神色。

怜转过身顺着女子的视线向走廊的另一侧望去，而出现在她眼中的，是静静地站在黑暗的走廊尽头的一位青色皮肤的长发女子的身影。

当自己的视线触及到那个神秘女子时，怜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两步。虽然看不清女子的样子，但是从她身上感觉到的那种诡异的气氛却令她不寒而栗。

完全不同，与之前她所遇到的那些怨灵的感觉完全不同。死亡、愤怒、哀愁、悲伤、虐杀……自从看到女子的那一瞬间，这种种混杂在一起的强烈感情就如狂风暴雨般直刺入她的脑海中，让其几乎喘不过气来。

当身后的红衣女子尖叫一声并没命地向另一旁逃走之时，怜方才如梦初醒。此

时她才发现，那个女子不知何时竟然已经来到了离她只有几米远的地方，在这样的距离下怜才看清楚，女子的皮肤其实并非青色，而令她产生刚才那种错觉的，是刻在女子身上的纹身。

青色的纹身宛如无数扭曲的青蛇一般，遍布在上半身裸露的女子身上。脸孔、手臂、胸部……甚至从那冰冷的双眸中都仿佛能看到那青色的痕迹。

“会死……留在这里我必死无疑！”

当那个女子再度向自己这边逼近时，怜的心底已经彻底被对死亡的恐惧团团罩住了。虽然她手中拿有可以除灵的相机，但这铺天盖地的恐惧却令她根本就不敢将相机举起。此时此刻，充斥在怜脑海中的只有一个想法而已，而她也在这个想法出现在脑中的一瞬间便采取了行动。

逃！逃得越远越好！

怜扭头不顾一切地向着另一侧的大门处飞奔而去，而就在此时，空气的流动仿佛完全停止了，整个世界蓦然间变为了黑白两色。怜所能听见的，只有自己那急促的呼吸声，以及身后那不紧不慢，但却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尽管看不见背后的情况，但怜却能清楚地感觉到那恐怖的气息没有一刻削弱过，而且一秒比一秒强烈。她害怕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只能拼命地向前逃窜着。她不知道前方的门后等待着自己的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究竟如何才能逃离这个噩梦。但此时的她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逃，只能不断地逃！

忽然，怜感到自己的右肩似乎被两根手指轻拂了一下。指尖如同冰棱般寒彻骨髓，但其所触及之处却灼热得宛如要导致皮肤溃烂一般。

死……我会死吗？

有生以来，怜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死亡的阴影离自己竟是如此接近。她强忍着肩部的剧痛奔向前方的大门并一把将门拉开，在心中拼命地狂喊道。

“我不想死！在没有再度与他相遇之前，我……我不能死！”

破旧的大门应声而开，耀眼的白光扑面而来。

“啊！”

黑泽怜大喊一声，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隔了一会儿，当急促的呼吸渐渐恢复为正常时，她才感觉到冷汗已经浸湿了自己的全身。

此刻墙上挂钟的指针刚好指向清晨七时的位置，而窗外依然是灰蒙蒙的，雨还在下，淅淅沥沥地让人感到烦躁至极。



呆坐了几秒钟后，怜打开床头的灯，怔怔地看着对面那白色的墙壁，过了半晌才用双手掩住脸垂下了头去。

而就在此时，怜忽然感到一阵剧痛从自己的右肩处传来，那种冰冷与灼热交织混杂的感觉与梦中的那一幕毫无二致！

她急忙扭头

望向自己的肩部，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怜却清楚地看到了一幕异状的发生。

一种诡异的纹身花纹浮现在了自己的右肩处，在以飞快的速度蔓延到脖颈上后又在瞬间消失无踪了。

青色的，宛如无数条扭曲的蛇一般的纹身……

“怜姐，你没事吧？”

怜被这突然传入自己耳中的话语吓了一跳，赶忙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当看到出现在门口处的是深红时，她那紧绷的神经才总算是松弛了下来。

“我听到声音以为这里出什么事了，所以才过来看看。”深红担心地问道，“怎么，做噩梦了吗？”

“没什么……”怜摇了摇头，脸上努力挤出了一丝笑容，“多谢你的关心了。”

“可是，从昨天起怜姐你就不太对劲，是不是……”深红还想继续追问，但怜却以手势制止了自己的助手。

“没什么，我只是做了一个令人讨厌的梦而已。”怜深吸了一口气，尽量以平静的语调说道。

看到怜似乎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深红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她轻轻点了点头，准备从外面带上房门。而就在这时，她却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深红向前几步，从怀中拿出了两封信。“这是今天早上邮递员送过来的。”

怜从深红手中接过了信。信是优雨生前的好友天仓萤写的，不过令怜有些诧异的是，收信人一栏中竟然还写着麻生优雨的名字，而从邮戳看来，这封信明明是几天前才寄出的。

“天仓先生大概还不知道麻生先生的事情吧……”深红看着信封说道。由于她的哥哥真冬以前曾与天仓萤一同工作过，所以她也曾与萤见过几次面，不过也只是点头之交而已。“那么，怜姐，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看到深红从外面将门轻轻带上后，怜轻叹了一口气，然后将注意力重新转回到了这封信上。

前略

抱歉，好久没和你联系了。最近和怜处得还不错吧？我最近还在进行之前给你提到过的那个都市传说的调查。果然，在这个传说里出现的怪病与我之前给你说过的侄女的病症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说大部分提到的都是流言蜚语之类的，但我听朋友说曾有几篇精神医学的研究论文有关于这个怪病的记载。如果你有与那些论文有关的消息的话就告诉我一声，说不定从中能找到什么线索。

我现在已经几乎把所有的工作都中断了，专心来进行这个都市传说的调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也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另外，还记得我上次寄给你的那个照相机吗？我调查过一些资料，那好像就是被人称为“射影机”的非常珍贵的物品。从发现它的场所来看，搞不好它会和失踪事件及都市传说有关。如果你那里有什么新情报的话记得立即通知我，多谢了。

天仓萤

在未婚夫死去两个月的今天看到这样一封寄给他的信，这让怜的心情颇为复杂。因为那次的事件给她造成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再加上葬礼也只通知了双方的少数亲友，所以大概有一些这几个月没和优雨联系过的朋友根本就不知道优雨已经去世的消息，这样想来的话，收到这样的信其实也并不奇怪。

不过，令怜最为在意的不是这个，而是萤在信中提到的那个“射影机”。虽然对方在信中没有对其进行过多的说明或任何外形上的描述，但不知为什么，一看到这个字眼，怜的脑中便马上浮现出了自己在梦中捡到的那个古老的相机。

虽然萤在信中说已经将射影机寄给了优雨，但怜却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在犹豫了一下后，怜摇了摇头，推开房门向着位于

走廊尽头的优雨房间走了过去。

由于心理医生曾对自己提出过这方面的建议，所以这是两个月来怜第一次走进优雨的房间。与两个月前相比，房中的摆设没有丝毫变化，而因为清洁工每个星期都会进入房间整理卫生，因此如果是不知情的人来到这里的话，恐怕都会认为这个房间依然还有人居住着。

怜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门旁，默默地环视着房内的景象。渐渐地，她的眼眶湿润了。她紧紧咬住自己的下唇，好不容易才强忍住不至于哭出来。她曾以为自己在经过这两个月后也许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她曾以为如今的自己也许能尽量以平静的心态面对这一切，但现在她才明白，自己对于优雨的思念从来就没有一刻减弱过。

桌上放的电脑、摆放了众多书籍的书架、自己亲手购置的青纱窗帘……在这间小屋内，几乎每一寸空间都写满了自己与优雨在一起时留下的美好回忆。如果不是此时放在床头柜上的那个古老的照相机猛然间映入怜的眼帘的话，那她大概已经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而痛哭失声了吧。

怜小心地拿起照相机仔细端详着。几秒钟后，她几乎可以确定，这就是她在梦中捡到的那个有着除灵能力的相机。天仓萤在信中所提到的“射影机”就是它吗？而它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的梦中呢？

这时怜才发现，自己刚才拿起射影机的地方还放有一份文件。从上面所作的记号来看的话，似乎是优雨从自己的藏书中找到的相关资料。

所谓的“射影机”，指的是从江户末期到明治时代年间，一位叫做麻生邦彦的博士为了与“异界”进行联系，利用“神秘科学”而研究出来的神秘照相机。这里所说的“神秘科学”，是指配合当时西方文化的流入，把东洋思想以西方人的科技来进行证明的方法。麻生博士是当时最有名的“神秘科学家”，而射影机，便是他最具代表性的发明之一。

麻生博士以当时还非常珍贵的照相机为基础，在组合了特殊的菲林以及镜头后将其加以改良，这样便可以拍摄出以肉眼无法看到的“偏离位相的空间”、“精神体、灵体”等等本被认为不存在于这个世间的东西。当时被制作出来的射影机只有几台而已，可算是非常稀有的珍品。虽然有几部在古董商之间也曾进行过交易，但他们手中拥有的基本上都是已经坏掉的射影机。另外，“看见异界”这个射影机最神奇的机能似乎在这几十年间也很少被人提到，大概是射影机在岁月的流逝中已经永远失去这一机能了吧。

在看完之后，怜放下那份文档，重新将射影机端在了自己眼前。不过，透过镜头，怜却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梦中这部相机散发出来的神秘力量。也许正如资料中所说，流传到现代的射影机已经失去了那种力量，可是，在梦中它明明……

此时怜忽然发现，这部相机似乎已经用了一张胶卷，不过究竟什么时候拍的现在还看不出来。她犹豫了一下，离开房间来到了楼下的暗室准备进行胶卷的冲洗工作。

不久后，那张照片在显影液中渐渐显露了出来。而当看清楚照片上被拍下的究竟是什么时，怜一下子呆住了。

因为，这张照片是她亲手拍摄的。

在昨夜的那个噩梦中，亲手拍摄的……

怜看着照片中那个在墙角害怕地蜷缩成一团的红衣女子，脑中一瞬间变得一切空白，隔了好久之后方才回过神来。而这时，曾在梦中看到的护照上的那个名字也跃入了她的脑海中。

“泷川吉乃……应该就是这个名字没错吧。”

怜定了定神，拿起射影机以及那张照片离开了暗室，并在大厅那里找到了正在做饭的深红。

“深红，帮我调查一下照片中的这个女人好吗？”怜说道，“目前我只知道她的名字是泷川吉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资料。”



“泷川吉乃？我记得好像从哪里听到过这个名字……”深红接过照片，看着上面的红衣女子自言自语道。

“你认识她？”怜对深红的反应感到非常意外。

深红摇了摇头，继续苦思冥想着，而就在几秒钟后，她终于从脑中搜索到了对这个名字的记忆。

“在这里。”深红从身旁的报纸中翻了半天，然后从中抽出一张递给了怜。

那是将近一个月前的新闻报纸的头版，而首先映入怜眼中的就是那个大大的标题。

“惨剧今晨爆发！客机坠毁159人不幸丧生！”

据深红所说，这起发生在东京山区的坠机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不过由于怜那一段时间根本就不想看任何报纸和电视，所以直到今天她才知道这起事件的发生。

不过与坠机事件本身相比，更吸引她注意力的，则是报纸右下角那一小块对于罹难事件中惟一一位幸存者的报道。

根据当时采访的记者小泽表示，这个名叫泷川吉乃的幸运女子是在飞机即将坠毁之前从机体中被抛出的，几乎没有受到坠落时的大火影响。由于被投出时的地点有树木等等的缓冲，因此被救出时，她被诊断只有无碍性命的外伤程度的烧伤和擦伤，以及极度的脱水和衰竭疲劳等现象。与这些比起来，反而是她的精神状态更为令人担心。

泷川吉乃，26岁，出事前两个月刚刚与男友订婚，并准备于半年后举行婚礼。她这次是与全家人以及未婚夫乘机一同外出旅游的，但在这次事故中，她的父母、亲友以及未婚夫都告罹难，只有她一人侥幸活了下来。当救难人员赶到现场时，他们看到的是浑身沾满了血迹，跪在自己血亲和恋人的尸体旁呆若木鸡的女子身影。

“据说现在她还在住院，但详细的情况我也不清楚。”深红说道，“不过我的一个记者朋友当初一直在采访那次空难，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问问他。”

“好的。”怜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那就拜托你了。”

虽然怜一向都很信任深红的办事效率，但这次她也为自己助手的速度之快吃了一惊。仅仅两个小时后她就接到了深红的电话，并得知了现在泷川吉乃的情况。

自从坠机事件以来，泷川吉乃一直在葛木医院接受治疗。也许是因为受到的刺激太大的缘故，她对孤身一人以及睡眠有极度的恐慌。根据仪器中的脑电波显示，每当她入睡时都会做噩梦，这点倒是不足为奇，对于曾经历过那种惨剧而又幸存下来的人来说，不做噩梦反而令人更为担心。

但是，接下来泷川吉乃所作出的举动却大大出乎医生的预料。

由于对那个挥之不去的噩梦过于恐惧，每当困意来袭时，泷川都会以自残的形式来强迫自己提起精神。最开始是用打破的杯子碎片扎自己的手臂，之后更是做出撞墙撞得头破血流、用牙齿将自己的肉咬下来等种种

骇人听闻的举动。无奈之下，医院只得对她进行了特殊医疗措施，限制她的一切行动以阻止她继续伤害自己的身体，并以安眠药和镇定剂引导其进行必需的睡眠。

当看到好几天都没睡觉的泷川吉乃终于再度闭上眼睛时，医生们总算是长松了一口气。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们的脸色完全变了。

自从那次被强迫睡眠之后，泷川吉乃的睡眠时间明显变长，一天内大半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最开始时医生们的诊断结果是因精神伤害所导致的非气质性睡眠障碍。但当她的睡眠时间变得越来越长，甚至达到三天都无法醒来的情况之后，这个诊断结果也被推翻了。

每次醒来后，泷川吉乃都会向医生哭诉自己"身体上浮现出了奇怪的纹身"，"全身好像被火燃烧一样的痛"。不过从外表上来看的话，医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状况，只能认为这是女子由于精神刺激所导致的幻觉。

这两个星期以来，除了睡眠时间与日俱增，幻觉症状越来越强外，另一方面，她醒着的时候对外界的刺激反应也是越来越迟钝，常常能听到她躺在床上呆呆地喃喃自语或是唱着好像摇篮曲一样的陌生歌谣。虽然医院曾为此召集过几次专家会诊，但却无法诊断出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女子出现此种现象，也无法令她的情况得到一丝好转。无奈之下，医院只能对泷川吉乃采取保守治疗，希望能渐渐令她的精神状态好转。

但是，情况却似乎越来越糟了……

一个小时后，怜来到了泷川吉乃所在的葛木医院。由于深红的记者朋友已经和这边打过招呼的缘故，所以怜没有遇到任何阻挡便来到了特别病房中。

正如怜所预料的那样，一直静静躺在床上的泷川吉乃，就是她在梦中见到过的那个红衣女子。根据之前听到的护士之间的谈论，这次泷川已经在噩梦状态下沉睡了四天了，而院方依然对此束手无策。

怜敏锐地看到了放在病床旁的那本日记，在迟疑了片刻后，对于揭开事情真相的渴望还是在她的心底占了上风。怜拿起泷川吉乃的日记并翻到了最后一页，而最后一篇日记已经是六天前写的了。

8月10日 晴

真希望有人能看到这篇日记，那样的话我的精神也许会好一些吧。如果能不再做那个讨厌的梦就更好了……

我……真的很寂寞。如果有谁在阅读这篇日记的话，我希望能与你建立起联系……

8月11日 阴

家人、直哉……对于我来说，所有最重要的人都死了……

但比起那个，反而是像现在只有我孤独一人让我更为害怕。就如同我在炎热的夏季独自待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但却感到浑身冰冷。

8月13日 阴

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而在梦中出现在我面前的，是雪夜中静静矗立的破旧的日式大屋。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心底一片迷茫。直觉告诉我，大家……都在那里面等着我，只要进去，就能够再度与大家相聚。他们在呼唤我，呼唤我踏进那扇虚掩的大门。如果进去的话，可能我就无法再回来了吧，不过……无所谓了，如果那个人希望这样的话……

8月18日 雨

我慢慢地在大屋中行走着，周围又冷又黑，而在这阴森的环境中，不时会有好像是小女孩唱的摇篮曲传入我的耳中。

我、我看见了！直哉、父亲、母亲……大家都在，但他们却抛下了我，自顾自地向着更深的地方飘去，只留下了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被留了下来！

8月27日 雨

好疼！每次做完那个梦后我就感到这种锥心刺骨般的剧痛侵袭着全身。虽然那个纹身已经越来越广了，可医生却什么都

看不见，甚至说这是事故后有时会发生的一种被称为“PTSD”的精神障碍现象。但是，我明明可以清楚地看到啊！

X月X日 雨

最近的入睡时间已经越来越长了，我已经渐渐分不清现实与梦境的区别。医生虽然饶有兴趣地听着我的哭诉，但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些事情的他根本就不会知道我的感受！我看得见！那不是幻觉，而是现实！

那个青色的纹身，已经快要扩散到我的全身了……

X月X日 雨（不清楚）

是我不好吗？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

可、可是，可是我也不是情愿自己活下来的啊，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对我！

对于死去的你们来说，我难道真的是无法容忍的对象吗？

X月X日

好疼！疼得要死！我该怎么做才好！

这是……我的错吗？我必须要为自己独自一个人活下来赎罪吗？

那、那根本就不是我希望的啊！

那个神秘的女人总是在对我紧追不舍，现在甚至当我醒来之后也能看见她的身影！

X月X日

不要再碰我了！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想看见这一切了！

当看完日记的最后一句话时，忽然，怜感到似乎哪里有些不对劲。那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感觉，就仿佛自己前一秒钟还置身于熙来攘往的闹市之中，而仅仅一秒钟后，周围的人突然一下子全消失了，只留下自己孤独无助地站在空无一人的十字路口一般。

而当怜转过头来重新面对病床时，在那一瞬间，她的呼吸完全停止了。

映入她眼帘中的，是病床上不知何时醒了过来，正睁大了眼睛死死瞪着怜的泷川吉乃。此时她的表情早已不复刚才的安详，而是变得极为可怖，一种奇怪的青色纹身更是忽然出现在了女子的脖颈上，并在瞬间之内覆盖了她全身裸露在外界的皮肤。

怜惊呼一声，抛下日记便想向门外逃去。可就在此时，一个幽幽的声音突然传入了她的耳中，并令她硬生生地停住了脚步。

“已经不在了……”

怜急忙转身，但却没有看到一个人的身影。可是，那个声音明明就仿佛是在自己耳畔轻声细语一般。不知怎的，怜忽然剧烈地哆嗦了起来。如果说刚才还只是害怕的话，那么此刻的她已经完全被那种突如其来的难以名状的恐惧感笼罩住了。

病床上的泷川吉乃已经不见了，就仿佛是在刹那间凭空消失在了空气中。而就在几秒钟前，她明明就躺在那里，一言不发地冷冷盯着怜。

黑泽怜艰难地转过身来，强忍着内心的恐惧，慢慢向着病床的方向走去。当走到床边时，她狠了狠心，一把掀开了病床上的被子。

而出现在她眼前的，是病床上那仿佛人类形态一般的漆黑的炭灰……

拖着疲惫的身躯，怜冒雨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刚进门，一直等候在家中的深红便迎了上来。

“怜姐，怎么样？在病院里查到你想要的情报了吗？”

怜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默默地走过深红向着自己的房间走去。当准备上楼时，她转过身来，看着深红低声说道，“对不起，深红，我最近感到有些累。不用为我担心，我休息一下应该就好了……”说完之后，她不等深红回答便径直转身走上了楼梯。

一走进自己的房间，怜立刻便将房门反锁并躺在了床上，将脸深深埋在了枕头中。

雪夜中的神秘屋邸、在大屋中不断向自己展开袭击的怨灵、本已死去但却又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恋人、将噩梦与现实相连的射影



机、化为黑炭消失的泷川吉乃……

此时此刻，怜的脑中已经乱成了一团，这两天来发生的一切对于她来说都像是一场噩梦一般。梦是如此，现实也是如此。或者说，现在的她已经分不清噩梦与现实的区别了。在梦中拍摄的胶卷出现在了现实的相机中，在梦中见到的女子又在现实中凭空消失在了自己面前。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怜在心中拼命大喊道，可是，没有人能告诉她这个答案……

雪花……纷纷扬扬自空飘落的洁白的雪花……

又是那个噩梦，又是那间神秘的大屋……甚至，就连怜现在身处的场所都是昨天的梦醒之地。

她很清楚，自己所做的与泷川吉乃在日记中所说的应该就是同一个噩梦。泷川吉乃在现实中消失了，那么，下一个会是自己吗？

很奇怪，现如今害怕的情绪已经在怜的心底渐渐淡去了，她自己都很难解释为什么会如此。也许是因为恐惧过度所导致的镇定，也许是对于恋人的思念已经超越了对于危机的恐惧，两者都有可能吧。

怜低头看了一眼握在自己手中的射影机，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毅然向着通道的前方走了过去。

在大屋二楼尽头的那个房间中，怜又一次发现了泷川吉乃的身影。但是，此时的她已经不再属于“人类”的范畴了……

当怜看到她时，女子正蹲在房间正中抱头瑟瑟发抖，而数个人形的黑影则将其围在中间。原本怜想上前将泷川救出来，但女子却忽然起身疯狂地向怜扑了过来。从现在的泷川吉乃的身上，怜已经感觉不到一点人类的气息了，而射影机急速闪现的红光也证实了怜的猜测。

泷川吉乃……已经变为了怨灵。

无奈之下，怜只能端起射影机与泷川吉乃周旋了起来。如果只有对方一人的话还好说，但是，这次怜所面对的敌人还有那数只如同黑影一般的怨灵，这就令怜的战斗变得异常困难，只能不断地在房中逃来逃去，再伺机寻找机会进行射影封灵。

终于，在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后，所有的黑影怨灵以及泷川吉乃都在射影机的闪光灯下消失了。

怜弯下腰去不住地喘着气，过了好久才令自己紊乱的呼吸稍微平静了下来。她惊慌地抬起头环顾四周的情况，虽然说房间中已经没有怨灵存在了，但那压抑的气氛却令她连一秒钟也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

怜跑到门前，拉开门刚想逃出去，但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几乎与其撞了个正着的泷川吉乃却令她吓得失声尖叫了起来。

望着女子的怨灵猛地伸手抓向自己，躲闪不及的怜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而就在这时，梦又一次醒了。

怜呆坐在床上，胸口剧烈地起伏着。猛然间从死亡的危机中逃离出来的经历令她一时间还无法从那种冲击中恢复过来。忽

然，怜感到自己垂在床边的右手好像有些异样的感觉，因此便向那里看去。

但就在那一看之下，黑泽怜的血液突然在那一刻凝固了。

映入她眼帘的，是蹲在床边死死抓住自己的右手手腕，冷冷地盯着自己的泷川吉乃。

可就在刹那过后，泷川的身影突然消失了，就仿佛她从未在这里出现过一样。但停留在怜右手手腕上那冰冷刺骨的触感，却证实了刚才的那一切并非自己的幻觉。

噩梦，正在一步步地侵蚀入现实中……

一转眼，已经过了四天了。

在这四天中，每次夜晚当怜入睡时都会来到那间神秘的大屋中，被迫与游荡在那里飘忽不定的无数怨灵进行周旋。在梦中拍下的照片会在现实中的射影机内呈现，在梦中所受的伤也会在现实中不时以突如其来的剧痛向怜提醒自己的存在。

而更令怜感到恐惧的是，她已经渐渐分不清何为现实、何为噩梦了。第一次在现实的床头边看到泷川吉乃时，她曾有一瞬间认为那只是自己的幻觉，可是，之后在自己住宅中却发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

暗室、佛间、厨房、桌旁……在这几天里，怜曾有数次看到过泷川吉乃站在那些地方冷冷地看着自己，然后又忽然间消失无踪。那绝对不是幻觉，怜对此可以肯定。而且不止是泷川，之前怜在梦中与之战斗的几只怨灵也出现在了现实之中。

当怜在洗手间照镜子时，它们曾在怜的身后幽幽飘过。

当怜打开衣橱时，映入自己眼中的竟然是躲在衣橱内嘤嘤抽泣的小女孩。

当怜在佛间祭拜优雨时，忽然在走廊那里传来了婴儿手推车快速通过的声音以及老太婆那带着哭腔的呼唤声。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怜洗澡的时候，当时出现在毛玻璃门外的那只张牙舞爪的女性怨灵拼命地想要冲进来，并将墙壁击出了一个大洞。但不知为什么，怨灵并没有冲进浴室，而是也凭空消失在了水汽中。

没有插电源但却突然开启的电视机，电话中传来的撕心裂肺的哭喊，墙上莫名其妙出现并渐渐形成一个人脸形状的水痕，印在大玻璃上的两个血手印，屏风下冒出的两只毫无血色的赤脚……

这些诡异的现象让怜的神经每分每秒都处于异常紧绷的状态，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怨灵忽然出现在自己面前，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能在这种状态下支撑多久。但她清楚的是，自己决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

通过在梦中拍摄的照片以及看到的一些古老的资料，怜将进行调查的工作委托给了深红。虽然对于怜为什么会拜托自己调查这些东西感到困惑不解，但深红也并没有多问，而是点点头便投入了调查工作中。

此时深红再度展现了自己卓越的情报调查能力，几乎每次怜将照片交给她，她都能在短短的一天中找到相关的资料。而在深红的努力下，虽然怜对发生的这一切还没有整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但她却通过这些资料了解到了和废屋以及纹身相关的一系列情报。

对于日前我们进行取材的废屋。下面是从编辑部处听到有关日前取材的废屋的资料，由于取材之前没有时间调查，所以以下资料请作为照片的选定资料。

一、屋子的历史

据说那间屋子的周围在明治时期左右有着几个村落，但现在只剩下了那间废屋而已。就连当地的人也不知道那间屋子是何时建立以及为何建立的。传闻在这间废屋的最深处有着一间造型古怪的大屋，但现在入口已经无从发现了。

古代的地图记载着那里似乎存在有一间神社，不过现在我们却没有发现与其相关的情报，而详细的情形也不清楚。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从古时起就有传言，这间大屋所在的位置与常世（那个世界）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二、幽灵之屋的传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栋废屋开始被人称为“幽灵之屋”，也有很多人因为

这个传言而前来此地猎奇。

据传言说，在这栋屋子里可以遇见死去的人，而之后更是有着“当事人会被遇见的死者引诱到那个世界去”的传闻。

之所以会有这个谣传，据推测是这个神社之前可能举行过降灵仪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传言全都和流传的“此地与那个世界间的联系”有关。

所谓“沉眠之家”，是很早以前就在精神医学相关人员之间流传的一个都市传说，而传说的最终结果便是入院的患者会突然消失。以下便是几阶段病症发展的步骤。

一、梦见同样的梦

将会在最后消失无踪的患者首先会每天梦见同样的梦，主要是死去的恋人或家人的梦。

二、梦见屋子的梦

紧接着，患者会做一个在飘雪的巨大日式屋邸中游荡的梦。那个房屋好像经过了数次的扩建，构造非常复杂。根据患者之前的经历，也许会看到不同的场所，但房屋的总体还是不会改变的。而不管怎样，患者都会在那里面发现和自己很亲近的死者的身影。

三、往屋子的深处进入

当看到怀念的死者的身影后，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会下意识地追着死者前往屋子的深处。而在那里面看到的光景和现象，多数的患者都有共通之处。例如“听见小女孩所唱的摇篮曲”、“看见隐藏着脸的葬列”、“被刻着刺青的女人追”等等。

四、醒来时的幻觉症状

在进行到上一个阶段后，患者在醒来时都会告诉医生自己身体发生了某些异常状况。这些症状的共通点是醒来时全身都感到剧痛，而身体上也会浮现出青色的蛇状纹身，并且每次醒来时纹身的范围都会扩大。

五、醒来时间减少

更进一阶段，患者对外界的刺激反应将会逐渐减弱。并且睡眠的时间将会越来越长。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这是患者对于醒来的痛苦所产生的自然反应，是一种在无意识下进行的自动防御行为。



六、失踪消失

而当前五个阶段都发生的一两个月后，患者就会突然“失踪”。说是失踪，但那只不过是对外公开的说法，而事实则是——患者在众目睽睽下在病床上消失无踪，只残留着黑色煤灰似的痕迹。

以上便是原本的“沉眠之家”的都市传说，但在公众间流传的“沉眠之家”都市传说则在细节上又多出了一些扩充，以下是几个主要要素：

一、患者对死者抱有强烈的思念，所以才会做那个被死者呼唤的噩梦。

二、当梦见死者时，如果第二次追过去的话，那以后就永远都无法回头了。

三、如果在睡眠时做了与恋人或朋友有关的梦的话，那个人也会被沉眠之家引诱，而沉眠之家的噩梦则会因此而被扩大传染。

四、沉眠之家的深处是属于死者的世界，如果能到达那里的话，就可以与死去的人重逢。



图上的这个纹身是由蛇和柊叶而构成的，主要是流传于北东北为中心的一带。而其的出处则是北东北自古以来流传的民间故事之一——“纹身少女”而来的。

纹身少女

少女喜欢的人不幸死去了，而她怎么都无法忘记那个男人。于是，她便在自己的身上刻下了柊叶形状的纹身，以表达对死去恋人的思念。之后,少女又一次坠入了情网。可是不久之后，悲剧再度发生了，她又一次失去了那个思念的人。

于是，少女又将这思念以纹身刻画在皮肤上。由于她希望神能够将自己思念的人的灵魂送回来，因此在自己的身上刻上了被认为是神之遣使的蛇的标记。

不知是不是命运的捉弄，少女不断重复着与恋人的生离死别。而在这悲剧周而复始的过程中，由蛇和柊叶构成的纹身已经刻满了少女全身的皮肤。

少女再也无法忍受纹身的痛苦而完全丧失了理智，而在那时，她的灵魂也被刻在自己身上的蛇所无情地吞噬了。

这个传说在平原一带广泛相传，不过流传内容则因为地域而多少有点差异。当我们在山间持续调查时，听到的这个传说也有了以下内容的变化,那就是所谓的“纹身行者”的事。

纹身行者

死去恋人的少女向山里的行者诉说心中的痛苦，而听到少女心声的行者则亲手在自己的皮肤上刺上了蛇和柊的纹身，代替少女承担了这份痛苦。

听到这件事的村民纷纷前往行者那里，希望他能够也承担自己心中的痛。这样不久之后，行者的全身都已经覆满了纹身。

由于承受了过量的痛苦，行者被纹身之痛的梦所囚禁，渐渐无法苏醒过来。而在最后也被纹身上的蛇吃掉了灵魂。

这个传说是以悲剧作为收场的，但这并非结束，在接下来扩充的传说中，还有着更为残酷的悲剧。

纹身行者（二）

行者全身都被刻满了纹身，到最后，甚至连他的眼睛里都也被刻入了纹身。

就这样，刻上纹身的眼睛变成了镜子，将刻在行者身上的所有的痛楚都全部折返回所刻纹身的人身上，而那些之前向行者诉说痛苦的人也都被蛇吃掉了灵魂。

“以眼为镜”的说法，大概是以蛇的古语“能力之眼为镜”而推断出来的。

山间流传的“纹身行者”的传说，流传到平野时被故事化，拥有巫术等要素的行者寓言也被演变成了村姑的愚恋故事。

从这个民间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蛇和柊”的纹身的含义。

“柊”是树的名称，而这个字同样也有着“痛”的意思，表达了对死者的思念所导致的心中的痛苦。

“蛇”则正如民间传说一样是神派遣来的使者，而它之所以将少女和行者的灵魂吃掉，也有着将对死者的思念在不同世界间进行联系的深一层的含义。

这些就是深红在拜访了众多记者及编辑朋友后所得到的相关资料，虽然大部分都只是流传于民间的传说，但曾亲身经历过那些事件的怜则几乎可以确定，这些传闻与事实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除此之外，天仓萤在这几天内又来了几封信。令怜有些吃惊的是，他也正在调查与“沉眠之家”有关的都市传说。

前略

正如之前和你说的那样，我现在正在调查与“沉眠之家”有关的都市传说，所以我来到了那个传说的起源地——东京郊外的山间进行调查。虽然地图上并没有标明，但那里却有个已经废旧了很久的大屋。我想先在这附近调查一下，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呢。

另外，很久都没有收到你的信了，如果有什么事的话不妨告诉我如何？

天仓萤

前略

最近我一直都在进行与民俗宗教、传说、风俗传承有关的民俗学的调查，我记得你和真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吧，如果你俩有一人能在我身边就好了。虽然看起来这个领域似乎非常有趣，但我不知为何并不想太深入研究下去，因为总觉得有种不好的预感。

说到真冬……她的妹妹（好像叫深红吧）最近还好吗？依然是在做怜的助手吧？之前我曾多次得到过真冬的协助，所以我也一直在寻求因为寻找作家高峰准星而神秘失踪的他的行踪，但可惜的是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如果你有什么线索的话记得要通知我。

另外，零的症状一直都没有好转，所以我和姐姐都决定让她暂时住院。而一个最坏的消息就是……现在零的睡眠时间越来越长，最近两天只有三小时是在醒着的状态下，而她的症状则与那些进入沉眠之家的人极为相似。

看来，不赶快调查不行了……

天仓萤

前略

不管你信不信我都要告诉你，我也在梦中进入了“沉眠之家”，也许是因为我一直在想关于那间屋子以及零的事情所以才会梦见的吧。

我所遇到的情况与之前得到的调查结果以及零的症状很相似。在梦中我身处于那间黑夜中飘雪的大屋子里。而当我醒来时，发现那与之前我调查的那间废屋非常相似。

那里简直就是地狱，充满了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我还遭到了鬼魂的袭击。如果不是我在屋中意外捡到了一部有着除灵能力的射影机的话（和我之前寄给你的那部几乎一模一样），大概早就会死在那里了吧。

虽然我遇到的情况与传说大致相似，但有一个地方却与其有着决定性的不同。

在那间大屋中，我看到了零的身影。可是，零现在并没有死去。

这也许意味着，我现在其实是在和零做同一个梦？

如果“沉眠之家”的都市传说是真的，那么，我说不定能够帮助零从梦中醒来。

虽然听起来也许有些难理解，不过我感到自己已经一步步地在接近事情的核心部分了。

天仓萤

前略

从医院的朋友那里，我得到了从江户末期到明治初期精神医学记录患者的症状的录音带。

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所以这卷录音带的杂音非常多，让人听起来感到很头疼，但我依然还是坚持将它听完了。因为，这卷录音带中的患者也曾进入过“沉眠之家”。如果说近百年来都在不同地点流传着同一个传说的话，那么，那就不应该将其视为“传说”了。

毫无疑问，那是自古至今一直都在发生的“现实”。

天仓萤

前略

在前几天的梦里，我又一次在那个大屋中看到了零，看样子，她似乎一直是拼命地在寻找着失踪的姐姐茧的身影。

而我的情况也不怎么好，与那些病人一样，当我醒来时总会感到浑身上下一阵剧痛，而那种诡异的青色纹身也渐渐扩散了开来。

如果按照都市传说来看的话，总有一天我也会变成“失踪者”之一的。而经过这些日子的调查，我的承受能力也几乎抵达极限了。看来，必须要尽快揭开一切的谜团了……

下山的话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到那时再说吧。

天仓萤

因为亲人的不幸去世而对他充满了思念，因为这份思念而在梦中进入了那间飘雪的大屋。这些之前人所诉说的事情与怜的经验几乎一模一样，而之后那些人的结局则与泷川吉乃毫无二致。

那么……最后我也会和他们一样长眠不醒，并化为黑炭消失无踪吗？

怜不敢再想下去了，现在的她根本就无法确定自己最终的结局究竟会是怎样。所以，她只能日复一日地进入那个噩梦中，企盼着能从中发现将这一切解决的方法。而之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怜还不至于像泷川吉乃那样精神崩溃，原因只有一个。

在那个噩梦中，她能够看到优雨……

虽然每次都只能在远方看到他的背影，虽然每次都无法与其真正相聚，虽然每次都无法看到他的笑容，听到他的声音。

但对于怜来说，这样就已经足够了。即使这是个也许会令其长眠不醒的噩梦，她也宁愿一次又一次地沉睡入梦。

怜走到窗口轻轻拉开窗帘，目光迷离地望着窗外那密密麻麻的雨丝。不知怎么，一种想哭的冲动忽然间涌上了她的心头。

“优……”

“铃铃铃铃……”

忽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将怜从思绪中唤了回来，她接起电话，电话那头响起的是一个有些陌生的声音。

“你好，我是天仓萤，请问麻生优雨先生在吗？”

怜一时语塞了，隔了大概两秒钟后，她轻轻咬了咬下唇，尽量以平静的语气说道：“对不起，天仓先生，他已经死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像受到了很大的震惊。隔了半晌，怜才听到男子的声音再度传入自己的耳中。

“……您是怜小姐吧？很抱歉又让您回忆起这种事情，但请您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吗？优雨毕竟也是我的好友……”

五分钟后。

在听完怜所叙述的事情经过后，天仓萤沉默了片刻，低声说道：“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忙着进行某项调查的地方无法通电话，所以我都是以书信的方法和优雨进行联络，但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那、那个……”怜迟疑了一下，问道：“很抱歉，我看了您给优雨写的信。请问您能将您找到的关于那个沉眠之家的调查结果借给我看一下吗？

萤显得有些意外，“这倒是没什么问题，不过为什么你……”

怜没有回答，而是急忙以近乎哀求的声音说道：“拜托了，这对我非常重要……”

“……好吧，如果你这几天方便的话我去您家中拜访您一下如何？我顺便也会将研究资料带去。”

怜长松了一口气，下意识地鞠了个躬，说道，“嗯，麻烦您了。”

当又寒暄了几句后，天仓萤放下了电话。

虽然现在他所在的地方依然位于东京郊外，但比起山中那毫无一点科学气息，几乎和古代没什么区别的环境来说，这里已经好得太多了。

按照萤原定的计划，他本来是打算先去看望自己的姐姐，然后再去医院看看零的情况是否又恶化了，之后再去拜访优雨。但由于刚才的电话，看来他也只好将拜访优雨（不，现在应该说是怜）的计划提前了。

“可是……怜为什么会对那些研究资料那么感兴趣呢？”

一辆刚好经过这里的人力车打断了萤的思绪，他急忙将车夫叫住并坐到了车上。而就在此时，一个想法却突然涌现在他的脑中，甚至令他震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就连车夫向其询问目的地的话都没有传入耳中。

“对死去的亲人的思念……难道说，怜也做了那个噩梦……？”

当晚，噩梦又一次在怜入睡后将其吞噬了进去。但是，这一次却与前几次截然不同。

因为，此次出现在梦中的并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她所熟悉的人。

虽然能够通过那个人看到发生的一切，虽然甚至能够感受到对方在面对这一切时的心灵波动。但怜却无法在此时作出任何举动。就相当于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样，此时的她只是个旁观者而已。

而那个人的名字则是——雏咲深红……

“又是这个梦……我明明已经不想再梦到它了……”深红左手轻轻捂在自己心口，以颤抖的声音说道。但在犹豫了片刻后，她还是向着前方慢慢走去。

看样子，这已经不是深红第一次来到这个噩梦中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疑惑也在怜的心头油然升起。

虽然同样也是日式屋邸，但与之前她曾踏足过数次的大屋来说，怜对现在所处的这个地点几乎毫无印象。而这，也让她想起了几天前看到的某个资料中的一句话。

“根据患者之前的经历，也许会看到不同的场所，但房屋的总体还是不会改变的”

“难道说……这里是深红之前曾经来过的地方吗？”

怜并不知道，她的猜测实际上恰恰是正确的。

现在深红所在的地点，是一个被人称之为“冰室邸”的大屋。这也是深红这一辈子都无法忘怀的场所，因为正是在这里，她永远失去了对于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人——哥哥。

两年前，深红的哥哥真冬为了寻找失踪的恩人一作家高峰准星而来到了一间被称为“撕裂之家”的鬼屋冰室邸中，但不久之后，真冬便神秘地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络。两个星期后，担心哥哥安全的深红也来到了冰室邸。

真冬与深红兄妹两人从小便有着强烈的第六感，能够看到一些常人无法看见的诡异、东西，这似乎也是由于血缘的关系，因为母亲遗留给他们的遗产之一，便是能够封印恶灵的射影机。在冰室邸内，真红发现了本应由哥哥带在身上的射影机，但却怎么也无法找到哥哥的身影，而在此时，危机与恐惧也将她团团笼罩了起来。

因为她所要面对的，是无数徘徊在这间大屋中的恐怖冤魂。

随着一步步的探索，深红渐渐通过各

种文件明白了之前在这所大屋中所发生的事情。前世、今生、绳之仪式、作为祭品的巫女，以及那段被残忍地扼杀的恋情……

最终，深红终于以御神镜封印住了黄泉之门，而在那里等待着她的，则是一个悲伤的女子怨灵——冰室雾绘。

数百年前，冰室家是为某一山村担当祭礼仪式的名门望族，他们会以裂绳仪式将黄泉之门封印住以避免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怨念侵袭到现世中，而这一家族也因此而受到了附近村民们的敬重。

除了要借助御神镜的力量外，裂绳仪式的关键之所在，也就是仪式的祭品是被选中的绳之巫女，她们将会以自己的身体阻挡来自地狱的怨气。在举行仪式时，绳之巫女会被放在一个圆台上，将四肢和头部都被另一侧绑在轴轮上的绳子捆紧，然后再以轴轮不停地拉紧每一条绳子。每一任巫女的任期长达 3669 天，而在最终时她们都会被送入黄泉之通道离开这个世界。对于绳之巫女来说，所遭受的痛苦根本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但由于她们从小就要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在冰室家接受真空式的教育，并一直被灌输着“献身为己身之义务”的信念，所以一直以来仪式都没有失败过。

直到那一天的出现……

被选为绳之巫女的少女必须排除一切杂念，做到心中彻底的纯净。但最后一任绳之巫女——冰室雾绘却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爱上了一位来到此地的异乡人。由于举行仪式的时刻——祸刻即将到来，为了让雾绘心死，因此冰室家的人残忍地杀死了异乡人，并欺骗雾绘她的恋人已经远走他方离她而去。但他们却不知道，雾绘在自己的梦中已经完全知道了发生的这一切……

仪式失败了，自黄泉而来的怨念瞬间笼罩了那一区域。冰室家的家主无法承受这种打击而彻底发疯了，他疯狂地杀死了冰室家的所有人后自杀，而这个显赫一时的家族也从此销声匿迹。数百年间，雾绘的怨灵一直徘徊在这间大屋内，精神也已变得疯狂的她已经只剩下了对这世界的仇恨，而她善良的一面则幻化成自己的幼年形态，一直在那里苦苦等待着能够再度封印黄泉之门的人。

从仪式失败的那一天起，凡是踏足这间大屋的人都会被雾绘以及冰室家的怨灵残忍杀害，并强行拉到另一个世界中，但深红和真冬的到来却令这一切改变了。

不知是不是转世的缘故，真冬与雾绘百年前所深爱的那个异乡人长得一模一样，而真冬也在与雾绘相处的那些日子里了解到了女孩的悲惨遭遇。当深红利用射影机和御神镜的力量将黄泉之门再度封印时，真冬毅然决定留下来与雾绘一同待在黄泉之门的那一边，而深红只能孤独地含泪离开了那里。

在这两年中，哥哥的身影没有一天从深红的脑中淡去过。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会被这个梦所吸引而来到了沉眠之家中。

大概是由于之前曾有过用射影机与恶灵战斗的经验，再加上天生便拥有极强的灵力。因此尽管怨灵不时会从四面八方冒出对深红展开突然袭击，但她却一点都不像之前的怜那样有着惊慌害怕的迹象，而是表现出了一种与她的年龄和外貌极不相符的冷静。当看到深红那超出自己不止一筹的拍照技巧以及对怨灵的战斗经验时，怜也为之惊叹不已。她做梦都没想到和自己住了两年之久，情如姐妹的这个美丽女孩竟然还有着这种本领。

但当那个青年的身影出现在前方的通道尽头时，先前在深红身上体现出来的那份自信及从容不迫便荡然无存了……

“哥哥！”深红惊呼一声，急忙向着前方追去。但不管她怎样努力，都无法与前面慢慢行走着的青年拉近一点距离。她张大了嘴想要喊些什么，但却惊恐地发现此时的自己竟然无法发出一丝声响，整个空间内回荡着的只有前方那静静的脚步声，以及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小女孩的模糊不清的低语。

“哥哥！”

伴随着从深红房内传来的这声大喊，怜也从梦中猛然惊醒了过来。在愣了大概半秒钟之后，怜突然跳下床，不顾随着醒来的同时侵袭于身的针刺般剧痛，急忙推开门向着不远处深红的房间奔了过去。

当推开深红的房门后，怜先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她发现深红靠着墙，双手抱腿低头

静静坐在床上，好像一点事都没有的样子。但正当怜想要上前询问她感觉怎样时，她的笑容却一下子僵在了脸上。

因为，她在深红的身上看到了某样熟悉的东西。

宛如蛇一般，并且正在蔓延扩大的纹身……

这时，深红慢慢抬起了头来。她凝视着站在自己前方的怜的眼睛，从口中轻轻吐出了一句话语。

“怜姐……我们都会死的……”

深红的声音很低，但是怜却能清楚地从她的话语中感受到那份幽怨及绝望。她怔怔地站在原地盯着深红身上的纹身，一时间语塞了。

“我知道，这个刺青是对我活着的惩罚……”深红没有抬头，继续低声说道，“正因为我独自一人从那个时候存活了下来，所以才会受到这种惩罚……我、我从小时候就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世界上能理解我的，只有哥哥一人而已。所以、所以……我知道……我们会死……都会死的……”

渐渐地，轻声的话语化为了无声的抽泣。怜望着将脸深深埋进臂弯中，肩膀不住微微颤抖的女孩，长叹了一口气，走上床坐到了深红的身旁，轻轻搂住了女孩的肩膀。

“深红……还记得当初我想要自杀时你安慰我的那些话吗？”怜轻声说道，“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躺在病床上看到的那个因为担心害怕而哭出声来的你……那时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有生存下来的勇气，而如果没有你的陪伴的话，我也不敢相信自己这几个月究竟是怎样过下来的。”她轻轻摇了摇头，继续说道，“那时你对我说‘人一定要向前看’，只要活着，就一定能遇到美好的事情。正因为有这句话，我才有勇气坚强地活下去，但现在为什么连你都……”

说到这里，怜忽然感到有种想哭的冲动，她急忙转过头去，希望能尽量抑制住内心的情感，但泪水还是不听话地在她的脸旁悄然滑落。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的……”怜的声音越来越低，“所以、所以……不要以为你只是孤独一人好吗？深红……”

在沉默了半晌后，深红的话语终于再度传入了怜的耳中。

“谢谢你……怜姐……”深红将头轻轻枕到了怜的肩膀上，低声说道，“我明白，我都明白的……只是，现在的我根本就无法平静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我、我始终无法忘记哥哥，我希望能够再度与他相逢。对不起……让我自己静一下好吗，怜姐？也许那样我会想得更清楚吧……”

怜点了点头，侧过脸去偷偷擦干了脸上的泪水，从床上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当看到怜在外面将门轻轻带上时，深红呆呆地望着前方那雪白的墙壁，脸上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谢谢你……怜姐……还有……对不起……”

而在一个小时后，怜与深红带着泪光再一次进入了两人那共同的噩梦中……

冰室邸，深红的梦。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渐渐感到，对于我来说，哥哥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论我欢笑、流泪、喜悦、悲伤时，哥哥都会陪伴在我的身旁。所以，当听到哥哥失踪的消息时，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不顾朋友的阻拦，我来到了那间当地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大屋中。但我却没有想到，最终的结果竟然会是那样的……

在之后的两年中，我一直都在后悔，每次夜深人静想到哥哥时，我都会躲在一个无人的地方偷偷流泪。

为什么……那个时候我要自己回来呢？

为什么……我那时没有坚决地反对哥哥所做的决定呢？

为什么……为什么哥哥你要抛下我一个人离去呢……

我想见你，哥哥……

不管是在何时，不管是在何地，不管是以什么方式，不管后果会是怎样。我、我只希望再看你一面，我只希望能再次看到你那开朗的笑容！

于是，在那个飘雪的梦里，我再次见到了你——我最喜欢的哥哥……

而在这时，你又一次出现在了我的前方……

虽然不久之前怜姐刚刚劝说过我，虽然我很清楚她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虽然我也很希望能与怜姐一直在一起，可是……

我……想和哥哥在一起……

在那个布满了红色鸟居的无边无际的深道中，深红停下了脚步，痴痴地望向刚刚向自己这边转过来的青年。

静静伫立，彼此凝望，相对无言却仿似千言万语。在那一刻，仿佛时间已经在两人的空间中消失了，她与他就那样痴痴对望着，任凭空间外的时间慢慢流逝。

终于，静止的时间之瓶被敲碎了。当青年再度转过身继续向黑暗的通道尽头走去时，在少女内心深处压抑了两年之久的悲伤与痛苦也终于在此刻彻底决堤。

“哥哥！”

伴随着这声饱含着深情的大喊，深红不顾一切地向着真冬所在的方向飞奔而去。而当她迈动脚步时，一直深藏在她体内的怜的意识也以实体的形态被强行拉了出来。

第一次在深红梦中获得行动能力的黑泽怜惊讶地望着深红，而仅仅过了一刹那后她便清醒了过来，急忙向深红追了过去。因为在那一刹那间，她忽然想起了关于沉眠之家的都市传说中所提到的一句话。

“当梦见死者时，如果第二次追过去的话，那以后就永远都无法回头了。”

当想到这一点时，怜忽然感到浑身冰冷，前所未有的恐惧令她浑身剧烈地颤抖了起来。她已经失去了优雨，而如果深红也离她而去的话，那她真的完全无法想象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种如同无期徒刑般的孤独。

名为真冬的青年静静地向前走着，走向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名为深红的女孩拼命呼唤着哥哥的名字，不顾一切地企盼能够与哥哥再度相聚。

名为怜的女子奋力追逐着前方的深红，希望能够阻止女孩坠入永恒的噩梦。

在这个由黑白两色构成的静谧的空间内，深红的内心话语与怜的急声呼唤在静止的空气中交织环绕着，回荡在整个空间之内。

深红：“所有人总有一天都会死……但是，直到最后一刻前，他们都无法得知自己究竟因何而死……”

怜：“不要追，深红！如果人死了的话就再也回不来了！我知道要接受这个事实会非常痛苦，但你千万不要放弃啊！”

深红：“但如果有一天你能够看到自己死期的时候，你才会明白一直隐藏在自己心底的真正的想法是怎样的。而我的心声则是——我想待在哥哥身边……”

怜：”在过去的时光中，你总是鼓励我、安慰我。正因为有你的存在，我才会看起来好像很坚强的样子。”

怜：”不要去那里！”

深红：”不，即使不在身边也没关系。只要……只要让我再看他一眼就好。”

怜：”你的真冬哥哥已经死了！所以……不要过去！深红！”

深红：”哥哥，我的真冬哥哥……”

怜：”其实我……我也想和优雨在一起，但是……所以……深红，不要丢下我，求求你了，不要走！”

深红：”再一次……再抱我一次好吗？我最爱的……哥哥……”

深红的声音渐渐变为清澈透明的雨滴滴落于地，而后溅起无数的水珠飞散在空中，化作轻雾弥漫着这个现实与往世交织的世界。

黑暗的通路尽头，不知从何处而来的白光逐渐亮起，并最终化为了刺眼的白光完全夺取了怜的视线。而在失去神智的一刹那前，最后映入怜眼中的，是犹如电影慢镜头一般由白昼跑向黑暗那一端的深红的身影……

深红静静躺在床上，表情分外宁静安详。

从微微扬起的嘴角来看，她应该在做一

个甜蜜的梦吧。

如果你也在这种梦的话，一定非常讨厌有人突然将你从梦中唤醒。不过相比起你们来说，深红是幸福的，因为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将她这个美丽的梦打碎，令她再度重返这充满了悲伤回忆的现实中。

她会永远沉睡，永远沉浸在那个有哥哥陪伴的世界中，明知最后的命运将是消失，但她也依然无怨无悔。

谁又能知道？这是幸福抑或是不幸呢……

怜坐在深红的床边，怔怔地望着双目紧闭的少女。忽然间，泪水再度无法抑制地从她的眼角涌出。

在这十几个小时中，她曾无数次用力摇晃着少女的身躯，她曾无数次大声呼唤着少女的名字，但换来的却只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默以及在她心底越来越深的绝望。

“我该怎么做才好呢？我……究竟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

“优雨……你希不希望……我也过去陪你呢……”

就在此时，楼下忽然传来了门铃声。

天仓萤永远都不会想到，如果自己再晚来一段时间的话，也许他所见到的，就只有两个永远都无法睡醒的女子。但就是因为今天的路况格外顺利，所以令他提前一个小时就抵达了怜的公寓。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同一件事情，如果你提前或延后进行一小时、一分钟，甚至一秒钟都有可能对某个人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正是由于没有人能知道下一瞬间会发生什么，所以对于那一切的改变，都只能以“未知”二字来形容而已。

当一同上楼看过深红的情况后，怜与萤一同来到了客厅内，两人坐在沙发上，但却陷入了令人尴尬的沉默中。萤是因为初次与友人的未婚妻直接交谈的拘束以及看到深红现状的震惊；而怜则是在受到那个沉重的打击后完全丧失了求生的意志。

最终打破空气中的沉默的，是天仓萤。

“怜小姐，请不要放弃希望。”他从包中翻出了一些笔记和照片放到了沙发旁的茶几上，“也许，我们还有从这个噩梦中逃离出来的可能。”

怜无精打采地拿起了放在最上面的那个笔记，里面讲述的好像是几十年前一个想要研究“异界”的人所记述的事情。



为了研究生与死之间这一未知的领域，我专门寻找了几个实验者。虽然以“明确地说出梦”为条件的研究工作十分困难，但说不定能从中发现与“异界”有着一定关联的人。万幸的是，我竟然真的找到了一个有着某些症状的男子。

他告诉我，从几个月前开始，他就一直每夜持续做着同样的梦。

而下面便是这个梦的几个要点。

一、最开始是站在黑夜中飘着雪花的一个陌生的神社前。

二、虽然对于那个神社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之前他曾经听朋友提到过有关这个场所的存在。

三、在神社的里面，他听到了在之前住的村子里思慕着的女子的声音。

四、他被那个声音所吸引进入了神社，之后每天晚上都会往神社更深的地方进行探索。

到此为止被实验者所说的话语，我们都可以将其解释为是因为思念故乡以及恋人的感情才促使了这个连续不断的

梦的出现。

但令人感兴趣的，则是接下来他所说的话语。

五、那个地方在古时是举行某种仪式的场所，据说在那里有着一处能够和死者相逢的地方。

六、在神社的最底部里面有个非常大的洞窟，而在那里，有着一个无边无际的地底海洋。

在之后与这个实验者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了一些与“异界”特别是被称为“黄泉”的场所有关的情报。而从谈话中听来，他的故乡里似乎也有着关于异界和他所做的那个梦相关的传说，

下面便是其后四天我所整理的有关我与他关于梦境的谈话。

他似乎是出身于陆奥地区，那个地方的山区自古以来便有着被称为“常世海”的未知之海的传说。此外还有许多和“寝目”（也就是梦）有关的传说。

例如，在那里梦中被称为“狭间”，属于将异界和现世进行相连接的领域，有着如果持续做噩梦的话，就会和死者共返黄泉之类的说法。

为了不梦见被称为“忌目”的噩梦，当地建造了一个神社，而在那里面有着专门为众人承受忌目，于狭间中沉眠的被称为“眠之巫女”的存在。

这个人在梦中所看到的一切，可能就是在与那个神社里的巫女于“狭间”通信的结果吧。

奇怪的是，就在我将这些对话记录下来的第二天早上，那个被实验者却连行李都没带就突然间失踪了，难道说他是因为太思念故乡的那个女子而返乡了吗？

当看到怜将笔记看完之后，萤立刻不失时机地将几张早就整理好的照片递了过来。怜接过照片，令她有些意外的是，上面拍摄的都是在梦中曾去过的几个场所。

“相信你和我一样，在梦中的大屋里曾经看到过一些散落在各个地方的资料吧。”萤解释道，“我认为这些资料很有可能对揭开沉眠之家之谜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便利用射影机将所有的资料都拍了下来，并在醒来之后联系现实资料进行分析整理。而如果我的分析没有错的话，那么，我想自己已经基本明白这一切的起源究竟是什么了。要不要听一下，怜？”

在看到怜点头之后，萤轻吐了口气，开始讲述起自己通过研究所分析出来的一切。

在古时候，陆奥山区深处的山村中有一个被称为“久世”的家族，而他们建造起来的那个神社则被当地人敬畏地称为“久世之宫”。由于自己所在之处恰好位于黄泉与人世的连接口之一的缘故，当地人经常会在梦中遇到自己思念的死者，并且会情不自禁地跟随后者跨过三途河抵达黄泉的那一边前往阴间。有很大一部分人当做了这个梦之后就永远都无法醒过来了，但更严重的却不在于此，人间与黄泉间生者和死者的强烈思念之痛会在黄泉之路上纠葛缠绕，并在无法得到寄托后化为无尽的怨念。如果无法解决这一现象的话，这种怨念抵达顶点后便将冲破黄泉溢向人间，那样的话，这附近的地区便将成为一个无法区分生与死的世界，一切都将归入紊乱癫狂的状态。

为了避免这一事态的发生，久世家每隔一段时期便会举行“刺魂之仪”，以挑选出来的刺青之巫女来代替此地的所有人承受这份思念之痛。

首先，抱有对死者思念的村民会带着死者的尸体前来，将活人的红血与死者的蓝色相混合做成刺青之墨，并由刻女以刺墨在刺青之巫女的身上刻上纹身。当刺青之巫女全身都刻满了纹身之时，她便会被沉入久世之宫的最深处——奈落的最底层。为了令刺青之巫女减轻痛苦，切断与尘世的牵绊，四位镇女会首先挑断刺青之巫女的手筋与脚筋，然后一边唱着镇魂歌一边将刺青木刺入巫女的四肢，令其陷入永远的睡眠中。

这样一来，刺青之巫女便会承担起身上刺青所蕴含的所有悲伤与思念，而那些思念寄托者也再也不用害怕会在梦中被思念的人带入阴间了。

但如果巫女一直都无法入睡的话，那么就宣告此次仪式就此失败，巫女身上刻满纹身的皮会被剥下来，吊在祭坛中祭拜以祈求驱除怨念。即使被剥皮的巫女当时未死，她也会被关在小小的监牢中被沉入深深的地底，任其自生自灭。

之所以不能让巫女醒来，是因为蕴含着痛苦及悲伤的纹身必定会映入巫女的眼睛，而当她醒来时，她体内所有被承担者寄托的痛苦便将立即从眼睛中反射而出令黄泉之门打开，而此时门那一侧被压抑已久的无尽的怨念和痛苦将会蜂拥而出，令此地的所有生者都进入永恒的噩梦中，而这一最恶劣的结果则被称为“破戒”。

“这一部分我已经在山间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并拜访了当地的许多民众以及民俗学家，应该与事实不会有太大的出入。”萤说道，“而接下来的这一部分，由于在历史记载中几乎没有被提到，所以大部分只是我通过梦中找到的资料分析得出的结果。不过，我相信正确率也应该在80%以上。”

久世家是母系家族，而久世之宫里更是不允许有男性的存在，这也是为了保证仪式的洁净而采取的举措。不过为了令家族得以繁衍生息，家主会定期将久世家开放，准许一些男性民俗学者前来，并在暗中派家族中合适的女性与这些人欢好。当这些女性之后生下孩子时，如果是女孩的话就留下培养为刻女或镇女，而如果是男孩的话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投入井中作为祭祀。

而也正是这一制度，催生了那场悲剧的诞生……

民俗学者秋人在被批准进入久世家后与名为久世镜华的女子相恋，并与其发生了关系。但是，他最终的下场却是成为了久世家举行仪式的活祭品。不过，镜华则一直认为自己所爱的人只是被赶了出去，因此一直在久世家痴痴地等待着他有一天能重新回到这里。不久之后，镜华生下了一个男婴，由于她非常清楚男孩在这个家族的命运会是怎样的，所以她忍痛将这个取名为“要”的婴儿放在河水中让其漂流而去，祈祷能有人发现他并进行收留。为了能在日后与自己的孩子再度相认，她特意在婴孩身旁放了一对耳环中的一只。但那时的她根本就不敢相信，自己的孩子竟会在十几年后以民俗学者的身分真的再度回到了久世家。

与父亲一样，要也爱上了久世家的一位少女，但这却是一份注定无法有结果的恋情。因为他所倾慕的那位被称为久世零华的少女，正是下一任刺青之巫女……

实际上，要与零华早就认识，那时的女子的名字还是雪代零华。由于零华的家乡遭遇飞来横祸，她的所有家人全都在灾难中死于非命。此时，久世家的当任家主久世夜舟找到了她，并希望她能和自己一同回到久世家成为刺青之巫女。这时要还在外地，而当他闻讯急忙赶回来时，零华已经随久世夜舟回到了久世家，并且……已经举行了刺魂之仪。

要来到了久世家，但他却根本就不知道这里其实就是自己的真正家族。知道他真实身分的只有一个人—久世镜华和其他人生下的女儿雨音。

还不满十岁的雨音是四位镇女之一，由于母亲曾向她讲述过一切的缘故，所以当她一看到要戴的那个耳环时就明白，眼前的这个青年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哥哥。

在雨音的协助下，要通过秘密通道来到了举行仪式的刻宫，并且更是来到了奈落之底亲眼见到了全身已刻满了刺青，四肢被钉在地上进入了沉睡的恋人。

而在不久之后，破戒发生了。

而且，是根本就无法进行弥补的破戒……

在巨大的盛怒与恐慌之下，久世夜舟也是下令其他三位镇女处死了雨音，然后挑选集合来自各地最优秀的寺院神社工匠，希望他们建造一个巨大的屋邸将久世之宫包围起来，以将自己家族封印在黑暗中的方式来封

住因为破戒所导致的刻宫溢满的瘴气。而这个巨大的屋邸则被称为“狭间之宫”。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似乎那个叫做久世零华的女孩变成了一个以人类的力量根本就无法对付的强大的怨灵，我想怜你也对在梦中见到的那个浑身刺满青色纹身的长发女子有着很深的印象吧……”萤继续说道，“久世夜舟的计划可以说是基本上成功了，当狭间之宫被建成后，零华以及来自于黄泉的怨念都被封印在了宫内，不会溢出到现世中，之后除了工匠头外，所有参与过这次建筑的工匠都被杀死并作为祭品以保守秘密，而久世家也自此永远沉入了黑暗中……”

“但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总还是会有人被噩梦拉入狭间之宫呢？”怜忍不住问道。

萤点了点头，说：“这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我想，大概问题还是出在那个叫零华的女孩身上吧。”他站起身来，慢慢走到窗边，然后转身看着怜说道，“也许是因为她的怨念实在是过于强烈，所以即使那个空间被牢牢封印住，她依然能通过梦的力量影响到那些对死去的亲友抱有强烈思念之情的人。如此看来的话，如果不解决她的话，那这场悲剧将会永无休止。”

“解决？”怜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怎么解决？”

“再举行一次仪式。”

萤的这句话让怜浑身一震，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在梦中再举行一次仪式。”萤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当初之所以会破戒，惟一的可能就是久世要拔掉了刺在零华四肢上的刺青木，不然的话她根本就不可能像这样在狭间之宫四处游荡。不过，她的本体一定还沉睡在奈落之底，既然这样，只要我前往那里将刺青木再度刺入她的四肢，那样说不定就可以令一切都得以结束了……”

“太危险了！”

怜大喊了起来，但萤却摇了摇头，嘴角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容，“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称得上是‘危险’的了。做了的话，我们还有一丝生存的希望，而深红和零也将从沉睡中被唤醒；而如果不做的话，便只有坐以待毙一条路而已……”

他昂起头长吐了一口气，然后微笑地看着怜说道：“今晚让我睡在这里的沙发上好吗？我希望明早醒来的时候，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怜默默地点了点头。她并没有说出“请保重”之类的话语，对于随时都有可能坠入永远的梦的他们来说，“保重”这个词实在是太可笑了……

是夜，在梦中历经了无数场艰苦的战斗后，萤终于得到了四根刺青木，而他现在所处之地，正是久世家的最底层——奈落之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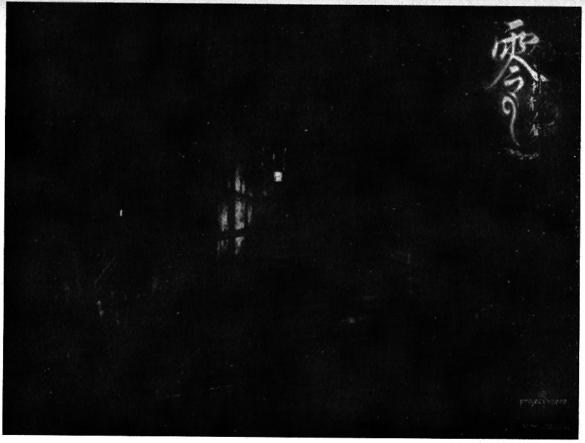
“就是……这里吗？”萤望着正前方那个被黑暗所团团笼罩的小小的神社，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道。

此刻，他的双腿忽然哆嗦了起来。那是直觉向他发出的“不要去那里”的强烈警告，但此时的萤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当昏睡不醒的零的面容再度在脑海中闪过后，萤咬了咬牙，推开门踏进了面前的那个神社。

神社内一片漆黑，萤的视线一时无法适应，不能看见任何东西。他下意识地紧紧握住刺青木，犹豫着不肯迈步，以防在黑暗中会有突如其来的攻击。但当片刻之后他的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之后，萤却后悔自己竟然能看见这一切。

如果说这世界真有地狱的话，那么此时出现在他眼前的景象，应该比起地狱也没有任何逊色的了。

在这小小的神社内，横七竖八密密麻麻地堆满了女子的尸体，青蛇一般的纹身侵蚀着她们全身的每一寸肌肤，几乎将整个地面都映成了一片青色。女子的尸体扭曲成了各种形状，看得出来她们在死前曾遭受过极大的痛苦，但不管身体如何扭曲，她们都无法摆脱刺穿自己四肢的那四根刺青木，而只能被牢牢地束缚在地上。



任何外力的影响，但将零华的尸体钉在地上的那四根刺青木却分明正在慢慢地向外拔出。而与此同时，不知从何处传来的镇魂曲的歌声忽然间笼罩了整个空间，越来越响，化为回声不断冲击着萤的耳膜。

"睡吧，不听话的孩子

爱哭的孩子会被扔上那永无归途的小舟上

刻上纹身，送到那遥远的彼方

不听话的孩子，会被剥皮哦"

"睡吧，不听话的孩子

睡吧，不听话的孩子

爱哭的孩子会被扔上那永无归途的小舟上

刻上纹身，送到那遥远的彼方

不听话的孩子，会被剥皮哦"

为了减轻心中的恐惧，萤清唱着这首在梦中多次听到的镇魂曲，一步步向前走着。他四处张望着，希望能从这些巫女中找到久世零华的尸体。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这里的所有人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同样的衣服，同样的长发，同样的刺青，一次次地寻找却让萤一次次地失望。

但最终，他还是找到了。

找到了久世零华。

而在发现女子尸体的同时，在天仓萤心底升起的已不再是失望。

而是……绝望。前所未有的绝望……

萤手中的刺青木哐铛一声掉到了地上，在那一刹那间，他几乎感到整个身体中的血液都冻结了。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他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嘴唇剧烈地颤抖着，牙齿也因为巨大的恐惧而拼命地打着冷战。

因为在他眼帘中映出来的，是静静躺在地上，四根刺青木都完好无损地钉在其四肢上的久世零华。

忽然间，情势发生了异常诡异的变化。

虽然站在此地的只有萤一人，虽然没有

萤一刻都不敢在这里呆下去了，他急忙转身想要跑出神社，但就在那时，那扇大门却忽然间关上了，将他牢牢地关在了神社之中。

天仓萤最后的希望之火，也随着黑暗的完全降临而彻底熄灭了。

二楼，深红静静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

大厅，天仓萤静静躺在略有些硬的沙发上。

两人惟一的相同点就是：他们都在睡觉、都在做梦。

做一个永远都无法醒来的梦。

仅仅在一天之内，黑泽怜就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以及自己最后的希望。

她想哭，但泪水早已流干；她想拼命地大喊，但那疾声的喊叫到了嘴边却变为了无声的哽咽。

"我能做些什么呢？我还剩下了什么可以期望的呢？谁能告诉我究竟该如何做才对呢？"

在浴室中，怜将莲喷拧到了最大的位置，任凭水流一次又一次剧烈冲击着自己的身体。而这也让她再度想起了两个月前的那个暴雨之夜。

"优……"

当恋人那微笑的面容再度浮现在她脑海中的一刹那，失去好友之痛，思念恋人之痛，这些痛苦及思念缠绕着交织在怜的心底，她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了起来。

"优……优……优……"

在女子的痛哭声中，那个如蛇一般的刺青像鬼魅般浮现在了她的背上，越来越大，吞噬扩散，已渐渐蔓延到她全身的皮肤之上……

"我回来了……"

当在夜里再度来到梦中的狭间之宫时，怜没有害怕，也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轻轻地在心底这样自言自语道。

在那个世界里，她已经一无所有了，而在这个世界中，至少……

怜轻轻叹了口气，拿起射影机面无表情地向着此行的终点——奈落最深处的神殿走去。

爸爸、妈妈、弟弟、大家都到"那一边"去了。被抛在这里的，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要，现在你在哪里……

久世之宫的人来接我了，他们希望我成为新的刺青之巫女。只要将那些纹身刻于肌肤之上，就可以拯救许许多多可怜的人。

可是，一旦成为巫女，并且刻下刺青的话，我就再也不能走出久世之宫一步了。

村子已经被毁了，爸爸、妈妈、弟弟、大家也都不在了，只有我一个人幸存了下来。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如果已经不能和要见面的话，那么，我应该也可以进入永久的长眠吧。

如果这样可以拯救许多与我有同样痛苦的人的话……

为了寄托人们的思念，我接受了身切之仪。

刻在我身上的那许许多多的纹身柊，让我做了各种各样的梦。截然不同的痛苦及思念也在这些梦中纷纷向我席卷而来。

但是，我的痛苦与他们的痛苦毫无契合之处。它刻在看不见的地方，时时刻刻残留在我心中，比起各式各样的痛更激烈更锐利地刺于我身。

没有谁能帮我承受我的痛苦。它是只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思念，我的痛苦。

就将它刻在这蛇目之上，在这里亲手将其粉碎吧。只有我自己的思念……

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想与他再见一次面……

我梦到了那个人。

在狭间之中，在从未间断的痛苦之中，在向奈落坠下之前，那个人来到了我的面前。

家主大人不会看到这一切的，因为这只是我的梦。

那个人伸出了手，我也伸出了手。当指尖快要触及时，我似乎感到痛苦有一点点减轻。

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碰到他的手……

虽然承受着人们的思念，但我依然可以与他相聚。

在久远的长眠之中……

这便是久世零华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三篇日记。

如果不是她的话，黄泉之门便不会开启。

如果不是她的话，不会有这么多人被拉入噩梦中。

如果不是她的话，深红与萤也不会……

但是……怜却一点都对其恨不起来，而是在心底里对她充满了怜悯。尤其是当她知道零华当年究竟是为何而疯狂之时，这种情感也愈发强烈了。

在那已无从考证的年代与时间中，久世要不顾一切来到了执行完刺魂之仪被抛入奈落之底神社的久世零华的面前。而在恋人不断的轻声呼唤下，零华慢慢睁开了眼睛。

"是……你吗？这……一定是在做梦吧。"

零华的眼神在那一瞬间变得异常迷茫。但随着那人面容的逐渐清晰，她也终于看清楚了，拿着那闪耀着淡蓝色光芒的油灯站在

自己面前的，正是从那时起就一直让自己魂牵梦萦的那个人。

她不能说话，因为她的声带已因痛苦而被扯断。

她无法移动，因为她的四肢都被刺青木牢牢定在了地上。

但是，她可以流泪，流下喜悦的泪……

在经历了不计其数的令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后，零华的脸上终于又一次浮现出了笑容。

但是，那却是只有刹那间的笑容……

当看到家主久世夜舟在恋人的背后毫不留情地将利刃挥下时，零华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她呆呆地看着。

看着恋人睁大了眼睛倒在自己面前。

看着那蓝色的油灯滚落熄灭。

虽然近在咫尺，但她的手却无法触到恋人的身体。

虽然近在咫尺，但她的唇却无法吻上恋人的脸颊。

虽然近在咫尺，但她却根本就无法阻止发生在自己眼前的这一切。

“对了，这一切……都是梦……都是个噩梦而已吧……只要我醒来的话，要一定就会陪伴在我身边，只要我醒来……”

“我……要醒过来！”

伴随着这声撕心裂肺的怒吼，痛苦的刺青如血丝般刺入了零华的眼睛。

黄泉之门应声而开，无穷无尽的痛苦及怨念伴随着女子的绝望向这世间席卷而来。

破戒，自此发生。

当在奈落之底的神社前经历了一番前所未有的苦战，以射影机击败了完全疯狂的久世零华的那一瞬间，零华生前最后目睹的那幕情景也直接传入了怜的脑中。

怜在原地呆了半响，然后默默地走进了神社，走到了侧对着躺在一起，相隔只有几厘米之遥的一男一女面前。

怜蹲下身去，轻轻用手合上了零华那数百年未能瞑目的双眼。

“请闭上眼睛吧。你可以，安心地睡了……”

神社的另一侧，是无边无际的存在于地下的海洋。这里便是常世之海，而海的那一边，则是与此世相对的另一个世界。

“去吧，前往彼岸
去吧，前往彼岸
小舟飘摇，前往彼岸
门扉轻摇，前往彼岸
随波而起，刺青漂扬
漂扬到那个世界
此世之人，无语凝噎
挥手惜别……”

清唱着镇魂曲的最后一小节，怜将零华与久世要的尸体轻轻放到了停靠在海边的小舟上，然后用力将小舟向着海的那一边推去。

安息吧……

或者说，在那个世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吧……

目送着小舟随海浪轻轻飘摇，渐渐在自己的视线中消失后，怜轻轻摇了摇头，转身想向来时的方向走去。而就在此时，她前方的海面忽然发生了变化。

不知从何处而来的黑影浮现在了海面上。

一个、两个、三个……不计其数的黑影排成了一条长队，一语不发地默默向着海洋的另一侧走去。

而当这些黑影中那个熟悉得无法再熟悉的身影跃入她的眼帘时，怜一下子呆住了。

她抬起右手本想叫住那个人，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嘴张大了几次都不敢喊出声来。她很害怕，害怕只要一喊那个人就会又一次消失不见。但当那个身影渐渐远去时，怜终于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

“优！不要走！”

怜大喊一声，迈入海水拼命向自己的未婚夫追去。

“这次！这次……我要和你一起去！”

她一面奔跑一面哭着大喊道，浑然不顾海水打湿了自己全身的衣服。

“求求你……不要……这次不要丢下我了！”

那个身影终于停住了，在梦里，这是

他第一次为了怜的喊声而停下脚步。而在隔了半晌之后，他将身体慢慢转向了怜这一边。

在这无边无际的常世海上，在这阴阳两分的世界中，原为恋人，但现在却已分属于两个世界的男女终于又一次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对不起，对不起……"怜深深将脸埋在优雨怀中，此时的她早已哭成了个泪人，"带我走吧，求求你，这次带我一起走吧。"

优雨轻轻摇了摇头，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谢谢……能听到你这样说我很高兴。我明白你在想什么，但是，我必须走了……"他温柔地抚摸着女子的头发，继续平静地说道，"就是因为你的思念，我才能像现在这样将你紧紧搂在怀中……"

怜死死抓住优雨的衣服，泣不成声地喊道："我、我无法忍受没有你在的日子。哪怕是死也好，我、我只希望能和你永远在一起，所以，带我走吧……"

听到这句话后，优雨将怜搂得更紧了。此时怜才吃惊地发现，原本已经遍布自己全身的刺青此刻竟然渐渐转移到了优雨的身上，无数青色的波纹游荡在他的衣服上，就仿佛海水波澜的倒映一般。

"如果你死了的话，我就会立即消失无踪。"当将女友身上所有的纹身都转移到自己身上后，优雨轻轻松开了怜的手，慢慢向着海洋的另一侧走去，身影与那些黑影一同消失在了海平线的那一段。但他的话语，却依然清楚地传入了呆立在那里的怜的耳中。

"但是，只要你活着，我就会永远地活在你的心里……"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活下去。好好……活下去……"

梦醒了，永远地醒了。

久世零华的怨念此时已完全消失，而"沉眠之家"的都市传说也将成为永远的传说。所有曾被卷入这个噩梦，但还未化为黑炭消失的人也应该都已苏醒了过来。

深红是，天仓萤是，萤的侄女零也是，大家都得救了。

窗外射入了久违的阳光，遍布在天空的阴云早已散去，而持续了数十天的梅雨季节也在今天结束了。

一切，都是好消息不是吗？

一切的悲剧，自此刻起已永远地结束了，不是吗？

可是又有谁会知道，在东京的某个公寓中，一个刚刚从梦中醒来的女子正在掩面哭泣……

但是，梦已经结束了……

他走了……
只留我一人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里
在那同时
这个打击也令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

有时我不禁问自己
我……一个人活下来真的好吗？
没有你的陪伴，我的生存有何意义？
没有你的世界，又有什么希望可言？

在那个漫天雪花飘舞的暗夜里
他出现了
出现在我的梦中
可是……
那是梦？还是现实？
现实为何会渐渐被梦境侵蚀入其中？
不过，这一切都无所谓了……

带我去吧
去有你存在的世界中……

1988 年 6 月 1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新宿东京医院。

在紧随着自己的好友坂口宗信医生走在医院 4 楼的走廊上时，天仓萤不时向四处张望着，想将周围的一切都铭刻在自己的脑海中。这倒不是刻意进行的举动，而是身为

都市幻想小说家的这个青年每到一个新地方都会做出的自然反应而已。

与前三层相比，4 楼病房中住的绝大部分病人都是需要进行静心疗养的那一类型，因此在走廊中很少会看见有病人走动，而医生护士们在来到这一层后也会刻意地放慢脚步，尽量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不打扰病人们的休息。

当来到这一层后，那种弥漫在医院中的药味一下子淡了许多，这也让萤略微觉得舒畅了一些。

“就是这里了。”

当来到接近走廊尽头的地方时，坂口推开左手边的那扇门，侧身向天仓萤做出了一个“进来”的手势。

萤点了点头，跟着坂口走进房间内，并将门带了起来。

这是一间收拾得非常整洁的单人病房，只是那扑鼻而来的浓重药味让萤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在略微扫视了一下房内的布局后，萤将目光投向了那个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正处于睡眠状态中的年轻女子。

这个名叫浅昭切子的 23 岁的女子，便是萤此次来到医院的目的。

上个月初的一个深夜中，浅沼切子的家中遭到了两个匪徒的抢劫，她的父母及弟弟都在此次劫难中惨遭杀害。在紧急时刻，父母将切子藏在了壁橱里，这才令她幸免于难。四天后，接到邻居报案的警察赶到了浅沼家，这才将从那时起就一直躲在壁橱中、四肢都已僵硬的切子救了出来。

在那天晚上，透过壁橱门的缝隙，切子亲眼目睹了父母及弟弟惨遭匪徒虐杀的全过程。虽然警方想通过她来了解当时发生的情况，但在遭受了那沉重的打击后，浅沼切子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即使是在被送到病房中后，她也总是要钻到床底下，蜷缩在角落中以惊恐的眼光向外界张望着。无奈之下，警方只得放弃了向其进行求证的企图，转而全力投入到破案工作中。

不过，天仓萤感兴趣的却并非这起强盗杀人事件，而是之后发生在切子身上的某件怪事。

据萤的朋友——同时也是切子主治医师的坂口宗信所言，当切子被送到病院大概一个星期后，她便经常会陷入长时间的沉睡中，而且睡眠的时间也是越来越久，这与萤正在写的一篇以都市怪谈“沉睡之家”为题材的小说的某个迹象恰好吻合。

由于对于“沉睡之家”的传闻大多流传在医院的记载中，外界对其知之甚少，即使身为都市幻想小说家的天仓萤也只是对这个传闻略知一二而已，因此萤才会请求坂口让自己来切子的病房看一下以进行小说的取材。原本坂口对此一口回绝，但在萤的死缠烂打，以及作出不会在小说中涉及该起事件、不会惊动受害人、只在病房中停留 5 分钟等种种承诺后，他也只好勉强同意了好友的请求。

萤凝视着由于长时间陷入沉睡状态而导致看起来异常憔悴的浅沼切子，没有回头，向身后的坂口问道：“她这次睡了多久了？”

坂口略微思忖了一下，回答道：“三个星期左右，这也是她被送来这里后入睡时间最长的一次。”

“三个星期？”萤对这个回答显得有些意外，他虽然早就知道女子经常会一睡不醒，但没想到竟然会是如此之久。

“没办法将她叫起来吗？”

坂口摇了摇头，“在之前几次她陷入沉睡时我们就尝试过各种方法了，一点用处都没有，只能等待其自然醒来，但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敢肯定她这次是否还能醒过来……”

“……那和植物人有什么区别。”萤低声嘟囔了一句，而这话语也传入了坂口的耳中。

“所谓‘植物人’，是指在严重脑损害后病人长期缺乏高级精神活动的状态。这些人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不能说话，肢体无自主性地运动，但有时眼睛却会无目的性地转动。看似清醒，可实际上却一直陷于昏迷状态。”坂口向萤解释道，“一般来说，持续超过 4 周以上的植物人状态被称为持续植物人状态，一旦患者的持续植物人状态超过数个月，那就很难再有好转的可能了。不过……这个女人的症状却与植物人完全不同……”

坂口从文件夹中取出浅沼切子的病历递给天仓萤，继续讲解道。"当她第一次陷入昏迷时，由于之前她曾遭受过某种弥漫性的脑损伤。所以我们本以为她进入的是暂时性植物人状态，可之后她表现出来的症状却让我们完全推翻了先前的判断。"

"是指她那与日俱增的睡眠时间吗？"萤略微翻了一下病历，抬头问道。

"……并不完全是……"坂口犹豫了一下，继续说道，"关键在于她所做的那个梦，以及醒来后所发生的某件事情。"

"……详细给我说说如何？"

"很奇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坂口挠了挠头，显得有些困惑，"虽然听上去像是在说胡话，可是……"

忽然间，坂口脸色一变，话语也戛然而止。他迅速指向躺在床上的女子，急忙说道："快看，我说的就是那个！"

萤连忙扭头望去。女子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可是，她裸露在床单外的皮肤上竟然渐渐浮现出了一种怪异的青色纹身，仔细看来就仿佛是一条条纠缠盘旋的青蛇一般。

"这是……怎么回事？"

"自从送到这里一个星期后，浅沼小姐每次入睡时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当梦醒之后，一种难以忍受的剧痛都会向其侵袭而来，而伴随着那阵疼痛出现在她身上的，便是这个奇怪的蛇斑纹身。"坂口说道，"一开始时，这个纹身只是出现在她右肩部的一小块区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如今已经蔓延至了她的全身。也正是从这个纹身出现时起，浅沼小姐的睡眠时间才变得越来越长，据精神科专家推测，这是她对那种剧痛所产生的自我防御行动，但现在我们还是对这种奇怪的纹身现象感到疑惑不解。"

萤刚想继续追问，外面忽然传来了敲门声。在得到允许后，一个护士从外面走了进来。

"请问您是天仓萤先生吗？"护士有礼貌地问道，当看到萤点头后，她继续说道，"在外面有您姐姐打来的电话，如果方便的话，请您随我来一下好吗？"

"嗯，麻烦你了。"萤侧身向坂口示意其稍等自己片刻，然后随护士来到了不远处的接待室。

电话那头传来的，果然是他的姐姐天仓静的声音。萤和姐姐的关系从小就非常好，当他工作之后，几乎每个月都会前往姐姐家中进行探望。萤本来以为姐姐来电话只是例行公事的问候，但随着谈话的深入，他的表情也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

"冷静点，姐姐。通知当地警方了没有？……嗯嗯，我知道了，今天下午我就去那里……别担心，零和茧她们俩也不是小孩子了，一定不会有事的……好的，我一到那里就马上通知你，你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不要太急了……好，那么就这样，我先挂了。"

就在萤刚刚挂上电话时，屋外忽然传来了坂口的一声惊呼，紧接着响起的便是重物砸地的声音。当醒悟到声音传来的方向正是刚才自己所处的那个房间时，萤急忙赶了出去，并以最快的速度冲进了那间单人病室。

首先映入他眼中的，是身体紧紧贴在墙角处，正以惊恐的目光望着病床那边的坂口。矮柜倒在他身边不远处，原本放置在柜子上的花瓶也已在地上摔得粉碎，似乎是刚才坂口在极度慌乱的状态下失手打翻的。

当发现病床上已经不见了那个名叫浅沼切子的女子的身影后，萤几步冲到了坂口面前，急切地问道："怎么回事？那个女的到哪里去了？"

坂口张大了嘴，牙齿因为恐惧在颤栗中咯咯作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斗大的汗珠自他额头处滚滚而下。过了半晌，他才抬起右手指向病床的位置，浑身不住发抖着。

"消、消失了……"

萤循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不由自主地倒抽了一口冷气。此时他才注意到，原本浅沼切子所在的病床的白色床单上已经变得一片漆黑，残留下来的还有些许如同炭灰一般的物体。更令人吃惊的是，那片漆黑显现出的赫然是一个人类的形态。

不知怎的，萤忽然间打了个冷战。在刚才那一刹那，他清楚地感觉到有一阵冷风从自己的身边吹过，就好像有一个人刚刚从自己的身边走过去一般。

"已经不在了……"突然间，一个女子

幽怨的声音在萤的耳边响起。他猛然转身，但身后却是空空如也。当回过头时，萤注意到坂口的脸色已经变得死一般地惨白，很明显，他也听到了那个声音。

虽然此时正值夏日，但萤却感到浑身冰冷，就仿佛置身于万丈冰窟中一般。他将目光转回到病床上，怔怔地盯着那堆人形的炭灰。尽管自己过去曾写过无数篇类似的恐怖小说，可当这种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边时，萤才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恐慌无助的感觉。

他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坂口宗信，两人面面相觑，一时间都由于这巨大的震惊而不敢做出任何动作。在经历了刚才的慌乱后，如今的房中变得异常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6月25日，夜，东京首都高速公路。

在黑暗的夜幕下，雨水依然在不知疲倦地冲刷着大地。由于台风的影响，这次降雨已经持续了数天之久，而据气象台预告，雨势在今晚还会继续加大。在这种天气内，平日里车水马龙的高速公路上的车辆骤然间少了许多，只是偶然能通过两侧昏黄的路灯看到几辆出租车穿梭而过罢了。

此时，一辆黑色的本田轿车正以高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所驶过的路面上水花四溅而起。而当看到车外的雨一点都没有停的迹象后，坐在驾驶席上的名为黑泽怜的女子不悦地摇了摇头，轻轻叹了口气。

如果雨再这样下下去的话，那么她就会无法按时赶到编辑部将胶片交给责任编辑，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也将是她从业以来首次未能如期完成的委托。

一想到这里，怜不自觉地又将车的速度加快了一些。

“开慢一点吧，怜，太危险了。”坐在她旁边的未婚夫优雨有些担心地劝道，“突然要提前一天截稿的是他们，就算迟到了也不是你的责任啊。”

怜以微笑回应了身为出版社编辑的恋人的安慰，但心中的烦躁却没有丝毫减弱，而开车的速度也只是稍微放缓了一点而已。

从外表上看大概谁都不会相信，这位只有23岁、一身时尚打扮的美丽少女竟然会是该地颇有名气的自由摄影师。从大学时起，黑泽怜便以自己的摄影作品在国内获得了众多荣誉，受到了业界的一致好评。毕业之后，她谢绝了几家公司的邀请，选择了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这一方面是由于她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不希望受到规则束缚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未婚夫优雨的鼓励所致。当年在大学中正是因为优雨的邀请她才会加入了摄影社，可以说，为两人牵上红线的正是那小小的照相机。

自从从事这个工作时开始，以拍摄景物照和特定要求照技术见长的黑泽怜便受到了数家杂志报刊的青睐，纷纷与其签订了长期供稿协议，而怜的表现也从来没有令她们失望过。不但拍摄的照片水准非常高，更重要的是在怜的身上从来都没有期刊杂志最为害怕的拖稿现象出现，而怜也一直以此为傲。但这次因为前几天一直在为将于下个月举行的婚礼做准备，所以拍照的工作才会拖延了一段时期，怜本以为能在最后一天前将照片拍好，但今天下午报社却打来电话通知她杂志将提前一天截稿的消息，这令怜一下子手足无措了起来，急忙按照当初的委托前往完成了拍照工作。

本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她是能够如期赶到编辑部交稿的，但这场暴雨在路上却耽误了她将近两个小时的行程，这也让她的心情变得极为郁闷。

“对了。”优雨好像想起了什么，说道，“听萤说他的侄女已经在几天前找到了。”

“哦，是吗？”怜随口应了一句，但也并没往心里去。

虽然与那个叫天仓萤的人只见过几次面，而且几乎没有进行过交谈，但由于优雨经常在自己面前提到这位好友的缘故，所以

怜对于他的事情还是比较清楚的。

天仓萤是一位幻想小说家，而他最拿手的题材便是类似于学校七大不可思议事件、裂口女传说这一类的都市怪谈。优雨和萤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的，并在不久后因相同的兴趣爱好而成为了莫逆之交。

关于萤的侄女失踪的这件事情，怜在上周约会时曾听优雨提到过。一个多星期前，天仓萤的姐姐静的两个女儿——天仓茧和天仓零在暑假期间去了正在修建的水神水坝附近的山林进行旅游，静知道姐妹俩想在水坝建成之前回到这个幼时经常游玩的地方再感受一下童年的美好时光，所以便答应了她们。但是，就在姐妹俩抵达水神水坝仅仅半天后，静便与她们完全失去了联系。心急如焚的静急忙打电话向当地警方报了警，但警方在经过了一天的搜索后却是一无所获。由于静一直以来便身染痼疾行动不便，因此她才专门拜托萤前往该地协助警方调查。

但当来到该地并从警方处得知两个侄女的大概失踪地点后，萤才明白事情究竟有多严重。

长年以来，在这一带都流传着一个故事。传说在山林中有一个从地图上消失的村庄，从前在这个村子里曾发生过一次残忍的大屠杀，生还者只有一个女孩而已。自那天之后，这个村子一直都笼罩在大屠杀那一夜的黑暗之中，而当游客在林中迷路后，大都会被引诱到这个村子来，之后，他们就将永远地在人世间消失无踪。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一笑置之的传闻，因为身为幻想小说家的萤为了取材曾经专门来到此地针对这个传说进行过调查，而大量有力的证据也证实了那个村庄以及这几年来数十起失踪事件的存在。

当从萤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优雨一直为好友的安全有些担心，直到三天前萤打电话告诉他事情的进展后才松了一口气。虽然怜与萤并不熟，但当看到恋人那欣慰的表情后，她的心情也稍微放松了一些。

“那两个女孩没事吧？”怜没有转头，一边开着车一边随口问道。

“嗯……没事。”优雨犹豫了一下，这样回答道。

在略加思索后，优雨还是决定等回家后再与怜讨论这件事情。一方面是担心会让正



在专心驾驶的恋人分神，另一方面，他也不认为现在的怜会对这些事感兴趣。

实际上，在山林中的湖边被发现的女孩只有妹妹天仓零一人而已，而姐姐萤则是音讯全无。警方本想从零那里得到一些线索以进行调查，但女孩却好像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似的一直处于精神恍惚状态，只是呆呆地注视着自己的双手，不时会低头掩面抽泣。

无奈之下，萤只得将其送到了医院中进行修养，希望能让自己的侄女尽快恢复过来，而他则会继续调查这件事情。当时在湖边找到神智不清的零的时候，同时在她身边发现的还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照相机。可以确认的是，这绝对不是天仓家的东西，而且它应该与失踪的萤有着一定的关系。在古书中，萤查到了这个被称为“射影机”的东西的画像，不过与其相关的资料却少得可怜，而且不知为何，零一看到这个照相机就会吓得大喊大叫。无奈之下，萤只得将射影机寄给了优雨，希望同样在都市传说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他能够帮助自己调查一下这个东西。

“今晚回去的时候让怜帮忙看一下吧，说不定她能知道些什么。”优雨这样想着。而此时，怜的声音则令他回过了神来。

“优，怎么了？”看着男友出神的样子，怜关切地问道。

优雨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没什么，刚才在想些事情而已。”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明天再到那家店去看一下吧，那里的家具总体来说还算不错，早些买下来也好再去购置些床上用品。”

“嗯。”怜轻轻应了一声。

当察觉到未婚妻听到“床上用品”这四个字时脸微红的样子后，优雨知道怜想到了些别的事情，忍不住轻笑了起来。

“笑什么笑！”听到优雨的笑声后，怜的脸更红了，空出右手来狠狠地捶了一下优雨的肩膀，但心里却感到格外温暖。

一晃眼间，怜与优雨交往已经有4年之久了。与个性外向、活泼好动的自己不同，优雨人如其名，是一个文静、温柔，有如宁静的雨一般的人。对于她来说，这个男子就如同自己生命中的保护伞，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看到优雨的笑脸，怜便会完全放心下来。

离婚礼只剩半个月不到的时间了，怜在心底暗暗下了决心，等了结了今晚这项工作后，剩下的这段时间她将推掉所有的委托，全身心投入到婚礼的准备工作上去。她低头看了一下表，现在离与报社编辑约定的时刻还有整整半个小时，时间可以说是相当紧迫。但如果再将车开快一点的话，那说不定还能在最后关头按时赶到。

想到这里后，怜下意识地又将时速提高了5公里。这已经属于是超速驾驶了，但面对优雨的担心，怜却只是一笑置之。

在这个时候，路上应该不会有其他车的，超一点速大概也没什么关系吧。

当时的怜是这样想的。

但是，这个决定，却令她在之后的岁月里永远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及痛苦中……



“小心！”

当听到优雨突然发出的这声大喊时，怜浑身一震，立即从刚才的走神中恢复了过来。而这时她却震惊地看到，一辆刚刚拐过拐角的大型卡车正以高速向这边猛冲了过来，对方的刹车好像失灵了，速度没有丝毫减缓，反而越来越快。

当两辆车即将相撞时，怜急忙将方向盘向右侧猛转，虽然在千钧一发之际与卡车相擦而过，

但湿滑的地面及那摩擦所导致的冲击却令轿车完全失去了控制，向着另一侧的护栏猛撞了过去。

伴随着那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怜只感到自己好像整个从车里被抛了出去飞在空中，接下来，她便完全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声惊雷终于将怜从昏迷中炸醒了过来，遍身的疼痛使她忍不住发出了呻吟声。此时雨还在下，而且比刚才更大了一些，冰冷的雨水令怜很快就恢复了神智。

昏迷前最后留在视线中的那一幕情景如闪电般在怜的脑海中划过后，一种莫名的恐惧铺天盖地向其倾袭而来。她急忙扭头张望四周，而最终停留在她眼帘中的，是不远处那辆翻倒在地上，已经因剧烈的碰撞导致严重变形的黑色本田轿车。

"优！"怜惊呼一声，急忙从地上挣扎着站了起来。此时右手传来一阵锥心刺骨般的剧痛，似乎是在刚才的碰撞中骨折了，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头破了，混杂着雨水的鲜血自额头处沿着脸颊缓缓滑落，而她的两只脚也有些不听使唤，每走一步都如同踩在千万根针上一般。但对未婚夫的担心却令怜完全顾不上自己的伤势，她强忍着痛，一瘸一拐地向着翻车的地方赶了过去。

路边的一截护栏已经完全被车撞断了，碎裂的车窗玻璃散落在附近的地面上，踩上去吱吱作响。当转到车的另一边时，怜脑中忽然嗡地一声大响，之后变得一片空白。她嘴巴轻轻张开，嘴唇由于巨大的恐惧不住颤抖着，但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映入她眼中的，是一半身体被压在车下，静静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优雨……

"优！"回过神来的怜冲上前去，发疯似的想将未婚夫从车中拉出来，但羸弱的她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拉动被车紧紧压在下面的男子。鲜血在优雨的身下缓缓流出，但片刻间便被雨水冲淡，消失在了地上形成的水潭中。当尝试了无数次仍是徒劳无功后，怜彻底地绝望了。在瓢泼大雨中，她跪在地上，呆呆地看着双目紧闭的优雨，泪水终于无法抑制地夺眶而出。

"优……优……"在黑沉沉的夜幕下，跪在地上的女子垂头抽泣着，不断呼唤男友的名字，但却得不到丝毫回应。

雨依然在下，越来越大……

8月19日，东京郊外某间废弃了许久的大屋。

在选择好合适的角度后，黑泽怜按下了快门。随着"咔嚓"一声响过后，她轻吁了一口气，将相机从眼前放了下来。

距离那起车祸的发生，已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了。

自从优雨不幸身亡后，怜无论如何都无法从这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在最初的那几天中，她将自己牢牢关在家中，不想与外界进行任何联系。朋友的安慰，家人的劝说……每当听到这些关切的话语时，她总是忍不住会痛哭失声，甚至有时会产生一种想自杀的冲动。事实上，怜真的曾有一次企图割脉自杀，多亏恰好前来的助手深红在无意中发现了躺在床上不省人事的她，并急忙将她送到医院进行急救，这才令怜捡回了一条命。

"我明白你心底里一直都对自己的男友感到非常愧疚，认为正是自己的失误才导致了这起悲剧的发生。但我想告诉你的就是，死并不是一种解脱，那只是逃避现实的行为而已。不要再有求死的念头了，让逝者永远活在你的心中吧……"

在那之后，怜与自己的心理医生进行了长达半天的谈话，而医生最后说的这番话也一直缠绕在怜的耳边。虽然此次心理治疗并没有完全令怜解除心中的痛苦，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她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下来。在医生的建议下，怜再度拿起了照相机，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希望能凭借不停地工作摆脱一直缠绕在心中的阴影。

一晃眼间，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在这两个月中，怜几乎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家”对于她来说与旅馆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她整日都奔波在外面进行各种各样的拍照工作，由于过去在业界获得的良好口碑，许多杂志报社都很乐意与怜进行合作，所以她丝毫不用为缺少委托而担心。

而这次怜之所以来到这个废旧的屋邸进行拍摄工作，则是受到了一家以都市怪谈为主要内容的报社的委托。

根据那家报社的说法，这间大屋经常会出现各种灵异事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鬼屋”，所以他们才会拜托黑泽怜前往该地进行取材，准备就这间大屋在下期杂志上写一篇专题报道。

由于工作原因，优雨之前曾与这一类报社打过交道，所以怜对于他们的某些事情还是比较了解的。虽然打着新闻纪实类出版物的旗号，但一般来说，出现在此类报社上的文章几乎尽数都是凭空虚构出来的。与怜进行联系的这一家情况稍微好一些，至少他们在得到情报后会真的派人进行调查，而其他的多数杂志都是靠揣摩读者的心理来向撰稿人进行相应的约稿。

从学生时代起，怜就像许多同龄的女生那让对于恐怖电影非常感兴趣，那时她总是会要优雨陪自己一起去电影院，然后一边用双手掩住眼睛一边从指缝里偷偷地注视着银幕上情节的发展，不时会被那些恐怖的镜头吓得尖叫起来。当时的怜非常害怕鬼怪幽灵的存在，但自从毕业后从事了自由摄影师这个工作，并亲眼见证了诸多灾祸现场之后，对鬼怪的畏惧现如今已经渐渐地在她脑中淡去。每当接到与这次委托类似的工作时，怜总是会觉得非常好笑，不过，既然对方肯付高额佣金的话，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怜姐。”此时，一个声音将怜从思绪中唤了回来。她扭头一看，映入自己眼中的是一位看上去只有18岁，身着白色衬衣及红格子短裙的美丽少女。

“我去那边看过了，不过什么都没有发现……”少女撇了撇嘴，似乎对此感到有些遗憾。怜放下照相机，笑着说道：“虽然听说这里是什么鬼屋，但现在看起来不过是一间闲置了很久的破房罢了。”

“算了，传闻和事实总是有一定差距的嘛。”少女耸了耸肩，以这句话对自己进行了安慰。

怜微微一笑，低头看了看手表，表的指针刚刚指向17：00的位置。“留在这里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新发现了。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回去吧，深红，这次的工作结束了。”

“嗯。”少女点了点头，将怜放在地上的摄影器材拿了起来。“那么，这个我先拿走了。”说完这句话后，她便向着大门的方向走去。

被称为深红的少女，便是怜现在的助手，同时，她也是优雨的好友真冬的妹妹。两年前，由于某起事故，深红失去了自己的哥哥。之后，在优雨的介绍下，深红成为了怜的助手，而两人相处得也非常融洽，就如同姐妹一般。当不久前发生了怜的自杀事件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深红搬进了怜的家中开始与其一同生活。开朗而认真的她在日常生活中给了怜许多帮助，而也正是由于她的存在，才使得怜的心情逐渐好转了起来。

当深红的身影消失在大门外时，怜也将目光重新转了回来。她环视着这间虽然破旧，但却没有任何异常的大屋，耸了耸肩，准备在拍下最后一张照片后便离开这里。

“就这里吧。”怜随便选择了一个角度，向着不远处的走廊尽头按下了快门。

但就在此时，一件异常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在取景窗内那原本空空如也的走廊尽头拐角处，竟然忽然间出现了一个男子的身影。怜急忙放下相机向对面望去，那个男子依然侧对着她低头默默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虽然相隔只有十几米，但感觉那条狭窄的走廊就仿佛是一条分界线，将两人分割在了两个世界。

而自从那个身影映入眼帘的那一刹那，怜就完全愣住了。她呆呆地站在原地，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一般。

虽然说由于站立之处光线暗淡，加上男子是侧对着自己并且低着头，所以怜看不太

清楚男子的相貌。但是那个身影，那种感觉，却是怜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数年间，那个人曾陪伴她度过了无数充满欢笑快乐的岁月，而在这两个月中，没有一天晚上那个身影不会在她的梦中出现。

“这是……梦吗……”怜难以置信地喃喃自语道。她难以置信地盯着不远处的男子，那个名字终于从其嘴边缓缓吐出。

“优……”

男子没有丝毫反应，在过了大概一两秒钟后，他缓缓转身，向着拐角走廊的另一侧走去。而当他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处时，怜方才如梦初醒。

“优！”怜急呼一声，赶忙向前追了过去。可就当怜转过拐角的那一刻，一种异常诡异的感觉在刹那间团团笼罩了她的身心。

时空仿佛在那一瞬间扭曲了，怜所处的空间顷刻间失去了一切色彩，化为了一个只剩黑白两色的世界。

洁白的雪花纷纷扬扬地自天空飘落而下，可是……现在明明应该是夏季才对。而怜如今的置身之地也已经不是走廊，而是不知为何竟然变成了一个自己从未来过，充满了神秘诡异气氛的屋邸的墓园之中。

“这里是……什么地方？”

怜迷惑地看着正前方那阴森森的墓群，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而就在此时，优雨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了墓群的另一边，并缓缓消失在了对面尽头的房门内。怜犹豫了一下，然后毅然跑上前推开了那扇大门。

当推开门后，房内一片漆黑，没有一丝光亮的存在。怜从腰间拿出手电打开，这才通过那微弱的光芒看清楚了屋内的情况。映入怜眼中的是一个有着典型古老日式风格的房间，从建筑的风格来看倒是与刚才她所在的那间大屋极为相似，但要比后者干净整洁了许多。

怜缓步走在房间内，不住地向四周张望着。虽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之处，但怜却总是感到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某处窥视着她，而空气中也不时会传出仿佛是人语一般的模糊不清的声音，这种感觉让她不寒而栗。

穿过前厅，怜来到了一条长长的走廊中，尽管只是一闪而过，但她刚才确实看到优雨走在这条走廊上，并消失在了另一侧的尽头。

忽然间，怜感到身后似乎有些不对劲，一种奇怪的“嗒嗒”声回荡在这空旷的大屋中，好像是有人正在以飞快的速度跑向这边似的。当怜回身准备看一下时，却被映入眼中的那一幕吓得花容失色。

在走廊的另一侧，一个身穿白色长袍，高举着一把血迹斑斑的大砍刀的男子正向怜这边飞奔而来，口中不住狂吼着意味不明的话语。怜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向着走廊尽头处飞奔而去。凄厉的吼叫声不断从她身后传来，可她连头都不敢回一下，只是拼命地逃着。

在千钧一发之际，逃到走廊尽头的怜一把推开房门跑了进去，并将门紧紧关了起来。过了片刻之后，房门那边的怒吼声渐渐消失了，此时怜那紧绷的神经方才松弛了下来。她背倚着木门慢慢滑坐到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听着自己的心脏像敲鼓似的怦怦跳动着。

虽然刚才只是粗粗一瞥，但怜却清楚地看到了那个男子的面孔。

说面孔也许并不适合，因为……那根本就不能称为“脸”了。在那仿佛被火烧毁而布满疤痕的脸上，耳朵、鼻子、嘴唇都已经被割去了，而两个眼珠也已不见所踪，所见之处只剩下了两个黑黑的大洞。

此刻，“鬼”这个单词突然浮现在了怜的脑海中，并令她全身剧烈地一震。虽然怜平时对鬼怪传说嗤之以鼻，但现如今的情况却令她感到毛骨悚然。

正当怜浑身微微颤抖之时，优雨的背影又一次在前方的门前出现了。

“等一下，优！”怜大喊一声，想让自己的未婚夫停下脚步，但就在她喊的途中，优雨已经消失在了那边的门内。

怜不顾一切地跑上前推开了门，可就在此时，时空又一次扭曲了。当怜回过神来时，她惊愕地发现自己不知怎的仰面躺在了冰冷的地面上，四周一片黑暗，身上的衣服也已不知所踪。怜试着想站起来，但却发现自

己连动一下手指的力气都没有，身体仿佛已经脱离了意识的控制，任凭她怎样努力都无法将自己的思想转化为行动。

这时怜才发现，从刚才开始，有四个身着白色浴衣的小女孩便一直静静地分别站在她四周的方位，一动不动，就仿佛是幽灵一般。披散的长发令人看不清她们的相貌，但挂在她们嘴边的那诡异的笑容却让怜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哼唱着那完全无法听清的儿歌，女孩们同时蹲下身，分别用一只手将一根削得尖尖的木棒的尖端悬在了怜的手腕及脚踝上几毫米处。而当看到小女孩们的另一只手举起小铁锤正准备敲向木棒时，巨大的恐惧也在同时如潮水般铺天盖地地向怜侵袭而来。她拼命挣扎着想要阻止女孩的行动，但却无法移动分毫，而心中那急切的呼救声到了嘴边也无论如何都吐不出来。

就在同时，一种奇怪的青色纹身忽然出现在了怜的背部，转瞬之间，那如同青蛇一般的纹身已经以飞快的速度蔓延笼罩至她全身的每一寸皮肤上。

无力挣扎的怜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她以惊恐的眼神望向那些女孩，望着她们高高将锤子举起，然后毫不犹豫地向着放在怜四肢上的尖木猛砸了下来。

“怜姐？”

这声呼唤令怜浑身剧烈一颤。她慌忙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此时她才发现，自己现在置身之地竟然又变成了刚才的那间废旧大屋，而深红则正向着这边走了过来。

“怎么了，怜姐？”深红疑惑地问道，“从刚才起你就站在这里一动不动，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没什么……”怜摇了摇头，没有理会还想追问的深红，转身向着门外的方向走去。

在最初，她本想将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深红，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毕竟，刚才的那幕幕景象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就连现在的她都不敢肯定那些究竟是否是自己的幻觉，更不要奢望别人会相信了。

当走到门外时，小雨依然在淅淅沥沥地下着。由于已经到了梅雨季节的缘故，这两天的雨几乎就没有停过，而据气象台所说，这种天气还会持续将近半个月左右，虽说雨并不大，但整日都看到外面灰蒙蒙的一片，总是会让人感到心里有几分烦躁。

拉开车门坐在驾驶席后，怜不禁又看了一眼手表，但却发现这块刚买了不久的表的指针从刚才起便停在 17 ： 00 的位置一动不动，似乎是已经坏了。

“几点了。”怜扭头向刚刚上车还没坐稳的深红问道。

被问到的深红看了看自己的手腕，先是一愣，然后抬头向怜诧异地说道：“奇怪，我的表好像坏了，一直就停在 17 ： 00 的位置不动。”

怜的心一紧，不敢再问下去，而是连忙发动了汽车。此时的她已不想在这个地方多停留一秒钟，只盼着能尽快离开这里。

但是，无论她怎样努力，却都无法将刚才在幻梦中见到的身影从脑海中抹去。

怜紧紧咬住自己的下唇，眼眶微微地湿润了。

“优……”

半个小时后，怜与深红回到了位于市中心的家中。

这间两层的公寓是怜与优雨在半年前共同挑选并买下来的，在搬进来后，两人对房子又进行了一番整修。由于优雨喜欢安静，因此室内的装饰风格给人以一种简洁大方而又清新淡雅的感觉。怜和深红的房间在二楼，而一楼则是主要是用来待客休闲的场所。

走进房间后，深红从怜手中接过了装摄影器材的背包，在将照相机拿出来后把其他的东西都放到了门口的矮柜中。看到深红准备前往暗室时，怜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叫住了她。

“等一下，深红。”她快走两步到深红面前，尽量以平静的语气说道，“这次我来冲洗胶卷就可以了，你先去休息吧。”

“唔，好的。”深红感到有些诧异，因为

像这种事情以前都是由她来处理的，不过她还是将照相机递给了怜。看着怜急匆匆地向着暗室的方向走去后，深红的脸上露出了迷惑的表情。

昏红的色彩笼罩在整间暗室中，怜小心翼翼地用夹子夹住已冲洗好的照片的两个角，将它们整齐地摆在了上面的挂架上。

就在此时，怜最为关心的一张照片也在显影液中渐渐显露出来。当看到那张照片后，怜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顾不上可能会令照片受损的危险，急匆匆地用夹子将照片夹起到自己面前。

这是今天下午怜在那间旧屋内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而最令人震惊的是，优雨的身影竟然真的出现在了照片之中。

那一切，并不是幻觉……

当天晚上，怜做了一个梦。

纷纷扬扬的雪花从空中慢慢飘落，将整个地面都染成了一片银色。数百根蜡烛有规则地插在地上，烛光在黑暗中轻轻舞动着，划出了一道道诡异的光线。

在这静谧的暗夜中，怜静静地站在一个空旷的大庭院内，抬头望向伫立在自己面前的那座散发着神秘气息的巨大日式屋邸。

她曾经来过这里。

在白天的梦境中，她曾经来过这里……

这时，接受委托时那个编辑的话语又一次出现在了怜的耳畔。

“听人说，在那间鬼屋里，有时候能看到本不应存在于这个世界，但却是自己最思念的某个人的身影。”

能见到……那个人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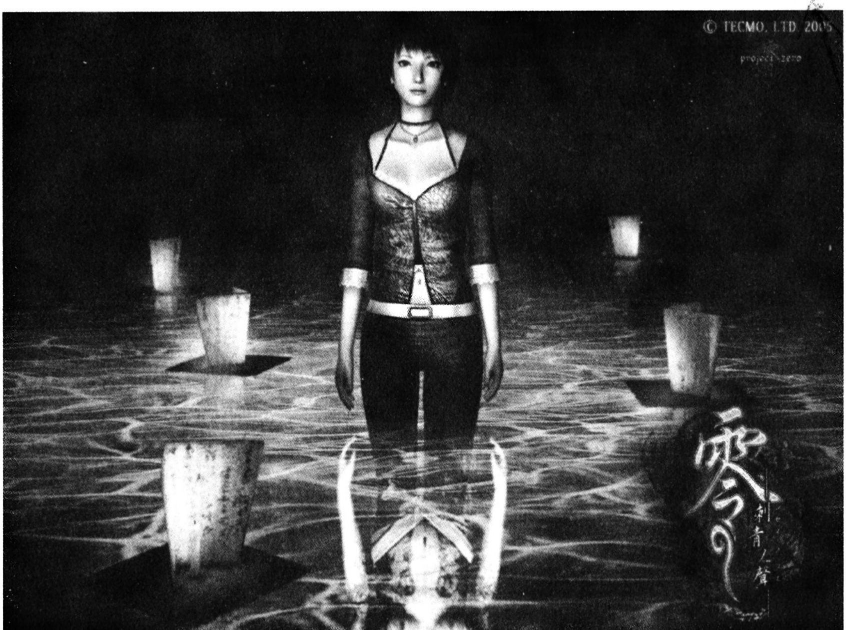
真的能……再次见到他吗？

好象是受到了某种召唤似的，怜不自觉地迈动了步伐，一步步地向着那敞开了大门的屋邸走去。

但此刻，她却完全忽略了编辑之后所说的那句话语，或者说，是她的内心刻意想将这句话在心底抹去。

“但如果你追随逝者而去的话，就会同他一样进入那个世界中，永远都无法回头了……”

一切的一切……自此开始……



文 转生之炎 美编 anubis



寂静岭3
真夜的挽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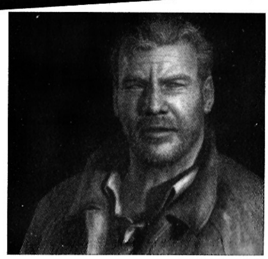
寂静岭3

游戏原名	Silent Hill 3		
机种	PS2	发售日	2003年11月7日
游戏类型	动作冒险	发行商	Konami



希瑟·马森 Heather·Mason

本作的女主角，虽然看上去只是一个平凡且脾气有些急躁的女孩子，但事实上却有着非常惊人的身世。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之后，她来到了寂静岭，终于明白了围绕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一连串怪事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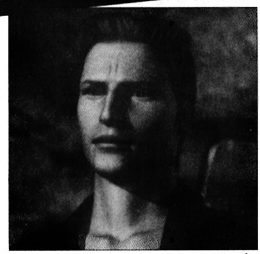
道格拉斯 Duoglas

一名侦探，他受雇于克劳蒂亚去寻找希瑟，但是在找到希瑟之后，他的直觉告诉他，事情并不像克劳蒂亚所说的那样，其中一定另有隐情。在哈里的悲剧发生之后，他抱着赎罪的心理陪同着希瑟一起前往寂静岭，是一个拥有强烈正义感的人。



克劳蒂亚 Claudia

一个非常神秘的女人，在她的心中似乎隐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克劳蒂亚对宗教异常狂热，她渴望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使邪神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一直在寻找希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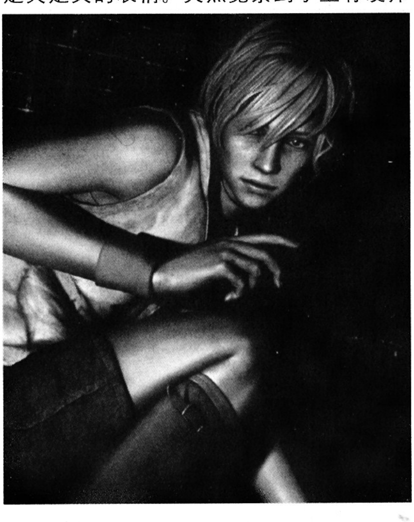
哈里·马森 Harry·Mason

一代的男主角，在得到了希瑟之后，他就为了逃避教会的追捕而一直带着希瑟四处逃亡，过着隐居的生活。但是，最终克劳蒂亚仍然找到了他。

Chapter 1 噩梦

我以往的梦都是黑白的，无论怎样恐怖。但这一次却是彩色，暗淡的彩色好像巨大的漩涡，将我从头到尾彻底吞噬。

黑暗中霓虹放射着惨淡的光芒，依稀勾勒出眼前锈迹斑斑的公园。横七竖八地，地上，凳子上，几只沾满暗红色液体的但还可以辨认出兔子模样的玩偶露出不知道是哭是笑的表情。突然觉察到手上有硬邦邦的物体，我低下头，那分明是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微弱的反光好像正告诉我它是这个世界里我惟一可以信赖的伙伴。



门外是一片黑暗，恍惚间有野兽咆哮的声音。漆黑的过山车道孤零零地悬在空中，延伸向不知名的尽头，我就在这个尽头前恍惚地行进着，咆哮的声音近了，突然间黑暗兀地睁开了眼睛，强烈的闪光呼啸着向我猛然冲来，我来不及躲闪，甚至来不及呼喊，在轰然的巨响中被甩入黑暗的深渊。

Chapter 2 分野

猛然睁开眼睛，黄昏最后的阳光刚好拨开百叶窗稀疏的缝隙懒懒地照在身上，血一样凄惨的红色。

幸好是一个梦……可怕的噩梦！我呆呆地回味着，目光茫然地集中在窗外空中的某一点。胸前的饰物在轻响着，我站起身习惯地摸到它，塞进了衣裳里，终于钻出狭小的房间，踏着金黄的地板捕捉夕阳最后一点气息。

我拿起公用电话，"爸，是我。"

“嗯……没有找到你要的东西……不过不管怎样，我马上回家。”

那头哼哼着，我笑了。

“好的，我也爱你，爸爸。”

挂上了电话，该回程了，太阳照得我有些疲倦。

“喂。”

刚要走出过道时有人从身后叫住了我。

“能和你谈谈吗？我叫道格拉斯（Duoglas），是侦探。”他自报家门，可惜大胡子的形象并不容易博取我的认同感，于是我转身走开。

“有人要见你，只花你一个，不，半个小时时间。”

“爸爸告诉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那个声音不知趣地粘了上来。

“有很重要的事情啊，关于你的出生……”

“抱歉，我没有兴趣。”我在厕所前站定了，“如果你再敢跟来，我就要大喊了。”

“那我可以在外面等你吧。”他无可奈何地说。

啪的一声我关上了门，厕所里正好有一扇破碎的玻璃。穿过外面的通道眼前是一家半开的服装店，我在那里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东西。

枪！而且是真枪！难道这个国家的武器果然泛滥透顶了吗？我拣起来，正在琢磨不定的时候身边突然响起了奇怪又恶心的啃食声。

我慢慢地抬起头，眼前是一个人，也许不应该叫人——但它就在我眼前扭曲着，撕扯着地上一张没有五官的脸最后扭向我的方向。我畏惧着举起了枪，手指生疏地扳动着扳机，它就在眼前不到 2 米的地方抽搐着，然后砰地一声倒下了，化成地板上暗红色液体中的一堆死肉。

我摸摸手中的枪，冰冷的感觉是真实的，这不是梦！

这个世界有怪物！真的有！

跑出了很远我仍然惊魂未定，最后我终于费劲力气打开了一扇带有密码的房门。

她的出现那么突然，我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

“我叫克劳蒂亚（Claudia）。”

“这些都是你弄出来的？”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念头，我突然怀疑地问道。

“怪物们是来见证这个开端，见证曾被人类掠夺过的天堂的重生的。”

“你的力量是必需的东西。”她喃喃地念叨着，“记住你真正的自我吧。”

“喂！这些怪物是你弄出来的吗？你知道这些秘密吧！”

“是上帝之手。”

突然间头脑里猛烈地疼痛起来，那个女人的影像终于模糊起来，恍惚间她回头笑了，那种冷淡的讥笑！

痉挛似的疼痛终于停了下来，我站直了身体，向着依稀记忆中她消逝的地方追了过去，仿佛等待着我似的，转弯处突然出现了一部电梯，并且在我迈入时突然启动。我按捺下惊疑的心情摇晃着缓缓升起，终于它停了下来，门开了，外面是漆黑一片。

“好奇怪啊……这是梦吗？”

“如果是梦的话，那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呢？”

漆黑的道路无限延展着，再仔细一看，朦胧地似有某种挣扎着的东西，我探出身子，说不出是好奇还是惊惧地想要看得更多，结果它突然发出无比凄厉的吼叫，喀嚓！一声沉重的钝响后电梯沉沉地落下大门。我慌忙捂住眼睛，好像一只被扔进囚笼的动物企图躲避扑面而来的血腥和恐怖，但这个钢铁的笼子依旧不停地往下滑落！直到我到了崩溃的边缘时，它才突然停了下来。

周围是一片寂静，那种死一样让人发疯的寂静！事实上这里真的有许多死尸！在通道里横七竖八停放了一架架蒙着白布的尸床。我用一颗从核桃里找到的月亮石打开房门，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隐藏房间。

顺着爬梯往下爬去，当视力终于适应了黑暗后我才发现下面是一个带有许多洞口的房间，突然间身后有莫名的响动——它钻了出来。

那好像是一条变异的巨蟒，只是头部

裂开成奇特的形状，我不敢靠近它，远远地拔出手枪向它射击，几个回合下来，它终于凄厉地叫喊着倒在地上。

眼前的一切模糊起来。

Chapter 3 迷失

我终于回过了神，还是一样的阳光。

“什么？购物中心又恢复了吗？”

也许我正在购物吧！虽然这个理由不太具有说服力，我自顾自走进了手扶电梯。

“喂！希瑟！”

背后有个惹人生厌的声音，又是那个侦探！

“是你？”

他有点犹豫的样子，“刚才发生了什么？”

怀疑突然在头脑里膨胀成一条毒蛇，“你一定是它们一伙的！”我没头没脑地突然大叫起来。

“它们一伙的，什么意思？”他满脸的无辜。

“我做了什么吗？”

“你是克劳蒂亚它们一伙的……对吧！”

“你说克劳蒂亚？”他有点惊讶，“是她叫我来找你的。”

看吧，事情果然是这样！

“你肯定是克劳蒂亚一伙的！”

“克劳蒂亚做的一切吗？”他还是那副搞不清楚状况的样子，“不过，我不属于任何一边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像是急着辩白似的，他连忙摊开手，“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一切，比如怪物，还有这些东西……”

“我根本不比你知道的更多！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恐怖，我感到有些和我相关的事情，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虽然你好像也卷入进来，不过我不会觉得自己对不起你，因为是你让我陷入其中的！”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看起来好像特别生气的样子……”

难道我有让人觉得不妥的地方吗？

“我要是知道的话就不会这样了！”我突然极不耐烦起来，“不是吗？”

“但有些过去经过的……很久以前的事情……”

颓然地摇了摇头，我转过身，“已经记不清楚了……”

我托着下巴，有点茫然，思索着，思索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只是越来越困惑起来。

“我怎么会记得这些！”

“怎么了？”他好奇地问。

“没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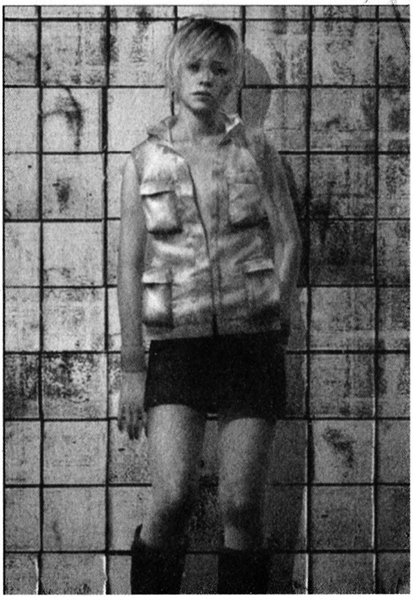
“我该做什么吗？”

“鬼才知道！”

我冲向地铁站飞快地逃掉了，留下一串噼里啪啦的响声……也许只有赶快回到那个熟悉的家中，才能让我迅速忘记一切。

我不停地往下跑去，安静的地铁站回响着我空洞的脚步声，最后终于见到月台，只是空荡荡的让人有点不安。

我顺着它向前走去，那里有一扇放射着微弱红光的铁门，我好奇地上前推了推，



奇怪，锁坏掉了。

两只狗一样的怪物突然窜了出来，我大吃一惊，更可怕的是耳边突然传来了尖利的声响。是火车！火车就要来了！我顾不得消灭它们飞快地跳上月台，就在这一瞬间——强烈的灯光让我一阵眩晕——蓝色的车厢带着刺耳的声响与我擦身而过！

好险！

我慢慢地站起身来，惊魂未定地打量着突然停靠下来的列车，身后一阵哗啦的响动，门开了。

原来打开的门竟然在月台的另一端，于是我从地铁站绕了过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通向家的方向。我迟疑了一会儿，最后终于走了进去。

铁门在身后沉重地合拢起来，突然间列车一阵激烈的晃动，就在我拼命地敲打的时候，它缓缓地开了出去。

我消灭了车上几只大小不等的怪物，向车头走去，一扇扇窗户将月台的灯光截成一明一暗的光影，有种说不出的诡异和阴森。突然间列车猛地一震将我摔倒在地。

列车停住了，我慢慢地站了起来。门开了，黑洞洞的好像张大的巨口。

我走进下水道，先启动机器排除掉了地上的污水，然后小心地爬了下去，地底东一块西一块散落着恶心的垃圾，电死了一只水里的怪物后我终于回到地面，并进入一座楼房，经过很多房间，又从破碎的窗户爬到了另一座建筑。

我打开一间狭窄的屋子，屋子里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台很大的浴缸。

我知道它……？

记忆里有点混乱，但我记得它！

不知道被怎样的力量驱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要拧开龙头，但涌出来的不是水，而是猩红的液体！慢慢地在底部溢开……

我的头突然剧烈地疼痛起来！

这并不是第一次，我疼痛地抱住头，这一定是在做梦吧！梦里，我看见无数的血线在地板上蔓延、蔓延，然后将我慢慢地吞噬……

然后终于静了下来。

我缓慢地爬了起来，周围已经完全变化成肮脏的世界了！

噩梦再次揪住了我！



疯狂地，我拼命踢打着同样肮脏的浴缸。

“这也是她干的吗！”

我愤怒地大声吼叫，但谁也不会理会我。

我在桌上拣到了一张照片，不可思议！我自己的照片！后面一行字清晰地描写着：找到神圣的“那个”，杀了她！

杀了我？别开无聊的玩笑了！

谁会拍下它……谁会有这张照片……一想到这个问题，我不寒而栗……

很多门都无法打开，这逼迫我不得不走进了深处的办公室。

然后我看见了他。

他就悠闲地坐在书桌后，西装，领带，因为不修边幅而显得有些憔悴。

我想他看见我了，因为他含义分明地向我挥了挥手。

“希瑟，那是你现在的名字，对吧。”

我迷惑而戒备地盯着他，“你是谁？”

“我是文森特（Vincent），别忘了好吗？”他笑了笑，突然故作神秘地说道，“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我突然怀疑起来。

“我怎知你不是她一伙的？”

“她？你说克劳蒂亚？拜托，别把我和她混为一谈，她是个彻头彻尾的疯老太婆啊。”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狡猾的光芒，站起身慢慢地走了过来。

“不过，用疯老太婆形容她确实粗鲁了一些……因为她毕竟是你的母亲。”

我的母亲？开什么玩笑！

他笑得像只偷腥的狐狸，“你不记得了？难道哈里（Harry）什么也没告诉你吗？我想他把事情的真相藏了起来，为了让你站在他那边。”

文森特叉着腰赞许地笑着，“他一直是个狡猾的家伙。”

我突然愤怒起来！

“不许这样说我的父亲！”

他赶紧摇摇手，“对不起，我道歉，你冷静点……”

见鬼！我怎么能冷静得下来！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父亲？”

“我知道一切。”

他靠着桌旁，玩世不恭地打量着我，“包括你的过去。”

“告诉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竟然会不知道？”

“我知道还问你什么？”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点点头，“还没到时候呢。你难道不想再享受一会儿吗？”

“享受？我都快疯了！”我痛苦地抱住头，“这一切不是也发生在你身上吗？”

“的确是发生在我身上，可是，但我认为它很迷人。”

疯子！又是一个疯子！

我要赶快从这个疯狂的地方逃掉！

“喂，等等啊！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啊！”

“我知道你和她是一伙的！”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你也有点问题！”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我才不管这个发疯的世界，我要回家！

不顾一切地跑向大门口才发现上面爬着一只巨大的怪物，看来是不可能靠近了。不过我在里面找到许多散落的书页，里面似乎讲述了一个巫女如何战胜怪兽的故事。

我在大厦里继续搜索着，一扇巨大的落地玻璃挡住了我。很奇怪地，里面有一个安详的轮椅，斜斜的阳光柔和地泻在上面。

总觉得真实就在玻璃的对面呼唤着我，它看起来伸手可触，实际却遥远无比。

——故事结尾部分是在一间满是血迹的房间内读到的：

当巫女死去后，国王和他的臣民们都落下了悲伤的泪水。神怜悯他们，满足他们的愿望治愈了巫女，她像往常一样睁开了眼睛，并再次来到怪物的所在地。

“真是愚蠢！你还想再死一次吗？”怪兽咆哮着。

“不，这次该轮到你了。”

巫女念道：TUL EGO ERIS。怪兽便嚎叫一声死去了。

“TUE EGO ERIS……”

我不由自主地重复起来，这是什么？

房间里突然起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好像发生了什么，但我又说不清楚。

当我再次走到门口时。门口盘踞的怪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难道这就是打开真实的咒语吗？

Chapter 4 父亲

我想起我确实该回家了。借着胸灯微弱的光芒朝熟悉的方向奔去，终于来到公寓的门前。

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沙发上是爸爸宽阔的背影。

太好了，一切平静如常！

“爸，我回来啦！”

精神好像一下子松懈下来，我惬意地伸了伸懒腰。

“刚才的事情真有些疯狂呢。”

一边说着，一边走了过去，奇怪，爸爸为什么不回答我。

地上有血！暗红的可怕的液体。

爸爸怎么了？

我怀着可怕的预感，一点点地走了过去。终于看清楚了，爸爸正靠坐在沙发上，一大团血渍从他的胸前淌下，一直流到地板上……

爸爸死了！

我的世界突然崩塌下来！爸爸死了！这不是做梦吗？

地上有洒落的血迹，一直延伸到阳台上，我小心地走了过去，顺着楼梯爬上了天台。

果然又是她！那个叫做克劳蒂亚的丑恶女人！

“这都是你干的？”

我大吼着。

“你来太迟了。”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

“为了17年前的复仇。”

“如果不是他，我们的梦想早已经实现了，那时他将你从我的身边带走……”

“还有一个原因，”她突然死死地盯着我，蛇一样锐利的眼神，“为了让你的心中充满仇恨，必须走这条路！有一天你会明白为什么。”

“不！我根本不会明白的！”

我的头脑里只有愤怒，被愚弄的愤怒，失去父亲的愤怒。

“你必须试着记住我，还有你真正的自我。你将生出新的神来，创造一个全新的乐园……”

我只是举起枪，杀害父亲的仇人就在眼前，我的手不住地微微颤抖着。

她摇摇头，手指慢慢地划向一旁，黑暗里有怪物在扭动着，我看清楚了，是一个人形的东西，只是在手臂上绑着两块奇怪的铁片。

“是它杀死了你的父亲，之前我给它下达的命令。”她看着我，“你会怎样做呢？”

“我会在一切开始的地方等着你，在名叫寂静岭的小镇。”

说完她笑了，最后慢慢地消失在视线里，只有它还在咆哮。

杀害我父亲的凶手！

我举起枪，在仇恨的子弹下它倒下了。

我走下天台，他居然出现在我的房间。

那个叫道格拉斯的多管闲事的侦探！

他沮丧地摊开手，“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那就什么也不说好了！离开！让我一个人静静！”

狂躁的心情让我的头脑一片混乱！

“冷静点，我只是……”

“冷静？”

仿佛受到了莫大的刺激，我突然暴跳起来，“我怎么能冷静下来！父亲死了！他是被谋杀的！滚出去！都是你的错！如果不是因为你……”

他被我一把推开，低下了头。

“对不起。”

“滚！”

我凄厉地大吼。

“如果这样能让你好过点，那么我就走吧。”

屋子里终于安静下来，我双手抱胸，将自己沉溺在深深的悲痛和无助中。

白色床单下，躺着再也不会说话的父亲，百合花散落地放在他的胸前，我们都定定地看着一切，好像是做梦一样，只是觉得惊讶，惊讶一切的突然。

“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喃喃地念叨着，“连一个正式的葬礼都不能给你……”

“对不起……爸爸……”

头发落了下来，正好挡住我悲伤的模样。

“现在该做什么？”他问我。

“我要去寂静岭。”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淡淡地，但是带着不可动摇的坚定。

“那里有什么吗？”

“我不知道……”

“安全吗？”

“当然不！”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该死的东西正等待着我……但是，我没有选择。”

他看着我，好像懂了。

“我要找到她，然后亲手杀了她！”

声音很轻，但我一定会做到的！为了爸爸！

“复仇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也许是。”我看了他一眼，“但我一定会去做的！”

“但怎样去？”

“这个与你无关。”

我讨厌别人插手自己的事情，尤其在这样的时刻！

“我可以载你一程。”

“我不需要！”

“这里走路太远，再说我也有责任。”他不管我胡乱地发火，“我去把车开来，你用这段时间好好和父亲告别吧。”

这个讨厌的家伙！更讨厌的是，我竟然无法拒绝……

“你知道你可能会死的。知道吗？”

我突然叫住他。



这个人落寞地笑了，"也好，反正没有人会在我墓碑前哭泣的……"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种难过的感觉，并且不仅仅是为了父亲。

再见了，爸爸。

我一定会找到那个女人，我发誓一定会！

出门时果然有一辆车停靠在门口。

道格拉斯走了过来，告诉我刚刚有一个叫做文森特的家伙来过。

文森特？那个家伙！我吃了一惊。

"他是你朋友吗？"

"不知道。"

事实上，我确实不敢奢望那个家伙成为我的同伴。

"他说他也要去寂静岭找一个叫雷昂纳德（Leonard）的人，还给了这张地图，你准备怎样做？"

我想了想，"我们不能相信他，但是别无选择了。"

"给你这个。"

他转过身去，慢慢拿出了一本沾满血迹的东西。

"这是你父亲死时拿着的东西。"

血迹斑斑的记事本，上面有父亲的字迹——给我亲爱的女儿。

沉沉地我接过它，满是父亲的气息。

我希望它永远不会被看见。我想你永远不知道更好。

不因为别的，只是害怕你会离开我的身边。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说实话吧，所以，这就是我写下它的原因，在我死亡或忘却之时，关于你的一些事情。

24 年前，我与妻子回到寂静岭度假。在高速公路旁拣到一名婴儿，我们感谢神给了我们这个孩子，并把她带了回来。

3 年后，妻子死去，然后又过了 4 年，我与女儿来到寂静岭，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想要我们到这里来。在这里那个女孩跑掉了，事实上她并不是去了任何地方，也不是死去了。

原来，这里有一个叫做阿丽莎（Alessa）的女孩，被自己的母亲达利亚（Dahlia）作为祭品奉献给"神"。她的一半灵魂从火焰中逃出，进入婴儿身体，就在我们的孩子中。7 年后，那个"一半"的女孩回到寂静岭，想要使阿丽莎完整。她想要杀死"神"，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包括她自己的存在。

由于我的扰乱她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我惟一所能做的就是使"神"离开了阿丽莎。

不过事情并没有结束，阿丽莎又出现并给了我一个婴儿，她看起来非常像我们以往的孩子。阿丽莎走了，死去了，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好把这个孩子抱在胸前跑出了那里。

整个事件像一场梦，但我能证明它不是。因为那个女孩就在我的怀中。

24 年过去了，它就像在昨天，又像在好几万年前。

我能够养育她吗？我爱她吗？我想，她使我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女儿。我很愤怒，痛苦，好几次我将手放在她纤细的脖颈上……我真是一个可怕的人！但我最后决定养育她了，只是无法看着她死去。

当你看着我……当你微笑时……尽管我不能忘记那个女孩，但我爱你，这一点我深信不疑。那就是我想要你相信的全部。

给我最珍爱的女儿。

——哈里・马森（Harry・Mason）

我们的车在蜿蜒的山道上飞驰。下雨了，哗哗地打在车窗上，眼前模糊得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我渐渐地合上眼睛。

"下雨了，"他握着方向盘，"你睡了吗？"

"没……"

"冷吗？"

冷吗，没有感觉……或者说有……一种心底的寒意……

"寂静岭……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以前是个很漂亮的小镇啊。"

"你去过？"

"因为一个人的失踪案……不过一直没



有找到。"

"那可真是个恐怖的地方，有很多邪恶的传闻……"

"我在那里出生。"

"对不起。"他说，"不管怎样，你还是在外面长大。"

像是逃避着什么，我把目光转向了窗外。

"怎么了，你病了吗？"

"不……我头疼，像以前一样。"

我沉思了片刻，"我只是……试图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

"17年前，寂静岭发生了糟糕的事情。一个叫做达利亚的女人，为试图召唤远古的神而准备献出自己的女儿……"

"她疯了。"

我无力地靠在背椅上，茫然捕捉记忆的影子。

"也许是，但它还是醒来了。那个女孩拥有了神秘的力量，可以用意念做任何事，甚至能用意念杀人……但最后，那个神却被一个人杀死了。"

"那就是我的父亲，哈里。我是另一个被选中的牺牲品。"

"你也拥有同样的力量吗？"

我迟疑了一下，"当神被杀死的时候，女孩重新出现了，并且怀抱一个婴儿。在她临死前，将这个婴儿交给了我的父亲。"

别过头，我想他已经明白一切了。无尽的黑暗像我的未来一样无法捉摸。雨更大了，一切都是冰冷而真实的，刚才已经冰冻得麻木的悲伤在不经意的时候突然漫溢而出……渐渐地占据了我全部的身心。

"他爱我……就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尽管他不知道我是什么……"

是雨水打湿了眼睛吗，那为什么……模糊的一片呢……

"太突然了……真的太突然了……我还没有机会告诉你……你让我有多幸福……"

一切都太迟了……

旅馆的灯光昏暗地照射着坐在床沿上疲惫的我，道格拉斯正准备出去。

"我现在要去雷昂纳德那家伙那里，你搜查一下医院，有地图吧。"

我点点头，他又补充道，"一个人没问题吗？"

"我可不是小孩子！"

我努力挤出一个也许非常古怪的微笑，"你确定你自己不会害怕吗？"

"你说的对，我是有点怕。"他回味着什么似的，最后终于说了实话，"我已经50岁了，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事情，简直像做梦一样……"

"这更像是一个噩梦。"

他表情复杂地垂下头，"我只想醒过来，然后吸支烟。等你检查过医院咱们再碰头吧。"

我冲着他笑了笑，然后目送他关上房门，笑容一瞬间僵死在脸上，最后我疲惫地站了起来。

寂静岭……

我回来了……

Chapter 5 复仇女神

弥漫的大雾是寂静岭永远的主角，我顺着大路终于来到医院。这里是我小时候来过的地方吧。在医院里我拣到许多散落的日记。

难道这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来自某个角落的默默的目光吗？

他让我小心雷昂纳德？雷昂纳德是谁？

我合上它。继续搜索，突然间一阵刺耳的铃声吸引了我。

"你好……"我迟疑着拿起电话。

"克劳蒂亚？"那头传来粗重的男子的声音。

"别松手。别想对我撒谎，你总是想逃避责任，你还没意识到自己多么愚蠢！"

我有点生气了，"等等……"

"我是希瑟，不是克劳蒂亚！"

"希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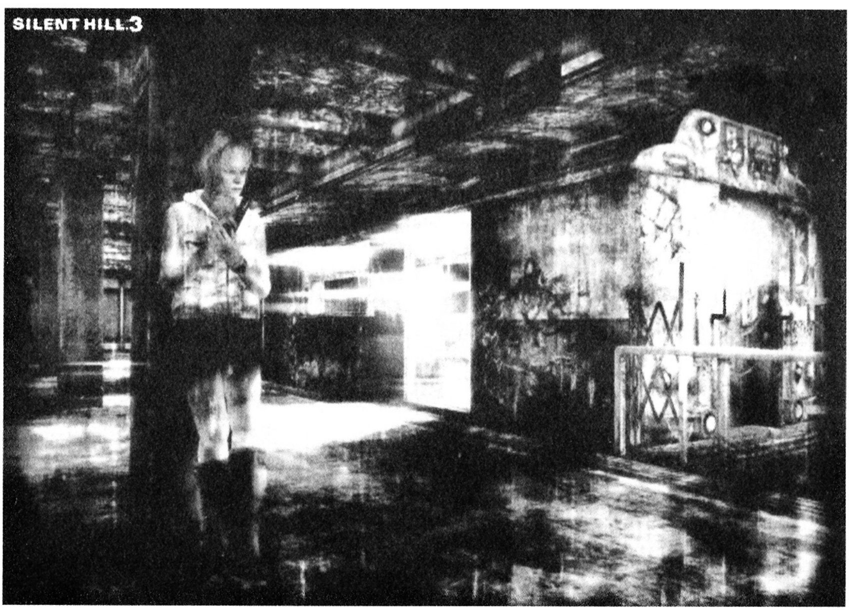
他好像很诧异的样子。

"你是谁？"我问。

"雷昂纳德。对不起，我猜想你是我女儿。"

果然是那个家伙！

"克劳蒂亚是你女儿？"我疑惑着，那边的声音突然间尖利起来。



“你知道她！你和她是一伙的！”

这个突然变化的声音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诧异。

“当我找到她后，我要……”

“杀了她对吗？”

这次轮到我吃惊了，他怎知道！

“我可以感到你的憎恨，在你的话的背后……”

“对不起，她杀了我父亲。”

我觉得自己谈话的口气仿佛在讨价还价！

“太愚蠢了……”他叹了口气，“但她毕竟还是我女儿，如果她能够改变的话，我还是想原谅她……”

“你会帮我吗？”

“帮你？”

“我想阻止克劳蒂亚，但我被锁在地下，具体地方不知道，大概就在地底2层的大厅里。”

电话挂断了，我一个人回味着刚才的对话……

世界突然起了变化！

我触摸了那个血的封印。眼前是一段过去的影像，很模糊，但可以依稀看出是一个身着红衣的护士。我听不清她究竟在嘀咕着什么，但有一句话却清晰地映入脑海。

“为什么还要让那个女孩活着！”

她大声叫喊着，画面再次模糊起来，秘密的道路却出现了。

四周的墙上全是血，半空有人形的怪物在扭动，既血腥又恶心！

柜子里有电话的声音，我小心地打开它。

里面传出一个女性的声音，唱着我熟悉的歌曲。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这个声音让我不寒而栗。

“你是谁？”

“别担心，现在是祝你生日快乐的时间。”

是克劳蒂亚！

“你错了。”我说。

“真的，今天是你24岁生日啊，我想送你一件礼物，”那个声音在对面笑着，“我可以给一个人痛苦，当然，你可以选择你最憎恨的人。不管怎么说，现在是你的生日时间呢。”

“你记错了，不是我……”

电话那里的歌声弱了下去，我快快地挂断它。神台前有奇怪的符号，我把血倒在上面，它流到地上，越淌越远，最后前面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顺着爬梯下去后，原来下面是一个巨大的下水道。

“希瑟。”

空旷的黑暗里有声音。

“是我，雷昂纳德？你在哪里？”我四处张望，但没有人。

“谢谢你啊，我终于可以离开这里啦，”那个声音笑得我毛骨悚然，“克劳蒂亚的美梦结束了，这时候她一定很失望的。”

“你在说什么啊……”

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一个计划，只有一个人能够被选中，能够听到上帝声音的人将被给予打开乐园之门的钥匙。你难道不这样觉得吗？”

“我可不认同你的乐园。”我回答，事实上我毫无兴趣。“我不会接受你的思想的。”

“那你是无神论者？”仿佛受到莫大的欺骗，那个声音突然狂躁起来，“你在欺骗我！想要拿到纹章离开这里对吧？”

“我没有，我只是不能认同你的世界而已！我猜想你只是个普通人……”

“别装清白了！别想愚弄我，纹章是我的，上帝的使者将引导着我！”

它狞笑着，“你能为我做的，就是现在去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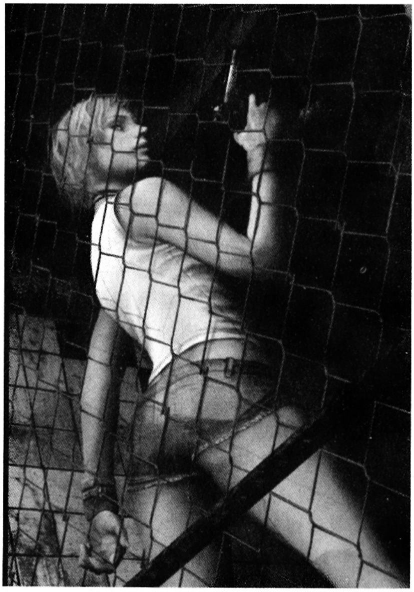
一个人形怪物慢慢自水中站了起来。

原来，这个家伙早已经失去为人的资格了……

“每个人都应该有精神存在。”我双手叉腰，毫无畏惧地看着它，“所以，我猜你已经不再是人了。”

我举起了枪，它倒在水中。

突然间我醒了过来，在熟悉的病房里。



这就是阿丽莎曾经住过的病房吗？

刚才发生了什么？世界恢复了吗？

地板上有微弱的光芒，我拣起来，是一枚刻着奇怪花纹的金币。

难道这就是雷昂纳德所说的纹章？

怀着疑惑的心情，我走出医院，很快溶进了茫茫白雾之中。

“为什么你把她送给我父亲？”

“我错了吗？”

“这都是你的错！你让他……”

“不过这也是好事啊，这意味着他是被神所宠爱的。”

“冒犯神的人不会得到宽恕，你会下地狱的！文森特！你将永远不会感受到神的乐园的快乐！”

“你以为神会拯救你吗？嗯？”

“你又知道什么！”

“我知道这个世界的快乐，我想要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幸福，你讨厌自己的父亲，不是吗？我看见他是怎么打你、踢你、让你哭泣的，关于他残忍的回忆将永远留在我的头脑中。”

“这就是我们需要神的原因。”

“你所谓的信仰，不过是一个得不到爱的孩子的哭泣。”

“你不懂，你什么也做不了……”

看了文森特一眼，克劳蒂亚终于离开了房间。

我终于来到106号旅店，和道格拉斯碰头的地方，但在这里的却是文森特。

“道格拉斯在哪里？”我问。

“他走了，不过有留言给你。”

给我的留言，难道发生了什么吗？

“谁都不在吗？”

“只有我，怎么，不想知道他说什么吗？”

我沉默了一小会儿，掂量着这个家伙声音里真实的分量。

“教堂就在湖那边，”他说。

“教堂？”我有点惊讶，“我想知道他究竟是指……”

“不明白吗？克劳蒂亚在那里。”

我正准备离开，又突然回身。

“道格拉斯真的是这么说的吗？”

“怎么？你不相信我？”

他含义不明地笑着，我讨厌的笑容。

Chapter 6
游园惊梦

我沿着公路一直向前，走着走着，突然间腹部剧烈地疼痛起来，疼得我一直弯下腰。过了很久这个疼痛总算停了下来，我站起来。整个世界突然一片黑暗。

它又来了，果然和梦中的景象一样！

在残破的轨道上果然有过山车在轰鸣，幸好我早有准备跳了下去。

“我雇你去寻找那个女孩，你却没有做好。”

“是你说了谎，关于希瑟。”

“什么谎，希瑟毕竟是我的孩子。但是哈里偷走了她，将她洗脑，所以她真正的自我并没有醒过来。神就在她的身体里，当阿丽莎，神的母亲醒来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

“建造一个乐园。没有痛苦，没有疾病，

没有死亡……"

"没有这没有那，这个羔羊的乐园真够无聊了。"

"真可怜，你什么都还不懂。"

道格拉斯突然举起枪，指向了克劳蒂亚。

"你要杀我？你以为那么容易？"

"我以前确实做过。"

"我真是可怜你呀，道格拉斯。"

克劳蒂亚笑了起来。

我从一只木箱上爬了起来，真危险……

这里是一座庭院，庭院前有一个很大的公寓。我慢慢地推开了门。

空中，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向我喋喋不休着一个人杀死自己全部亲人的故事。哗啦，天花板上突然落下一具死尸！

真是个可怕的地方！我被一道红光追赶着，没命地奔跑，终于逃出了公寓。

前面就是游乐场了。

用旋转飞机拉开铁门后，我终于再次看见了他，道格拉斯。他就坐在地上，身上满是血迹。

"你来晚了。"他看着我。

一种不知道怎么描绘的感觉突然涌了出来。

"你怎么了？"

"我的右腿受伤了……"

"我去叫人来……"

"不用了，这里没人的。"

"你真傻啊！"我忍不住大喊着。

他看着我，终于苦涩地笑了，"我真是个老傻瓜。不过我有一个女儿，她和你很相似。"

"你想做什么？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想要为我而死吗？"

真是个傻瓜，太傻了！我干吗要理会这个老傻瓜！

本想要转身离开，却不知为什么突然停下来。

"你说过没有人会为你的死而哭泣吗……"

"死人不需要眼泪。"

其实……不是这样的……

突然间，身后有不寻常的气息，我感觉到，他举起了枪。

"杀了你，就能结束这个噩梦了吧。"



“也许你说的对。”

我慢慢地闭上眼睛，但枪声没有响。

“那个家伙我会处理的，你呆在这里别动，在我回来之前别死，好吗？”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12 只木马在我身边旋转起来，我用刀狠狠地砍在它们身上，嘶吼的叫声终于安静下来后，世界再度回到了噩梦之中。

它从木马的身后走了过来，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家伙，它浑身是血，有种说不出来的恐怖。我颤抖着举起武器，一下一下砸在它身上，直到它最后消失。

地上有一行行血字：

让我为“自己”而死去也许更好，那将再没有什么可怕……

那个孩子……那个恶魔……

它的降临将会带来无尽的痛苦。

我决定那样做，为了替代病房里的病痛和残忍。

我想要一个温柔而平静的死亡，在自己手里。

为什么“我”要存在呢？我从没有想到过，“自己”如此愚蠢……

——阿丽莎

Chapter 7 重生

阿丽莎……我的分身是……

打开门我顺着通道走了下去，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肮脏世界的尽头竟然是一座庄严的教堂。

克劳蒂亚就在那里！

她吃惊地转过头，“你怎么会在这里？是文森特引导你的吗？”

“不过也好，这正是我的目的啊。”

我朝着她举了枪，仇恨的火焰在燃烧着。

“现在是宽恕罪恶的时间，”她突然庄严地望着空中，“阿丽莎，在判决之后，你想要的世界就会降临了……”

“我不想要。”我冷冷地告诉她。

“不是你，是阿丽莎。”

“我就是阿丽莎。”

她好像吃了一惊，“是你？我竟然没有发现！”

“这个世界曾被我清洗过，阿丽莎，你想要幸福吗？”她定定地看着我，“我们都需要神来解除这个世界的痛苦……”

“痛苦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不会原谅……你杀害了父亲！”

“我只希望得到神的宽恕……我们都需要神。神就在你的体内成长，苏醒……”

突然间剧烈的疼痛再次让我无法自已，只能目送着克劳蒂亚慢慢地离开了教堂。

我走进旁边的忏悔室，突然听到一个女子忏悔的祷告。这个声音不住地祈求着，狭小的空间让我无处躲藏。

“我原谅你……”

说这句话的时候，觉得自己仿佛圣母般巍然而立……

虽然进入了噩梦的世界，但这无疑仍然是我小时候呆过的地方。

在走廊的尽头我发现了一间书房，正在诧异的时候，一个人影从书架的后面缓缓地走了过来。

“文森特？”

他带着暧昧的微笑从后面走了。

“你可真是无处不在呀。”

“听起来你好像不希望看见我似的。”

“你一定和克劳蒂亚是一伙的！”

他摇摇头，“不要把我和那个家伙混为一谈。虽然我们都信仰同一个神，但我确实站在你一边啊。我不想要神降生，那样会很不方便的。”

“所以就要利用我阻止克劳蒂亚？”我很愤怒，“用来完成你肮脏的工作？”

“你是惟一能做到这件事的。”

“我没有这个能力。而且我讨厌这样做！”

他看着我，慢慢地走了过来，“你是最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享受那些血和哭泣让你感到兴奋吗？”

“你在说那些怪物？”我诧异地问道。

“它们对你来说是怪物吗？”文森特突然笑了起来，“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从雷昂纳德那里得到的纹章，只要有这个我们就足够了。”

“这个。”

我从他手里接过一本书，来世的法律？我会需要这个吗？

我继续在这里搜索着，古老的房间里有父亲很久以前的日记。原来他如同爱着自己真正的孩子一样深爱着我，可惜一切已经太迟了。

克劳蒂亚的日记：

11月10日

她那时没有死。她降生了，我知道，可为什么我没有找到她呢？它们需要她的力量来创造新的乐园，为了人们的幸福。她是被期望降生的，我真的想见到她。

11月14日

感谢父亲给我的书，它非常有价值，使我找到了我要的——唤醒神的方法。但太残忍了，当我见到她时，我能这么做吗？

11月16日

我不想成为这个世界的恶魔，这太艰难了……现在不能做任何事情……我想，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成为恶魔。

终于来到了那个地方，17年前我的家，尽管外面已经变得噩梦般邪恶，但我的家似乎一点也没有变化，散发着怀念的气息。

对面有一扇从未打开过的房门，是时候打开它了。

我将5张塔罗牌放了上去，开启命运的钥匙。

通道很长，两边是淋漓的鲜血，巨大的声响在狭窄的通道里回响着，我毫无退路地前行着，最后到达了一扇大门前。

所有的答案将在这里揭晓吧，我推开了它。

“我想要什么？你的两个手下都死了，很好，很好。我倒可以放松一下了。”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信仰神了？”是克劳蒂亚怨恨的声音。

“神会复活的，看着你的周围吧！”

“但我相信她，希瑟，用我的方式。我既害怕又崇拜，但我不会像你这样疯狂，这一切就像17年前的阿丽莎——如果这是



神的作品，那它可真是低级趣味呀。"

克劳蒂亚的声音暴怒起来，"你敢冒犯神！背叛者！你会下地狱的！"

"别说了！你以为你是谁？来宣告神的旨意吗？"

"回家吧。"

"这个教堂就是我的家啊，我用力量建造的，金钱的力量，你只是在一边看着，尽管如此，我却让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是你的一样。"

从文森特的眼镜后面闪烁的讥笑的神采仿佛激怒了克劳蒂亚。

"怎样？你想杀了我吗？"

正当他玩世不恭地嘲笑着克劳蒂亚的时候，我哗啦一声推开大门，他吃了一惊，但紧接着露出欣喜的神色，"啧，啧，我们尊贵的客人来啦，晚会开始吧！"他指了指身后的克劳蒂亚，"时机到了！你快杀死她吧！"

突然间一声轻响，文森特猛然露出痛苦的神情，一把匕首从克劳蒂亚的手中插进了他的脊背。

"你都干了什么？"

"没什么大不了的。"她的口气轻描淡写。

"这次你逃不掉了，我想一切该结束了。"

"不，这只是个开始，如同文森特说的那样，这个时候到来了。虽然对你来说有点突然，但我感谢你将憎恨放在心中，这是神所需要的。"

"从憎恨中诞生的神是绝不可能创造乐园的！"

我大声反驳这个疯子。

"你拒绝神的怜悯吗？你要知道，只有神才能拯救我们。"

克劳蒂亚终于摇了摇头，"不，我并不期望被拯救而宁可下地狱。就算是得到救赎，那也是太深的罪……牺牲品已经准备好了，那就是我犯下的罪恶。"

"如果你真觉得自己这么罪恶，那为什么还不赶快下地狱去呢？"躺在地上的文森特突然嘲笑起来，然后他突然大声叫喊着我的名字"快，使用纹章！"

这个吗？我迟疑着拿出那块在阿丽莎病房里得到的奇怪图案的金币。



“现在你愚蠢的梦结束了啊！”文森特得意地笑了。

“你以为你能够杀死神吗？”克劳蒂亚神情里全是凶残，“我抱歉让你看到了我父亲的愚蠢！”

她在我面前突然高举起手中的匕首，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动作的时候猛然插入了文森特的胸膛，他的声音突然中断。

文森特死了，匕首深深刺入他的心脏，克劳蒂亚站了起来，脸上竟然呈现出无限悲怜的神情。

“神依旧垂爱于你。”她双手合十地叹道，然后看着我，带着奇怪的表情，“阿丽莎，你现在无路可逃了。”

突然间腹部剧烈地疼痛起来，全身一阵阵泛起红色的斑纹，它就要来了，我能够感觉到，噩梦在延续，也许即将连我一起吞噬。我站起来，感到身体里一阵阵翻涌的恶心。

“接受它吧，阿丽莎，痛苦即将消失，在你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便一直等待着这一天，审判的这一天……”克劳蒂亚在我眼前高举起双臂，然后突然间诧异地望着我，“你在做什么！”

“爸爸……”

我在心中默念着，取下脖子上父亲给我的项链，在克劳蒂亚迷惑的时候吃下了里面一颗红色的药丸。

恶心的感觉更强烈了，我终于忍不住突然张开嘴，一团奇怪的红色的东西突然掉落下来。

这就是“神”吗？看起来可一点也不像啊。没想到这个所谓万能的东西竟然是一副如此弱小的模样。我走上去准备踩它个粉碎。

“住手！你不能杀死神！”

克劳蒂亚突然斜冲过来，一把撞开了我，然后小心翼翼地捧起地上的东西，在我恶心地转过头去的时候吞下了她。

无数血丝爬满她的身体，她痛苦地嘶喊着，摇摇晃晃地走向地上的裂痕，猛然间，不知道什么东西将她一下子撕扯下去，在地板上留下一道道四分五裂的爪痕。

神来了吗？

我迟疑了片刻，终于跳了下去。

一个丑陋的，仿佛被剥皮的怪物在地上爬行着，慢慢地爬到克劳蒂亚的身边，最后慢慢包裹了她，黑色的修道服像蛇的蜕皮一样铺在地上。

“你不能死！”我突然大喊道，“你应该亲手被我杀死的！”

神复活了，就在我的眼前。它那肮脏的神态玷污了神的称呼，我无法容忍将由它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火焰在地上追踪着我，我绕开它，一枪一枪打在它的头上，直到它发出凄厉的惨叫。这就是你愚弄世界，愚弄人类的报应！最后它终于倒下了，我走过去，狠狠地踩着它，踢着它！这个丑陋的恶魔！

精疲力尽，我终于一下子坐在地上，周围是茫茫的黑暗，结束了……不，或许只是另一个开始。

“爸爸……”

我哭了，疲惫的回头望着，茫茫的只有黑暗。

世界回到了真实中，还是那样熟悉的游乐场，受伤的道格拉斯正斜靠在那里。

“一切结束了吗？”他疲倦地问我。

“除了一件事，你还活着。”

我冷冷地看着他诧异的表情，突然将手中的武器对准了他。

痛苦的表情浮上了他的面容。

“哈，一个玩笑！”

我感到有趣，突然放下了枪，冲着他笑了。

“别再叫我那个名字，我叫雪莉（Cheryl）。”

“这是父亲给我的名字。”

夕阳下的墓碑前我静静地祈祷着，在那个没有悲伤和痛苦的世界里，也许父亲正为自己的女儿绽放着开心的笑容。

再见了，父亲。

我永远爱你。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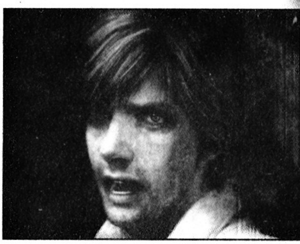


寂静岭4 慓室

文 多边形　美编 木仙

寂静岭4			
游戏原名	Silent Hill 4 The Room		
机种	PS2	发售日	2004年9月11日
游戏类型	动作冒险	发行商	Konami

人物介绍



亨利·唐森 Henry Townshend

本作的男主角，居住在一间公寓的302室。有一天，当他从床上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锁在自己的公寓里了，不论怎么喊叫也无济于事，几天之后，他又在房间的厕所里发现了一个洞，而这个洞，就是通往异世界的入口，亨利鼓起勇气爬入了洞中，却看到了一幕幕让他震惊的景象……

沃尔特 Walter



本作的最大反派，小的时候他非常可爱，但是却被自己的母亲所抛弃，在孤儿院长大。为了寻找到自己所欠缺的母爱，他决定完成“二十一圣徒”这个可怕的仪式。



艾琳·高尔文 Eileen Galvin

亨利·唐森的邻居，通过亨利家的一个小洞可以看到她的一个房间，她是个非常温柔的人，也是二十一圣徒仪式所需的祭品之一。

引子

两年前，亨利·唐森（Henry Townshend）搬到了南艾士菲山庄——位于艾士菲市的一栋中型公寓——的302号房间，他愉快地享受着他的新生活。

但是自五天前开始，一些奇怪的事情就在不断地在发生着，比如他每晚都在做一个连续的噩梦，还有就是……他无法离开302号房间……

诱惑

我艰难地睁开眼睛，几乎是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脑袋几乎要炸开，刚刚那个猩红色的梦似乎要将我吞噬一般。

床头的电话已经好几天没有响过了，我还是想试试能否打通——其实我知道一定会失望，但是我仍然盼望奇迹的出现。当然，奇迹并没有出现——至少不会现在出现，我以为。

我正要去客厅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果腹的东西，奇迹出现了——我是说电话突然响了，事情有时候往往是这样的：当你急切地要什么的时候，它肯定不会出现，而它如果突然出现的话，那一定不是什么好事情。我接起了电话，里面一片慑人的噪音，更令人害怕的是，电话线根本就是被切断的……

五天前，自从第一个噩梦开始，我发现自己无法离开我的房间，电话也打不通，电视机也开不了……甚至当我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的时候也无法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的世界好像突然发了神经一般。

房门被锁链锁着，窗户也打不开，看起来好像是有人从里面把我的房门用铁链紧紧地栓住了，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出去呢？

“不要出去！！”——沃尔特（Walter）

门上的字似乎是用血写的，难道锁住我的这个叫沃尔特的人？他又是谁呢？

门外传来一阵东西摔在地上的声音，我从猫眼向门外看去，隔壁的艾琳·高尔文（Eileen Galvin）正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罐头。

“天啊，希望我的运气能在舞会之前好起来。”她无奈地抱着手里的盒子说道。

就好像猫眼正对的墙壁上那十几个血手印一样，在我搬来这栋公寓之前，她就在这里了，据说她出生在这里，不过也听说她是小时候搬过来的。

•

门缝下不知是谁塞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妈妈，你为什么还不醒来？”，一个孩子的笔迹，纸条看起来很旧的样子，大概是哪个孩子不小心扔在这里的吧。

其实除了这张纸条外，这几天房间里总会在莫名其妙的位置出现莫名其妙的纸条，比如这张夹在书柜后面的纸条：

“通过圣母升天的仪式，他创造了一个世界，

它存在于我主的世界之外，

更确切地说，它依托却又独立于我主的世界，

它不像我主的世界，

充满了过度的变迁、无法预知的门和墙、移动的地板、奇怪的生物，

那个世界只有他能控制……

无论谁被那个世界所淹没，

谁就能在那里获得永生，

像一个幽灵般在那里神出鬼没，

我主怎会原谅这个令人憎恶的世界……

（这部分因毁坏无法阅读）

很重要的一点是，

……想在那个世界游走，一定要保持轻松的心境，

背负太过沉重的负担只会获得遗憾……

（以下部分因毁坏无法阅读）”

完全不知所谓。

现在我惟一能看到外面世界的就是客厅和卧房里那几扇打不开的窗户，这些窗户其实并没有锁，可是我就是打不开，就像被诅咒了似的，再这样下去看来我得砸玻璃了。

窗外一个红衣女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不仅仅是因为她那性感的装束，她看起来和周围的人不太一样，其他的人都在匆匆忙忙之时，她似乎很悠闲的样子。一转身，她下了

地铁站。

伴随着房间的一阵颤动，洗手间那边传来类似拆墙的声音，我赶紧跑过去看看究竟。天啊，有人居然在我的洗手间凿了个大洞！这是谁干的？为什么这种古怪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我周围？我的世界到底怎么了？

从洞口往里面望去，隐隐有亮光在远处闪动，那里是出口吗？我可以通过这里去到外面的世界吗？强烈的好奇心促使我从洞口爬了进去……

深邃的洞穴、强烈的亮光……我忽然间失去了知觉……

……我感觉自己在下坠，很慢很慢地下坠。我努力睁开眼，发现我坐在一个自动扶梯上，电梯慢慢地往下行，我是怎么来的？记得我正爬过一个洞穴啊？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这个地方我有些熟悉，不，应该说这个地方我很熟悉，这不就是楼下的地铁站吗？我怎么会到这里来？洗手间的洞可以通向这里？我脑子不够用了。

以往热热闹闹的地铁站现在相当安静，而且显得十分破旧，似乎好久都没有用过的样子。这个林奇大街地铁站（Lynch Street Line）是我经常搭乘的一路地铁。

前方站着一个红衣女子，似乎就是刚才从窗口看到的她，我走过去想问问她，可是她好像知道我过来一样，转过身来问我：

“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亨利，你呢？”

“呵，这里是我的梦境，而你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叫辛西娅。”

“你的梦境？”



“是啊，仅仅是个梦而已，只不过是个噩梦。希望我能快点醒来。”

“你认为这仅仅是个梦而已？”

“那么，如果不是梦的话，你以为呢？不管怎样，我现在找不到出口，你能帮我找找吗？我一个人害怕极了。”她忽然用一种妩媚的眼神和动作向我的身体靠拢。“待会儿我会给你‘特殊招待’的，这只是个梦，我可以找点乐子……”

不管这是不是梦，我也不想和这个看起来有些风骚的女人发生任何关系，不过找到出口也是我的目的，我自顾自地往地铁站深处走去，而她看我不大吃这套，也只好跟着我走。

我正往前走着，忽然她叫住我。

“等一等……”

我转过身想看看她又要玩什么把戏，只见她用手捂着肚子，脸上的表情十分难看。

“……我想我是要吐了……”说罢转身进了一旁的女厕。

没办法，我只好靠在一边的墙上等她出来，我一直在努力想着刚才是怎么坐到电梯上的，似乎记忆中出现了空白。正在这时，我听见厕所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我以为是她出来了，抬头一看却是男厕的门缓缓地打开了。

刚要去看看是谁，哪知道接下来的场景让我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一只类似狗的生物被扔了出来，浑身的皮肤因为溃烂而显得无比狰狞，长长的舌头一直吐到身外，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嘴里发出“呜呜”的呻吟，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而更加可怕的是，随后有两只活的慢慢地踱了出来，闻了闻躺在地上同伴，突然用舌头伸进它的身体，拼命地吸吮着，而倒在地上的则因为过度的痛苦而怒目圆睁却又无能为力，这个场景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恐怖的场景！

过度的惊恐让我无法动弹，终于，它们发现了站在一旁颤抖的我，不过似乎还不愿意放弃嘴里的猎物，一边吸吮着同伴，一边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这让我更加难以自制。

人在危急之时总会爆发神奇的力量，在它们正要扑向我的一瞬间，我突然一跃，借步冲进了旁边的女厕，立刻转身锁住门，靠在门上大口大口的喘气，似乎要将刚才的惊

恐全部吐出来一样。

稍稍定了定神，我忽然想起辛西娅还在这里，她该不会……我慢慢地走进去，轻轻地呼喊着她的名字，可是并没有回应，莫非她已经……我不敢多想，虽然心跳得厉害，但是还是鼓起勇气走进去，哪怕一根铁管落地的声音都可以让我崩溃。

女厕里有三个隔间，两个开着，一个紧闭着，我敲了敲那扇薄薄的门，没有回应，似乎辛西娅根本就没有来过这个女厕一样。

尽头的墙上有更让我心惊胆跳的情形，一个大大的洞在那里，看起来要比我家里的那个大，如果这是一个正常的洞——我是说如果的话，那么我应该从这个洞可以看到女厕外面的情况，可是我现在所看到的洞里的情况大概和我在家里看到的差不多，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爬了进去……

……我睁开了眼睛，视野一片模糊，我发觉自己正躺在床上，浑身无力。

难道刚才的都是梦吗？真是个噩梦，那么说我刚才并没有醒来？可是刚才的感觉那么真实，真实得让我不能不相信。这大概是这几天以来最糟糕的噩梦了。

我走出卧室，四周还算正常——我是说门依然被锁着，如果这也算正常的话。电视机和收音机里依然传出的是噪音，台柜上……等等，那个台柜似乎被移动过？我搬进来的时候这玩意儿就在那儿了，它特别的沉，当然也许是我从没有移动过它的缘故吧。不过现在好像被谁移动过，原本被它紧贴着的墙露出一点点端倪，似乎有些异样。

我用尽全身力气把它移开，地上赫然躺着一把手枪！这是谁干的？我捡起手枪，从上面看不出任何线索，枪的样式很老，但是仍然可以使用，并且，连保险栓都没有关上……

台柜后面的墙上居然也有一个洞，那个洞很小，与其说它是一个洞，不如说它是一个窟窿，从这个窟窿看过去，那边是艾琳的屋子，艾琳正坐在床上找她的扫把，扫把就靠在窟窿这里，她向这边走过来，我吓得缩了回去。

这一缩，让我看到旁边的墙上刻着一些字，似乎是用锥子刻上去的，痕迹虽然有些模糊，但是仍然能够看清楚：

“这个微薄的希望已经让我开始绝望，我想尽办法企图凿得更深，但是无论我怎么用力，它就是无法更深入，这条走廊，这些窗户，这些墙壁……让我感觉这个屋子好像被困在另一个空间，艾琳从未注意到过……”

似乎是先前的房主写的，原以为他是个疯狂的偷窥狂，用这个窟窿来满足他那变态的心理，现在看来，他似乎遇到了和我一样的困境。

卧室里传来的电话铃声让我吓了一跳！电话线不是断了吗？我跑过去接起电话，里面传来辛西娅急促的呼吸：

“……你跑哪里去了……快……来救我……如果你要地铁代币……这里有一个……”

电话断了，一切又寂静无声。那的确是辛西娅的声音，那么说明刚才那不是梦！辛西娅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我冲进厕所，是的，那个洞还在那里，赶过去救她要紧，我对自己说。

我又来到了地铁站的女厕，就好像我从没有离开过一样，原本空空荡荡的隔间突然出现了一个模特坐在马桶上，脸上显出惊恐的表情，双手沾满了鲜血，一只手向前伸出，好像有东西要给我，仔细一看，手中放着几枚地铁代币，难道这是辛西娅给我的？

揣上代币，我走出了女厕，那两只“狗”还在外面候着它们的猎物，这进一步确认了刚才那个的确不是梦，我趁它们张望的空隙转身跑向了地铁入口，把代币投入到入口处的投币箱，推开十字转门进了入口，只留下两只怪物在外面狂吠。

深处传来辛西娅的呼救声，我跑向月台，路上碰到了更可怕的情形：墙壁上先是冒出血迹，一片一片，然后连成一大片，接着有些东西从里面冒出来——应该说是钻出来，先是头，然后是手，然后是身体……天啊！一个人钻了出来！他们看起来比刚才的狗还要可怕！这些人看起来跟尸体差不多，浑身没有一丝血色，如同腐烂到一半的尸体，而且，他们的双脚悬空于地面，飘浮在半空中！我拿起手枪对着他开了几枪，他应声倒在了地上，但是很快地，他又站了起来，继续飘浮在半空中向我扑来，他越靠近我，我的头

就越是爆炸般的疼，我想继续开枪只会浪费我的子弹，我只好转身往月台跑去。

辛西娅不知道怎么被困在列车里了，她拼命地拍着车门，要我放她出来，那些幽灵从月台的墙上钻了出来，继续想把我吞噬，我只能埋着头往车头冲过去，打开了车门，让辛西娅走出了列车，我不知道这样对她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逃离这些幽灵！

我要辛西娅跟着我跑，但实际上我已经顾不上她了，我知道一旦被那些幽灵缠上，不管这是她的噩梦还是我的噩梦，恐怕我再也不会醒来了。

终于，在跑进月台尽头的房间后，辛西娅跟丢了，我再也没有勇气回头去找她。这里有一个扶梯通向地下，这里是一条尚在维修中的通道，穿过隧道，进入尽头的门，我来到了国王大街地铁站（King St. Line），它和林奇大街地铁站分别在街道的两旁。

刚刚走到月台，就听见辛西娅通过广播喇叭招呼着我：

“快！我找到出口了！你快到十字转门这里来！噢，天啊，他来了，你快来救我，快！”

伴随着一声惨叫，一切又归于平静。也许我可以不顾她的安危，但是我还是得找到出口走出这个噩梦。

我有点后悔走上这个自动扶梯，虽然它可以带我直达十字转门，但它也可以带我直达地狱，两边墙上冒出的怪物每一掌都可以要了我的命，我开始相信这个噩梦，假使这真是噩梦的话，我或许不会这么害怕。

转门入口那里的地上散落着辛西娅的东西，都是些女人的东西，口红、镜子、梳子……还有血迹一直蔓延到一边的办公室里，我在办公室门口找到了一张“诱惑之牌（Temptation Placard）”，心里涌起不祥的预感……

办公室内的情形证实了我的预感：辛西娅躺在了血泊中，她一定死得非常痛苦。

我轻轻地抱起她，她一息尚存。

“你还好吗？”

“这……只是个梦……对吧……我昨晚……可能……喝得太多了……我想……我无法给你‘特殊招待’了……我觉得……我要死了……”她勉强地用无力的眼神望着我，想从我这里看到一点生的希望。

“是的，这只是个梦而已……”我几乎没有安慰她的勇气。

她强挤出一丝笑容，继而整个人瘫软在我的怀里……她死了。

我无法掩饰我心中的痛苦，她也许和我素未谋面，但是看着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消逝在眼前，这种无法捏住的无能为力侵蚀着内心，我感觉我的意识正在消失……

16121，她的胸前被那个凶手用极为残忍的方式刻上了这个数字，这是我在意识消失前看到的惟一一点信息……

起源

我又一次从梦里醒来，浑身乏力，我现在已经无法分辨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也许刚才是现实，也许现在仍然是梦，那么，我在哪里？

我让自己从床上爬起来，努力不让自己去回忆刚刚过去的事情，16121 这个数字似乎也刻在了我心里，我一想到这个数字，就想到躺在血泊中的辛西娅，未能挽救她的自责让我陷入深深的痛苦，那一定是噩梦，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窗外救护车的啸叫声让我稍微清醒了一些，我向窗外看去，一辆救护车和一辆警车停在地铁的入口处，警察和医护人员正忙碌着，一个担架正被抬出来，白布覆盖着担架上的人，虽然我看不到里面，但是我能肯定，那就是辛西娅。

她死了，这不是噩梦，只能证明这一点。

艾琳在按着我的门铃，我能从猫眼里看到她，但是她却听不到我的叫喊，一扇薄得不能再薄的门，将我们分隔在两个世界。隔壁的理查德·布伦特里（Richard Braintree）和她在一起，这个家伙是个警察，平日里盛气凌人的不好打交道，他建议去找找房东。

大门下又被塞进了一张纸条，看起来好像是一本日记中的一张：

“4 月 8 日

虽然仪式已经结束，

但我敢肯定它的精神力量还存在，

太多奇怪的事情发生在那个小镇上，

我要去拜访两个人，或者说是一个人，

我只想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纸张似乎被血浸过一样，虽然破旧但是十分地平整，似乎被人有意地整理过，是谁塞进来的呢？我只能肯定不是隔壁的艾琳，她正在门外打扫着楼道。

窗外的世界依然平静，只是可惜那不属于我，确切地说，我不属于它，我大概已经明白我目前的处境，任何妄想简单逃脱这个房子都是徒劳的，不知道是应该听天由命还是自寻出路。

洗手间的洞还在那里，只不过这次更大了一些，好像又有人凿过一样，我犹豫着，是不是该爬进去。

又一次白光，又一次失去意识，又一次恢复意识……

我发觉自己坐在一个陌生的森林里，周围死一般的宁静，偶尔一两只蝙蝠般的生物带着蚊子般的“嗡嗡”声从头顶飞过，我很快知道它们是可以致命的。

我必须向前，我已经无法后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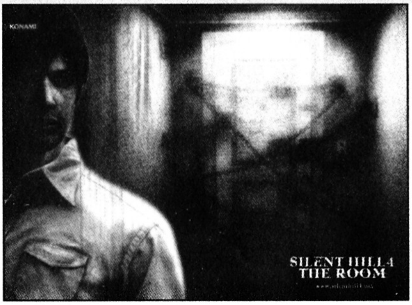
森林里停着一辆车，似乎是突然停在那里的，司机已经不在了，只留下一张纸条：

“我不大明白那个大鼻子说的什么：‘他的家是中间的孤儿院，湖在西北，对面就是东南。’他说的另外一件事我也不懂：‘如果你带着挖出来的钥匙，你就能回去了，回去之前把它放在其他地方。’

——杰士伯（Jasper）”

在两块巨大的类似陨石的中间，一些蜡烛以奇怪的方式摆放着，一个身着绿衣的男子坐在地上，他应该就是杰士伯吧，在那里面无表情地若有所思，这是一个活人？抑或是我的梦？还是我又走进了他的梦？他似乎知道我的到来，头也不抬地开始喃喃自语：

“你……你……你也来……来调查这个……这个石头，刚刚……刚刚另外一个人……来过……来过，一个……一个大……大鼻子……的人，但……但是……我……我是……第一个……发现……发现这个石头……的……人，以前……以前……当地……当地人……叫它……叫它……‘Nah……Nahkeehona’，他们……他们……在仪式里……使用它……它来跟……死……死去的……的祖先……说话……说话，现在……也……也这么干，现在……现在



他们叫……叫它……叫它……‘母石（Mother Stone）’，他们……他们就在……前面……前面的那所……奇怪的房子里……里，在……在搞一些……一些疯狂……狂的……宗教祭礼，他……他们……四处绑架……绑架孤儿……用来行……行礼，听……听起来很……心惊胆寒……对吧？我……我也是……”

没等这个结巴絮叨完，我就离开了他，似乎被某种事情吓得有些神经不正常了。

Silent Hill Smile Support Society，这个被称作“希望之屋（Wish House）”的教会慈善机构孤儿院，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一栋孤零零的木房位于院子的中央，破旧且无生气，隐约还能听到婴儿的哭喊，令人不寒而栗。

房子的后面有一片墓地，一个孩子站在那里，显得那么不协调，我走上前去：

“嘿，小朋友，你在这儿干嘛呢？”

他看到我似乎一点都不害怕，脸上没有一丝惊恐的表情，而那个结巴突然闪了出来：

“终……终于来了……第……第三……启示录……，那个……那个大……大鼻子……也……也这么说，大……有大事……要发生……生了，它终于……要……要发生了！”

这个神经病似的男子都不知道在说什么，看来是被惊吓得有些过头了，不过他说的那个大鼻子是谁呢？

一下没注意，那个小孩和杰士伯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墓地里有一处墓穴被掘开了——其实更像是死人从棺材里面自己跑出来一样，棺材底刻着一串数字——“11121”，这让我想起了辛西娅……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我，我赶紧离开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回到希望之屋，杰士伯果然站在门口，

似乎在等待着谁，我走过去想开门看看，他开口了：

“门……门是打……打不开……的，那个大……大鼻子……给……给了我个有……有用的……东西……西，我……我可以……给……给你，但……但你得……拿……东西来……来交换，我好……好口渴……口渴啊，巧克力……巧……克力……”

出门时——应该说是入洞时我随手将冰箱里的巧克力奶放在了口袋里，没想到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对这瓶快过期的巧克力奶赞不绝口：

“嘿，伙计，这……这玩意儿……太……太棒了！给……给你这……这个，看看……看上面写的……写的字。”

一饮而尽后他扔给我一把生锈的铁铲，这把脏兮兮的铁铲上居然很清晰地用血写着：

“湖水和房子交汇处的对面，地面伸出的手紧握住不放。”

这算是个提示吗？我怎么老是遇到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屋子的后面有一个木门，推开之后迎接我的是那些“狗”，逃过它们很容易，逃出这个噩梦却很难。

一棵包裹着纱布的树下，一根人手状的树根，一把写着奇怪文字的钥匙：

“拥有钥匙的人将永远徘徊。”

我很快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一片充满迷雾的森林将我困在了里面，我每次从出口出去，然后又回到入口，难道我真的要永远徘徊？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放弃这把钥匙，但是没有钥匙是没法进门的。我想起了在车上找到的笔记，“回去之前把它放在其他地方”，幸好我找到了出路，不远处就有一个回到家里的洞，我把钥匙放回了家里，在绕过这片区域后重新取了出来，打开了大门。

屋子里一片狼藉，似乎被洗劫过一样，客厅的地面上有张纸条：

“你还没找到爱丽莎（Alessa）吗？沃尔特（Walter）的进度怎么样了？给我个报告。”

爱丽莎？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耳熟，冥冥之中隐约听过这个名字，但却没有一丝印象。

另一边有个烛台倒在地板上，几个笔记本散落在地上，但是只有一些能看清：

“第二征兆

上帝说，

献出十罪人的血和白油，

从肉体的联结释放，获得天堂的力量，

来自黑暗和空虚，带来绵长的忧伤，

为智慧的给予者用绝望将自己捆绑。

第三征兆

上帝说，

回到罪恶诱惑的根源，

在恶魔警惕目光的注视下，

独自在无形的混乱中游荡，

只有那时，

四个罪赎才会结盟。”

正在这时，我听到有人走进了身后的门，回头一看，一阵烟雾从尚未闭好的门缝中飘散出来，带着一股类似肉被烧焦的刺鼻味道，我捂着鼻子从门上取下了“起源之牌（Source Placard）”，这不是个好的预兆，我推开门……

一团跳动的火焰在我眼前燃烧，而在火焰中的，正是杰士伯！他用蜡烛点燃了身上的白油，无情的火焰正在将他吞噬，此时他的那绝望的呼喊再也不结巴：

“我终于见到他了！那个大鼻子提到过的——恶魔！”

火光越来越大，吞噬着他，吞噬着我的意识……

警惕

“今天凌晨，在寂静岭附近的森林里，一具被烧焦的30岁左右男性尸体被发现，警方认为这是一宗谋杀并正在追查凶手，尸体上被刻有‘17121’的字样，根据这个线索，警方指出这起谋杀案可能与10年前的‘沃尔特·苏利文杀人案（Walter Sullivan Case）’有关……”

收音机里的广播将我从梦中吵醒，也许我是在做梦，但是我刚刚看到的却是眼睁睁的事实，新闻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么我到底是在做梦？还是在做很多梦？而且，是很多的噩梦！

房东在敲着我的门，几天没看到我的他也许担心我趁他不注意赖掉房租逃之夭夭了吧？我倒是真希望现在能逃出去。他掏出一

大串房间钥匙，找到302的插进钥匙孔，反锁的门让居然让他有种放心的表情，不过随即转为奇怪的神情：

"嗯……有些动静，这些声音……好像以前听到过？"

其实更应该奇怪的是我，门上的这些锁链我一把钥匙也没有——一丝希望都没有。

又有一张红色的纸条被塞在门下，和上次发现的日记似乎出处相同：

"4月4日

不久我发现我的生命安全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虽然这种事情我见多了，但是这次完全不一样，这是一种纯粹的野性的危险！

一定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无论你是谁，我决定把我所经历的都写下来给住在这个公寓的你。

我已经调查了那个7年前在10天内杀害10个人的连环杀人案，这10个人被害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类似的是，这些尸体都被刻上一连串的数字：

01121，02121，03121，

04121，05121，06121，

07121，08121，09121，

10121……并且，杀手的名字也刻在上面，他的名字叫——沃尔特 · 苏利文！"

门外的血手印，已经增加到17个……

天哪，我在经历着什么？这些日记是谁写的？302的前任房客？大概没有事情会比这更糟吧：辛西娅的16121，那个结巴的17121……我还要经历什么？

厕所的洞还在，只不过又大了一些，这已经是我无法摆脱的梦魇，难道我的宿命就是像一只蠕动的虫子一样在洞内钻来钻去？

断开的意识将我带到了一处水牢，说是水牢，却没有一滴水，而墙壁都被潮气所腐蚀。似乎有人在呼救：

"救命啊！快救我出去，他……他要杀了我！沃尔特要杀了我！"

循声而去，一个胖子被关在一间牢房里，拼命拍打着被锁住的牢门，我也没有钥匙，我也救不了你，我只能用眼睛告诉他。

这个环形水牢的其他房间还可以打开，从一间门锁被破坏的牢房里，我找到了一张字迹凌乱的纸条：

"太走运了！我终于从这个牢房里逃出来了，我决定好好瞧瞧这座监狱。最可怕的地方是一楼的地下室，西北方有一间厨房，但西南方却是一间停尸房，想进去得输入正确的密码，我不知道密码而且也看不清输入面板，所以我没有进去。"

另外我还找到一张看守的日记：

"要进入这个迷宫般监狱中间的监控室，必须使用牢房里的尸体处理通道，不过一楼和二楼的这些房间是被锁住的，这是为了避免孩子不慎落入。所以如果你想到一楼就必须从三楼跳下来，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摔下来很疼，并且，只有三楼的灯光可以开启。"

而另一张日记则让我有些冒冷汗：

"昨天我们吃了一顿牛排。

在自助餐厅，我听他们说在厨房后面就有一间停尸房，据说他们直接从尸体上切下肉来烹饪，真是可怕！"

一阵强烈的好奇感驱使我下到地下室去看看，我推开一楼的门，从右边通向地下室的通道走去。地下室的门被反锁着，不过这个通道似乎还可以继续前进，在尽头的房间里是巨大的机轮，似乎很久也没有启动过了，一旁立着一个木牌：

"要想打开三楼牢房的灯，必须要转动这个水轮，注意必须要用水来启动水轮。水闸的开关在楼顶。"

木牌下挂着水牢出口的钥匙（Water Prison Exit Key），带着这把钥匙，我来到了水牢的外围，我无法想象这个建筑是如何构建起来的，这是一个圆柱形的水牢，螺旋式的楼梯缠绕在建筑外围，从一楼直到楼顶，我看不到建筑的底部，好像它浮在空中一般。

楼顶上有一个水池，我用尽全力打开了水闸，池中的水好像许久未被释放过一样，争先恐后地从闸门里喷涌而出，我只是怀疑这些水从哪里来。

根据前面日记的提示，我从三楼牢房中的尸体处理通道来到了地下室的淋浴室，不过等待我的是惊恐和后悔：一种有着两张婴儿面孔的生物，没有脚，只有手，虽然体形庞大，但是行动十分敏捷，我几乎都忘记开枪自卫！

随着两只这样的怪物轰然倒地，我再也不想多待哪怕一分钟，打开反锁的门，跑了

出去。

门外，刚才被关在牢房里的胖子不知怎么跑了出来，正蹲在那里和刚才我在墓地看见的那个孩子窃窃私语，我正要走过去，那个孩子看到我便转身跑掉了。我只好问那个胖子：

"那个孩子是谁？你又是谁？"

"他的名字是……沃尔特·苏利文，我曾经在那个孤儿院工作过，照看那些孩子。我叫安德鲁·迪索沃（Andrew DeSalvo），他们把那个地方装扮成孤儿院，但是根据那个镇上的圣经经文来看，那里实际上是他们教会的中心。那个孩子，沃尔特，也是那个神秘力量的一员，特别是'圣母降临'那件事……太可怕了……上帝啊，上帝……"

安德鲁一提到这件事似乎就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哭喊着跑掉了，只留下我一个人不知所措。

身后的扶梯直达每层监狱的看守室，这些看守都有写报告的习惯：

"一楼看守室报告：

这个地方直通自助餐厅，不过部分牢房的门已经打不开了，关在里面的孩子也跑不出去了，当然，他们对这些知道得越少越好。我也打不开这些门，但是从这间房，我可以看到他们日渐消瘦。没有食物也不能洗澡，他们越来越像一块臭气熏天的肉块了。

根据工程师的建议，我们用在牢房里挖开通道的办法来处理尸体，自从每层监狱都可以独立转动之后，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接处理掉这些尸体。

P.S.

长官，

我知道您很想让审讯室在厨房的后面，我可以理解您的感受，但是您注意到了吗？有三个带有血床的房间，三层楼各有一间，如果您把三间房连成一线，那么就可以……"

"二楼看守室报告：

要想盯着牢房里的那些孩子，就必须保持牢房里采光良好，三楼的灯光是用探照灯直射下来的，作为预防停电的措施，他们安装了一台秘密的发电机，地下室有一台水力发电机，用来点亮一楼和二楼的电灯，自从每层监狱都可以转动之后，只要对准这些洞就可以照亮所有的房间，必须定期重复这样才能让那些孩子变乖一些。

P.S.

长官，

如果您转动这个房间中间的手把，您可以轻易转动这一层的牢房，您可以转动第一层，来和二层和三层带有血床的房间连成一线，您可以通过窥视孔来判断是否正确。不过别忘了打开楼顶的水闸。

不胜荣幸，长官！"

这里的两处手把似乎从未被转动过，但是转动起来又十分灵活，若不是通过窥视孔所看到的变化，我不敢相信这么个小小的手把可以使整层监狱旋转起来。

很快我就将报告里提到的三个带有血床的房间连在一条线上，三楼的探照灯将整个牢房照得通亮，直达尸体处理通道的底部，我来到那个牢房，闭眼跳了下去……

这里就是厨房，一些灶具堆放在那里，也是很久都没有被碰过了，潮湿的地下室让这些提供饮食的工具长满了青苔。

一扇密码门被落下的灯光照得格外显眼，我还记得在淋浴室扫眼看到的贴在墙上的纸条：

"本月通过厨房后门的密码是'0302'，谢谢合作！"

这个数字让我顺利进入到停尸房，可是在门口拿到的"警惕之牌（Watchfulness Placard）"让我为接下来的不幸做好了心理准备。

安德鲁躺在停尸房的水里，再也不可能苏醒过来，腹部的衣服上渗出血印，18121，第3个死于非命的人，抑或是第18个？我忽然感觉自己是否已经开始心理变态……

混乱

已经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次从梦里醒过来，或者说是第几次恢复意识，或者说是第几次回到自己的卧室，或者说……

洗手间的洞更大了，里面隐隐传出女人的的哭声，又好像是笑声，反正是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声音。而浴缸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装满了一缸血水，我几乎要吐出来，捂着嘴跑出了洗手间。

果然和我预料的那样，门外增加了第18个血手印，假使每个手印都代表一条性命的话，那么已经有18条鲜活的生命被扼杀，我看到的有3个，收音机里提到过10个，那么还有5个是谁呢？这个惨剧还会继续吗？会轮到我吗？

艾琳和房东在门外讨论着什么，最近几天这些奇怪的情况让所有人都有些发疯，他们从门缝给我塞了一封信，但是我拿起来的却是一张血纸，我相信他们不会这样恶作剧，这更加让我确信我们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门下还有另一张日记：

"7月23日

我发现有个东西对付那些幽灵绝对有效，它救了我的命。

它插在孤儿院附近森林里的那块巨大岩石里，这是一把手工打造的双刃剑，并有着木制的三角形剑柄，上面写着类似咒语的文字。

作为武器，它实在是太笨重了些，但是它却有着可以封印幽灵的力量。击倒它们后再将剑插在它们身上，如果你不这么干来减弱它们的力量，你只会白费力气。

据我所知，一共只有5把拥有这种力量的剑，这实在是太有价值了！"

我忽然意识到，无论现在是不是噩梦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能够结束它的只有我自己，既然它已经开始，那么就必须得让它终结。

而当我抬头再从猫眼看过去的时候，艾琳和房东已经离开了，而对面墙壁上的血手印忽然变成了几个鲜红的大字：

"小心你的邻居！"

再一次穿过这个噩梦般的洞，我以为我的运气好了起来，因为这次并没有来到什么森林或者监狱之类奇怪的地方，而是公寓的外面，对，就是南艾士菲山庄（South Ashfield Heights）的外面，这个地方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不过一些类似猿猴的奇怪生物打消了我的幻想，这里还是噩梦，即使是在我熟悉的地方，它还是噩梦。而对于那些猿猴来说，我只不过是它们的玩物而已。

跑下楼梯，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的头顶传来，我回身一看，一个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哎哟！该死的……我，我这究竟是在哪儿？"

摔下来的居然是理查德！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不过我倒是奇怪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居然跟没事一样。他起来一看见我，就条件反射似的用他的左轮手枪指着我：

"啊！你还算是个活人……"他将枪收了起来。"嘿，你不是住在我对面的那个人吗？"

"是的，我叫亨利。"我向他伸出手，得到的却是冷漠的回应。

"我叫理查德·布伦特里，住在207房。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奇怪的洞……还有这个奇怪的地方，不过既然你也在这里，那说明这整栋公寓都一定有问题，这也许能解释那个家伙发生的一些事情……"

"你说的那个家伙是……？"

"在你之前住在302的那个家伙，他是个记者，曾经消失了一整天，最后那家伙疯掉了，在房间里用枪自杀了，再也没出来过……管他的，我现在得离开这个地方，你也是——如果你知道应该怎么办的话。"说罢他转身就走。

"等等……小心那个孩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跟他说，不过他依然是那种不屑的眼神，独自推门而去。

我紧跟着推门进去，这里好像是谁的家，桌上还放着生日蛋糕，蜡烛还没来得及插上，忽然想起我已经好久没有给自己庆祝生日了。

桌子后面躺着一个幽灵，吓了我一跳，以为它会直扑过来，不过很快发现在它身上插着一柄剑，和前面日记里介绍的样子差不多，我小心翼翼地蹲下去，剑柄上刻着"归服之剑（Sword of Obedience）"，这大概就是那把具有封印幽灵力量的剑吧？如果它能够



让这个幽灵乖乖地躺在这里，那么就让它躺在这里吧。而它手里的钥匙帮我打开了身后的门。

我现在不知道该去哪里，刚才我说什么来着？这个地方我很熟悉，对，我是很熟悉，不过现在的情况是，我到过的每个房间我都很熟悉，只是它们都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例如这间体育用品商店（Sporting Goods Shop），原本应该是在街对面，但是我却从公寓二楼的位置进入到这里面，并且商店后门出口的钥匙（Albert's Sports Key）又是在离公寓和商店至少 2 个街道以外的宠物店（Pets Shop）货架上找到的，而我来到这个宠物店只不过经过了一段楼梯而已。从商店后门出去后，我又找到了公寓后面停车场的货物电梯，天知道这个电梯会带我去哪儿！

在随着电梯下落的过程中，我意外发现理查德和那个小孩子在一起：

"你就是他提到过的那个孩子吗？看来你也住在这栋公寓啊。"理查德的语气有些强硬，那个孩子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

"你看起来和我上次在这附近逮住的一个小混混长得差不多，你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吗？"把这个孩子当成罪犯般审问，难怪他会吓得跑掉。

"嘿！嘿！你站住！"理查德追了过去。

电梯到了底，可是外面是死路，我只能返回电梯，却在电梯后面意外发现了一个通往地下的扶梯，下面是类似澡堂的地方，另一个扶梯让我来到了公寓后的小巷，而这个小巷又将我带向原本在公寓对面的酒吧里。

酒吧的吧台上放着酒保的便条：

"老板说这次的密码就是商店电话的后四位数字，不过写着那家商店电话的广告牌就立在屋顶，人人都可以看到，这样合适吗？"

身后就是密码门，我努力回想广告牌上的电话号码，往往是越明显的东西给人留下的印象越不深刻，那个广告牌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可是上面有写着电话号码吗？好像是 555-3750？

运气还算不错，门被我打开了，可这里……这里不是公寓的后面吗？算了，我已经不想再奇怪了，头顶上忽然传来理查德的惨叫，我顺着楼梯一路跑了上去，尽头是 207 的门——又是一个我不想奇怪的奇怪现象，而且，我又拿到了"混乱之牌（Chaos Placard）"……

门里，理查德坐在椅子上，脸上的表情被扭曲，额头上写着"19121"，我正要去扶他起来，一阵电击让我的手发麻，他原来坐在电椅上，正在遭受电刑！

那个孩子站在窗边，手指着窗外，理查德用尽全力吐出几句话：

"一……一……一……个……个……个……孩……孩……子……子！？不……不……不……不……是……是……孩……孩……孩……子……子……他……他……他……是……是……11……1……11121……那个……个……男……男……男人……人……"

说罢，他痛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也再一次失去了意识，而那个孩子已不见踪影……

艾琳

我又一次从床上醒来，身上感觉十分得疲惫，对面楼栋里传来警察的声音，那一定是 207 房的事情：

"看起来又是一个，队长……头上有 11121 的字样，和 10 年前那起案子一模一样……"

"是啊，'沃尔特·苏利文杀人案'。"

"但苏利文已经死了啊，不是已经找到他的尸体了吗？"

"一定是一个疯狂的模仿者！"

他们一定是在清理理查德的现场吧，上帝保佑那个可怜的家伙，虽然我不太喜欢他。

门缝下继续有人给我送日记过来：

"5 月 2 日

我领悟到这些数字后面的谜语了！

'11121'其实是'11/21'，也就是 21 个中的第十一个，那么就是说沃尔特计划杀掉 21 个人？但是他从未完成这个计划啊？

他因为杀害比利和米莉亚姆·罗肯（Billy and Miriam Locane）——第 7 个和第 8 个受害者而被判有罪，之后他在监狱里自杀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连环杀人案震惊了世界，人人都知道了这个'沃尔特·苏利文杀人案'。

这里有两个疑点：第一，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第二，为什么他在完成计划之前

就自杀了？难道他真的只是个疯子吗？"

"5月14日

四年前他们找到了刻有'12121'——也就是'12/21'具尸体，我立刻感到恐惧并止不住地发抖，受害者6个月前就遇害了，而沃尔特已经死了7年，离受害者被杀也有3年时间。

警方认为这是一起模仿犯罪，他们称之为'苏利文杀人案第二轮'，但是有些事情困扰着我……"

噩梦还没有结束，大门的铁链依然牢牢地锁着，我很想让自己绝望，哪怕死能够让我解脱，我也愿意。

我不知道是不是离噩梦的结束越来越近，这一次我站在了公寓内，四周的墙壁上的鲜红色在蠕动着。刚才似乎有个长发的风衣男在敲着303——艾琳房间的门，等我站起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

我的隔壁是301房间，推门进去，一切都那么平常，我在桌上发现了一本日记：

"7月1日－麦克（Mike）

几个月以来，住在我隔壁的约瑟夫（Joseph）给了我几本罕见的色情杂志，看起来是他努力的'成果'，他说等再找到一些后就给我，不过不久之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他。

他说他是个新闻记者并且经常出外采访，不过我感觉一定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时常可以听到里面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

7月2日－麦克

我美丽的瑞切儿（Rachael），那些红纸条上写的什么啊？我以为是你写给我的日记。不过可能是在其他的地方吧。

他拿走了我的一些衣服，那些都是我最好的衣服啊。"

原来之前住在302的那个人叫约瑟夫，可是他和那个什么"沃尔特·苏利文杀人案"有什么关系呢？在日记旁边，我找到了一张红纸条，可是什么也看不到，房东的钥匙（Superintendent's Key）和106信箱的钥匙也在一旁。另外还有一本笔记：

"教导绝望：'希望之屋'

'希望之屋'，一座位于寂静岭郊区的孤儿院，但在其假相后面，掩盖的是一座绑架儿童给他们洗脑的地方。

希望之屋是由名为4S（Silent Hill Smile Support Society）的教会慈善机构创建的，这是一个专门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并给予他们生活希望的地方，但实际上，这是用歪理邪说代替正确宗教信仰的异教徒组织。

住在附近的史密斯先生告诉我：'有时候在晚上可以听到奇怪的祈祷声和婴儿的哭声，我曾经去投诉过一次，但被他们赶了出来，自那以后也没有任何改变。'

实际上，记者被拒绝进入那个地方去拍摄照片，那些希望之屋里面的人究竟想隐瞒什么？根据我的调查，我偷偷地发现了在那个地方有一座圆形的混凝土塔，不过没人可以告诉我那座塔是干什么用的，不过看起来和照顾孤儿一点关系都没有，也许那是一个监狱或者一个秘密的工坊。当地的信教徒把'希望之屋'比喻作《食罪人》（译注：2003年福克斯出品的一部影片，里面讲述了信教徒吃掉罪人的尸体来为他们清除罪恶）。这个信仰深深地置入寂静岭的历史里，这些狂热的异教徒坚信他们中间这些'上帝的选民'有着黑暗和危险的一面。

我打算继续调查'希望之屋'和背后的教徒，我始终坚信揭露事实和这些孩子才是正确的方法，这是我们的重大责任。

约瑟夫·史瑞伯（Joseph Schreiber）"

看完我前任房客的手书，我逐渐意识到我被卷入一个可怕的宗教活动中，这也许是报复，也许是仪式，而我很可能是无辜的。

经过302房间的时候，我似乎看到那个孩子正在敲门，但是等我走过去，他又消失了。

正要下楼去房东的房间，在三楼楼梯坐着一个长发的风衣男，正是刚才敲着艾琳房门的人，他目光呆滞地坐在楼梯上，手里捏着一个洋娃娃：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艾琳小姐给我的，她那个时候比我还小，握着她妈妈的手看起来非常快乐，现在我把这个给你……"说罢把洋娃娃放在我的脚边，低下头再也不说话。于是我也不在理他，径直走到了1楼。

106信箱里塞满了情书，上面都只有一句话："我爱你，瑞切儿——麦克"。

房东的房间在105，墙上挂着公寓所有房间的钥匙（Apartment Key），可是却没有303——艾琳房间的钥匙，一边的桌子上放着

几张红纸条，还有一张字迹凌乱的便笺：

"瑞切儿护士手记……把它返还到302房……和这个部分一起……她男朋友（麦克？）匆匆忙忙……"

而在房东的书柜上，我找到了房东的日记：

"这个红盒子看起来更加奇怪了，散发出一阵恶臭，太恶心了，但是我却不能扔掉它。

说起来这是30年前的事情了，一对年轻的情侣住在这个公寓，但是有一天他们突然消失了，就像晚上的小偷一样跑掉了。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钱的问题吧，也许是他们遇到了危险，但是问题来了，他们把他们新生的婴儿留在了房间里，我甚至找到了脐带。

我立刻呼叫了救护车，这个孩子活了下来，但是我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多年后，我经常看到一个小孩子在公寓周围转悠。有一天他突然不再来了，于是我敢肯定，他就是那个弃婴。

这个故事太可怕了，被抛弃的婴儿……都发生在302房……还有在那里找到的脐带……直到现在我都不能忘记它。"

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故事，居然就发生在我的302房，这难道就是房间里充满怨气的原因吗？我几乎都要崩溃了。

我拿着钥匙在每个房间寻找着303的钥匙，它一定落在公寓的某处了。102和203房间里我又找到一些红纸条，虽然看不清，但是我想一定会有办法的；205房间里有一盘"剥皮麦克（Skinned Mike）"的录音带，我想起家里还有一台录音机；而在理查德的207房，我看到那个长发男子正站在窗户那里看着什么，等我走过去，他也像刚才的那个孩子一样消失了，我顺着他观望的方向看



去，正好可以看见303房间里的艾琳。在先前理查德被电死的椅子上，我找到了他的遗物——那把他最喜欢的左轮手枪。

搜遍了整栋公寓，除了那些恶心的怪物之外，我并没有找到303的钥匙，我拿着手里的那些刚刚找到的红纸条，忽然有了一个想法，我回到302的门前，将这些纸条从门缝中塞了进去，然后从301的洞回到了公寓里，果然，这些纸条都可以阅读了：

"5月20日

我拣到了303房间艾琳丢失的钥匙，我去还给她但是她不在家，我想应该交给房东吧。"

"5月22日

我弄丢了艾琳的钥匙，我必须得找回来，让我想想最后一次看到它是在哪里？

哦，对了，那天我头疼得厉害，所以躺在床上，也许我去床边找找会发现它。

我现在每天都头疼，这真是糟透了。

我该怎么办呢？"

果然我在床头的地板上发现了303的钥匙（Doll Key），也许它一直就在那里，只不过我从未注意过罢了，但是我知道事情绝不是我想像得那么简单，至少我没有那么幸运。

这儿还有一张残破的纸条，已经无法看出完整的句子了：

"瑞切儿……

……爱你……经常看着……窗户……保护你……爱……

麦克"

那一盘录音带听起来也毫无头绪：

凶狠的男声："你看看！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这都是你造成的！这些衣服恶心死了！赶快给我扔掉！"

贫弱的女声："我知道了……这正好可以把他尸体包起来……"

喃喃的男声："等等，等等……我想那个给我自己留着……"

凶狠的男声："你！你又来管闲事了，是吧？在我厌烦你之前赶紧给我滚出去！"

听起来似乎是在处理尸体，也许这个东西对警方来说有用，而对我来说，只能让我打个冷颤——那个凶狠的男声好像是理查德……

赶紧来到303号门前，忽然听到艾琳的一声惨叫，等我开门进去，好像一切都晚了……

艾琳已经换上了礼服，大概是要去参加

她之前所说的舞会吧，可是她已经无法展现她优美的舞姿了——她正遍体鳞伤地躺在地上，原本那迷人的背上被人残忍地刻上了"20121"，地上的血迹说明她已经挣扎着爬了一段，但是站在她面前的，居然是之前看到过的那个孩子！难道是这个孩子杀了她吗？天啊……

艾琳一息尚存，她似乎有话要说：

"嘿……孩子……谢谢你……你找到你妈妈了吗……这个地方……太危险……你得……快点离开这儿……"

之后就再也无法听到她的声音，她为什么要对这个孩子说谢谢？她就是第20个受害者吗？我看着这个孩子，他的眼神那么的漠然，让我感到一丝寒意。忽然觉得自己的无助，无法帮助别人，也没法帮助自己……

宿命

已经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从噩梦中醒来了，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噩梦还是现实，每一个在噩梦中遇害的无辜者在现实中都以同样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辛西娅、杰士伯、安德鲁、理查德、艾琳，另外还有我的前任房客约瑟夫，这些人的名字堆满了我的脑袋，我不知道从何去整理。

厕所的洞已经被堵了起来，这是意味着噩梦的结束吗？

大门下又被塞进了一张约瑟夫的日记，我宁愿相信这是他本人给我的：

"7月13日

我想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他真的疯了，我再也受不了了，他的力量已经难以估计。

我害怕极了，今天我把储藏间的后门锁了起来。

不知道艾琳·高尔文还好吗？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而她已经身处危险……"

日记旁边还有一张"女妖护身符(Succubus Talisman)"，我看不懂上面图案的意思。

储藏间的后门？这个储藏间有后门吗？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我推开储藏间的门，原本空空如也的墙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符号，这个符号和那张女妖护身符上面的图案似乎对应，我斗胆将护身符放在这个符号上，一阵剧烈的颤动，墙面上出现了血红色的字迹：

"在他完成了圣母升天的仪式后，另一个世界开始把他们引导到他的世界中，并且开始可怕地膨胀起来。但他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不一样——它有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中，他就是国王，在这个王国的最深处是他的母亲。"

在这个字迹的四周，出现了4个凹坑。看着这些凹坑，忽然让我想起了一些东西，我跑到客厅里面，拿出储物箱里面放着的那四张牌，"诱惑之牌"、"起源之牌"、"警惕之牌"、"混乱之牌"，分别和凹坑里面的图案一一对应，我不知道这些卡牌代表什么，但是等我将这些卡牌放入到这些凹坑里面的时候，一个更大的洞出现在我眼前！上帝啊！噩梦还没有结束！这难道就是约瑟夫说的储藏间的后门吗？

毫无办法，我已经别无选择了，噩梦，请快些结束吧，哪怕是杀了我……

一股刺鼻的药水味和血腥味让我从昏睡中苏醒过来，我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医院冰凉的地板上，在一旁的幕布后面，一个黑影不知在那里折腾什么，发出的那种奇怪的声音让我感到害怕。忽然，他发现了我，这不就是刚才给我娃娃的那个风衣男吗？他双手沾满血迹，目露凶光地向我扑来，我顺势一闪，跑出房门，紧紧地从外面将门锁住，幸好，他没有追来。

这间医院我来过，这是本市惟一的一家医院。在一间办公室的灯幕上，我找到了一张艾琳的照片，这让我很心痛，艾琳，你还活着吗？办公桌上的一张笔记，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

"我搞丢了艾琳·高尔文病房的钥匙，她是和其他几个重伤病人一起送来的。我想好像是落在其他病房了，不过最好不要……"

艾琳还活着！她就在这间医院里！这大概是这段时间来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在门外地上发现的女士提包更加确认了这一点！艾琳，等着我，我来了！

二楼是医院的病房区，一些无人乘坐的轮椅在走道里滚来滚去，虽然这让我奇怪，但是我现在更担心艾琳的安危。

果然，艾琳就在这里，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榻上，一只眼睛受伤了，一只胳膊骨

折了，除了这些之外，身上更是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她受了多么残酷的折磨啊！我轻轻地推了推她，试图将她唤醒。

"啊————！"艾琳一睁开眼睛看见我，就害怕地大叫，身体躲避着贴着墙。我过去紧紧地抱住她，嘴里不住地说："艾琳！艾琳！别害怕，是我！"看着她这个样子，我心疼得想哭。

艾琳总算恢复了常态："你……你不是隔壁的亨利吗？你在这里干嘛？"

"我不知道……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房间里面有一个奇怪的洞……我看见无辜的人被杀害……一个奇怪的世界，而且我看见你也被……"

"你到底在说什么？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这是真的，当时还有个孩子和你在一起……"

"等等，孩子？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正准备去参加朋友的舞会，那个孩子保护我免受那个风衣男的伤害……对不起，我没有相信你，我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感到害怕极了，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

"嗯……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如果你在这里被杀了，那么在现实中也会被杀，不管怎样，逃离这里惟一的办法就是穿过那个洞。"

"好吧，好吧，那么带上我。"她轻轻地将手递给我，我却感到十分沉重。

在一间更衣室，我找到了一个洞，拉着艾琳的手，我领着她准备穿过这个洞……

我发觉自己仍然从床上醒来，艾琳却已不见踪影，房间里的空气忽然变得十分凝重和压抑，客厅一声巨响，我发现电扇莫名其妙地掉下来砸坏了茶几。

大门下被塞进了一封信，里面有一把小钥匙（Small Key）和一张约瑟夫的日记：

"7月20日

你已经看过那个世界了，一个可怕的噩梦。

但是如果你被卷入那个世界，这就不仅仅是个噩梦了。千万别迷失在那里，如果你被拖进去，你会被杀的！

但是希望仍然存在，这把小钥匙也许会引导你。

如果你看见门上有卡牌的符号，去看看门的另一边。继续往前，一直到达最深处，去寻找最终的真相！"

看到这里，我确信无疑这是约瑟夫留给我的了，当然他也许是留给他下一任房客的，很不幸的是，这次轮到了我。他好像一直在调查什么事情，似乎和那个"沃尔特·苏利文杀人案"有关。

在书柜后面，不知何时露出了几张红色的纸片，果然又是约瑟夫的日记：

"？月？日

我离开这个房间多久了？几天还是几个小时？但是在这个期间，他们找到了第14/21具尸体，不久我开始产生幻觉，我觉得我开始失去意识。"

"7月11日

沃尔特·苏利文的确自杀了，他用勺子刺入他的脖子，最终因失血过多死在了他的牢房里。他的尸体被埋在了他的故乡寂静岭郊外的一处公墓里，墓碑上没有被刻上名字。

之后，他的名字被广为人知，看起来他的连环杀人计划在第10个被害者这里停止了。

但是3年后，一具刻有'12121'的尸体被发现，被害的时间是6个月前。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在苏利文自杀两年半以后被害的。杀人手法和苏利文一模一样，除了一件事情。

先前10名遇害者被发现的时候，他们的心脏都被挖出来了，然后胸部用线被非常专业地缝合起来了，而这第12/21名受害者的心脏却完好无损。根据这一点差异，警方认为这只是个模仿者而为。但是警方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继而又发现了第13名受害者，他的心脏同样完好无损，警方至今没有指认嫌疑犯。

我得到了一个假设的结论，很少人能知道原案的细节并能够如此精确地模仿苏利文的杀人手法。首先我得去一趟寂静岭，到那个漂亮湖泊旁的墓地去，或许在那里我能找到答案。"

"7月14日

那天的天气十分奇怪，甚至即便我躲开了早些时候的风暴，但仍有厚厚的雾在笼罩着一切，幸运的是，它能够让我避免被发现从而能继续我的调查。

警方仍旧固执地认为这只是一起模仿犯罪，所以我想这里应该还没有被调查过。

但是我错了。

我应该早点来。

这个墓地的条件如此之差，几乎已经被破坏了。刚才的风暴一定引起了涨潮，这就是当我找到沃尔特 · 苏利文的坟墓时……

（这个部分因严重毁坏而无法阅读）

我震惊不已，坟墓里根本没有尸体，而在棺材上刻着‘11121’……”

我开始明白了一些事情：这个沃尔特 · 苏利文是一个杀人狂，他计划杀掉 21 个人来完成某个计划，这个计划似乎和那个什么圣母升天的宗教仪式有关，在杀掉第 10 个人之后，他被捕并在监狱里自杀了，但是他又奇怪地从坟墓中复活，并继续着杀人计划，那么说来，辛西娅他们也是这个计划中的受害者，不过为什么苏利文要把自己算作第 11 个受害者，第 12 个和第 13 个相继被发现，14、15 还不清楚，16 是辛西娅，17 是杰士伯，18 是安德鲁，19 是理查德，20 是艾琳——不过还没有成功而已，但不管怎样，他还只剩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他的计划了，会是谁呢？是约瑟夫吗？不会，如果是约瑟夫，那么他的计划应该早就完成了，原本开始清晰的线索又开始模糊，我再次感到头疼。

艾琳，艾琳在哪里？我得回去找她！储藏间的洞还在那里，我要爬过去找艾琳。

我又回到了医院的更衣室，艾琳一看见我，就扑到在我怀里。

“你难道一直都在这里吗？”我感到艾琳在发抖。

“是啊，我压根就没有看见什么洞，你突然一下子消失了，我怎么能一个人待在这里，我会被诅咒的，我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也许知道救你的办法……你知道有个人叫约瑟夫吗？”

“知道，他是在你之前住在那间房的人，他好像是个记者还是什么，在你搬进来之前，他曾经消失了半年，但最后，他的举止变得古怪起来……”

“是的，他正在进行一项调查，和一个宗教仪式还有一个名为沃尔特 · 苏利文的人有关，我从他那里得到了这封信，他告诉我要我到这个世界的最深处，去寻找最终的真相。让我们去吧，那里一定会有答案。”

“好吧，我答应了，让我们一起去，我会紧紧地跟着你的。”

我带着艾琳，用那把小钥匙打开了医院电梯后面的铁门，来到了一个环形楼梯，这个楼梯向下延伸，我看不到底，但是我知道，这一定是通往这个世界的最深处。

楼梯的尽头，是一扇有着卡牌符号的门，推开门，我发觉我们居然来到了那个地铁站。

这个地铁站依旧显得阴森，我领着艾琳往月台走去，地上多了许多头发，这些头发好像路标一般指引我来到了当初辛西娅被害的地方。

在十字转门后面，我看到有个人躺在那里，从着装看来似乎是辛西娅，长长的头发遮盖着脸。忽然，这个像尸体一样的东西动了起来！慢慢地在地上爬着，身体透过了十字转门，然后站了起来，我仍然看不清她的脸，她双脚离地，缓缓地向我飘来，在即将靠近我时，用那些长发裹住了吓得不敢动弹的我，若不是艾琳一把推开她，我想我一定会死在她手里，我用手枪击倒了她，然后趁她还未站起之前，用先前拿到的归服之剑插进了她的身体，将她的怨灵永远地封印在了这里！

我带着惊魂未定的艾琳跑向了月台，我想起当初曾在火车里找到一个无法打开的铁盒子，而我手里正好有一把玩具钥匙和一封信：“妈妈，我把这个给你，请你快点醒来吧，它就在我的玩具火车里。”

还有一张约瑟夫的日记：

“7 月 25 日

我找到了两个神秘且强大的东西，它们对那些怨灵十分有效：圣烛和圣章。

这些东西不但能对付那个世界的怨灵，对在我房间出现的一些诡异现象也同样有效，只要在那些地方点燃圣烛就可以激活它神圣的力量。而佩戴圣章能击退邪恶的能量，我的希望增加了些许。”

圣烛和圣章？就是我刚才在医院里发现的那些东西？没想到这两个不起眼的东西居然拥有这么大的能量。

我用玩具钥匙打开了那个铁盒子，里面只有一枚脏兮兮的硬币，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厨房的水龙头下冲洗，硬币上刻着“1$”的字样，顺便用圣烛驱散了一些房间里的诡异现象，例如咣咣作响的窗户、墙壁上的印迹、还有胡乱转动的钟表，而大门下，又多了一张约瑟夫的日记：

“7月17日

在沃尔特·苏利文自杀几天后，一些市民目击到一个长发的风衣男出现在这里。207房间的理查德·布伦特里通过窗户看到在302房有一个男人在移动重物。房东桑德兰也看到有个风衣男在302房间附近转悠，有迹象表明那里确实出现过一个人。”

由此看来苏利文的确是复活过来了，不过我现在没时间考虑这个，艾琳还在那边呢！

回到地铁站，幸好艾琳安然无事，我把硬币给她看，她说好像在一个自动售货机上看到过这个符号，我俩跑过去，果然是这样。我将硬币投进去，掉出来的不是诡异的饮料，而是一把杀人现场钥匙（Murder Scene Key），我忽然感到一阵可悲，我拿到这么多钥匙，没有一把能够打开锁住我房门的锁链。

艾琳的手脚不方便，我只能把她留在原地，独自一人走下扶梯，绕道去那个杀人现场。现场显然被警方处理过了，不过有一张辛西娅的往返车票（Cynthia's commuter ticket）被落了下来，这东西可以让我自由出入地铁站了。

我用钥匙打开乘务室的门，屋内的血迹让我想起了辛西娅躺在我怀里死去的情形，再想想门外被我封住的那个幽灵，我知道那一定是辛西娅，无辜的她一定心怀怨恨吧。

在原先辛西娅倒下的地方，一个火车操作杆（Train Handle）放在那里，我忽然想起在国王大街地铁站上有一辆因为缺少操作杆而无法运转的列车，这个大概是用在那里的吧。

我急忙回去接到艾琳，带着她来到那辆列车里，将操作杆装在车头，果然启动了列车，不过这辆列车大概是很久没有运行过了，刚刚挪了几步就停了下来。它虽然没有带我们离开车站，却带给我们另外一扇卡牌符号的门，推开这扇门，又是一个往下的旋转楼梯，我相信它会带领我们走向真相。

推开楼梯尽头的门，我来到了那个墓地，那个位于寂静岭郊外的墓地，果不其然，那个刻着“11121”的棺材还躺在那里，正当我想去查看一下时，忽然听到开门的声音，那个风衣男拿着枪追了过来，不由分说地向我射击，若不是手中拿着理查德的左轮，我恐怕会永远留在这个墓地里。

我带着艾琳来到了希望之屋，这里只剩下一片废墟，可能是自焚的那个结巴毁掉了这一切吧，在这片还冒着灰烟的废墟里，我找到了一张还未烧毁的纸条：

“应该有东西在这里但是却什么都没有，我感到从井里出来了一些东西，有些东西不见了。啊——啊——啊！它已经开始了！——杰士伯”

在被烧毁的废墟上，似乎有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我走上前去，才看清只是一个仅有躯干的木偶，在它脚下，放着一张纸条：

“虽然我的躯干被毁，我也不会让你通过。

为了给受智者准备，我将我的身体切成5个部分，把他们藏在黑暗里。

当我的身体重新归为一体，下面的通道就会打开。

如果你是受智者，你就会明白我的话。

仪式已经开始……”



在刚才的路上倒是看到了一些井，可是它们深到我根本无法看到底，艾琳提醒我，刚才路上还有一些被点燃的圣火（Holy Frame），也许有用。可是光有圣火没用啊，我得去找一个火炬（Torch）。在那个墓地的圣火旁，我找到了火炬，可是它还需要油来助燃，我想起在我的储藏间里还有一桶汽油，在回去取油的时候，又一张约瑟夫的日记出现了：

“7月18日

我的理论是沃尔特根本就

没死在监狱里，是另外一个人自杀了，或许也可能警方抓住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沃尔特·苏利文。

我没法去调查在监狱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无论如何，沃尔特的确死在了监狱里。而出现在这里的风衣男才是真正的沃尔特。

7年前，他在这个公寓做了些什么，这与发生的那些奇怪的事情一定有关系。再多一些线索我就可以搞清楚整个事情。我甚至发现真正的沃尔特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约瑟夫的调查在一步一步深入，而我也许正在一步一步深入最终的真相。我只是奇怪为什么这些日记到来的顺序是混乱的。

在带着艾琳在森林深处的井里寻找那个木偶的肢干时，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原本我找到的一些看不懂的字迹，艾琳都会阅读，据说这是她以前在学校学习过考古学的缘故，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个孩子的日记：

“10月1日

他告诉我我可以到处写字，因为没人会看到。我喜欢写字，我的老师教过我。

10月2日

我今天和鲍勃（Bob）玩耍，很有趣，但是我走得太远了，‘他’生气了。

10月3日

我又和鲍勃玩耍了，不过这次我走得更远……（字迹在这里消失了）

10月4日

我屁股疼死了，我恨他。

10月5日

我又挨打了，我什么也没做错，我希望他死掉。

10月6日

明天是礼拜堂的读书课。如果我读不好，我会像约翰（John）那样被惩罚的，我害怕极了。

10月13日

我终于出来了，约翰还被关在那个圆房子里，我希望明天能读得更好。

10月14日

我今天的阅读功课做得很好，我很高兴。但是《圣母降临的21圣徒》（21 Sacraments of Descent of Holy Mother）太难了。

10月16日

今天有些重要人物到来了，其中一位是达……（Dah……）（字迹在这里断掉了）

10月17日

这个重要的夫人告诉我，我的妈妈还沉睡在艾士菲市。

我也有妈妈，我太高兴了，我要见我的妈妈。不过，艾士菲市在哪儿呢？

10月18日

即使我明天读得好，我还是得待在那个圆房子里。因为这样上帝会很高兴。所以我就这么做了。他多次来圆房子看望，我想一切都好。

10月21日

星期天是我离开圆房子去读书的日子，我今天读得棒极了。如果我能好好地阅读《圣母降临的21圣徒》，我就能见到妈妈了，那个重要的夫人这么告诉我。但是明天我又得回到圆房子里。

10月28日

我得坐火车去艾士菲市，人人都说艾士菲市是个可怕的地方，但是我真的想看看我的妈妈。

2月10日

我又去了艾士菲市，我……（无法阅读）妈妈……（字迹模糊而无法阅读）

3月17日

我又去了艾士菲市，这已经是第四次了。和上次一样，我妈妈……（无法阅读）这个城市真可怕，我妈妈所在的公寓……（无法阅读）”

这是孩子看起来好像是在寻找他的妈妈，这个沃尔特·苏利文难道是那个孩子？果然，我在托卢卡湖（Toluca Lake）——位于寂静岭边上的一个小湖旁遇到了他：

“你是……沃尔特·苏利文？”我小心翼翼地问着，生怕惊吓了这个孩子。

“所有人都这么叫我，但是我并没有名字，也没有家。”

“那么爸爸妈妈呢？”

“有……但我从未见过他们，他们生下我之后就离开了南艾士菲山庄。”孩子显得很哀伤，但是立刻又兴奋起来。“但我很快就要见到我妈妈了！”

“那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是的，当然，就在我出生的地方。很多人都想阻止我，但是现在好了。《圣经》里面

说我会和她在一起。我得赶紧了，妈妈在等我呢！”孩子一转眼就跑掉了，带着兴奋的步伐，找他的妈妈去了，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孩子是杀人犯。

在收集木偶肢干的过程中，我在第一次遇见杰士伯的地方又碰到了他，不过和辛西娅一样，他也变成了一个怨灵，而且是被火包围着的怨灵，我宁愿他不认识我，那样我也许会逃过一劫，若不是归服之剑封印住了他的怨灵，他也许会纠缠我一辈子。

总算找到了五个肢干，我把这些手脚和头一一安放在木偶身上，这个木偶似乎活过来一样，开始把轮椅往后挪动，接着滚下坡，人仰马翻地摔在地上，再也不动了。它完成了它的诺言，给我让开了它脚下的地道。

地道下面是一间地下室，放着一些祭礼的道具，看来传闻没错，这座看似孤儿院的地方实际上是某个宗教活动场所，虽然现在看起来活动似乎停止，这个教会也不复存在，可是某种力量却似幽灵一般，就好像永远笼罩在寂静岭小镇的浓雾难以驱散。

祭坛旁边有个门，刚才在湖边拣到的皇冠纹章（Crested Medallion）派上了用场，如同一把钥匙般，开启了这扇封闭已久的门。

门外依然是似乎永无止境的楼梯，向下、向下、向下……尽头的门外有一个电梯，这个电梯无需操作，进入之后依旧是向下，好长一段时间过后才停下，我觉得好像是从天堂坐到了地狱一般。

推开门，这次又来到了那个监狱，风衣男沃尔特正用枪等待着我出门，他难道还没死吗？我明明看着他倒在了墓地，可这里出现的难道是噩梦里的噩梦吗？我跑到三楼的一间牢房躲了起来。这间房正好是能够通向厨房的，我把艾琳留在这里，独自一人跳了下去。

来到安德鲁被害的地方，果然不出所料，他的尸体已经不在那儿了，只剩下他身上的一件蓝色的衬衣漂在水面，我捞起衬衣，发现上面隐约有些字迹，似乎要用有颜色的水洗一洗，我想到了自家浴缸那池血水，虽然很恶心，但是我仍坚持着将衬衣漂洗了一下，而衬衣背上的字迹也显露出来：

“我的房间在二楼，我喝了些有黑色沉淀的饮料。我把那把三角剑柄的剑藏在了我的床下。那个胖子，拿走了地下室的钥匙，下次我要把这把剑刺进这头猪的身体里来拿钥匙！”

然后“顺便”在大门下拿到了新的日记：

“7月28日

我打算整理一下近来调查到的关于沃尔特·苏利文的所有资料：

他就出生在这里——南艾士菲山庄的302房间，他的父母在他出生后便抛弃了他并从此消失，他被发现后被送往圣杰罗梅医院，他被希望之屋——一所位于寂静岭森林附近的孤儿院所‘收养’，它由寂静岭中一群信教徒所掌管，当他六岁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他是在哪里出生的，从那时开始，他开始相信302房本身——仅仅是这个房间而已——是他的母亲，每个星期，他都要跨越对他这个年纪来说是相当漫长的旅途从孤儿院来到南艾士菲山庄，有时候坐地铁，有时候坐公共汽车。

我累了，头疼得要命，明天再接着写吧。”

这些都是约瑟夫的判断，而对我来说，艾琳还在那里等着我，我赶紧回到监狱，带着艾琳，在二楼的监狱的某个房间里找到了归服之剑，然后我们俩来到了地下室，这儿有扇门锁住了，看来是安德鲁拿走了钥匙，可是他在哪儿呢？

正当我准备返回监狱去找一找钥匙的时候，一个预料中的怨灵出现在我们眼前——安德鲁，他逼着我们一步步后退，我被迫反击，在他倒下的那一刻，我用归服之剑插进了他的身体，他的怨灵永远地被封印在这个电机房，手中掉出水牢电机房的钥匙（Water Prison Generator Key），这把钥匙帮我打开了身后的门……

我不知道我们俩是怎样冲过那个由双头婴儿面的怪物组成的方阵的，有时候我觉得噩梦是如此真实，特别是当有一个柔弱女子需要你来保护的时候。

在一处大坑前，四周的墙壁上都挂着挥舞着右臂的尸体，如果被它一巴掌扔到坑里去的话，我的噩梦大概也会结束——死亡。

走过环形楼梯后，我们来到了公寓外——也就是遇到理查德的地方，当然，这次是没有理查德的，只有他的怨灵，也许他

对我拿着他心爱的手枪有些愤怒，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封印的命运，这也许是让他安眠的惟一途径。

地上放着一本回忆录，不过只有最中间一页的部分内容可以看清了：

"我想回到那个时候……

一切都是好好的……

我生日那天……

可爱的猫在宠物店……

所有的球都在球篮里……

打桌球也很有趣……

时间之门将开启……

当我看见这四个东西，我情不自禁地永记那一刻……"

这四样东西我记得在上次来这里的时候都看到过，没有插蜡烛的生日蛋糕，好像在运动用品商店看到过一包生日蜡烛；而在放生日蛋糕的房间的角落里，的确有一只猫在那里，不过是个陶瓷猫而已；球篮里的球大概说的是运动用品商店的吧；桌球自然是在酒吧里面，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这些东西和某个倒置的房间有关。

在某个楼梯上，一份残缺不全的报纸引起了我的注意：

"根据艾士菲市警方的通报，大约在晚上8点半左右，目击者在加兰的宠物店附近听到了几声自动机枪的枪声，等到警方到达的时候，罪犯已经逃走，而宠物店店主，史蒂夫·加兰（Steve Garland）因被自动机枪击中头部而死亡，并且店内所有的宠物都被残暴地屠杀殆尽，店内设施也被全部破坏。另外，根据内部情报显示，加兰的心脏已经被挖走，而且在背部被残忍地刻上了5个数字。"

看起来这又是沃尔特干的，只是不知道这个加兰是第几个受害者，而且为什么要把他的心脏也挖出来呢？

由于艾琳的手脚不方便，我把她一个人留在电梯里，自己从扶梯走了下去，准备绕道过去找那几样东西，在一处街道的拐角，我忽然看到那个风衣男和小沃尔特在一起：

"我要去见我的妈妈，你别挡着我！"小沃尔特显得有些惊惶。"你究竟是谁啊？"

"我的名字叫沃尔特，沃尔特·苏利文。"什么？这个风衣男竟然就是杀人狂沃尔特！"是该完成'21圣徒'的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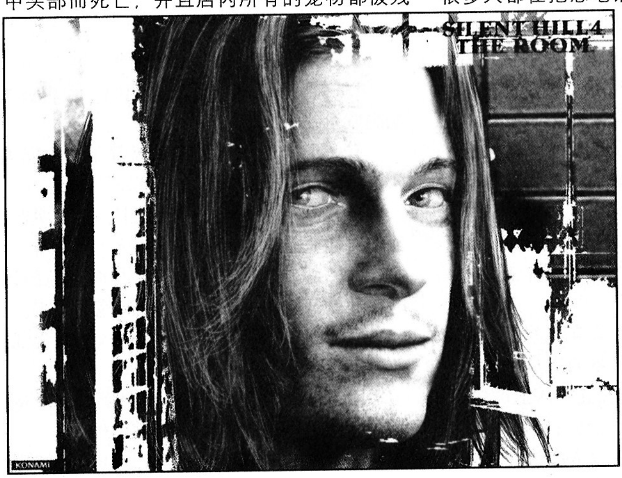
"但那是我的名字啊……还有什么是'21圣徒'啊？"

"别着急，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来，让我们去见妈妈吧。"说罢，沃尔特抱起小沃尔特就走。

"放开我，你弄疼我了！"小沃尔特在他怀里挣扎着。

还未等我赶过去，他们已经走不见了，我有些担心，也有些害怕。抓紧时间把那四样东西归还原位之后，原先那个倒置的房间恢复了正常，我领着艾琳从那条路来到了酒吧，我原以为那个密码门仍未改变密码，但是在吧台上找到的纸条给了我一些线索：

"老板要我去给酒吧换个电话号码，因为很多人都在抱怨电话里的杂音，这意味着我们得去更换屋顶的广告牌，这可真是麻烦。另外，新电话号码的后四位数字就是新密码，这个就不用我问了吧？"



原来如此，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拨通了床头前的电话，这次再也不是杂音了：

"你所拨打的号码已更换，新号码为555-4890。"

看来新的广告牌还没来得及换上去，而在大门下，"照例"收到

了约瑟夫的日记：

“7月29日

继续昨天的资料整理。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段距离实在是太长了，不过他每周都会乘坐交通工具去。不幸的是，其他的人住在公寓里，所以他不能和他的妈妈（302房间）结合。几年来，他像着了魔一般不断地前来只为偷偷地看上一眼。终于，房客们开始抱怨，并用很恶劣的态度对待这个四处晃悠的小孩子。沃尔特开始害怕这些人，认为是他们阻碍了他去见到妈妈。

又是几年过去了，沃尔特长大了，他受教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此外，他对妈妈的痴迷和对外面世界的仇恨越来越深。沃尔特被教会的‘圣经’里谈到的‘圣母降临——21圣徒’的细节所吸引，‘21圣徒后，圣母将出现在这个世界来拯救罪恶的人。’

沃尔特离开希望之屋后，他搬到了快乐河——寂静岭附近的小镇，一段时间里，他像一个普通学生般生活，但他仍然对整个世界充满了埋怨和愤怒，七年后，他开始了他的21个连续杀人计划……”

事情到这一步看来是很清晰了，我无意中被卷入这个变态的报复计划中，虽然他是为了找回他的妈妈，可是这么多无辜的人都死于非命，不过仔细想想，除了邪教对他的影响之外，那些驱赶他的人们为什么要这么讨厌一个小孩子呢？

暂时没时间考虑这些事情了，艾琳还在那边，我得赶紧回去。艾琳还在电梯里等着我，浑身发抖，我轻轻地告诉她，我们快走到终点了。来到那个熟悉的楼梯，理查德的惨叫似乎还在楼上游荡，可这次只能往下走了。

上帝保佑，我们终于来到了环形楼梯的尽头，虽然这里还是一扇门，但看起来已经十分接近302房——沃尔特心中的妈妈了。门前的空地上，放着一本日记：

“今天我做了个奇怪的梦，那个长发的风衣男又来哭着找他妈妈了。

上一次看到他还是10年前的事情。那时他走上楼梯，提着一个沉重的工具，一个看起来很破旧的碗，还有一只正在滴血的包裹。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但是几天后，邻居们开始投诉，说是在原本应该空空如也的302房听到了奇怪的噪音。所以我到302去转了转，的确有迹象表明曾经有人来过，并且，似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都能从302房间的窗户听到奇怪的声音。

——桑德兰”

写这本日记的人是房东，看来他对这件事情也有所耳闻。

我推开这扇苍白的房门，原以为里面会是一幅可怕的情形，但是进去之后整个房间却给我一丝十分安详的感觉，这……这不是我自己的房间吗？难道这里就是沃尔特所认为的“妈妈”？房间里面都是白色的，四处都有点燃的圣烛，给人一种十分温暖和安全的感觉，家，这就是家的感觉，难怪沃尔特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回到这里。

在茶几上，一本深红之书放在那里：

“那个被叫做‘圣母’的，一点也不圣洁，

‘圣母降临’实际上是恶魔降临。

那个被叫做‘21圣徒’的，没有一个圣徒

‘21圣徒’实际上是21个异教徒。

让邪恶领域诞生，让我主的领域被亵渎，让恶魔诞生。

如果你想阻止恶魔的降临，你必须焚烧巫师身上他母亲的部分。

还必须将8支矛刺进巫师的肉体，

空虚、黑暗、阴暗、绝望、诱惑、起源、警惕、混乱，

这样就能让巫师不圣洁的肉体回复到我仁慈的主所创造的那样。”

这似乎是用来破解某个诅咒的方法，看起来和沃尔特的计划有关。

旁边还有一本旧的儿童画册：

“从前有一个孩子和一个妈妈，他们被魔法绳联系在一起。

有一天，这个绳子突然断开了，妈妈陷入沉睡，而孩子被孤单地留下。

但是孩子在希望之屋找到了很多朋友，他们对他非常好，孩子十分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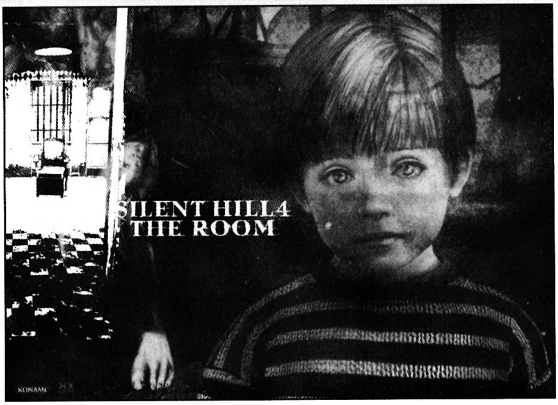
他的朋友告诉这个孩子如何叫醒他的妈妈，他就开始用很多办法来叫醒他的妈妈。

但他的妈妈没有醒来，无论他怎么尝试，他的妈妈就是没有醒来。

因为他想叫醒的不是他的妈妈，是恶魔。

这个孩子被欺骗了，可怜的孩子。

这个孩子不停地哭，不停地哭。



当他想起他妈妈的时候，他还记得和他妈妈被魔法绳联系的感觉。

就在这时，天空撒下一道光辉。

这道光辉非常温暖，孩子感觉十分舒适。

当孩子看着他的手时，他发现魔法绳就躺在他手中。

他抓着这根魔法绳，高兴地睡着了。"

如果这本书能被沃尔特看到，兴许他就能明白，也不会发生这么多悲惨的事情。

在我的房间里，我找到了最后几张约瑟夫的日记：

"8月2日

这间房子怎么了？它被血迹和铁锈所覆盖，这不是我的房间吗？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真是我的房间吗？真恶心……空气很凝重……我头疼……墙上的，怎么像一张脸？我究竟在写些什么？

8月3日

我无法打破这堵墙。

8月4日

当钟声敲响的时候，艾琳＝妈妈的身体，血。

8月5日

'你必须焚烧巫师身上他母亲的部分。'肉体的部分＝房东的房间？"

日记中第一张和我刚开始所做的梦非常相似，看来约瑟夫也和我有着同样的遭遇。

洗手间里的洞居然还在，不是已经被堵上了吗？而现在杂物间打不开了，我忽然想到我是不是回到了约瑟夫居住时的302房间？

客厅里一阵响动，我和艾琳跑过去看，天花板上倒垂下一个人来，用着沉重的语气跟我们说：

"你们真不错，能到这里来，让我来告诉你一些关于'他'——沃尔特·苏利文的事情。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认为我的房子是他真正的妈妈，他决心要把她从这个污染和腐烂的世界里'解放'出来。在孤儿院，他学到了关于'21圣徒'的事情，认为这是净化她惟一的办法，然后他实施了'圣母升天'的仪式创造了这个扭曲的世界，而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虽然他现在死了，但是他依旧试图完成'21圣徒'。他童年的愿望——回到他出生的怀抱——将他分裂开来，现在孩提时的他……已经在这个世界证明了他自己。很快，他即将完成他的计划，'21圣徒'，第20个……'复生的母亲'……艾琳·高尔文，第21个……'受智者'……亨利·唐森。即使是现在，也还不算晚，按照深红之书所说的来阻止他，如果不这样，无论你逃到哪里，他都会抓住你。找到他真正的位置，一定就在附近，你一定要杀了他，杀了他，杀……杀……

赶快，赶快，她已经被带走了，她是第20个，'复生的母亲'。深红之书，服从深红之书，杀了他，一定要杀了他！"

说完这段话他就消失了，从语气看来似乎是在我之前的房客约瑟夫，他好像也未能成功阻止沃尔特，但是他把所有的线索都给了我，也把所有的希望都留给了我。

在原来卧室房门和洗手间房门之间的墙壁上，出现了一把钉在墙上的希望之镐(Pickaxe of Hope)，我想这就是约瑟夫用来砸墙的工具，这面墙壁已经砸出裂缝，可是未能砸穿，约瑟夫这么干一定有理由，这堵墙背后一定掩盖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而这间房现在看来如此安详，那么有问题的房间看来是……

我把艾琳留在这里，独自从洗手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虽然是同一个地方，但是给人的感觉大不相同，一边是安静祥和，一边是恐怖阴森，我用希望之镐砸开了那堵墙，



果然在墙后面还有一间密室！一股恶臭从里面传出来，真是太恶心了，而密室内的场景更加让我恶心，沃尔特·苏利文的尸体被打扮成天使的模样钉在那里，看起来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不过既然沃尔特已经死在了这里，那么外面的沃尔特和小沃尔特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不过对于这个混乱的世界，我所想的只是早点结束它。

在他手中握着解放之匙（Keys of Liberation），这把钥匙正是我寻找已久的能够打开大门锁链的钥匙，在推开这扇紧锁的门之前，我拿到了最后一张约瑟夫的日记：

"8月7日

第一……十颗心……

第二……十……

第三……十颗心……

第四……十颗心 史蒂夫·加……

第五……十……

第六……十颗心……

第七……十颗心 比利·罗肯

第八……十颗心 米莉亚姆·罗肯

第九……十颗心……

第十……十

第十一……圣母升天 沃尔特·苏利文

第十二……空虚……

第十三……黑暗……

第十四……阴暗……

第十五……绝望 约瑟夫·史瑞伯

第十六……诱惑 辛西娅·维拉奎兹

第十七……起源 杰士伯·盖恩

第十八……警惕 安德鲁·迪索沃

第十九……混乱 理查德·布伦特里

第二十……复生的母亲 艾琳·高尔文

第二十一……受智者 亨利·唐森"

看起来这是一份不完整的"21圣徒"的名单，虽然我还在名单之中，但是我要将自己和艾琳抹去！

打开了所有的锁链，心里忽觉畅快许多，心想着能够逃离这个噩梦，我的手不禁发抖，颤抖着打开了房门……

血红，还是血红，我来到的还是噩梦的世界！看来我并不是意外被卷进来的，这是我的宿命！

艾琳从远处走来，她一定和我一样疲惫，但是我们即将达到终点了，我们不能放弃。

我领着艾琳先去房东的房间去拿脐带（Umbilical Cord），但是房东的房间又是被6条铁链紧紧锁着，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到处寻找能打开锁链的钥匙。

艾琳在一楼大厅被地上的一本小孩子的画册所吸引，不愿和我继续走，我只能将她先一个人留在这里，自己独自去寻找。

在一楼的几个房间，我找到了6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沃尔特的尸体，每当我要去查看的时候，它就消失了，随即听到一声锁链断开的声音，莫非这就是打开锁链的钥匙？

"闭上你的臭嘴，这能都怪我吗？

我告诉过你我们不能有孩子，不是吗！？

不管怎样，让我们离开这儿，我再也受不了了！

如果让房东听到他的动静，我们就麻烦了！

这个只会哭的臭小子！

快点，把他包起来！"

这些好像是残留在沃尔特记忆里，他那不负责任的生父要抛弃他的声音，在这一刻，我忽然觉得沃尔特其实也是受害者。

我回到大厅，艾琳还站在那儿，手里捧着那本书：

"艾琳？"

"这太可怕了，那个可怜的孩子……"艾琳似乎有些抽泣。"他的爸爸妈妈在生下他以后就把他给抛弃了，真是卑鄙。他一直以为302房间是他的妈妈，我要帮助他！"

艾琳那天生的母性让她也让我充满了勇气，既然是我自己的宿命，那么就得我自己来打破。

我们来到105房，在房东的书柜上找到了那个红色的盒子，我打开它，一阵令人作呕的气味让我差点扔掉它，里面正是那段脐带！

忽然间，我感到头似乎要裂开一般，剧烈的疼痛让我无法站立，艾琳赶紧过来扶着我。

“噢……我的头……”

“亨利，你还好吗？”

“是沃尔特……他在哭泣……即使是完成了‘21圣徒’，也帮不了那个孩子。”

艾琳听到这里，忽然站立了起来。

“我要回去，亨利，回到他所在的房间去。”她轻轻地抚着我的脸。“我们是惟一的，惟一能够阻止他的人。”说罢，独自推门而去。

我怎能让一个柔弱女子独自离去，等我追出去的时候，她已不见踪影。我一路跑到302房，进入到那个密室，奇怪的是沃尔特的尸体已经不见踪影，在他尸体原所在的地方，有一个奇怪的洞，我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相信这里就是所谓的“最深处”了，血池中有个可怕的机器在搅拌着，所有掉进去的肉体都会立刻被融化成血池的一部分。另一边，一处通往血池的高台上，艾琳正目光呆滞地站在那里，似乎要慢慢地走进血池中去。而在她对面，一个巨大的被什么东西包裹的人形在那里不停的挣扎，似乎很快就要冲破束缚降临于人世！

沃尔特走到了我的面前，脸上带着十分满意的笑容。这时，头顶传来了小沃尔特敲门的声音：

“妈妈！开门！让我进去！”

“嘿，小沃尔特。”沃尔特张开双臂似乎要拥抱他。“别慌，很快了，很快就能见到妈妈了！”

“亨利。”他对我开口了。“你是‘21圣徒’里最后一名了，最终的启示，受智者！”说罢，他挥起武器向我扑过来。

我此时心中已经没有恐惧，艾琳像受了诱惑一般，慢慢地向血池走去，我要在这之前把我们俩都救出来！

浑身被黑气包围的沃尔特对我的攻击完全无视，一股神秘的力量保护着他，我得先消灭那个恶魔！我把手里的脐带放到它身上，忽然，他好像受到极大的刺激般哀嚎起来，继而无力地垂下了头颅。我看到周围有8根长矛，这应该就是深红之书里面提到的能够封印恶魔力量的圣母之矛（Spears of the Holy Mother）了吧。我用尽全身力气拔下这些长矛，狠狠地插在那个恶魔身上，每插入一根长矛，沃尔特都痛苦地倒下一次，看来庇护他的正是这个恶魔！

等到8根长矛全部插到它身体之后，包围在沃尔特身体周围的黑气也全然消失，而我对他的攻击也开始有效，我将全身的力气都发泄到他身上，无论他多么凶狠，毕竟也是肉身，左轮手枪虽然不能让他立刻毙命，但是他也捱不了几枪。终于，这个罪恶滔天的疯子倒在了我的面前，在临死前的那一刻，他嘴里还在呼喊着：“妈妈，妈妈……”

整个大厅忽然剧烈地摇晃起来，我回头往艾琳看去，幸好她还没有走入血池，我赶紧跑向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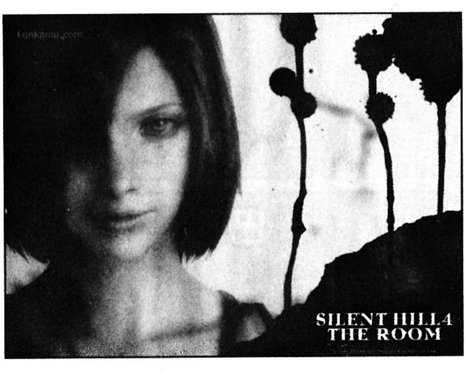
另一边，在302房间的门口，小沃尔特还在执着地敲着房门，希望他的妈妈能给他开门，忽然，他的神情呆滞了，目光也失去神采，脚下一软，整个人怦然倒地！因为“21圣徒”的仪式被破坏，他的灵魂也不复存在，就在他倒下的那一刻，302房门悄然打开了……

尾声

几天后，我拿着一束花去医院看望艾琳，我俩很幸运地战胜了宿命，阻止了恶魔的降临，整个小镇也恢复了平静。

艾琳躺在病榻上，身上的伤已经好了大半，我又看到了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走到病榻前，把花递给她。她深深地吸了一口花香，然后笑着对我说：

“嗯，我想我们可以找一个新居所了……”



生化危机 死寂
——《生化危机》剧情小说

文 卡伦 美编 心の永恒



生化危机

游戏原名	biohazard		
机种	NGC	发售日	2002年3月22日
游戏类型	动作冒险	发行商	Capcom



克里斯 · 雷德菲尔德

男主角。浣熊镇警局特别部队S.T.A.R.S的精英成员，精通枪械，富正义感，因调查失踪的小分队及连续杀人噬尸案件来到洋馆，却发现自己被卷入到了一场恐怖与阴谋交织的噩梦之中。

吉尔 · 瓦伦蒂安



女主角。S.T.A.R.S为数不多的女性成员之一，思维缜密细致，作战时英勇无惧，在洋馆中与同伴失散后体现了高超的战斗技巧与逻辑推理能力，成功地挫败了敌人的一个又一个阴谋。



阿尔伯特 · 威斯克

S.T.A.R.S的总队长，率领克里斯与吉尔等人来到洋馆附近搜索失踪的小分队，来至洋馆中后与众人失散，行踪飘忽不定的他似乎隐藏了许多事情，但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

巴瑞 · 波顿



S.T.A.R.S队员之一，身形剽悍，行事稳重，是一个非常靠得住的老大哥，多次解救吉尔等人于危难之间。然而进入洋馆后不久，他的心理状态却似乎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那是一个噩梦，真正的噩梦。
更让我感到恐怖的是，直到现在我都无法从这个噩梦中醒来。

我曾无数次从半夜中惊醒，然后在黑暗中看着对面空空如也的墙壁发呆。
而就算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也始终无法抑制自己紧绷的神经。
有一次我曾呆呆地站在闹市街头的十字路口将近五分钟，迷惘地环视着来回贯通的车水马龙。
无数的人在我身旁走过，脸上带着或平静、或兴奋、或郁闷的表情。
我与他们素未谋面，也不了解他们拥有的究竟是怎样的人生。
但在那漫长的五分钟里，我的手一直按在腰间的枪套上，浑身因为恐惧而抖个不停。

他们真的是人类吗？
在那身衣服包裹下的躯体是否已经完全腐烂了呢？
这个城市的人是否也已经遭到了病毒的袭击？
我所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是人类？
还是丧尸……

在那一天来临之前，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察。
虽然整日都要同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打交道，但我依然可以说自己度过的是正常的人生。
但自从那一天起，我的思想、我的性格、我的未来、我的人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开始害怕做梦。
不过，并非是梦中有着什么恐怖的景象
而是因为我无法忍受梦醒后的那铺天盖地袭来的恐惧与空虚。

从那一天起，梦境变成了我逃避现实的惟一途径。
从那一天起，现实即为噩梦……

——吉尔·瓦伦蒂安

一

1998年7月24日夜21时44分，阿克雷山区森林地带。

从地域上来看的话，这里属于座落在俄勒冈州南部的小城镇——浣熊市的管辖范围内。由于地形险峻的缘故，因此平日里很少有人会来这里，但正因如此，一部分登山爱好者也将这里当成了进行挑战的最佳地点。不过，因为前不久这里发生了几起离奇的谋杀案，所以市警署已经在几天前下达了封山的命令，严禁任何人接近阿克雷山区。

此时，远方的天空渐渐响起了大型直升机的轰鸣声。没过多久，那架涂有浣熊市警署精英部队——S.T.A.R.S.标志的警用直升机便飞到了森林的上空。

黑夜中，笼罩在蒙蒙雾气中的森林简直就像一个想要吞噬一切的巨大黑色恶魔。从直升机上看去，吉尔·瓦伦蒂安不由得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她将视线从机窗外移了回来，转向了正在机舱内的众人，无论是队长阿尔伯特·威斯克、一脸络腮胡子的中年武器整备员巴瑞·波顿、负责车辆整备的约瑟夫·弗罗斯特，还是她的老搭档克里斯·雷德菲尔德都是一脸的严肃。虽然不可能看到驾驶员布拉德·威克斯的脸，不过这个队内公认的胆小鬼肯定也是一



“没错，是Bravo小队的直升机。”

Alpha小队，同时也是S.T.A.R.S.总队长的阿尔伯特·威斯克面无表情地说完这句话后，向跟在自己身后的约瑟夫做了个手势。约瑟夫心领神会地点了下头，径直走向了直升机失事的地点。

此时恰好有一阵风吹过，突然袭来的凉意让吉尔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她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枪，看着不远处的约瑟夫钻进了驾驶舱内。

样的表情吧。

也许是多年都与危险事件打交道的缘故，不详的预感同时侵袭着Alpha小队所有的队员。

吉尔将枪掏了出来，准备再次检查一下自己身上的装备。

如果没有人说明，大概谁都不会相信这位性感迷人的褐发女子竟然会是浣熊市警署精英部队S.T.A.R.S.中的一员。在此之前许多犯罪分子也都是由于她相貌的缘故而对其极为轻视，不过如果现在你再去监狱问一下还被关在里面的他们对于吉尔的感想的话，那么出现在他们脸上的大概就只剩下了苦笑而已。

在昨天，浣熊市警署署长布莱恩·艾隆斯派S.T.A.R.S.的Bravo小队前往了阿克雷山区，命令他们在那里进行搜寻受害者以及调查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神秘杀人事件的双重工作。但Bravo小队出发后没多久，警署便与他们完全失去了联系，迄今为止已经过去了整整24个小时。

一个小时前，留守的Alpha小队也接到了出动的命令。在队长威斯克的带领下，他们很快便乘直升机来到了阿克雷山区森林地带，而目的则是寻找下落不明的Bravo小队。

在绕着森林盘旋了十几分钟后，吉尔终于通过飞机的探照灯发现了密林中央区域的那个东西。

“看，克里斯！”

那是一架坠毁的直升机，机身上S.T.A.R.S.的标志仍清晰可见。

几分钟后，Alpha小队所乘的直升机在事故现场不远处的一块空地降落了。

突然间，一声惊呼从直升机那边刺入了众人的耳中。

“过去！”威斯克脸色一变，低喝一声后跑向前方，在脚步挪动的同时打开了手枪的保险，而其他队员也紧随着他的步伐跟了上去。

就在众人离直升机还有几步远的时候，约瑟夫惊慌失措地从驾驶舱内逃了出来，在跨出舱门的时候由于过度慌张差点绊倒在地。克里斯一个箭步挡在他身前将枪对准了驾驶舱，背对着他沉声问道：“怎么回事？”

还没等约瑟夫回答，威斯克便跨进了舱门，由于对方的动作太快，克里斯甚至连喊其停下的时间都没有。他不禁皱了皱眉头，因为在里面的情况还未判明的情况下，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威斯克的举止都显得莽撞了些，与他一贯的沉稳冷静作风格格不入。而在此时，约瑟夫那带着颤抖的声音也传入了他的耳中。

“里面……有个死人……”

当听到这句话后，布拉德忍不住呸了一声，其他队友面面相觑，也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一丝苦笑。不过，克里斯没有向约瑟夫投去鄙夷的眼神。虽然后者进入S.T.A.R.S.没有多长时间，但克里斯却清楚地知道，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决不是那种见到死人就会吓破胆的孬种，不然的话他根本不可能进入由精英分子组成的S.T.A.R.S.。如果里面确实如他所说只有一个死人的话，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在那个死人身上一定发生了些不寻常的事情。

“不是Bravo小队的。”前方的声音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刚刚从舱门跨出来的威斯克将一个血淋淋的ID卡晃了一下，“从这张卡来看的话，死者应该是随Bravo小队一同出动的飞机驾驶员凯文·杜雷。”

“从这张卡来看？”吉尔疑惑地问道，她很奇怪威斯克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威斯克没有回答，而是继续用那种冰冷的语调说道：“你们都进去看一下吧，动作快一点。”

三分钟后。

当巴瑞最后一个从驾驶舱内出来后，Alpha小队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中。现在的他们终于明白了威斯克之所以会那样说的原因。

因为，已经没有一个人能从那具尸体上看出对方原来的相貌了。

凯文·杜雷是在驾驶席上被害的，当时的情况发生的应该非常突然，导致他根本就没有机会逃出直升机。但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遇害的那副模样。

想到刚才看到的那幕景象时，吉尔忽然感到一阵反胃，她强忍住才不至于让胃中的液体涌上来。虽然已经当了这么多年警察，见过的犯罪现场也是不计其数，但她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残忍的死状。

凯文全身上下已经没有一块好肉了，几乎每寸肌肤都被啃咬得血肉模糊，身体多处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而腹部甚至被啃出了一个大洞，至少有三根肋骨被硬生生地咬断。成百条蛆虫在浑身上下的腐肉中蠕动着，尤其是腹部伤口那里更是成了它们争食的主要地点。至于他的脸部也是变得惨不忍睹，白森森的牙齿裸露在空气中，嘴唇、鼻子、舌头和大半只耳朵都已不翼而飞，出现在原来位置上的只有几处血淋淋的黑洞而已。

“约翰逊案件。”巴瑞低声嘟囔了一句，而在场的人也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

一个多月前的5月31日，浣熊市911中心在清晨6点10分接到了来自约翰逊一家的报警电话，可当30分钟后警车抵达现场时，他们发现的却是数具血肉模糊、残缺不全的尸体。

虽然警方迅速封闭了现场，但神通广大的新闻界还是很快得知了那里发生的一切，并迅速聚集到了警署的门前想要了解更多的情报。署长布莱恩·艾隆斯迫于无奈，只得在上午9：50分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法医认为约翰逊一家是被一个大约10人的团伙攻击致死的。我们怀疑罪犯是极少数仍生活在美国的黑脚族信徒。根据死者残缺的尸体和身上的牙印来看，他们死前曾备受折磨。目前警察还在现场，但仍然没有证据显示凶手逃往何处，调查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法医将把血样送往联邦调查局，血样里也许有我们所需的证据。一旦有新消息的话，我们会马上通知大家的。”

新闻界接受了艾隆斯的解释，那时无论是警方内部还是民众都还认为这只不过是一起普通的邪教杀人事件，虽然残忍但却并不需要过于放在心上。但就在短短两个月之内，整个浣熊市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中。

6月5日，在下午17点30分时，由于情报严重缺乏，警方宣布暂时停止对约翰逊一案的调查。而就在三个小时后，环卫工人雷蒙德·斯考尔的尸体在一个小巷的尽头处被发现了。

6月14日，市民查理·布朗察觉自己的邻居——詹姆斯一家三天都没有出过房门，于是便向警方报了警，而当赶来的警察推开那扇虚掩的房门进入时，看到的却是一家五口尽数死亡的惨状。

6月22日，雷沃诺化工厂的仓库管理员在夜间值班时遭到袭击当场死亡，而其死状则与前几个遇害者毫无二致。

7月7日，有人在旧浣熊市Marble河的河床上发现一位年轻女性登山客残缺不全的尸体。第二天《浣熊市时报》也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位登山客惨死的消息。

7月11日……

在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便有三十七人以与约翰逊一家同样的方式死于非命，“约翰逊案件”也渐渐成为了市民间对此类事件的统称。而更令民众无法忍受的是，虽然警方确实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案件的进展却是异常缓慢，他们在这段时期内得出的惟一的结论就是——“这些案件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发生在阿克雷山区周围地带，而时间也都是在夜间。请附近的居民在入夜之后不要出门，如果发现异常情况的话请立即向警方报案。”

一时间内，杂志电台等各种媒体都将矛头指向了警方，愤怒地指责他们只不过是吃税金

的蛀虫，甚至就连普通警察走在街上也感到抬不起头来。在重压之下，布莱恩·艾隆斯署长在警署的会议上制定了《浣熊市警紧急行动纲领》决定封锁阿克雷山区的登山路线，并宣布S.T.A.R.S全面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对此类案件的调查工作中来。而Bravo小队前往阿克雷森林地带也正是进行调查及搜索遇害者的双重工作的。

由于之前此类案件都是交由普通市警来进行，因此对于Alpha小队的成员们来说，这还是他们第一次亲眼目睹约翰逊案件的受害者。不过，凯文·杜雷的尸体也令他们确认了一件事情。

“凯文不可能是被人杀死的。”克里斯忽然说道，“虽然不知道局长为什么对新闻界那么说，但我可不相信成为黑脚族的信徒后就能拥有咬断人类骨头的能力。”

“应该是受到了野兽的袭击吧。”吉尔也说出了自己的猜想，“而且从现场的情况来看的话，对方的数量至少在三只以上。”

威斯克和巴瑞对望了一眼，轻轻点了点头，不过，约瑟夫下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却让众人再度沉默了。

“可是……有哪种活的野兽身上会有这么多蛆呢……”

这是现场最让人无法理解的现象了。一开始时，众人还曾以为在凯文尸体上蠕动的大量蛆虫是在对方死后由苍蝇产下的，可没过多久他们就发觉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无论是从总数量、存活数量还是从大小上来看，这些蛆虫都不像是在短短的一天内便会出现的，更像是……从袭击者身上掉落下来的……

“分开调查一下周围的境况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记住，绝对不要离开队友的视线。”威斯克率先打破了沉默的气氛，冷静地下达了命令。“另外，布拉德你回到直升机上去，把后舱门也打开，做好随时起飞的装备。”

虽然月悬高空，但林中的树稠密得连一丝月光都透不进来，干枯的树枝张牙舞爪地伸向阴沉沉的天空，薄薄的迷雾慢慢扩散在整个森林内，令众人都被这无形的恐怖笼罩着。

吉尔右手持枪，另一只手拿着微型手电仔细搜寻着周围。而在她不远处，约瑟夫正小心翼翼地透过瞄准镜扫视着前方，手微微颤抖着，刚才的那一幕让他至今还心有余悸。从刚才到现在，这个年轻人已经为了刚才的失态在心中骂了自己无数次了。以往在每次执行任务时，约瑟夫总是会主动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一向便以自己的勇敢为傲。而威斯克也正是因为欣赏这一点才会挑选他进入S.T.A.R.S.的。他无法忍受自己刚才表现出来的软弱，更让他受不了的是，甚至就连队中公认的胆小鬼布拉德刚才也对自己的举止嗤之以鼻。

“管你是什么怪物，都给老子滚出来吧，看谁怕谁！”约瑟夫向地上吐了口唾沫，恶狠狠地低声骂了一句。

突然，约瑟夫好像听到了一种奇怪的、仿佛是某种野兽的低吼声从背后不远处传来，而后稍瞬即逝。他急忙回身，将手电照向不远处的灌木丛，枪口也在同时指向了那里。虽然下定了要挽回名誉的决心，但约瑟夫还是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唾沫，心也怦怦地跳个不停。不过，在接下来的那几秒钟内，他并没有从灌木丛那里发现任何异常的状况。

隔了片刻后，约瑟夫轻轻吁了一口气，将枪口放了下来，同时将刚才自己听到的东西归结为了心理过于紧张所致。在又从心底骂了自己一声后，他转过了身去，准备和前方不远处的吉尔进行交换搜索。

可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刹那，从灌木丛后突然窜出了五六条黑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冲向了约瑟夫，并在转瞬间将其扑倒在地。当约瑟夫反应过来发出惨叫的同时，至少已经有三条黑影张开血盆大口先后咬在了他的脸上和手臂上。

“啊——！！！”

枪声及约瑟夫的惨叫声回荡在森林的上空，也令在场的所有人心头都为之一震。离约瑟夫最近的吉尔急忙转身望去，可映入眼帘的骇人景象却令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她视线所及处，数只好像野狗，但却比普通的野狗大上一圈，浑身血肉模糊的怪物已经将约瑟夫扑倒在地，正在不断撕咬着他。约瑟夫拼命地挥动四肢想要将那群怪物赶走，可却怎么也无法起身，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接连不断的在丧尸犬身下传来。

吉尔几乎是在下意识间便向着那些怪物扣动了扳机，可因恐惧而颤动的双手却让子弹全部偏离了轨道。她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着逐渐停止挣扎的约瑟夫，食指依然不住地扣动着扳机，丝毫没有发现枪膛内已是空空如也。此



时，一只怪物似乎对不远处的这个女子产生了兴趣，它慢慢将头转向了吉尔，口中依然不停咀嚼着约瑟夫的血肉。

“快跑！”当听到克里斯的这声大吼后，吉尔方才如梦初醒。此时她惊恐地发现，一只怪物正在向这边猛冲过来，并已经冲到了离自己不到十米的地方。

吉尔慌忙转身想要逃走，可脚下一绊摔在了地上。望着一跃而起向自己猛扑过来的怪物，她下意识地用手挡在了面前，对死亡的恐惧也在同一时刻完全占据了她的身心。而在这危急关头，一发及时射出的子弹伴随着怪物的惨叫将其硬生生地击落到一旁，同时也将吉尔从死神的魔爪下救了出来。

克里斯快步冲上前一把将搭档从地上拉了起来，两人一同拼命地向着直升机停靠的方向跑去。不过，刚才的那声枪响也将不远处的怪物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了过来，它们毫不留恋地离开了早已断气的约瑟夫，如一群饿狼般向着两人飞奔而来，此起彼伏的吼叫声在这黑暗的森林中令人头皮发麻。

“杂种！”

当刚才约瑟夫的第一声惨叫声传来时，位处于直升机驾驶舱内的布拉德便明白了事情的重要性。他骂了一声，立即以最快的速度令直升机处于可立刻起飞的状态，然后焦急地望着正向这边狂奔而来的S.T.A.R.S.同伴以及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紧追不舍的怪物们，准备等所有人一登机就马上起飞。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虽然双方的距离在不断缩短着，但队友们应该还是能在被追上之前跳上直升机的。但令布拉德感到恐惧的是，虽然巴瑞、威斯克、克里斯在逃跑的过程中不断回身开枪击中那些怪物，但对方却只是在地上滚了几圈然后又爬起来继续狂奔，子弹好像对它们根本就没什么作用。

“快点……再快点！”布拉德透过玻璃窗死死地盯着前方，按在操纵杆上的右手也由于紧张不住地颤抖着。可就在此时，他忽然感到浑身有些不太对劲，好像有什么东西就在身旁冷冷地看着自己一般。

布拉德扭头向后舱门外望去，而这一望几乎让他吓得魂飞魄散。不知从何处窜出来的两只同样的怪物正一边吼叫着一边向这边猛冲过来，距离开着的后舱门只有十几米远了。

此时的布拉德吓得已经完全忘记了其他的队友也都处在危险之中，慌忙拉动操纵杆启动了直升机，率先冲过来的那只怪物本准备跳进驾驶舱，但却因直升机突然起飞而撞到机舱上摔落在地。

“布拉德，回来！”

克里斯昂首大声吼道，可直升机不久后便消失在阴沉的天幕中。

“克里斯，这边。”威斯克一枪将逼近克里斯的怪物击倒后，沉声喝道。

克里斯没有丝毫犹豫，和吉尔一同扭头就跑。丧尸犬在被枪击倒后只是在地上翻了个滚，但随即又起身奔向这边。“该死！”巴瑞一边开枪掩护两人一边不住咒骂着。

“去那间别墅！”

当听到威斯克的喊声后，吉尔才注意到远方那间大屋的存在。在这阴暗的森林中，它就静静矗立在那里，无边的黑暗让其显得毛骨悚然。不知怎的，一股更强烈的恐惧感在她看到别墅的那一瞬间便完全笼罩了她的身心。但此时，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不久之后，吉尔等人逃入了别墅，将丧尸犬紧锁在门外，密林中此起彼伏的嚎叫尤其可怖。

在关上门的那一瞬间，吉尔几乎认为自己已脱离了危险。

但她所没有想到的是，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更为恐怖的恶梦……

无比漫长的恶梦……

二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吉尔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站立的地方竟然是建筑在深山密林中的一间房屋。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里都更像是

由世界顶级建筑师设计的一所欧式豪宅。

整个大厅洋溢着浓厚的巴罗克风格，鲜红的地毯从门口一直铺向正中的楼梯最顶层，而不管是错落有致的水晶大理石地板还是金碧辉煌的装潢都透着一股高贵庄严之意。但奇怪的是，虽然厅内灯火通明，但直到现在，几位幸存者还没有听到屋内传来一丝声响，整个别墅内仿佛都已被静寂所占据。

难以名状令人压抑的静……

吉尔双手扶膝，好不容易才使呼吸平稳下来，而约瑟夫临死前的惨叫仍不断回荡在她耳边。

"这是什么地方？"巴瑞环视着整座大厅问道。

"不知道。"威斯克回答道，"但能肯定的是这绝不是一间普通的房子。"

"等一下，克里斯呢？"吉尔转过身来时才惊讶地发现，站在大厅内的只有自己、威斯克和巴瑞三人而已。而刚才还同自己在一起的搭档此时却失去了踪影。正当她想跑出别墅时，威斯克叫住了她。

"别出去，吉尔，外面太危险了。"

"可是克里斯……"

突然，左侧房间响起的一声枪响打断了两人的争论，威斯克循声望去，疑惑地自语道："克里斯……？"

"不……"吉尔小声道，因为那意味着搭档现在已陷入了危险中。

"吉尔，你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威斯克说道。

"我也去。"巴瑞忽然插话道，"克里斯和我是老朋友了。"

"好吧。"威斯克点了点头，脸上依然没有一丝表情，"我守在这里，小心点。"

两人走向左侧房门，吉尔握紧手中的枪，向巴瑞使了个眼色后，缓缓将门推开。中年男子冲进门去，举枪警惕地环视着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但几秒钟后，他便垂下了心爱的左轮。

这是一间普通的餐厅，整齐摆放在长餐桌上的烛台将屋内照得格外明亮，但桌上零乱的餐具却显示出这里似乎发生过什么。

"滴答、滴答……"座钟的钟摆一如既往地来回晃动着。

巴瑞向吉尔点了点头，两人从两侧开始了搜索。正当吉尔走到房间一半时，巴瑞向其发出了呼唤。

"吉尔，我想你最好过来一下。"

中年男子蹲在餐厅尽头的暖炉前，背对着吉尔招了招手。女子走过来，看到的是地板上一滩红色的液体。

"这是什么？"

"……血……"巴瑞用食指蘸了一下液体，谨慎地放到鼻子前闻了闻后低声说道。当注意到吉尔紧张的神情后，他站起身来向着女子摆了摆手，"别担心，应该和克里斯没什么关系，这些血都快凝固了。我继续留在这里调查，你去其它地方看看还能找到什么线索吧。"

说完这句话，巴瑞又蹲下身去，吉尔环视了餐厅一周，确定这里已没有其它可疑之处后，将目光投向了身旁的那扇木门。

"吱～拉～"

有些破旧的房门打开的声音在这寂静的空间内显得是如此刺耳。吉尔皱了皱眉头，走进了面前那条窄窄的走廊。

突然，走廊拐角处冒出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奇怪声音，吉尔弄不清那究竟是什么，但听上去有些像人咀嚼食物的声音。此时，弥漫在空气中的另一种味道也在刺激着她的嗅觉神经。

那是夹杂着血腥的尸臭味。

吉尔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不祥的预感刹那间将她的心紧紧抓住。她定了定神，慢慢向走廊尽头走去。

第一步，吉尔脚落地的声音轻得连自己也听不见。

第二步，臭味变得越来越浓烈。

第三步，座钟的滴答声一下下敲击着女子的心弦。

第四步，那种奇怪的声音依然没有停息……

当走到第九步时，吉尔拐过了走廊拐角。就在扭头向那方看的一瞬间，她僵立在原地，脑袋内突然传来了"嗡"的一声，仿佛这个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在那里，她看到了只有在地狱才会出现的景象……

沙发前，一个身穿绿衣的男子背对着吉尔正贪婪地啃咬着身下那具还微微颤动的躯体，口中不时发出满足的怪叫，鲜血从其嘴边滴落到眼珠几乎瞪出的被害者的脸上。那是一张吉尔熟悉得无法再熟悉的面孔，就在几天前他与自己以及队友们还在谈笑风生。

Bravo小队的通讯员——肯尼斯·J·苏利文。

就在这时，绿衣男子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他低声嗥叫着，缓缓将头转了过来。



惨白龟裂的皮肤，灰白色的眼珠……那绝不是一张人类的脸！以往曾数次在恐怖电影中见到过的丧尸形象刹那间跃入吉尔的脑中。

她畏缩着后退了两步，背撞到了墙上，全身因为巨大的恐惧而剧烈颤抖着。这时女子才注意到，那股尸臭并不是肯尼斯身上传出的，其来源正是眼前的这个怪物！虽然枪就握在手上，但此时的吉尔几乎没有想到要开枪抵抗，充斥在其脑中的只有“逃跑”这两个字而已。她闪过猛扑向自己的丧尸，没命般的向着餐厅跑去。

“巴瑞！”吉尔推开门踉跄着跑到中年男子身后，指着向这边走来的丧尸喊道，“有怪物！！”

“怎么了？”巴瑞站起身来不解地问道，但映入眼中的那个东西让他倒抽了一口冷气。

“退后！”他冲着吉尔大喊一声，然后迅速扭头举枪瞄准了正伸出双手向自己不断逼近的丧尸。三声枪响后，伴随着头部的炸裂声，丧尸直挺挺地向前倒在了地板上，四肢仍在微微抽搐着，大量的鲜血从它身下涌出。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巴瑞看着地上的怪物，又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枪，仍然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左轮是经过特殊改造的，威力甚至可以胜过普通的猎枪，可即使如此竟然也需要三枪才能解决这个怪物。

“肯尼斯被它杀了。”吉尔说道，想起刚才的一幕她仍心有余悸，此时的她只想着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不管怎样，我们先去向威斯克报告吧。”

巴瑞点了点头，两人向大厅的方向走去。

可是，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更让他们感到这座别墅的恐怖——威斯克竟然神秘失踪了！大厅依旧灯火通明，空间内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宁静。

吉尔与巴瑞面面相觑，一时竟变得手足无措。

“……先是克里斯，现在又轮到了威斯克……”吉尔喃喃说道。

“冷静一下吧，现在不是担心的时候。”沉默了一阵后，巴瑞率先提议道，“我们分开寻找威斯克和克里斯，我回餐厅继续调查，你去别墅的另一侧看看。这座别墅过于庞大，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失去联系，先从一层开始调查吧。如果发现了什么的话就立即进行联系。”

“知道了。”吉尔点了点头。

巴瑞向她做了个“保重”的手势后，回头向餐厅的方向走去。看到男子的背影消失之后，吉尔低头凝视着手中的枪，几秒钟后，她咬了咬牙，好象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转身走向大厅另一侧的房门。

打开门后，出现在吉尔面前的是一条狭窄的走廊，透过墙上的玻璃向外望去，看见的只是无穷无尽的黑暗。吉尔静静的走着，将枪紧紧握在手中，警惕的注意着周围的情况，但充斥在走廊内的只有死一般的寂静。她所能听到的，只有脚踏在地板上的嗒嗒声，以及自己的心跳声。

突然，一声清脆的巨响从背后响起直刺入她的耳中。吉尔浑身一颤，几乎惊得掉下枪。离她几米外，一只破窗而入的丧尸犬正俯下身呲牙咧嘴地瞪着她，喉咙中发出“呜呜”的声音，作势就要扑上来。回过神来的吉尔急忙跑向走廊的另一侧，在怪物追上之前推门逃离了这里。可接下来，另一个危机又接踵而至……

吉尔站在卫生间正中，失魂落魄地望着倒在地上的丧尸。在几分钟前，它突然从盛满污水的浴缸中爬出抓住吉尔，女子拼命挣扎，在它张开大嘴向自己脖子咬来的危急瞬间抽出匕首直刺进它的脑袋，挣脱之后开枪将其头部打得稀烂，大量的血水及脑浆喷溅在她的脸上。

看着地上只剩下半个头的丧尸，吉尔再也控制不住胃中突然涌起的液体，她捂着嘴飞奔到马桶前，几乎将昨天的饭都要吐出来。虽然只待了不到二十分钟，但这如同地狱般的鬼屋简直快让她的神经崩溃了。这与胆量无关，以往即使面对再凶残的罪犯时，她也从来没有流露过丝毫的畏惧，可是，现在要战斗的对象却是这种怪物……

“上帝啊，救救我吧……”在将脸上的污渍洗干净之后，女子抬头看着镜中的自己，喃喃自语道。

三

22:30分，距离吉尔踏进这间别墅已经过去近25分钟了。而此时，强烈的睡意又一次向女子袭来。

她用力摇了摇头，将睡魔从脑中赶走。如果是平时，自己大概早就在床上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可如果此时在这里稍微打个盹的话，那降临在她身上的命运便只有死亡。

整个别墅都已被丧尸控制，它们游荡在每个房间、每条通道，四处寻觅着可供啃食的鲜活躯体。魔鬼似的呻吟声若隐若现，直叫人毛骨悚然。

"也许，它们是被病毒感染的人类？"

无论是它们身上的衣服，还是其他的一些细节都带给她这种感觉。在同丧尸战斗了几次之后，这个疑问也在吉尔的脑中变得越来越大。而不久后发现的某样东西更是证实了她的猜想。

"艾玛，我已经尽全力想让自己存活下来，为的只是能再见你一面，但我的努力顶多只能拖延这不可避免的事实罢了；我已经被感染，而一旦被感染上便是无药可救了，除非在我失去我身上唯一和它们不同之处前，结束我的生命……"

"那就是，我对你的爱……"

吉尔凝视着手中沾血的信，忍不住又一次小声念诵着上面的内容。那是她不久前从一具尸体身上找到的东西。

在知道敌人不是魔鬼，而只是被病毒感染的人类后，那种对丧尸的恐惧感也从女子的心中渐渐消失。但另一重忧虑同时涌上了她的心头。

"病毒……会不会也会在某种时候将我感染呢？"

想到这里，她无奈地叹了口气，因为她压根就对这一切无法预测。在沉默了片刻后，她将那封信放进口袋，继续向不远处走去。

在穿过前厅后，吉尔抵达了一层她所负责搜索部分的最后一个场所——会客室，而在那里，她竟然发现了一支霰弹枪，这对现在的她来说简直可以说是最需要不过的东西了。吉尔毫不犹豫地将挂在墙上的枪取下，但此时墙壁上突然发出了"咔嗒"一声。吉尔吓了一跳，连忙退后两步凝视着墙壁一动不动，但过了半分钟也没有其他异常情况出现。

"我也太敏感了。"她苦笑着摇了摇头，转身向屋外走去，又一次回到了前厅。但就在她将门带上的那一瞬间，巨大的轰鸣声突然从上方传来。吉尔迅速抬头，映入眼帘的景象几乎让她浑身的血液在瞬间凝固：正上方的天花板正缓缓向下降去，不久之后就将抵达她的头顶！

吉尔转身想返回会客室，可机关的作动却使得门已自动锁上。她急忙跑向另一扇门，但那里的情况也并无二致。

"威斯克！巴瑞！"

她用力地敲着门，拼命的喊道。可她自己也清楚这两人能听到求救声的机率微乎其微。威斯克下落不明，而巴瑞现在应该还在远端的餐厅调查，自己的声音压根就不可能传到那么远。望着上方渐渐下落的天花板，吉尔虽然仍竭力呼喊着，可绝望的阴影已渐渐将其紧紧笼罩。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吉尔，是你吗？"

那是巴瑞！

"巴瑞，我这边的门被锁住了，快点把门弄开，快点！"吉尔就仿佛一个突然抓住了救命稻草的溺水者一样跪在地上大声喊道。

门把手响了两下，但看来从另一侧也无法将门打开。

"退后，吉尔！"巴瑞举起左轮瞄准门锁后沉声喝道。

一声枪响过后，巴瑞将门拉开，倒在地上的女子映入了他的视线中。而此时，天花板已经落到了离地面不足一米的地方。在千钧一发之际，他伸出手去一把将吉尔拖了出来，几秒钟后，室内便传来了天花板与地面接壤的巨响。

"好险啊，吉尔。差点儿你就变成三明治了。"巴瑞耸了耸肩，用调侃的语调说道，试图缓解一下坐在地上的女子那惊魂未定的心情。

"……谢谢，巴瑞。"这时吉尔的心跳也渐渐平静了下来。她站起身来，向巴瑞投以感激的眼神，可是一丝疑问忽然涌上了她的心头。

"多亏你在这儿我才能得救，可是……巴瑞，你不是说在餐厅那儿调查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的？"

"这个……"面对吉尔的询问，男子显得有些紧张，"我、我刚刚调查完那边，不过什么都没发现，所以就想到这边来看看能找到什么线索……好了，别说这个了，现在我们的首

要任务是找到威斯克和克里斯。”

巴瑞好像不想再涉及这个问题，转身就想离开，但吉尔的声音让其停下了脚步。

“我欠你的，巴瑞。”吉尔盯着巴瑞的眼睛，再度向男子表达了由衷的谢意。

“……别放在心上，那没什么的。”说完之后，巴瑞推门走出了走廊。

看到队友离开后，吉尔弯腰拾起几乎让其丧命的霰弹枪，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向另一侧走去。

23：21分，别墅二层。

Bravo小队也许已经全部都死在这座别墅里了。不久前发现的肯尼斯与佛斯特的尸体不由得让吉尔如此悲观地想到。而且，她更是不得不亲手“杀死”了原本风趣诙谐，而现在却被病毒感染而以丧尸的身份复活，并向自己凶残袭来的队友佛斯特·斯拜尔。

“如果这是个噩梦的话，就请让我从梦中赶快醒来吧。”

吉尔紧紧闭上眼睛在心中默默祈祷，而当她把眼睛睁开时，眼前的景象依然没有丝毫改变。她苦笑着摇了摇头，继续迈动了脚步。

这时，一个男子的呻吟声忽然断断续续地传入女子的耳中。吉尔脸色一变，握紧手中的枪缓缓走入了拐角处的大理石走廊，但出现在其眼前的景象却让她大吃一惊。

“理查德！？”

在走廊的另一侧，Bravo小队的通讯员理查德·艾肯正踉跄着扶着墙，慢慢倒在地上。吉尔急忙赶到他的身旁蹲下，这时她才发现队友衣服上的斑斑血迹。

“理查德，你究竟怎么了？”吉尔急切的问道。

理查德艰难的睁开眼睛，费了好大劲才认出吉尔。“这里……是地狱……，怪物……全都是怪物……”略带黑色的血液顺着他的手臂流下，手臂上被牙齿咬过的巨大伤口清晰可见。“巨蟒……有毒……”

“毒？理查德，坚持住！”

此时吉尔猛然想到不久前从别墅中取得的蛇毒血清，她立即取出并为队友注射。过了几分钟，理查德原本笼罩着一层黑雾的脸庞渐渐恢复了红润，但剧痛仍使他全身剧烈颤抖着。

“谢谢你，吉尔。”他抑制着喉咙里的呻吟，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对讲机递给吉尔，咬牙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拿着，你也许能用得上它。先去找其他的队友吧，休息一下我就会跟上你的。”

吉尔迟疑着接过对讲机，还想说些什么。但当看到理查德那坚定的眼神后，她只好点了点头，向走廊的尽头走了过去。

在几分钟后，她走进了二楼尽头处的房间。但正当在那里她四处搜查之时，一种“嘶嘶”的奇怪声音忽然从房间后侧传来。吉尔下意识地转头向后望去。这时，令她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离她不到两米处，一条十几米长，足有水缸粗的巨蟒正昂然而立，不断扭动着身躯，它将头伸向吉尔，张开血盆大口，两支粗大的毒牙不断滴下绿色的毒液。

正当巨蟒想袭向吉尔时，一声枪响逼得它停止了攻击。吉尔回头望去，赶来的理查德正举枪瞄准巨蛇。

“PAYBACK TIME！”他大喊一声，继续将子弹向巨蛇射去。在他与吉尔两人的合力攻击下，没过多久巨蟒的身体便轰然倒地，震得整个阁楼微微颤动。

看到怪物已动弹不得后，吉尔长吐了一口气，转身面对着走向自己的理查德，微笑着说道：“多谢了。”

理查德耸了耸肩，做个了“无所谓”的姿势。他刚想和吉尔说些什么，可这时他惊恐地看到，巨蟒竟然又睁开了眼睛，并以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向吉尔猛滑过来。

“吉尔！”理查德大喊一声，用力将吉尔推到一旁。女子猝不及防，摔倒在地上。当她回头向原本两人站着的地方看去时，却看到了让她永生难忘的一幕。

理查德的前半截身体已被巨蟒咬在口中，他的两条腿在巨蟒口外来回折腾着，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不断传入吉尔耳中。两秒钟后，理查德已经被巨蟒完全吞入腹中，而那惨叫声依旧挥之不去。



“畜生！！”愤怒的吉尔一把拿起地上的枪，将所有的子弹都渲泄在巨蟒的身体上。感受到剧痛的怪物拼命扭动着身体，扭身向后方逃去，很快便钻入来时的洞中失去了踪影。

吉尔呆立在那里，心中再度因同伴的惨死而掀起愤怒与悲伤的波澜。类似的惨剧还会不会发生？究竟何时才能离开这间死亡之馆？这一切都如同林中的迷雾般捉模不定，而现在她能够做的，只有照着这条路走下去。

而希望，一定就在路的尽头那里静静等待着她。

至少，她是这样相信着的。

但她不会知道，在离自己并不算太远的地方，一个沉睡了数年之久的“人”慢慢睁开了眼睛……

四

好黑、好冷……双手无法动弹，那块夹板勒得我的手好疼。

妈妈，你在哪里？我好害怕……

我究竟在这里呆了多久？我的名字是什么？为什么我的手脚上都会被戴上镣铐？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宝贝，你和妈妈先去阿克雷山区的那间别墅吧，那是爸爸设计建造的。斯宾塞先生会在那里设宴招待我们。三天后爸爸忙完之后也会去的，乖，别嘟着个嘴，那样会变丑的哦。”

那时男子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一吻，可现在我怎么也记不清他的面孔究竟是什么样了。他是我的……爸爸吗？

墙上的那页日历在我脑海中变得越来越清晰，直至我完全看清为止。

1967年11月10日，那就是一切的开始……

“放心吧，乔治也不可能活多久的，斯宾塞先生怎么会让完全了解这个别墅构造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呢？”

在囚室的角落里，女孩蜷缩在妈妈的怀中，惊恐万分地看着那个特种兵将房门砰的一声关闭。室里再度变得漆黑一片。

妈妈抬起右臂，静脉处被扎针的地方仍隐隐作痛。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了，每隔几个小时，那群穿白大褂的人都会把自己和女儿带到一个好像实验室的地方并为两人打针。虽然他们说那是营养剂，可女子却恐惧的觉察到，每当打完一针后，自己的意识便会愈加变得模糊，过去的记忆正渐渐从其脑中淡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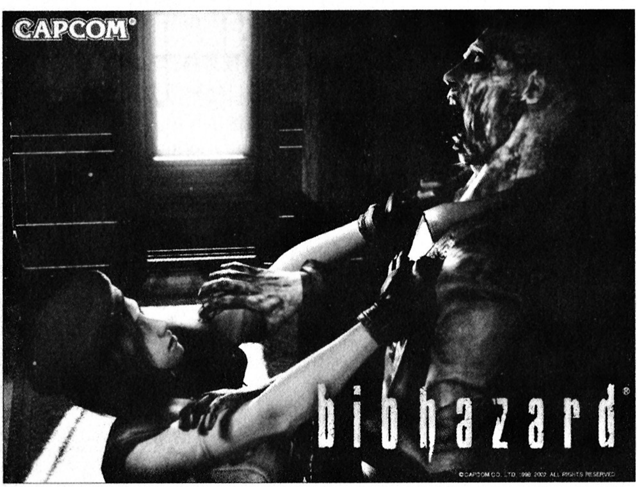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女孩哽咽着说道。

“别哭，宝贝。”妈妈擦干女孩的眼泪，将其紧紧抱在怀里，强作笑颜说道：“不会有事的，妈妈就在这里，一定不会有事的……”

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悄悄滑落……

此刻，吉尔·瓦伦蒂安即将抵达庭院深处那座看上去有些破旧的小木屋。

不久前在大厅同巴瑞商议之后，两人一致决定暂时分开，对这个地方进行全面搜索，而对讲机就是他们最好的联络工具。就这样，在经过了一段艰险的历程后，吉尔来到了这里。



突然，对讲机响起的“嘟嘟”声让她吓了一跳。她打开对讲机，将其放到耳旁。巴瑞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有人能听到吗？”

“怪物……镣铐……枪……无效……马上离开……离开

……森林中的小屋……离开……”

因为强烈的信号干扰，巴瑞的声音变得断断续续，最后突然中断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吉尔将对讲机收起，一脸疑惑地自语道。她摇了摇头，继续向小木屋走去。

也就是在那里，她第一次碰到了那个神秘的怪物。

破烂的衣服、腐烂的皮肤、巨大的驼背、戴着镣铐的双手、以及那被黏在浑身上下的无数张人类面孔。

看着这个哭叫着向自己攻来的敌人，吉尔只有不住地开枪射击，可就算弹药即将耗光也没有对怪物造成丝毫伤害。这时，刚才巴瑞的话浮现在她耳边，一想到那句话，她没有再继续战斗，而是立即转头向庭园另一侧的寄宿舍逃去。凄厉的惨叫声不断从她身后传来，可她连头都不敢回一下，只是拼命地逃着。

“那究竟是什么？”

在气喘吁吁地逃命之时，吉尔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与之前碰到的怪物相比，它给女子的感觉截然不同，如果说从丧尸身上她能感到的尽是食肉的欲望的话，那现在从这个“手铐魔”身上她所隐约感到的只有一种情感——无尽的悲伤……

忽然，对讲机再度发出了声音。

“这里是布拉德，Alpha 小队、Bravo 小队，有人能听到吗？请立即向我表明你的方位，不论用什么方式。重复一遍……”

看来这个胆小鬼终于良心发现驾机回到这儿了，知道这个消息后，吉尔精神为之一振，对着对讲机喊道：“这里是吉尔，布拉德，能听到吗？”

一阵信号波动后，发生故障的对讲机又一次恢复了沉寂。吉尔恼火地拍了对讲机一下，无奈地将其收起，走向了面前的寄宿舍。

五

“过来……过来……再靠近一点如何，老兄？”

克里斯·雷德菲尔德冷冷地盯着走廊另一侧向自己慢慢逼近的丧尸，举枪瞄准了它的头部。在弹药所剩无几的情况下，他早已习惯了采取一枪爆头这种最有效率的方式来终止丧尸的行动，而对方那缓慢的行动速度也令他的这种战术屡试不爽。等到那个丧尸距离他只有几步之遥，令人窒息的恶臭扑鼻而来时，克里斯方才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砰！”

血肉飞溅。

同吉尔等人失散后，由于有数只丧尸犬徘徊在大门外，克里斯花了好一番功夫才从另一侧的庭院入口处进入了别墅。当然，里面随处可见的丧尸及怪物也着实让他吃了一惊，但比起吉尔来，克里斯恢复镇定的时间要短得多。之前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期间，他曾接受过遇到突发性极异常情况时的精神训练，那段经历也令他从刚才到现在已经在心底对当时那个被他视为“该死”的教官感谢无数次了。

由于对讲机在躲避丧尸犬的时候不慎掉落在了别墅外，因此现在的克里斯与其他人完全失去了联络，他只能在心底里祈祷吉尔等人运气好一点。不过，当不久后肯尼斯和佛斯特的尸体先后于一楼房间和二楼阳台出现在他面前时，克里斯的心也在不断地向下沉去。尤其是佛斯特·斯拜尔是在变成丧尸后又被自己人杀死的这个事实更是让他感到难以接受。

早在进入 S.T.A.R.S. 前，克里斯便与佛斯特有着很深的交情了。每当警署内举行射击比赛时，他与佛斯特都会为冠军位置展开激烈的争夺，而两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无话不谈的挚友。可现在，佛斯特就这样四肢伸开躺在他面前，蛆虫在他那覆盖全身的苍白色烂肉中恣意蠕动着自己的身体。从对方脸部正中央那个弹孔中克里斯可以看出，变成丧尸后的佛斯特是在吉尔的 M92F 配枪的攻击下才彻底停止行动的。

克里斯没有怪吉尔的意思，因为他很清楚，在那种情况下自己的搭档只有这一种选择，不然的话迎接她的大概也只会有死亡并变成丧尸这个下场而已。但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接受就是了……

仅仅就在两天前，他和佛斯特还曾为下次射击比赛冠军的归属在酒吧里打过赌，当时的笑骂景象如今还历历在目，可现在……

克里斯长叹了一口气，弯下腰从佛斯特的尸体旁捡起好友留下的霰弹枪和剩余的弹药，然后默默地转身离开了阳台。

“超过半数的研究员已感染了t病毒后而死亡，同时据报告指出，此事件中几乎其余所有的幸存者也都出现了被t病毒感染的先兆。”

“所内实验物种有极大可能已陷入失控状态，预计伤亡将进一步扩大。但与其相比，研究数据更为重要，必须采取行动以避免研究成果被公开。据信市政府将派出警察及S.T.A.R.S.进入干涉，强烈呼吁针对此事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

与吉尔一样，克里斯也从别墅中发现的档案以及几份研究员的遗书中确认了这些所谓的丧尸其实是感染了病毒的人类的事实。根据文件中所说，应该是某起意外事故导致病毒泄露才会招致此种现状的。可是……又是谁会在这种地方研究这种威力惊人的病毒呢？

根据从别墅中得到的地图，克里斯在一楼医务室门口停下了脚步，准备进去看看在里面是否可以找到些能用得上的东西。但就在推开门的那一瞬间，夹杂着水雾的气体猛地喷在了他的脸上，眼部也同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刺痛。

克里斯急忙后退了两步，将左手挡在自己眼前，迅速将枪举了起来。可就在此时，门里传来的那声女孩的尖叫却令其硬生生地中止了想要开枪的打算。

“什么？！……噢，不！”

这个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克里斯没有放松警惕，在持枪继续瞄准前方的情况下又后退了两步，同时恼火地揉了揉眼睛，好不容易才让刺痛感略为减轻了一些。

而当他睁开双眼后，一位身着S.T.A.R.S.队服，大约十七八岁的短发少女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当确定站在自己面前的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类而并非丧尸后，少女单手捂住了嘴，看样子激动得几乎要哭出声来。

瑞贝卡·查姆柏丝——这个名字马上在克里斯的脑中跳了出来。虽然自己与这位刚刚被调来担任Bravo小队救护员一职的小姑娘几乎没说过几句话，但当知道Bravo小队并未全军覆没后，他也总算是长吐了一口气。

“下次看清楚再喷吧，瑞贝卡。”克里斯以略带责备的语气说道，“只有你一个人吗？恩里克他们呢？”

瑞贝卡愣了半晌，忽然扑到克里斯怀里哭了出来。克里斯措手不及，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在犹豫了一下后，他也只能选择笨拙地轻轻拍了拍女孩的后背，想让对方尽快冷静下来。

“肯尼斯……佛斯特……艾德华……大家、大家都死了！”瑞贝卡抽泣着说道，忍不住又失声痛哭了起来。

“好啦好啦，别哭了小姑娘，没事了……”虽然在听到这句话时克里斯心头也不禁一痛，但他还是尽量柔声宽慰着这位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少女。在昨天Bravo小队出击时，所有人都能看得出瑞贝卡的兴奋之情，因为这是她进入S.T.A.R.S.之后首次参与实战任务。可当时谁都不会不会想到，这初次的出击却带给了女孩永远都无法忘却的悲伤的记忆。

过了大概一分钟左右，在瑞贝卡的哭喊渐渐变成低声的抽泣后，克里斯轻轻将女孩从自己胸前推了开来。

“我明白、我明白……如果你不想将那些家伙引过来的话就别哭了。告诉我，恩里克和理查德呢，也变成那种东西了吗？”

瑞贝卡抹了抹眼泪，眼圈依然红红的。“我不知道……一个小时前我还同他俩联系过，但自从那次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信号好像受到了强烈的干扰，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唔……”这个回答让克里斯略微有些失望，他沉吟了一下后，继续问道，“你们的任务不是去那边的山区进行调查吗，为什么会到这间别墅来？是不是也是因为在途中遇到了那些怪物才逃过来的？”

“不是的。”瑞贝卡摇了摇头，“由于途中发动机不知怎的出现了故障，我们所乘的直升机被迫降落在了森林里。而在进行周边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得知有个危险的逃犯从牢车里逃了出来并且就在附近，所以恩里克队长便命令所有人分散进行搜索。然后……”

瑞贝卡花了将近十分钟的时间，将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完整地向克里斯讲述了一遍。这时克里斯才知道事情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不过，他总觉得有些地方好像不太对劲。

“对了，那个和你一起行动的逃犯最后怎么样了？”克里斯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后来你根本就没再提到他。”

“啊？唔……那个……”听到这个问题后瑞贝卡似乎显得有些慌乱，在犹豫了片刻后她支支吾吾地说道，“他已经死了，是在最后被



那些怪物杀死的……"

克里斯点了点头，虽然他确定女孩刻意向自己隐瞒了些什么，但现在已经不是追问这些细枝末节的时候了。

"还有备用的对讲机吗？"克里斯问道。

瑞贝卡点了点头，然后从背包中拿出一个对讲机递给了他。

"奇怪……S.T.A.R.S.专用频道似乎被人干扰了……"克里斯摆弄了一下后皱了皱眉头，"瑞贝卡，把你的波段告诉我……嗯，记住千万不要关对讲机，哪怕一时联系不上也不要放弃。"顿了顿后，他继续说道，"留在这里哪儿也别去，把门锁紧，不要轻举妄动，调查的事情交给我就可以了。"

瑞贝卡刚想反驳，但当看到克里斯严厉的眼神后也清楚事情不会再有改变了，只得不服气地撅了撅嘴，点头答应了他。

尽管从刚才瑞贝卡讲述的事情中克里斯得知，现如今这个女孩与怪物作战的经验比起自己来应该还要丰富一些。但她扑到自己怀中哭泣的那一幕却让他下定决心不再让对方参与到之后的探查中。瑞贝卡的长处在于高明的医学知识，虽然她也曾接受过S.T.A.R.S.专门的战斗训练，不过成绩却并不尽如人意，无论是战斗技术还是心理素质都是如此。克里斯很怀疑如果那时没有那个叫比利的死囚犯的帮助的话，女孩是否还能突破重围站在这里。而在这危机四伏的别墅内，自己根本就无法再花费更多的精力保证她的安全。

从之前的战斗经验中克里斯得出了一个结论：只要将房门紧锁的话，那些蠢笨的丧尸是无法破门而入的。相比之下，让她独自藏在房间内反而更好一些。

"老天保佑那种家伙不会出现在这里……"克里斯在心底默默作出了这个祈祷后，扭身向着走廊的另一侧走了过去。

克里斯提到的"那个家伙"，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所遭遇的各种怪物中最让他感到难以应付的便是那种暗绿色的类人状怪物了。从外形和敏捷程度上来看它与猿猴有几分相似，但那两只利爪的破坏力却大得惊人，克里斯至今还对刚才它一爪将自己身旁七八厘米厚的墙击穿一个大洞，以及狂暴地将一只丧尸的头捏成粉碎的那几幕景象心有余悸。更让他感到棘手的是，手枪子弹打在这种怪物身上根本就如同给它挠痒一般，就连火力强大的霰弹枪也需要耗费3～4发子弹才能将其击毙。因此，他见到这种怪物时一般来说都会选择逃跑，因为手头的弹药残量以及危险性实在是让他不敢冒险与其战斗。

原本克里斯以为这种怪物已经足够危险了，但随着探索区域的延伸，他的吃惊程度也是愈加强烈。

足有桌子大的毒蜘蛛，长约十余米的巨蟒，之前从未听闻的巨大食人植物……当这些只该生长在地狱中的怪物一个接一个地在自己眼前出现时，克里斯有时甚至会有一种自己在做一个极为真实的噩梦的错觉，不过伤口的痛感总是会毫不留情地将他的侥幸心理彻底打消。

在经过对别墅及其附属的寄宿舍数小时的搜索后，克里斯的脑中已经整理出了这起事件的两个重要关键词。

B.O.W（有机生物兵器）、t病毒。

而无论是B.O.W还是t病毒，连接起它们的最关键词只有一个——安布雷拉。

所有的生物研究都出自这个表面上从事普通制药的大公司之手。各方面的资料都告诉了克里斯这一点。

这个超大型跨国性制药集团的经济影响力就像天罗地网般覆盖着世界的每个角落，其分公司也控制着浣熊市——这个俄勒冈州小镇的经济命脉。自从1987年迈克尔·沃伦就任市长之后，安布雷拉也在不久后将业务拓展到了浣熊市中来，开始时人们以为它只不过是为了协助市长的市区医疗设施建设而来。但谁都没有想到，这间公司很快便将自己的触手伸向了各个经济领域，并在短短十年间成为了这个城市实质上的主宰者，近80%的市民或多或少都与其有一定的牵连。可直到今天克里斯才知道，所谓的药品制造公司只不过是他们掩人耳目的道具而已。

进行人体实验、开发新的病毒、制造出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生物兵器……这些才是安布雷拉公司的真正工作!

在查看资料时，克里斯突然产生了一种好像有人站在自己身后的感觉。他猛然转身，但就在那一瞬间，枪托重重击在了他的后脑上。

在失去知觉之前，最后残留在克里斯视线中的是一个高大男子的轮廓。虽然看不清他的相貌，但他制服胸前的标志却是克里斯再熟悉不过的了。

那是S.T.A.R.S.的标志……

六

头好晕，从打完针后就是如此了。

妈妈几天前就不见了，她说过要和我一起逃出去的。难道她抛下我一个人逃跑了吗?不可能的!他们究竟把她弄到哪里去了?妈妈……

脸、女子的脸，我一把抓住在别墅中发现的最后一个女性，轻而易举地将她的脸撕下，小心地放到背上，驼峰处分泌出的黏液将其紧紧粘在我的皮肤上。

慢慢走在花园里，倾盆的雨水从黑暗的天空不断坠落，浇撒着我的全身。忽然，一张人脸从我身上掉落到草丛中。我缓缓蹲下腰去，费了好大劲才将其又粘回到了身上。

这张脸很熟……对了，是第一张妈妈的脸。那个女人不是妈妈，为什么会有妈妈的脸?没有人可以抢走妈妈，她是我一个人的。那时我把妈妈的脸从她那里抢了回来并戴在头上，这样她就不会离开我了。因为如果日后妈妈见到我时没有自己的脸，那她一定会很伤心的……

这是最后一个了吧?这几天以来，我已经把这里的所有女人的脸都撕下来了。放心吧，妈妈，我不可能忘记你的相貌的。每当我看到那些脸时，你的样子都会出现在我眼前。

可是，你为什么要躺在那个东西里面不出来呢?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会去那里，因为只有在那儿，我才能闻到你的味道……

我想见你，妈妈……



阿克雷研究所的顶层实验室，一个双手双脚都被镣铐锁住的女子静静躺在角落的床上，身上的白色连衣裙已变得破破烂烂，整个房间内弥漫着刺鼻的药味与腐烂的味道。

“生命波动仍然没有丝毫削弱。”戴着墨镜的黑衣男子将目光从一旁的电脑屏幕上收了回来，低声嘟囔了一句。他扭头向身后那个一身研究服的青年问道：“她究竟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青年低头翻阅了一下手中的资料，“从研究所成立时开始……差不多快二十一年了。”

“按说二十一年前始祖病毒就应该毁掉她的思维能力了……数据资料和其他的实验体也并无二致。但活下来的却只有她一个人……”墨镜男子直到现在仍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沉吟了一下，问道：“一定要用她进行复仇女神计划吗，威廉?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她是最好的实验素材。”被称为威廉的青年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NEMESIS在寄生入实验体体内后会迅速控制宿主，使其产生难以置信的战斗能力并保存原有的宿主智能。可宿主却会在之后五分钟内死亡。如果我们能够延长宿主的存活时间，那复仇女神计划就可告成功。而她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正是我们所梦寐以求的。况且……”威廉话锋一转，微笑着说道：“反正我们已经从她身上采集到了足够的数据资料，她已经没用了。”

“……随你吧。”

看到墨镜男子点头后，青年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小盒子，缓缓走向被锁在床上，全身因过度试验而腐烂发臭的女体。

身体又不舒服了，那几条触手再次从我体中冒出乱舞着，真讨厌。

“怎么可能?!”威廉双手紧紧抓住电脑桌边缘，张大了嘴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在显示

器上看到的一切。他扭头向实验床上望去，女体就静静地躺在那里，从表面上看来与刚才相比并无任何变化，但他非常清楚，这只不过是具有欺骗性的“表象”而已。

在同女体脑细胞组织搏斗了不到几十秒钟之后，被注射入女体体内并已侵入其大脑的Nemesis竟然被女体活活吞噬了！显示器上代表Nemesis的红点已经彻底消失，就仿佛其从来不曾存在于这世间一样。

此时，站在他身旁的墨镜男子也失去了平日的冷静，虽然空调依然正常运作着，但他的额头上却已渗出点点汗珠。

“………把以往对于她的研究资料全部销毁吧。”在许久的沉默后，威廉突然说道，“那些都已经是废物了。从今天开始对其重新进行调查。也许……我们正在接近比Nemesis还要了不得的东西……”

抛下这句话后，他扭头就向门外走去。这时墨镜男子注意到，青年的右手正微微地颤抖着，这个小动作他是最了解不过的了：那是朋友每当在研究中找到重大突破点而导致的强烈喜悦感的体现。

看到在这里已没有什么要做的了，男子也准备转身离开。可就在他手搭上门把的那一瞬间，一个微弱而模糊的声音突然清晰地传入耳中。

“m……am……”

男子猛然转身，右手迅速按在腰间的枪上，警惕地环视着四周，最后，他的目光停滞在实验床上，而那个声音也在此时再度响起。虽然不知这是否和刚才发生的事件有关，但那声音的确是自床上的女体口中传出的，这还是十余年来男子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沙哑、低沉、模糊不清，女体喃喃地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同一个单词。男子被这一幕镇住了，一时间竟然忘记了挪动脚步，那个单词淡淡地回荡在这空旷的室间。

“妈…妈………妈妈……”

……

这是1978年7月31日发生的事情。

7月25日凌晨4:17分，寄宿舍旁阴暗的地下隧道。

在吉尔的怀中，恩里克·马里尼的尸体逐渐变得冰冷。隔了半晌，吉尔慢慢将副队长放下，泪水不听话的夺眶而出。

凯文、约瑟夫、肯尼斯、佛斯特、理查德，现在又轮到了恩里克。身为Bravo小队队长、同时也是S.T.A.R.S.副队长的他一直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正义感而受到队员们的拥戴，而且更是吉尔在整个警署里最敬佩的人，可现在……

吉尔擦干眼泪，扭头向另一侧走去。

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吉尔深深明白这一点，所以即使她再伤心也只能咬牙继续走下去，直到逃出这个地狱。

当十分钟前在这里见到恩里克时，他虽然受到了重伤，但那并不是他死亡的理由。让他断气的，是不知从何处射来的一颗子弹。

“S.T.A.R.S.已经完了……叛徒……安布雷拉在我们中……”

还没等他将这句话对吉尔说完，那颗子弹便准确地射穿了她的心脏。

“叛徒……”

恩里克临死前挣扎着说出的这个单词又一次浮现在其耳畔。只有一种解释——S.T.A.R.S.内部出现了叛徒。可是，究竟会是谁呢？

克里斯？不可能，吉尔一直将搭档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对其为人也十分清楚，以他的性格绝对做不出“背叛”这种事情。

巴瑞？也不太像。一脸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虽然不太喜欢说话，但在他之前的军队和警察生涯中从未有过任何不良的记录。对家人的关怀之深更是让朋友们都很敬重，而且，不久之前他还刚刚救过自己的命。

或者是……威斯克？

吉尔沉默了。对这位队长她几乎没有深的接触。几年前S.T.A.R.S.刚成立时，恩里克是警署内呼声最高的队长人选，但最终被指任为队长的却是刚刚调来的威斯克。不过，虽然这位新队长平时不苟言笑，与队员们也没有什么太深的交往，但凭借其出色的领导能力，仅用了几个月便得到了所有队员的信任。

可是……没人知道工作之外他的任何事情，他的爱好、他的家庭、他的过去……他的一切对所有人都是一个谜。

叛徒……会是他吗？

虽然吉尔不想承认，但她突然发现此时自己竟然无法相信任何人。平时亲密无间的同伴不知何时就会无情地向自己开枪，这种可能性让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望着被黑暗笼罩的

隧道那边，孤独无助的感觉在那一刻有生以来第一次袭遍了吉尔的全身。

拖动着疲惫的双腿，吉尔走进了隧道内通往深渊的电梯。而在电梯停靠的那一层，她在路的尽头处发现了一条通往地下的铁梯。

在犹豫了片刻后，她顺着铁梯下到地洞之内。而在山洞的正中央，巴瑞正背对着吉尔站在一口破旧的石棺前，好像在进行着调查。

虽然吉尔已尽量避免发出声音，但经验丰富的巴瑞还是敏锐地感受到了什么，他猛然转身，几步远处吉尔的身影跃入眼中。

“吉尔……你还活着……？”巴瑞看着走近自己的队友吃惊的说道，似乎对此有些措手不及，就连说话声都变得支支吾吾起来。但此时，一个微小的细节没有逃过吉尔的眼睛：中年男子悄悄地将持着左轮的右手藏到了身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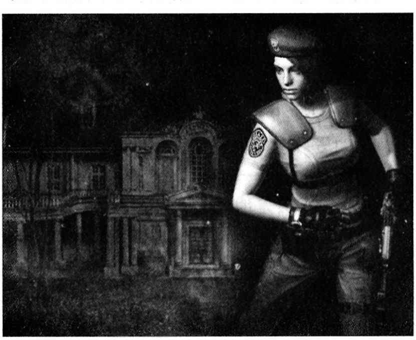
“不……”吉尔在心中默默说道，因为她很清楚在这时这个细节究竟意味着什么。

“吉尔，你知道吗？我很担心你啊……我……”巴瑞低下头，似乎不敢正视队友的眼睛。忽然，他猛的将枪从身后抽出想对准吉尔，但女子对此早有防备，她在那一瞬间便迅速作出了反应，闪身、突进、夺枪几个动作一气呵成，转眼间便将局面完全逆转。

“冷静点，吉尔，我可以解释……”武器被夺的巴瑞望着举枪对准自己的吉尔，慌乱地摊开双手，一步步后退着说道。

“少来这一套！”吉尔盯着他的眼睛，斩钉截铁地说道。

突然，从山洞的另一侧通道远处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声音。“铛呛、铛呛”，声音缓缓由远而近越来越响，一下下敲击着吉尔的心灵。蓦的，一种难以形容的战栗感立即传遍了她的全身，吉尔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心忽然狂跳起来。因为，她已经清楚地想起了自己究竟在哪



里听过这种声音了。

那是……镣铐与地面的摩擦碰撞声。

巴瑞张大了嘴巴，吃惊地看着从另一侧走进山洞的手铐魔。此时的怪物不知为何显得异常愤怒，它怒视着站在棺材前的两人，发出类似哭喊的嚎叫。忽然，数条触手自她身内长出，仿佛有生命似的不断乱舞着。

“没时间多说了，给我枪，吉尔！”巴瑞将头转向女子，焦急地喊道。

吉尔持枪的手微微颤动着，两种观点在其脑中剧烈冲撞，最后，巴瑞在不久前将自己从天花板下救出的那一幕浮现在她的眼前。吉尔咬了咬牙，将左轮还给了巴瑞，自己从腰中掏出枪来对准步步逼近的手铐魔。

如同前两次一样，子弹对它来说根本就造不成丝毫威胁，即便是巴瑞那支号称全警署火力最强的柯特式左轮也是如此。望着低吼着的怪物，吉尔深信如此下去两人只会是死路一条。而如今，似乎只有一件东西可以依赖了。

“巴瑞，掩护我！”吉尔大喊一声，侧身避过刺向自己的触手，疾奔向石棺。从刚才起她就注意到了，手铐魔似乎很在意这具老旧的棺材，虽然不知道原因，但也许那里就隐藏着能够将其消灭的秘密。

在将控制机关开启后，石棺盖伴随着隆隆的声音缓缓打开了。看到这种情况，怪物突然间停止了对巴瑞的攻击，它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就像发疯了似的扑向石棺处，全身剧烈颤抖着，口中发出类似惊喜的模糊叫声。可就在探头向内看去的那一瞬间，它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转身冲向另一侧的无底深渊跳了下去。

虽然听不太清楚，但吉尔还是依稀分辨出了在手铐魔跳崖自杀前的那声哭喊的内容——“妈……妈——！！”

“她真的死了吗？”巴瑞仍然对刚才的险境心有余悸，他走到悬崖旁向下看了看，转身对吉尔说道：“我想留在这里再调查一下，吉尔，你先走吧。”

吉尔犹豫了一下后，轻轻点了点头。这时，放在石棺中那具无脸女性干尸身旁的一样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力。那是一封已经发黄的信，看起来已经放在里面有几十年的时间了。虽然字迹很难辨认，但最终吉尔还是看清了信上的内容。

那是一个母亲对女儿未能实现的承诺。

我亲爱的莉莎：

我可以感觉到我的意识一天天在消失。那些人给我打的针让妈妈不再觉得痒了，今天他们又给我打了一针，说那只不过是‘营养剂’而已。那时，妈妈还可以清楚的思考，但妈妈现在好害怕好伤心，因为妈妈不能再时时刻刻都想着你了。我很害怕，害怕会忘记一切，尤其是和你同乔治的回忆。

你们的模样、还有我们从前在一起的时光……这些回忆开始渐渐从我脑海中褪去。

莉莎啊，我现在多想把你抱在怀里，摸摸你的脸，也许那样我便不会忘记那些甜蜜的回忆……

宝贝，我们一定要逃出去！自己听我说，我们能够逃脱的机会就是下一次一同去实验室的时候，我们一起假装昏迷，然后趁他们不注意时逃出去。

等到我们出去后，再一起去找爸爸，好吗，宝贝？

莉莎，勇敢些哦……

1967年11月13日
杰茜卡·特雷沃

“妈妈，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个人真的是你。你很疼是不是，我那么用力地把你的脸撕了下来。妈妈，给你，这是你的脸。你知不知道，我好担心你……妈妈，我好害怕……”

“不要怕，宝贝，来妈妈这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是的，长久的恶梦在此刻终于划上了休止的符号，安息吧，莉莎·特雷沃，最可怜的女孩……

七

7月25日凌晨5:57分，别墅地下研究所。

“滋～滋～”

声音的主人不停地在天花板上乱窜着，将



近十根的肢臂令这种叫做基美拉的类蜘蛛状怪物可以轻易地行走在任何地方。吉尔端着霰弹枪，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怪物的动向。当怪物突然从上方跳下，企图用两条前臂抓住她时，女子抓准时机将子弹送进了它张开的血盆大口中，然后向还未断气的它又补上了两枪。直到这时，基美拉才真正地永远停止了行动。

在同巴瑞分手后，吉尔意外地发现了这间秘密的研究所。直觉告诉她，这儿也许就是病毒扩散的起点。而与其它地方相同，这里也已被变为丧尸的研究员和各种怪物占据。

在一番搜索后，她来到了一间好似囚室的地方。透过门上的窗棂，吉尔发现一个人正垂着头坐在角落的床上，但暗淡的光线使她无法了解确切的情况。此时，那人也被门口处的响声惊动了，站起身向门口走来。

“……吉尔？”男子似乎不太敢相信自己眼睛。

“克里斯，你还活着！”吉尔惊喜地喊道，心一下子松了下来，一直压在其胸口的那块大石终于落到了地上。她看着搭档，自陷入这个恶梦世界后第一次露出了欣慰的笑颜。

“那当然，我可没那么容易死。”克里斯耸了耸肩，以尽量轻松的语调说道，但转即他的脸色便变得凝重起来，“吉尔，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头，虽然不想这么说，可我现在确实对S.T.A.R.S.的凝聚性产生了怀疑。”

“我也是……”吉尔低下了头，不久前发生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她叹了口气，说道：“不管怎样，我先让你出来再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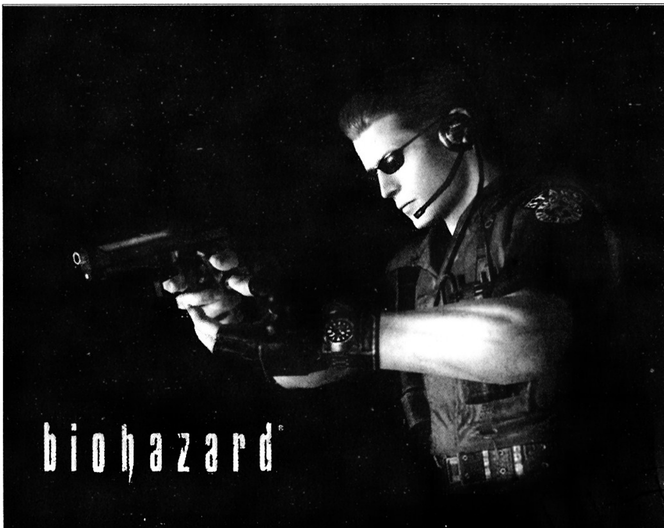
她想尽了各种办法，但那扇牢门却依旧纹丝不动。最后吉尔只得放弃了努力，她抬头看着门那面的克里斯说道：“不行，怎么也打不开。你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救你。”

“没问题，但别乱逛哦。啊，对了。”他叫

住了吉尔，“我在别墅里发现了Bravo小队的救生员瑞贝卡。你有对讲机吗，借我用一下。”

克里斯接过吉尔递过的对讲机，调好频率后对着那一端说道：“瑞贝卡？……嗯，是我……到别墅另一侧的研究所来吧，地址是……”

说完之后，他将对讲机还给吉尔。女子向他点了点头，转身向走廊对面跑去。



在同克里斯告别后，吉尔几乎已走遍了研究所这一层的每一个房间，可除了随处可见的怪物及丧尸外，直到现在她仍没有发现能够打开牢门的工具。但从房内发现的数份资料和研究员的遗书，让她感觉到自己正在一步步接近隐藏在这一切后的真相。

收件人：保安部长

日期：1998年7月22日 2:13

时机已成熟，请于一周内执行以下命令，行动务必力求迅速。

1、引诱S.T.A.R.S.进入别墅，取得生物兵器与他们作战的初步资料。

2、除暴君之外，搜集各种突变物两个胚胎作为样本，并销毁暴君。

3、一定要完全摧毁阿克雷实验所，包括所有人员及实验体，并将这一切作为意外处理。

当完成以上步骤后，通报总部并等候进一步指示。若无法在期限之内完成任务，务必立即汇报。若有紧急情况，汇报至分机号码5691。

在信的最后一行写着发信人的名字——安布雷拉。此时吉尔也终于了解到了刚才克里斯发现的那些事实。而就在这不久后，一个更令人震惊的发现更是几乎让吉尔喘不过气来。

在研究所的幻灯室内，吉尔将在屋内发现的胶卷放入了幻灯机中。灯光熄灭后，一张张幻灯片在白色挂布上连续投射出来，那是丧尸犬、猎杀者、基美拉等各种怪物的详细资料，其中一只从未见过的怪物引起了她的注意：被称为“暴君”的足有两米高的大家伙。

正当吉尔认为已经没有再看下去的价值时，一张与前面截然不同的图片突然出现在她眼前。

粗看起来，那只不过是一张普通的研究员合影而已，下方写着一行字“生物兵器研究机关·开发小组”。但在照片最右侧的那个男子，却让吉尔一时变得手足无措。

黄色的头发，黑色的墨镜，以及那永久不变的冷酷表情……

阿尔伯特·威斯克——S.T.A.R.S.的队长。

“叛徒……”

恩里克临终前的话语又一次在吉尔耳畔响起，而现在那个人的身分，已经很清楚了。

隔了好久，吉尔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她沉默了一会儿，转身向门外走去。当打开门时，她忍不住又向挂布上看了一眼，希望自己刚才看到的全是幻觉。但威斯克的形象依然停留在那上面没有任何改变。

吉尔长叹了一口气，将门紧紧带上。

通过之前得到的地图，吉尔来到了通往研究室的电梯前，希望能从那里得到更多的情报。当她按下按钮时，一个声音突然从其身后响起。

“吉尔。”

“巴瑞。”吉尔转过头来，看着中年男子微笑着从走廊另一头向这边走来。

“嗨，你至少应该等等我这个老头子嘛。”他开玩笑地拍了拍吉尔的肩膀。

吉尔犹豫了一下，暂时放下了将之前看到

的幻灯片告诉巴瑞的念头。

“走吧。”她微微摇了摇头，说道。

在乘电梯来到了研究所的最底层，并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后，两人终于抵达了研究室。

而在那里面，吉尔终于发现了正背对着她站在电脑前在进行操作的威斯克。可正当愤怒地她想上前质问威斯克时，另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却逼得她不得不定在原地。

她缓缓转头，怒视着又一次背叛了自己的信任，将枪对准了自己的巴瑞。

“干得不错，巴瑞。”威斯克冰冷的声音使得吉尔转过头来。

“这一切都是你在操纵的吗？”

“当然。”威斯克没有回头，目光始终盯着显示器。“巴瑞自始至终都是我安插在你们中间的一颗棋子。如果没有他，我还真没想出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把你引到这儿来呢。”

“巴瑞，为什么……”听到这些后，吉尔不由得又将目光投向巴瑞，以难以置信的口气问道。中年男子内疚地低下头去，不敢触及队友的目光。

“没用的。”威斯克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可怜的老好人巴瑞一定不希望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受到一点儿伤害的。”

吉尔憎恶地看着S.T.A.R.S.的队长，怒叱道：“威斯克，你太卑鄙了！”

“随你怎么说吧，不过，我倒觉得你更担心一下自己比较好。”威斯克说道，“你现在能做的也只剩下这个了。”

“威斯克……将S.T.A.R.S.引到这里来也是你做的好事吧！？”

“哦不，不管你信不信，那确实是安布雷拉的意思，我只不过是个执行者而已。”

“哦。”吉尔脸上露出嘲弄的笑容，她盯着威斯克的背影，一字一顿的说道：“原来，你也只不过是安布雷拉的一条狗罢了。”

“有趣的女孩……不过你好像搞错了。”虽然是背对着自己，但吉尔还是能听出威斯克语气中的鄙夷，“你说的那种事从头至尾就不存在，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如同你一样毁灭的。”威斯克转过身来举枪对准吉尔，冷冷地对巴瑞说道：“这里没你的事了，回上面等候我的下一步命令。”

“巴瑞！”看到中年男子低头想离开时，吉尔忍不住叫了一声。巴瑞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走了出去。

“没用的，他现在怕死安布雷拉了。”看到吉尔失望的神情后，威斯克冷笑着说道。

“你和安布雷拉竟然利用无辜的人……畜生！”吉尔愤怒地说道。而回应她的，是威斯克的挥拳一击。

威斯克看着倒在地上的吉尔，面无表情地说道：“安布雷拉？哼，我之所以控制巴瑞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计划而已。你真的以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中吗？”

“什么意思？”

“哼，也该让你看看了。”他按下了键盘上的几个键。一旁的玻璃营养槽内的液体随之慢慢振荡起来。吉尔惊愕地看到，在营养槽内的那个巨大怪物，竟然就是自己曾在幻灯室里见过资料的暴君。

“看吧，太美了……这就是终极的生命形态……暴君！”威斯克凝视着容器中的怪物，赞叹地说道，仿佛已经沉醉在其中。

“……就为了……这种事情。”吉尔喃喃说道，同伴们一个个惨死时的景象在其脑中快速闪现。

威斯克盯着吉尔的眼睛，缓缓将枪抬起，“知道吗，吉尔？我真不想和你说再见……”

他的食指慢慢将扳机向后拉去。

“砰！”两声枪响回荡在研究室中，但倒下的人……是威斯克。

“巴瑞！”吉尔看着垂下枪从门口走进的男子，惊喜地喊道。

“对不起……”巴瑞低着头不敢正视吉尔的眼睛，惭愧地说道，“我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家人而已。”

“巴瑞，这不是你的错。有罪的是威斯克和安布雷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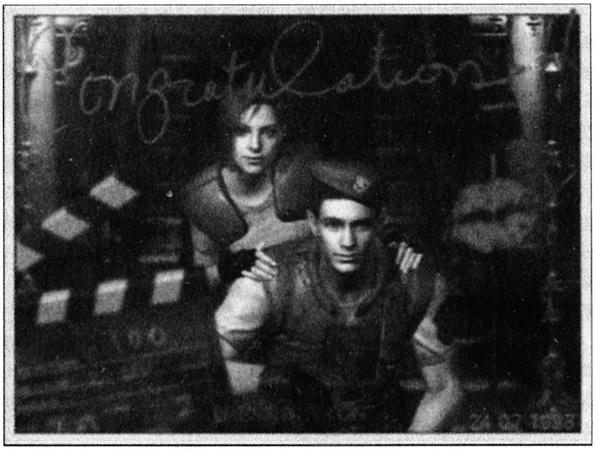
“虽然他用家人的安全威胁我，可我怎么也无法再作出背叛朋友的事情了……”

突然，巴瑞停止了说话，吃惊地盯着吉尔的身后。吉尔迅速回身，看到了威斯克挣扎着爬起到键盘前的一幕。就在他按下最终确认键的那一刹那，营养槽内的液体渐渐退去，暴君猛地睁开了眼睛。

庞大的身躯、灰白龟裂的皮肤、左臂巨大的利爪，以及凸出在体外跳动着的巨大心脏。暴君一击将强化玻璃打得粉碎，缓缓走了出来。

“见鬼！”巴瑞低声骂了一句，急忙举枪对准了怪物。

“哼哼……”威斯克狂笑着艰难站起身来，



"吉尔，巴瑞……都下地狱去吧！"

暴君被男子略显夸张的动作改变了前进的方向，缓缓向威斯克的方向走去。威斯克好像被吓呆了一样，僵在原地一动都没有动，仰起头直视着暴君一步步逼近自己。

伴随着威斯克的一声惨叫，暴君轻而易举地用利爪贯穿了呆立在原地的男子，并像对待一堆垃圾般不屑地将其扔到了一旁的地上。

鲜红的血液从威斯克的伤口处不断涌出，他凝视着上方渐渐变得模糊的天花板，剧烈抽搐了两下后，停止了呼吸。

不知为何，在临死前，一丝好像感到有些遗憾的表情出现在了他的脸上。

"哼，还是早了点啊……"

没有人听见他断气前喃喃说出的这句含义不明的话语……

在收拾掉威斯克后，暴君继续不紧不慢地向吉尔他们这边走来，巴瑞本想迅速绕到它的另一侧与吉尔进行前后夹击，但不慎被怪物一爪击飞到一旁，背部撞在墙壁上，当即失去了知觉。

"巴瑞！"吉尔大声喊道，但中年男子却没有一丝回应。她愤怒地拔枪对准暴君，厉声怒喝道："来吧，混账家伙！"

听到声音的暴君慢慢转身，死死地盯着吉尔，眼中流露出的只有杀戮的欲望。

令吉尔略感诧异的是，被威斯克称为"终极生命体"的暴君并没有她想象中得如此强大。虽然其攻击力大得惊人，但缓慢的移动速度使得它根本就无法接近采取运动战的自己。在这样沿着障碍物边逃边打近五分钟后，暴君闷哼一声后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在确定敌人确实失去了行动能力后，吉尔急忙赶到受伤的巴瑞身旁，所幸其伤势并无大碍，只是后脑撞到地面使他暂时昏迷过去而已。

"……唔……抱歉，我太不小心了……等等，威斯克呢？！"在恢复了知觉后，巴瑞从地上爬起，望着吉尔的身后惊讶地问道。

这时吉尔才发现，地面上威斯克的尸体不知何时已经失去了踪影，难道说他并没有死？可是……那么严重的伤势……怎么可能！？

忽然，整个研究所内开始响起了警报声。

"警告，自爆系统已经启动，电子门锁已全部解除，请所内有关人员尽快离开这里。重复一次，自爆系统……"

"一定是威斯克干的好事！"巴瑞骂了一句，"吉尔，快逃吧，没时间了！"

在同巴瑞约定在楼顶碰面后，吉尔先赶回囚室救出了克里斯。而此时，对讲机内再次响起了布拉德的声音。

"这里是布拉德，有人能听到吗？如果有人的话，不论用什么方式，请指明你的方位……"

信号再次中断。

"吉尔，去楼顶，那里一定有信号弹的。"克里斯说道，"我先去找瑞贝卡，之后我会马上赶去和你会合的。"

女子点了点头，转身跑出门去，直奔向楼顶的直升机起落台。

此时，丧尸们似乎隐约感觉到了即将降临的命运，惊慌失措地四处逃避，嚎叫声如潮水般此起彼伏的回荡在研究所中，而基美拉也变得更加残暴，近乎疯狂的在走廊上对吉尔紧追不舍。在费了好大劲才甩脱它们后，吉尔抵达了直通楼顶的电梯处，而巴瑞正在那里焦急的等待着她。正当两人要进入电梯时，数声凄厉的吼叫忽然从不远处传来，而且声音的主人们显然正在向他们这边移动。

"该死！都到这个时候了。吉尔，你先去

联系布拉德！”巴瑞将子弹填充进弹仓，转了一下转轮，扭头便向另一侧冲去，不等吉尔阻止便不见了踪影。当第一声枪响从不远处传来后，吉尔咬了咬牙，打开电梯门走了进去，十几秒钟后便来到了楼顶。

“嗖……”信号弹从楼顶正中直窜向黎明前的天空。不到几十秒钟，直升机的轰鸣声自远方响起，离这里越来越近。

“终于……结束了……”

吉尔飞奔到楼边，向映入眼帘的直升机挥舞着双手，欣喜的笑容浮现在她的脸上。此时，克里斯和巴瑞也来到了这里，而瑞贝卡就紧随在他们身后。

可就在这时，突然传来的那声巨响令四人心中都为之一震。吉尔急忙转身举枪，从楼下穿破天花板跳上楼顶出现在众人面前的，竟然是她认为不久之前便已死在自己枪下的暴君！

这不是之前的那个敌人！仅仅战斗了几十秒钟，吉尔便得出了这个结论。其迅捷的速度与超强的利爪与刚才截然不同。吉尔不会知道，这才是暴君试作型的真正实力，它不久前的迟钝动作，只不过是骤然被唤醒所导致的不适感作祟而已。

克里斯和瑞贝卡在受到暴君的攻击后已昏倒在地，不过看上去伤势并不严重，只有巴瑞还在奋力战斗着。而在竭尽全力避开怪物的几次攻击后，吉尔已累得精疲力尽了，手枪内的子弹也已全部耗尽，而暴君的动作却没有丝毫减缓。正当她即将陷入绝望之时，上空突然传来了布拉德的声音。

“吉尔，用这个干掉它！”

一件东西随即被他抛了下来。那是S.T.A.R.S.被批准使用的最强武器——火箭筒。

吉尔一个箭步赶到火箭筒前将其抄起，对准正冲向巴瑞那边的暴君，用力扣动了扳机。

炮口冒出的火花，呼啸而出的炮弹，因后坐力而跌倒在地上的女子，以及，转过头来疑惑地看着这边的暴君。

在那零点几秒间，一切的一切都仿佛凝滞在空气中一样，紧接着……

一声巨响后，仿似电影慢镜头般，暴君的血肉碎块静静飞散在半空。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撼着整个阿克雷山区，地狱般的别墅在熊熊烈火中转眼间便化为了一片废墟。克里斯坐在直升机上，透过机窗静静凝视着这一切。坐在其对面的巴瑞还在不断摆弄着他的爱枪，而瑞贝卡不断打着哈欠，一脸的疲倦。至于吉尔，已经好久没合眼的她早就靠在克里斯的肩上沉入了梦乡。

“结束了……”

女子的梦呓传入了他的耳中。

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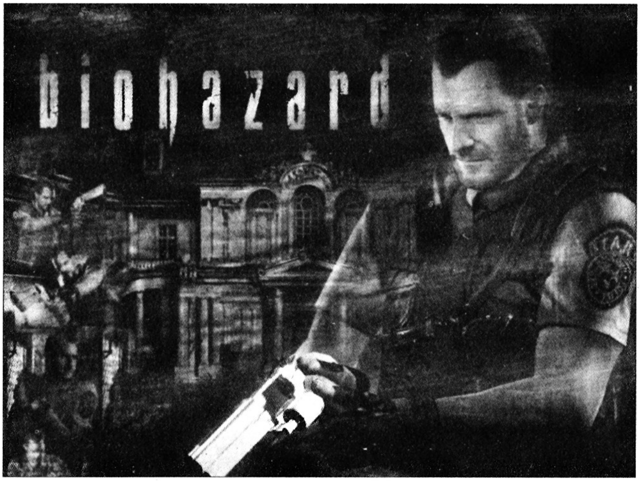
不知为何，一层不知从何而起的忧虑涌上了克里斯的心头。

“也许……这只是开始而已。”他望着远方黎明前渐渐泛起一层橙红色的天空，喃喃自语道。

血红的苍穹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下，直升机向着浣熊市市区的方向飞去。

1998年7月25日，之后被人称为“别墅事件”的悲剧就在火光与爆炸声中划上了休止符。但也就是从这一刻起，真正的恐怖慢慢拉开了帷幕。

距离那起震惊全世界的大惨剧发生，还有两个月零六天的时间……



生化危机 寄生
——《生化危机 4》剧情小说



文 卡伦
美编 心の永恒

生化危机4

游戏原名	biohazard4		
机种	NGC、PS2、Wii	发售日	2005年1月27日
游戏类型	动作	发行商	Capcom



里昂·S·肯尼迪

原浣熊镇见习警官，上任第一天便被卷入病毒泄露事件中，历经九死一生后从浣熊镇侥幸生还，事后其战斗能力受到政府高度赏识，征其为政府特工。在经过六年的特种训练之后，他在此次拯救总统女儿的任务里又再次回到了地狱之中……

艾达·王



能力一流的女间谍，所属组织不明，于六年前的浣熊镇事件中与里昂相识并坠入爱河，最后未能如期完成任务，但却不为人知地奇迹生还。在此次发生的绑架事件中，她为夺取病毒样本而来，却不料与里昂再度重逢……



阿什莉·格拉汉姆

美国总统千金，被邪教组织绑架至西班牙某村落，为故事拉开了帷幕。虽然表面上看来只是个柔弱的女孩，但内心的刚毅与坚强却不输给任何人。

奥斯蒙德·塞德勒



邪教组织“光明教”的首脑，为人凶残狡诈，为达成利用寄生虫控制世界的目的而派人绑架了阿什莉，是一系列阴谋策划的幕后元凶。



杰克·克劳撒

对里昂持敌视态度的前战友，他对权势与力量的痴迷令其获取了寄生虫之力，借变异的能力来追求自己的力量。作为冷酷残忍的职业军人，他就像影子一样随行在里昂身边。

序

2004年,美国马萨诸塞州,下午17：43分。

哈佛大学——这所处于马萨诸塞州查尔斯河畔的私人大学被公认为是美国历史最悠久、也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殿堂，同时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学府之一。每年，世界各地都有超过数万人提出申请想要进入哈佛进读，但最终被录取的最多也不过是两三千人而已。迄今为止，哈佛共出过6位美国总统，33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32名普利策奖获得者。此外，还有一大批知名的学术创始人、世界级的学术带头人、文学家、思想家等也出自这里。

有许多学生都将进入哈佛大学视为成功人生的重要起点，而社会也对这些天之骄子们照顾有加。看着下课后校园里熙来攘往的人群，谁都不知道其中的哪个说不定会在日后成为另一个华盛顿、另一个富兰克林，甚至另一个爱因斯坦。

在这些人中，阿什莉·格拉汉姆并不算太引人注目。虽然这位娇小的金发女孩也有着颇为出众的外表，但在美女如云的哈佛中，她的相貌还不足以令她成为男生们疯狂追求的对象。

不过，阿什莉绝对称得上是学校的话题人物，这点倒是毋庸置疑。

因为，她是美利坚合众国现任总统的女儿。

从刚入学起，阿什莉便成为了同学们议论的对象。她那活泼开朗的性格令她在女生中颇受欢迎，而许多男生更是对她蠢蠢欲动，毕竟，"我和总统的女儿上过床"这种事情是值得他们吹嘘一辈子的大事。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如愿以偿就是了。

虽然追求者众多，但阿什莉却始终都没有为之所动，对于这些狂蜂浪蝶，她的惟一态度便是嗤之以鼻。对于见惯了大场面的她来说，这些人根本就是一群小毛头而已，从他们的身上根本看不出一点男人味。

在与好友们挥手告别之后，阿什莉向着寝室的方向走去。

按照原定计划，她本来打算今晚去参加学生会举办的一个化装舞会。但下课前她却收到消息，由于电路出现了问题，所以舞会被迫延后一天，这也令她感到颇为扫兴。

阿什莉所住的寝室楼离教学楼只有五分钟的路程，因此她很快就来到了自己所住的寝室门前。

"珍妮？"

阿什莉敲了敲门，和她住在一起的室友珍妮按理来说此时应该已经回来了，但里面却没有丝毫回应。

阿什莉从包中拿出钥匙打开了房门。珍妮的床上放着她的外衣和皮包。

"珍妮？"她又向着浴室的方向喊了一声，"你在吗？"

还是没有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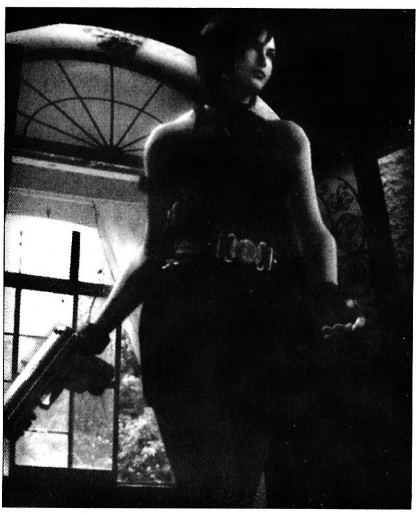
可能是出去玩了吧。

阿什莉这样想着，将包放在了床头的小桌上，然后脱下了外衣。也许同学会在不久后给她打电话叫她去外面的酒吧玩，事实上她们也经常这样做，不过今晚阿什莉已经懒得出去了。现在她只想先洗个澡，然后再美美地睡上一觉。

在将换的衣服从衣柜中拿出来后，阿什莉拨了拨头发，只穿着内衣走向了浴室。浴室的门虚掩着，淡淡的水汽从门缝飘了出来，应该是不久前珍妮刚刚洗过澡。

她推开门走了进去。可就在那一瞬间，一只有力的大手突然从背后捂住了她的嘴，另一只手将她牢牢抱住。阿什莉惊恐地看到，室友珍妮就全身赤裸地死在浴室的地板上，脖子被扭成了180度。

"不要反抗，小姑娘。"身后的那个男子沉声说道，"如果你不想和她一样的话。"



阿什莉轻轻点了点头，向身后的人作出了自己不会进行反抗的暗示。面对绑架者时不要做出抵抗，以自己的安全为第一优先，这是父亲一再叮嘱过她的事情。

此时的她后悔到了极点，就在一个月前她才和父亲吵了一架，让他以后不要叫保镖在寝室附近出现以影响自己和其他同学的生活，可没想到现在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男子将她拖出了浴室，同时放开了手。这时阿什莉才看清了对方的样子——他大概有三十多岁，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而穿在身上的特种兵服和斜戴在头上的红色贝雷帽则表明了他军人的身分。

“如果你想要钱的话，我的信用卡和现金都在包里。”此时的阿什莉还心存侥幸，希望对方只是为钱而来，但男子却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

“别罗嗦了，总统小姐。”他从床上拿起衣服抛给了阿什莉，“穿上它，你这副样子可出不了门。”

阿什莉顺从地穿上了衣服，同时悄悄按下了上衣口袋中的那个按钮，向父亲派来保护自己的保镖发出了讯号。

她本以为自己的行动不会引起男子的注意，但对方却忽然笑了起来。

“总统小姐，看来您很希望这里多出几具死尸嘛。”他满不在乎地坐在床上，从腰间拔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把玩着，“等收拾了你叫来的那几只狗再动身吧，我可不希望像只丧家犬一样被人追着跑。”

听到这句话后，阿什莉直感到一阵寒意袭遍了自己全身。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并不是在虚张声势，而是真的有自信可以轻易杀死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保镖。

“……你想带我去哪里？”她鼓起勇气向对方提出了这个问题。

男子没有回答，在瞥了她一眼后将扔到空中的匕首接回到了手里。忽然，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来了。”

几秒钟后，阿什莉才听到了门外楼梯上传来的急促的脚步声。

男子吹了声口哨，站起身将匕首收回到了腰间的刀鞘里。“速战速决吧。”他活动了一下脖子，骨节处劈啪作响。

“睁大眼睛看清楚马上将会发生的一切。”他盯着阿什莉，左手握拳抬在了面前。“以后不要再动任何想要反抗我的念头了，那样只会让更多的人白白送死而已。”

说完这句话后，他将身体转向了门口，脚步声越来越近，还有几秒钟便将接近这里。

“看着吧，总统小姐。”他背对着阿什莉冷冷说道，左臂忽然伴随着骨骼的响动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地狱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两个月后，加拿大温哥华。

黑发的红衣女子走到窗户旁将玻璃窗拉开，闭上眼睛尽情享受着迎面吹来的微风以及温暖的阳光。

就在这时，她身后传来了通讯器响起的声音。

女子叹了口气，转身走到床边拿起了通讯器并按下了按钮。

“报告一下现在的情况。”一个男子的声音传了出来，冷冰冰地没有一点感情的存在。

“那个西班牙人已经拿到样本了，现在正躲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女子说道，“我乘今晚的飞机过去，然后在那个村庄里与他会合。”

“那个村子里的人已经全被控制了，他们会攻击所有的外来者。如果情况不妙的话就去村中的教堂把钟敲响吧，这样应该可以让他们稍微安静一会儿。虽然时间不长，不过对你来说应该已经够用了。”

“听上去那个村子里都是些乖孩子嘛。”女子轻笑了一声，不过通讯器另一头的人似乎并不欣赏这个玩笑。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拿到样本后尽你所能地收集与那个教会相关的一切资料，然后结束这次旅行。克劳撒会在那边协助你的。”

“可以相信他吗？”

“别放松警惕就是了，虽然他是我们的人，不过最近他的情况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我知道了。”女子点了点头，“那我这次的代号是什么？”

对面静了一下，而后以一种嘲讽的语调说道：“艾达，艾达·王。”

女子一怔，对这个回答显然有些出乎意料。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在每次执行任务时她都会选择一个代号以及一个掩护的身分，而当任务完成后，那个代号以及那个身分也就到了与她告别的时刻。

不过，艾达·王这个代号她以前分明已经用过了，虽然那是在六年前发生的事情，不过组织应该不会这么粗心大意的。

“……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

“因为计划有了一点变动。”男子继续说道，“根据情报显示，白宫那边派出的人似乎是你的老朋友呢。”

女子皱了皱眉头，不自觉地用贝齿轻轻咬住自己的下唇。她知道对方说的是谁，那个名字及其主人的形象瞬间闪现在她的脑海中。虽然已经过去了六年，但那个身穿警服的青年的身影却从来没有在她的记忆中淡去。

“好，就用这个代号。”女子的语气变得有些冷，“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如果在任务中遇到那个人的话，把他干掉。”

“……他根本就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无需对他感到担心。”

“不行。”男子斩钉截铁地说道，“既然他有能力在浣熊市那起事件中生还，我们就不能对他掉以轻心。少了这个让我们分心的障碍，我们就能更顺利地完成任务。或者说是……你还对他念念不忘？”他顿了一下，冷笑着说道“不要再犯与六年前一样愚蠢的错误了，艾达。”

“这个不用你来提醒我，威斯克。”

“就这样，等到了那边之后我会给你进一步的指示的。”

阿尔伯特·威斯克从那一侧切断了通讯器。女子在原地呆立了半晌，而后又将目光投向了窗外。

“艾达·王吗……”她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我还以为，自己永远都不会再想起这个名字了呢……”

一

天灰蒙蒙的，整个空气中都透着一股寒意。

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一辆警车正匀速向前面的方向行驶着。车窗外一片荒凉，乌鸦的叫声时而从空中传入车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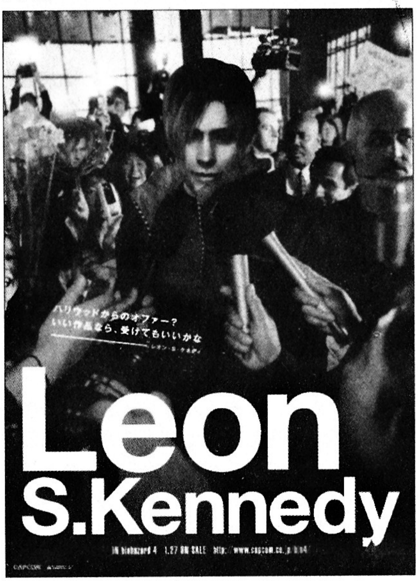
“真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坐在驾驶席上的那个警察忍不住嘟囔了一句，“怎么倒霉事总是让我给碰上？”

前排坐着的另一个警察扭过头去，向着坐在后排的那个青年问道，“嘿，伙计，告诉我们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青年没有回答，而是左手托着下巴出神地看着窗外。他看上去大概有二十五六岁，穿着一件名牌皮衣，一付精明干练的样子。

问话的警察干笑了一声，显得有些不满。“快告诉我们吧，你专程从美国来这种烂地方干什么？反正现在也无事可做，不如聊聊如何？”

“你们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解闷吗？”青年将视线从窗外移了回来，平静地看着警察问道，“不过还是告诉你们吧，我在寻找总统失踪的女儿。”



“开玩笑，就凭你这单枪匹马的？”负责驾驶的警察不屑地笑了一声。

“那你认为我来这里干什么？”青年耸了耸肩，“三个大男人来到荒山野岭，难道是为了找个地方点堆篝火哼哼小曲儿？”

那个挑起话题的警察将头扭了回去，“哼，你们美国人都是疯子。我只是执行局长下达的命令，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工作。”

青年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那就拜托了，伙计。”他说道。

在又向前开动了十几分钟后，警车停了下来。尿急的驾驶员匆匆忙忙地从车上跳下来，解开拉链就在路边开始方便，口中还哼着当地流行的小曲。

里昂·S·肯尼迪谢绝了警察递过来的烟，又一次陷入了回忆中。

一晃眼，浣熊市的那起惨剧已经过去六年了，不过里昂直到现在也无法忘记当时发生的那些事情。

那一年，在阿克雷山区发生了数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凶杀案，相关新闻很快便传遍了整个世界。原来，这起因为秘密滤过性毒菌试验所引起的事故的背后首脑，就是国际著名制药集团安布雷拉。病毒很快蔓延到了山区附近的浣熊市，对于这个平和安宁的小镇来说，这无疑是一记毁灭性的打击。在无可挽回的状况下，美国总统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彻底毁灭浣熊市的命令。

当整起事件被公布于众后，美国政府宣布无限期停止安布雷拉一切商业活动。集团的股票很快跌至崩盘，没过多久，这个名闻遐迩的大型集团便被迫宣布破产。

在浣熊市惨剧中，十余万人都死在了蘑菇云下。不过政府没有告诉民众的是，在核弹抵达目的地前，当时还在浣熊市内的居民有 98% 都已经是死人了……

知道“丧尸”这种吃人的怪物曾遍布于浣熊市市街的，只有在爆炸前逃出来的少数几个人而已，而里昂便是其中的一员。

在那之后，政府派人与里昂秘密进行了接触，他们对于在地狱中生存下来的里昂的能力有着很高的评价，并且邀请他加入一个直接隶属于总统的秘密组织。为了向安布雷拉复仇，以及保护被他从浣熊市救出来的小女孩——雪莉·柏肯，里昂同意了政府提出的条件，并且开始接受种种特殊训练。

不久前，里昂接受了保护总统家人的命令，但就在他准备起身前往马萨诸塞州前，总统的女儿——阿什莉·格拉汉姆被绑架的消息传入了他的耳中。

当接到报案后，当地警方来到了阿什莉的大学寝室内，并在那里发现了六具尸体。其中之一是阿什莉的室友珍妮·洛佩斯，而剩下的则是当时负责保护阿什莉的五名保镖。珍妮的死因是被扭断了脖子，但法医却迟迟无法判断出那些保镖究竟是被什么东西杀死的。在这些人中，有两名保镖的头被硬生生地砍了下来，滚落在地板上的头颅血肉模糊，而剩下的三名死状更惨，他们的上半身被炸得稀烂，就好像是被火箭筒在近距离直接命中一样。根据旁边寝室的人表示，阿什莉房间内传来的打斗声只持续了不到半分钟，并且没有听到一声枪响，凶手完全是在顷刻间便结束了这几名各自身怀绝技的保镖的性命，这也令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绑架者至今没有与白宫进行过联系，因此也无从得知他的动机。但根据可靠消息指出，这起事件极有可能与内部人士有关。目前调查组已在审问特情部门成员以及所有和阿什莉有关的人，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眉目。而在最近又有情报传来——有人曾在西班牙的一个小乡村内看见过一个和阿什莉相貌极其相似的女孩，而且她被很明显是被一个秘密组织扣留了。正因如此，里昂才会从美国专程来到这里执行营救阿什莉的特殊任务。

车门打开的声音将里昂的思绪重新拉回到了现实中，那个去方便的警员已经坐回到了驾驶席上。

“抱歉抱歉，时间长了一点。”他满不在乎地说道，不过同伴却觉得他的脸色似乎有些奇怪。

“有事吗？”

“唔……刚才忽然觉得很冷，就好像是有人从某处盯着我一样……”他耸了耸肩，发动了油门，“一定是幻觉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走吧。”

警车又沿着崎岖的山道行驶了半个小时左右，并在经过一个吊桥后停了下来。

“顺着这条道走就是你想去的那个村庄了。”驾驶员指着前面对里昂说道。



"嗯，抱歉打扰一下，先生。"里昂走到他的身后，从口袋中掏出了阿什莉的照片，"请问你认识照片中的这个女孩吗？"

那个老年村民缓缓站起转过身来，看样子他对这个不速之客的来访显得极为恼火。

"Que carajo estas haciendo aqui？(你来这里干什么)"他瞪着里昂，粗暴地骂道，"Largate，cabron！(滚出去，杂种)"

由于对方说的是西班牙语，所以里昂根本就不知道他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从村民的表情和语气中他也能听出来对方对自己并不欢迎。

他耸了耸肩，将照片收了起来。"对不起，打扰了。"说完这句话后，里昂便转身准备离开这间小屋。但没等走两步，他忽然觉得背后传来了一阵凌厉的风声。

多年来的特工训练令里昂下意识地向旁边闪去，一把利斧擦着他的肩膀砍了下去，如果他动作稍微慢一点的话，恐怕整条右臂就要被砍下来了。里昂急忙转身，拔枪对准了那个拿着斧头冲自己大声咒骂着的村民。

"不许动！"他大声喊道。但那个村民却根本不理会他的威胁，高举着斧头向他走了过来。此时，屋外传来了卡车开动的声音。里昂迅速往窗外瞥了一眼，看到一辆卡车正向着自己刚才所来的方向开了过去。

"我说别动！"

里昂再度喊道，而猛砍过来的斧头便是对方的回应。无奈之下，里昂只好开枪击中了他的大腿，然后趁着对方行动不得时迅速向门外跑去。没过多久，他便回到了刚才警车停靠的地点。

令他吃惊的是，那辆警车已经翻落在了山下，而吊桥也被砍断了。由于离得太远，他无法看清那两个警察是否还在车内。

"汉妮格恩，能听到吗？"他打开了通讯器。

"是我，行动是否顺利？"

"糟透了！"里昂哼了一声，"我马上就要抵达那个村子了，但是这里的村民似乎对我充满了敌意。"

"一切以目标的安全为优先考虑。"汉妮格恩冷静地说道，"准许使用武器，一切问题由我们来解决。"

里昂点了点头，"我去前面看一下。"

"我们就在这里帮你看着。"另一个警察一点帮忙的意思都没有，"别耽搁太久，在这里停车可是要开罚单的。"

里昂笑了一下，看了看四周荒凉的景象。"是啊，罚单。"

"祝你好运，美国佬。"警察挥了挥手，以嘲弄的口气说道。

里昂没有理会他，开门下车，径直向着前方走去。

在行走的途中，他接通了与支援部的通讯，一个戴着眼镜的黑皮肤美女出现在了对话窗中。

"里昂，能听到吗？"女子说道，"我是英格丽德·汉妮格恩，你这次任务的后援人员。"

"听得很清楚，我本来还以为会派来个老家伙呢。"里昂笑了笑，"确认一下，目标的名字是阿什莉·格拉汉姆吧？"

"对，她是总统的女儿，所以请注意一下你的举止，OK？"她顿了一下，说，"目前对方的绑架动机还不清楚，我会尽力多提供一些关于他们的资料的。"

"好的，稍后再联系吧。"

里昂点了点头，切断了通讯。然后继续沿着小路向前方走去。没过几分钟，路边的那间小木屋便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

从这里望去，已经隐约能看到村庄的轮廓了。如果里昂估计得没错的话，这间房子应该是给村子的守卫用的，据他所知，有很多小村庄都会在村子四周不远处盖几间房子，住在里面的人就相当于城内居民区的门卫。房门是虚掩着的，里昂迟疑了一下，推开门走了进去。

在客厅内，一个村民正背对着他蹲在壁炉边整理着什么，好像没有察觉到里昂的到来。

"明白了。"里昂点了点头。他离开悬崖边，准备重返沿着那条路前往村庄，但出现在他眼前的景象却令他不得不停住了脚步。

"一会儿再和你联络吧，汉妮格恩。"里昂平静地说道，将枪口慢慢瞄准了前方，"有新的客人来了。"

在他前方不远处，五六个村民打扮的人正虎视眈眈地向他步步逼近，手中的斧头和镰刀在阳光下映射出耀眼的光芒。

二

"这里的人都疯了吗？"

里昂开枪击退了一个拿着菜刀向自己疯狂砍来的中年妇女，迅速逃进了一个房屋内，将门从里面紧紧地锁了起来，然后又将房内的衣柜推过来堵住了门。

门外的叫骂声不绝而耳，而斧头镰刀也不停地从外面猛砍着房门，因此里昂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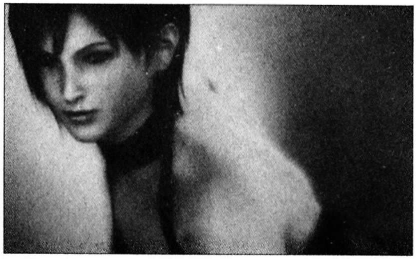
距离里昂进入这个村子已经有大概半个小时了。而从他不慎被村民发现的那一刻起，全村的人都开始对他展开了疯狂的追杀。而在看到村中树前被绑起来烧成焦炭的那个警察的尸体后，里昂也清楚和这帮家伙已经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了。他拔出枪毫不犹豫地对这些疯子还击，但令他吃惊的是，这些人好像根本就不怕死一样，虽然同伴死在自己面前，但他们却无动于衷地迎着枪口继续向里昂冲了过来，即使身上中弹也不会减缓他们的脚步。

里昂忽然间有种错觉，就仿佛自己又再次置身于六年前的浣熊市那样。

但是，这些村民很明显不是丧尸，他们会说话，有着自己的生活。但不知为何他们会对外来者如此仇视，不将后者置于死地决不善罢甘休。

里昂之前在受训时曾听教官说过，这个世界上最棘手的恐怖分子是宗教狂信徒。他们不畏惧死亡，因为他们认为死亡才是生命的开始，或者坚信为自己信奉的宗教而死会让他们升上天堂。而现在的这些村民看起来就像极了邪教信徒。

不久前，这些村民曾将里昂逼到了死角内，当时里昂还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可就在此时，



村中教堂的大钟忽然响了起来，而当听到钟声后，这些村民就好像是着魔了似的，他们不再理会里昂，纷纷丢下武器向着教堂的方向走去，口中念念有词，仿佛是在祷告一般。没过几分钟，全村的人都走进了教堂，里昂此时才得以继续展开行动。

现在里昂想起来，刚才就好像是有人看到自己身陷险境，所以故意敲响钟声为自己解围一样，不然的话那钟声响起的也实在是太巧了一些。不过他左思右想也想不到什么人会帮自己，他所执行的是一项极其机密的任务，来之前上司也告诉过他不会有任何援兵，只是在找到目标后会有直升机来接自己。

那么，敲响大钟的究竟是谁呢？

里昂没有继续想下去，因为此时那些村民们已经结束了祷告，这也令他不得不再度展开了逃亡。就这样边打边逃，他才会来到了农场后的这间老房子中。

外面的村民们依然没有放弃努力，他们仍然在锲而不舍地想要将房门破坏冲进来。里昂为手枪重新上好了弹药，准备从另一侧的窗口逃出去，可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那个声音来自房间左侧墙角的壁橱里，就好像是有人在里面拼命撞门想要引起他的注意一样。里昂小心翼翼地走到壁橱的旁边，然后突然拉开了橱门，将枪口对准了从里面倒在地上的那个被五花大绑的男子。

男子的嘴巴被胶布封住了，因此他只能拼命地摇头示意里昂不要对自己开枪，直到里昂一把将胶布撕下来后他才长出了一口气。

"嘿，够粗暴的啊。"男子咧了咧嘴，胶布撕掉的同时也让他感到皮肤有些隐隐作痛。

里昂没有理会他的话语，蹲下身将他翻了个身，为他解开了绑在身上的绳子。

"你和他们不一样，是吧？"男子试探着问道。

"是啊，你呢？"

男子打了个滚，从地上坐了起来。一边活

动着被绳子勒疼的手腕一边问道："OK，我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带烟了吗？"

"我有口香糖，你要不要。"

男子耸了耸肩，忽然，他脸色一变，将目光投向了里昂的身后。

"还真是不赶巧啊。"他叹了口气，"这里最了不得的人来了。"

里昂急忙转过身去望向被砸开的房门，随着由远而近的重重的脚步声，一个足有两米多高，留着山羊胡子的巨人走进了房间。他冷冷地盯着里昂，一言不发。

里昂没有丝毫犹豫，冲上前向着巨人一脚飞踢过去。但一出脚他就知道不妙了，对方不避不闪，轻易地抓住了他的脚踝，并随手将他扔向了房间的另一边，就好像里昂是纸糊的一样。里昂腾空飞了起来，然后直直地撞在墙上失去了知觉。

在恍惚之中，里昂仿佛听到了一个男人的话语。

"弱者啊。让我赐予你我们的力量吧。"

与此同时，另一个人向里昂这边走了过来，并在他身边停住了脚步。几秒钟后，针头刺破了里昂脖颈处的皮肤。

"哼哼哼哼。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无法抵抗这迷人的力量了……"

伴随着那个男人的冷笑，一个蓝色的物体被注射进了里昂的血液中。

与其说是注射，倒不如说那个物体是自己强行钻入里昂体内的，就好像它有着生命一般……

他使劲动了动身体，没费多少工夫便将那个男子摇醒了过来。

当察觉到自己如今的处境后，男子咧了咧嘴，露出了一脸的苦笑："我还真是刚出虎穴又入狼窝啊。"

"能告诉我这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吗？"里昂问。

"美国人？"男子从里昂的口音中准确地判断出了他的国籍，"谁把你这家伙带到这儿来的？嘿，轻点！"里昂想从口袋里取出阿什莉的照片，不过同时也让男子的手腕感到生疼。"先告诉我你是谁好了。"

"我叫里昂，来这里是为了找这个女孩的。"里昂尽量将取出的照片递到能被男子看到的地方，然后问道："你见过她吗？"

男子扭头瞅了一眼照片，"你是警察？看起来可不太像啊。"

"也许吧。"里昂笑了笑，没有对对方的疑问作出回应。

"OK……让我来想想……"男子闭上眼睛沉思了片刻，忽然说道，"或许她是总统的千金？"

"你猜谜还真有一套啊。"里昂轻轻哼了一声，"那么，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做出这种猜测呢？"

"第六感……哈哈，玩笑玩笑。"他笑了几声，继续说道，"事实上，我曾听到一个村民说起过教堂中关着总统的女儿什么的。"

"那么，你又是谁呢？"

"梅阿默·路易斯·塞纳。"男子自我介绍道，"之前曾是马德里的警察。不过现在只是个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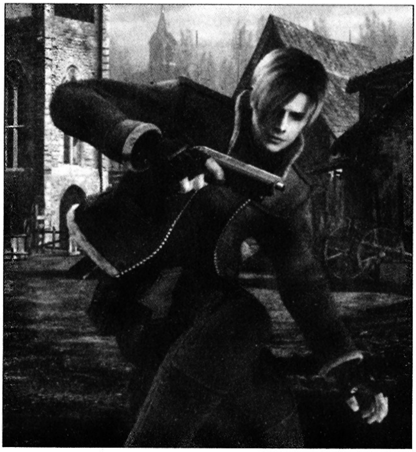
里昂猛地睁开了眼睛。

没有什么针管，没有什么男子。现在他所在的地点是一间小木屋中，并且与刚才被自己救出来的男子用手铐背靠背地铐在了一起。

可是……那一切真的是梦吗？

里昂没有再多想下去，毕竟现在逃命才是头等大事。





无是用的家伙，偶尔哄哄女人开心罢了。”

“想退休了？”

他不屑地哼了一声，“我已经受够那种生活了。你在最前线与凶恶的犯罪分子搏斗，把生死置之度外，可根本就不会有人真的感激你。除非你死在岗位上，不然根本就成不了英雄的。”

里昂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真巧，我以前也是一个警察。尽管只当了一天。”

“你比我还没耐性呢。”路易斯调侃道。

“在上任的第一天，就被卷入了浣熊市的那起事件中……”

“那起病毒泄露事件？”听到这个，路易斯仿佛一下子来了兴趣，“我好像在我们部门的实验室中见过那病毒的样本……”

忽然，路易斯停止了说话，吃惊地向着被一脚踢开的门口看去。

在门口处，一个浑身是血的村民拖着一把利斧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他恶狠狠地盯着里昂，口中不住地叫骂着，斧尖在地面上划出刺耳的声音。

看到对方步步逼近，里昂和路易斯竭力想要逃离，可无论他们怎么挣扎都无法打开手铐，甚至连站起来都不可能。

“做点什么啊，警官！”路易斯惊慌失措地喊道。

“你也是啊！”

这时，那个村民已经将斧头高高举起，恶狠狠地向着两人猛劈了过来。

“看准了！”里昂急忙喊了一声，将手铐的位置移向了斧头的落点。

伴随着刺耳的金属碰撞声，束缚着两人的手铐应声而断。路易斯在地上打了个滚，立即向着门外跑去，而那个村民在攻击失败后愤怒地吼了一声，又一次举起利斧砍向了里昂。

里昂瞅准机会，躺在地上一脚踢中了那个村民的腹部。由于正好抓住了对方即将将斧头劈下的一瞬间，这一脚也恰好起到了借力打力的作用。村民腾空从里昂身上飞了过去，径直撞到了身后的墙壁上。

本来这一脚最多也就是让那个村民疼得半天动不了而已，可是算他倒霉，当他落在地上时，恰好是头与脖子的夹角最先与地面接触，而这也令他的脖子当场折断了。

看到对方已死后，里昂从地上站了起来，揉了揉被勒疼的手腕，长吐了一口气。

他摸了摸腰间，万幸的是通讯器和枪没有被拿走，因此他立即接通了汉妮格恩。

“这里是里昂。”看到汉妮格恩出现在小屏幕上时，里昂说道，“抱歉，刚才手脚不太方便，所以一直没有联系你。”

“你没出什么事吧？”

“至少现在还没有。”里昂回答道，“我刚才从一个男人那里得知了一点情报：阿什莉似乎被关在了教堂中。”

“那个男人现在如何？”

“跑了。”里昂说，“总之我先去教堂那里找一下，一会儿再联系吧。”

在切断了通讯后，里昂离开了这间小木屋，向着村庄的方向走了过去。从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上来看，这里距离之前他发现路易斯的地点相隔不算太远。不过在路上，一所看起来明显比其他村民的房屋豪华得多也要大得多的住所引起了他的注意。

门是开着的，里昂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挂在墙上的那个巨人的半身肖像画，从画下方的字中他也得知了对方的身分——这个村庄的村长，比特莱斯·门德兹。

在走上二楼后，里昂沿着走廊来到了前方。而就在此时，不远处的那个房间内传来了对话声。

正当里昂想要靠近些听清楚谈话内容时，门德兹突然间就如同影子般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里昂躲闪不及，当即被他单手抓住脖子拎了起来。里昂拼命向对方的腰间踢去，但门德兹却丝毫不为之所动，反而加大了手上的力量。里昂只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眼前的景象也开

始变得模糊了起来。

忽然，门德兹不知为何愣了一下。他死死盯着里昂的眼睛，红色的双眸显得格外可怖。在犹豫了一下后，他放开了手，里昂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里昂咳嗽了几声，大口地喘着气。而这时，门德兹的话语传入了他的耳中。

“你身上流淌着和我们相同的血液，但你始终都是个外人。”门德兹冷冷说道，“好好记着，如果你敢惹麻烦，那迎接你的将是无穷无尽的折磨。”

说完之后，门德兹不再理会里昂，径直走向前方，打开最里面的房门走了进去。

隔了好一阵子，里昂方才从险些缺氧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他揉了揉自己的脖子，疑惑地自语道：“相同的血液……什么意思？”

里昂清楚地知道，刚才自己已经毫无还手之力，如果门德兹想要杀死自己的话简直是易如反掌。可是，对方为什么会放过自己呢？难道是和他所说的“相同的血液”有什么关系？

里昂犹豫了一下，向着前方的房门走了过去。虽然门德兹曾经威胁过他，但他并不打算照着对方的意思行事。他拔出手枪，打起十二分精神，慢慢地推开了房门。

突然，一只大手猛地从房门左侧伸出，一把揪住里昂胸前的衣服，将他向屋内狠狠地扔了进去。虽然里昂早有防备，并在被扔起的同时迅速开了一枪，可对方的行动之快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子弹远远地偏离了目标，而手枪也从他手中飞了出去。

摔倒在地上的里昂刚想站起身来，但却被门德兹一脚狠狠踩在了胸膛上动弹不得。

“我警告过你的。”门德兹恶狠狠地说道，同时加重了脚下的力量。

可就在此时，两声枪响从窗外的方向传入了里昂的耳中。门德兹身体震动了两下，子弹打在了他的背上，不过似乎根本就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门德兹转过身奔向子弹射进来的那个窗户，冲破窗玻璃跳了出去。

而在扭头一瞥之间，里昂似乎看到了玻璃窗外一个红色的身影一闪而过。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某种尘封已久的记忆好像又再度闪现在了他的眼前。

“不可能……”里昂站起身来，怔了半晌后才低声自语道，“不可能是她……”

他缓缓摇了摇头，推开门离开了这个房间。

三

伴随着轰隆的雷声，闪电又一次划破了阴云密布的天空。

里昂一个侧翻避开那条从远方横砍向自己的锋利触手，将枪口对准了那只取代村民的头颅占据了颈部以上位置的怪虫。

枪响了，子弹正中怪虫身体。感觉到痛意的怪物从自己的宿主体内窜出，作势便想冲向里昂。不过里昂并没有给它这个机会，当接连而至的几声枪响过后，寄生虫已经被打得稀烂，黄水沾遍了它周围的地面。

里昂四处环顾了一下，确认所有的村民（寄生虫）都已死亡后方才略微松了一口气。

这种感觉……和六年前没有任何分别。而且被这种寄生虫控制的村民的危险程度更是远远超越了行动迟缓的丧尸。如果不是这六年来里昂没有接受过特殊训练的话，恐怕根本就不可能在这里存活超过十分钟。

而此时，里昂也通过与汉妮格恩的通讯得知了绑架阿什莉的究竟是一股怎样的势力。

光明教（Los Illuminados，直译为“引导信徒前往光明之境”），这就是那个宗教组织的名称。这个教派早在 20 世纪中期时便已存在于这附近的地区。不过根据情报显示，光明教虽然在当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兴起，但却在不久之后便被当时的领地领主强硬镇压了



下去，不知为何如今又会死灰复燃。

据记载，光明教的信徒对自己的教主有着疯狂的崇拜心理，只要是教主的命令，即使让他们杀人甚至自杀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不过令后世的学者困惑的是，这种狂信来的根本就毫无道理。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光明教教主当时宣扬的教义是什么，又是通过何种手段让信徒们如此狂热的。因为光明教兴起后没多久便被镇压了下去，所以关于这一宗教的记载少得可怜，这也极大地制约了他们的研究。

不过，如果他们看到如今的这一幕后，应该就会恍然大悟了。

寄生虫——尽管不知道这种生物究竟是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光明教是如何得到它们的。但毫无疑问，光明教的教主正是凭借着这种怪物才能够将这些村民们变成自己的忠实信徒。更可怕的是，那些寄生虫似乎还有着改变宿主形态构造的能力。

一想到刚才与之战斗的那个身高十余米的巨人怪物，以及在湖中遭遇的几乎与鲸鱼一样大的巨鲵时，里昂就不禁感到头皮发麻。先前的那两场战斗之困难让他永生难忘，如果不是运气好的话，现在的他应该已经被巨人踩成了肉饼，或者成为了巨鲵的腹中美餐。

不过，有件事情里昂一直很在意。在与巨人的那场战斗中，对方有一次已经将他逼到了死角，只要将拳头砸下便可以结果他的小命。可就在巨人想要攻击的一刹那，它却忽然大吼一声转过身去，向着另一侧恼火地四处张望着，好像是想要找什么人似的。

现在想起来，在那一刹那间里昂似乎听到了某种东西划破长空的声音。

是枪声吗？如果是的话，又是谁救了自己一命呢？而那个一直隐藏在幕后的神秘人，是否与当初在门德兹一战救下自己的是同一人呢？

里昂不自觉地从上衣口袋中拿出了一张纸，那是他在不久前从村长家里找到的东西。

我们发现有个女性潜入了这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她应该和塞纳有着联系。而我们也相信她就是帮忙塞纳在虫卵孵化前将虫卵移除掉的人。她的目的明显是想要借助塞纳的力量夺走样本，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她跟塞纳再接触之前抓到她。

我们有理由相信，她是为某人工作的，所以我们需要让她活着以便进行审问。这女人应该可以回答所有我们想知道的一切，如果真是那样，那抓到她之后塞拉就没有用处了。只要取回样本，你就可以随时把他干掉。

纸末没有落款，但看起来这毫无疑问是某个人给予门德兹的指示。里昂本以为门德兹是这个村子里的最高权力者，不过现在看来他也只不过是某人的爪牙而已。

如果里昂没有猜错的话，那个人就是光明教的教主，也就是这一切的幕后首脑。

可是……信中所说的那个女人又是谁呢？

不知怎的，那个红色的身影又一次快速在里昂脑海中掠过。

他摇了摇头，脸上浮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

如果真是她的话……

忽然，里昂一阵头昏目眩，差点摔倒在地。同时，他感到自己全身的血管好像要炸裂开来，就如同置身于火焰中一样。

在一阵剧烈的咳嗽后，那种难熬的感觉渐渐地消失了。里昂低头看着手心中被咳出来的鲜血，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心头。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大概两个多小时前，这种感觉也曾出现在里昂身上。而在此时，当初门德兹说过的那句意味不明的话语再度回荡在他的耳畔。

“你身上流淌着和我们相同的血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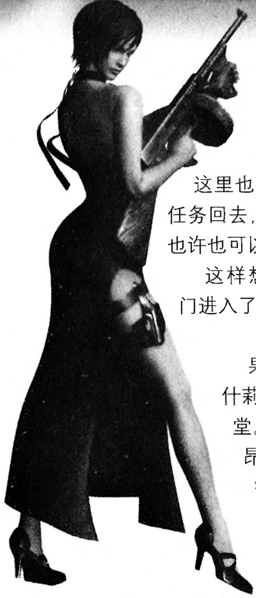
难道说，那群家伙在我昏迷的那段时间中将寄生虫注入了我的体内？

虽然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让他感到难以接受，但现在看来，这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了。想到这里，里昂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

他瞥了一眼地上一动不动的那只怪虫的尸体。

我也会……变成那种





样子吗？

里昂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不管怎样担心，留在这里也是无济于事的。尽快完成任务回去，即使体内真的有寄生虫，也许也可以通过动手术取出来吧。

这样想着，里昂打开面前的大门进入了教堂中。

果然如同路易斯所说，阿什莉被关押的地方正是这所教堂。在费了一番工夫后，里昂终于在教堂最深处一个紧锁的小房间内找到了金发的女孩。

不过，迎接他的却是迎面掷来的一根木棍，幸亏里昂躲闪得快方才没有被砸到。

“不要过来！”阿什莉惊慌地后退了几步，从地上又抄起一根木棍大声喊道。

“嗨，别紧张！”里昂喊了一声，但慌乱的阿什莉根本没有听进他的话，依然想要将木棍扔向里昂。无奈之下，里昂只得一个箭步上前抓住了她的手腕。

“放松点，没事了。我的名字叫里昂，是奉总统之命来救你的。”

当听到这句话后，阿什莉先是一愣，惊喜的表情随即浮现在脸上。

“你是我父亲派来的？”

里昂点了点头，“我会把你带出去的，跟我来吧。”

由于一路上的敌人都在刚才前来时干掉了，因此沿着来时的路，里昂很快带着阿什莉来到了教堂的大厅内。可就在他想要开门时，一个似曾相识的男子的声音忽然从他身后不远处传入了他的耳中。

“很抱歉，不过你不能带走这个女孩。”

里昂急忙回身，同时迅速举枪对准了话语传来的方向。在他前方不远处，站立着一个身穿紫色长袍，右手拿着一根古怪的权杖的中年人。

“你是谁？”里昂沉声问道。

中年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的名字是奥斯蒙德·塞德勒，这个教会的主人。”

“幕后首脑终于出现了啊。”里昂冷笑了一声，“那么，光明教的教主先生，你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要向整个世界展示我们那令人震惊的力量了。”塞德勒举起了左手，脸上依然挂着那令人不爽的笑容，“美国佬以为他们能永远控制这个世界吗？所以我们绑架了总统的女儿，赐给她我们的力量，然后……再把她送回去。”

“不……”阿什莉忽然发出了一声惊呼。她下意识地摸向自己的脖子，害怕地望向了里昂：“里昂，我想他们在我的脖子上注射了什么。”

里昂脸色一变，将身体转向塞德勒，沉声喝道：“你对她做了什么？”

“我们只是给她种了一点小‘礼物’。当她回到她慈祥的父亲身边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场地狱的狂欢。”塞德勒干笑了两声，继续说道，“不过，在那之前，我想先乞求你们的总统先生做一点贡献。信不信由你，要让这里运作起来可是要一大笔资金的。”

里昂不屑地哼了一声，冷笑着说道：“我想信仰和钱很快对你都不会有任何意义了，塞德勒。”

“哦，我差点忘记告诉你了。”塞德勒饶有兴趣地看着里昂说道，“我们也给了你同样的礼物。”

这时候，里昂忽然想起自己之前是从哪里听到过塞德勒的声音了。他的语调与自己昏迷中隐约听到的那个声音完全一样。这样看来，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终于还是成为了现实。

塞德勒慢条斯理地说道：“我真希望你能喜欢我们这特别的捐献。当卵孵化之后，你就会变为我的傀儡。不知不觉中你就会对我言听计从。我将完全控制你的思想。你不认为这是革命性的获取信仰的办法吗？”

忽然，里昂背后的门被推开了。两个手持火箭弓弩的光明教教徒将箭对准了里昂。看到形势对己方不利，里昂急忙拉着阿什莉向大厅左侧跑去，破窗而出逃离了教堂。

不过，塞德勒并没有想要追击两人的意思，而是露出一种诡异的笑容。

“你们逃不掉的。只要等到卵孵化，你们就永远都没有办法抵抗这伟大的力量了。哈哈哈哈……”

刺耳的狂笑声回荡在神圣的教堂中。

四

天色一片昏暗，阴沉的乌云席卷了整片天空。

而这一幕景色，也恰好像极了里昂现在的心情。

虽然不久前他刚刚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后击败了变身成为一个巨大怪物的门德兹村长，可是阿什莉却在那之后不久不慎踩上陷阱，再度落到了光明教的手中。

此时，那种难受的感觉再度向里昂侵袭而来。他急忙从口袋中拿出一粒胶囊吞了下去，隔了片刻后，那种感觉方才逐渐远去。

这种胶囊是前不久他与路易斯再度相遇时后者给他的。据路易斯所说，它有着暂时延缓寄生虫虫卵孵化的作用。而从路易斯口中，他也得知了有关于这种寄生虫和光明教的来龙去脉。

正如里昂之前了解到的那样，光明教最初是早在二十世纪中期时兴起，当时的教主利用不知从何处得到的寄生虫控制自己的信徒，而光明教也迅速地在此地发展壮大起来。不过，这一带的领主——萨拉扎家族的家主察觉到了光明教的野心，于是率军摧毁了这个邪教组织，并且将寄生虫全部封印到了地下。数百年过去了，时光来到了公元二十一世纪。当地的人们早已忘却了有关于光明教和寄生虫的一切，可就在此时，塞德勒出现了……

没有人知道塞德勒是如何得知寄生虫的事情的，不过他掌握了控制寄生虫的方法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用言语蛊惑萨拉扎家族的第八代家主——雷蒙·萨拉扎加入了他重新创立的光明教，并且授意他派遣村民挖出了被封印在地下数百年之久的那些寄生虫。

当寄生虫被挖出来时，它们已经变成了好像化石一般的东西。按照常理来说，寄生性生物不可能在没有宿主的状态下生存，因为它们无法依靠自身来维持生命。可令人吃惊的是，没过多久，这些寄生虫便再度复活了，而且在不久之后，当初参与挖掘工作的村民全都变成了性格狂暴的疯子。

在得到寄生虫后，塞德勒很快便将虫卵植入了这一带的所有村民体内，并令他们成为了自己的忠实信徒。而随着时光的推移，他的野心也变得越来越大，甚至想要凭借寄生虫的力量征服整个世界。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从马德里警察局辞职的路易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也就是这个已经被寄生虫控制的小村庄。

塞德勒一眼便看上了这位有着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前警官，并且也蛊惑他加入了光明教。那时的路易斯根本就不知道塞德勒的真正目的，也不了解寄生虫究竟有着怎样的威力。他只是为这种新奇生物的能力所深深吸引，所以才会全身心地投入了对这种生命的研究中。

但随着对寄生虫能力的逐渐认识，路易斯也渐渐对这种怪物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此时的他已经知道了塞德勒妄想用寄生虫征服世界，可现在看来，如果发生意外的话，寄生虫甚至有可能彻底取代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

陷入迷惘之中的他向自己大学时的老朋友发出了一封邮件，想要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一切。但不知为何，那封邮件却落到了一个神秘的组织手中。这个组织向路易斯开出了条件：只要他能够将寄生虫的样本偷出来的话，那么他们便会帮助路易斯彻底摆脱光明教。



路易斯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接受了这个条件，如今的他根本就不想在这个地方多待一秒钟。

为了便于控制，塞德勒给手下所有的人都植入了虫卵，路易斯当然也不例外。不过路易斯早就利用自己研制的药物



将体内的虫卵彻底清除了。由于他在组织中深受塞德勒的信任，因此没花多少力气便盗取了寄生虫的样本，并利用密道逃出了光明教的总根据地——萨拉扎城堡。

但没过多久，他便被门德兹找到并关在了一间老房子中。

而这里，也正是他与里昂的初遇之地。

为了替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赎罪，路易斯下定决心想要帮助里昂清除体内的虫卵。可是由于相隔时间太长，虫卵已经有了孵化的迹象，而在这一阶段就无法利用药物来彻底清除它了，只能暂时延缓它的孵化时间。

虽然可以利用放射线手术来尝试着除去孵化的虫卵，但这种手术的危险性极大，因为寄生虫是寄生在神经中枢上，所以在治疗过程中被治疗者会承受难以忍受的剧痛，甚至有可能导致瘫痪或当场毙命。

但不管怎样，虽然危险，可这已经是里昂现在惟一的希望了。如果等到虫卵蜕变成虫后那一切都无法挽回，虽然那时用放射线手术治疗依然可以杀死寄生虫，不过，宿主也会因此而死。

按照路易斯所指示的方向，里昂来到了距离村庄不远处的萨拉扎城堡内。

他绝对不会想到，在这里，他竟然会遇到那个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人……

当他走进一个房间的时候，一把枪忽然抵在了他的后背上。

“把手放在我能看到的地方。”

一个女子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

“对不起，我从来不听女士的使唤。”

话音未落，里昂便采取了行动。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转身，只一个回合便将枪从女子手中夺了下来。

“给你一点点忠告。”他将弹匣卸下并把枪扔到了一旁，平静地说道，“下次试试用刀，它在近身战时更有效。”

女子微微一笑，将墨镜摘了下来。

“里昂，别来无恙吧。”

里昂深深吸了一口气，方才平定了自己刚才那有些紊乱的思绪。他曾无数次在梦中想过与面前这个女子再度重逢时的情景，但没想到却会在此时此地相遇。

“艾达……”他轻轻叫出了女子的名字。

艾达·王——六年前，他曾与这个女子在充满丧尸的浣熊市并肩作战，而两人也在那时陷入了爱河。不过，那时的里昂并不知道艾达的真正身分——安布雷拉某敌对公司的间谍……

为了夺取G病毒，艾达将枪口对准了里昂，可是对里昂的爱却令她最终将枪放了下来。而后，她被身后的安耐特开枪击中落入了悬崖。

直到现在，里昂都无法忘记当时的那一幕，也无法忘记自己那时心如刀绞般的痛苦。

在逃出浣熊市后，里昂便加入了那个直接隶属于总统的秘密组织。而在不久后，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传入了他的耳中。

艾达并没有死，有人在欧洲亲眼见到了她，而当时拍下来的照片也证明那并不是谎言。

里昂迅速赶到了欧洲，但目击者和艾达那时都已失去了踪影。不过，这却令他那已经绝望的心底再度燃起了希望之火。

不管怎样，只要她还活着就可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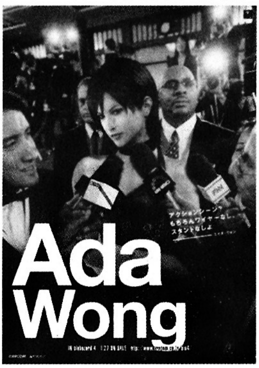
里昂望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女子，六年的时光并没有让她的样子改变多少，反而更令她身上散发出了一种性感迷人的魅力。

“这么说……那一切都是真的了。”

“真的？”艾达的嘴角扬起了一丝笑意，“什么真的？”

“你，跟威斯克是一伙的。”

“看来你确实下了一番工夫进行调查嘛。”艾达微微一笑，同时以一个令人不易察觉的动作将手中的墨镜悄悄滑落在了地上。



里昂盯着女子的眼睛，问“为什么，艾达？为什么你在这里？又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

出现？”

艾达轻笑了一声，将头扭向了一边。“这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吗？”

忽然，地上的墨镜发出了强烈的闪光。措手不及的里昂被闪得一时睁不开眼睛，而早有准备的艾达却趁机迅速拿起了被里昂扔到一边的手枪。

“后会有期。”在微笑着说出了告别的话语后，艾达从开着的窗口跳了下去。

视力恢复过来的里昂立刻赶到窗边向下看去，但此时的下面已是空空如也。

里昂苦笑了一下，转身向着另一侧走去。

虽然被耍的感觉并不是那么好受，但是，淡淡的笑容却在此时浮现在了他的脸上。

已经……六年了吗……

五

萨拉扎城堡，祭坛。

“混蛋，这不可能！我怎么会输，我、我可是雷蒙·萨拉扎啊！”与妖花融为一体，完全变成了一个怪物的萨拉扎城堡第八代城主——雷蒙·萨拉扎痛苦地挣扎在妖花的残枝烂叶中，紫色的血液从伤口不断涌出。

里昂厌恶地看着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种力量……”他拼命地抓着胸口，面孔因剧痛而扭曲得无比狰狞，“我从塞德勒大人那里得到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我不会输，我不会输给你这样的杂种的……”

“舍弃了人类的身体才得到了这种力量，人类的世界早已不再是你所能踏足之地了。”里昂冷冷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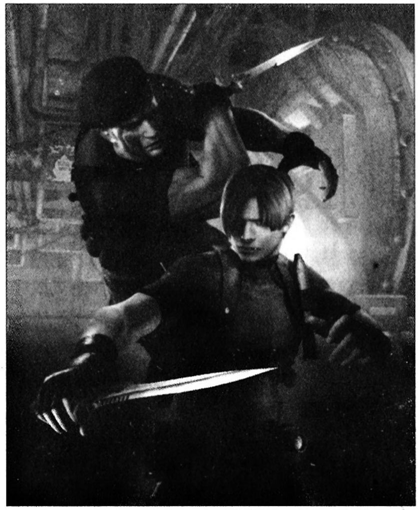
“我……不会输的，不会……永远……不会……”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最后终于转入了永远的沉寂。

当萨拉扎的尸体渐渐化为一滩浓水后，里昂转身向屋外走去，心中的怒火依然没有丝毫减弱。

因为，就在不久前，路易斯在他面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从塞德勒长袍下刺出的那条巨大的触手轻易刺穿了路易斯的胸膛，而男子历尽千辛万苦得到的病毒样本也再度回到了塞德勒的手中。

虽然只是萍水相逢，但当看到路易斯惨



死后，里昂还是无法抑制住自己心头燃起的怒火。

如果不是路易斯给了他抑制虫卵孵化的药的话，现在的里昂早就已经变成了寄生虫的傀儡。

一定要为路易斯报仇！就在那一刻，里昂在心底里立下了这个誓言。

在刚才与萨拉扎的一战中里昂得知，阿什莉已经被送到了离这里不远的一个孤岛上。正当里昂在海边为如何前往那里发愁时，艾达又一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要搭船吗？帅哥。”艾达坐在一艘小游艇上，微笑着看着里昂说道。

虽然不知道艾达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要帮助自己，但里昂还是不由自主地上了船。

游艇向着小岛的方向驶去，没过多久便来到了悬崖的下方。在这过程中，两人一直没有说话。虽然里昂有着无数的问题想要问坐在自己身旁的这个女子，可话到口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在这六年间，也不是没有女孩子向里昂表示过好感，不过他都婉转地拒绝了对方。由于拒绝的次数实在是太多，所以甚至有同事怀疑里昂有同性恋的倾向。不过，里昂对外界的这些流言蜚语都只是笑笑而已。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那个红色的身影一直都占据在自己心底，即使时隔六年，他对艾达的思念也没有丝毫削弱。浣熊市，虽然只在这

个城镇里待了一天，但它却成了里昂人生命运的转折之地。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丧尸与怪物给他留下的难以磨灭的记忆，更重要的是……

在警局地下停车场的初次相遇，同心协力迎战巨大的鳄鱼以及威廉变成的“G”，研究所内的举枪相向，以及那把掉在地上的没有装子弹的手枪。

这一切……他永远都无法忘记。

这时，艾达的话语将他从思绪中唤了回来。

“抱歉，我还有事要做呢，再见了哦。”艾达从驾驶席上站了起来，看着里昂似笑非笑地说道。她从腰间拿出绳枪向上射去，而后借助绳枪的力量一跃飞上了数十米高的崖顶。

失去了驾驶员的游艇像只无头苍蝇般乱转了起来，手忙脚乱的里昂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它重新转回到了正常的航向上。他抬头向崖顶望去，那个红色的身影早已消失无踪。

“唉，女人……”他摇摇头叹了口气，而后登上了这个被光明教完全控制的孤岛。

这个岛并不算太大，但却步步潜伏着危机。塞德勒已经将这里改建成了一个武装要塞，岛上随处可见机枪炮台以及被寄生虫控制的光明教教徒。现在在村中硬打硬撞的方法在这里已经完全行不通了，里昂只得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尽量避开敌人多的地方来小心地前进。

而在城堡深处，他终于又一次找到了被困住的阿什莉。

“里昂！”看到推门走进来的那个男子后，阿什莉惊喜地喊了一声，而后跑向里昂紧紧抱住了他。

过了好一阵儿，阿什莉才发现自己的行为似乎有些不妥，连忙放开了里昂。

“对不起，我……”女孩的脸有些红了。

里昂微微一笑，拍了拍阿什莉的肩膀。“别说了，快点离开这里吧。”

就在此时，一个声音忽然在他背后响了起来。

“又见面了啊，肯尼迪先生。”

里昂急忙回身，出现在他眼前的，是堵在门口处的那个身穿紫色长袍的男子的身影。

“塞德勒！”

光明教的教主脸上露出了嘲弄般的笑容，他盯着不远处的两人，缓缓说道：“我能感觉到，我的小宝贝正在你们的体内茁壮生长着。”

想到不久前路易斯的死状，愤怒的里昂想要冲向塞德勒。可就在塞德勒将左手举起的那一瞬间，里昂的心头忽然传来一阵刀绞般的剧痛，就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乱撞一般。里昂疼得蹲下了身去，根本就无法做出任何行动。

“或许你可以忍得住，但是你无法不服从这命运。”塞德勒发出了得意的狂笑，而他右手拿着的权杖上的那些诡异的触手也在不断蠕动着。看到里昂已经动弹不得后，他将手转向了阿什莉。“现在，到我这里来吧，阿什莉。”

当听到这句话后，阿什莉浑身忽然剧烈地一震，而后垂下了头去。而当几秒钟后女孩再度将头抬起来时，里昂惊异地看到，她的双眸竟然变得一片血红。

“阿什莉！”里昂大喊一声想要令女孩恢复神智。可阿什莉就仿佛被某种魔力控制了一般，慢慢地向着塞德勒走了过去。看到情况不妙，里昂强忍着剧痛从腰间取出了一枚微型发信器扔到了阿什莉的身上，随后又陷入了更强烈的痛苦中。

塞德勒看着走到自己身边的阿什莉，微笑着牵住了女孩的手，两人向着门外走去，全然不顾跪在地上痛苦万分的里昂。

与此同时，城堡的另一侧。

“我们的小朋友里昂现在如何了。”一个特种兵打扮的男子把玩着手中那把锋利的匕首，向双手抱在胸前靠着墙的艾达问道。

“他现在应该正忙着吧。”艾达回答道，“样本呢？”

“在塞德勒手里。似乎他对我们的行动已经有所察觉。”

“真不赖。”艾达轻笑了一声，正当她转身



想要离开时，男子的话语令她停住了脚步。

“我们并不太熟。”他一把握住了从空中落下的匕首，冷冷地说道，“我并不信任你，威斯克也是。所以你最好不要和我耍什么小聪明。不然的话，我就会干掉你。”

“是吗？”不屑的笑容自艾达的嘴角扬起，“要知道，我认识威斯克可比你要早得多。”

“不信的话，你就试试看吧。”

“好啊。”艾达不再理会男子，径直向着门外走去，“那就等着瞧吧。”

当门砰的一声被关上后，男子冷笑了一声，将匕首重新插回到了刀鞘中。

“现在，该轮到我们来表演了。”他低声自语道，左臂忽然伴随着骨骼的响动剧烈地颤抖了起来。“里昂……”

十五分钟后，动力控制室。

当心头的那种剧痛渐渐消失时，阿什莉和塞德勒早就已经远离了里昂的视线。万幸的是，塞德勒似乎并没有发现里昂扔到女孩衣服上的发信器，所以里昂通过探测器清楚地得知了阿什莉此刻的所在之地。可就在他途经动力控制室的时候，一种奇怪的感觉忽然涌上了他的心头。

就好像……有人正在不远处冷冷地注视着他一样。

里昂停下了脚步，慢慢从鞘中拔出了匕首。就在此时，一阵凌厉的刀风忽然自上方向他袭来，里昂急忙一个后滚翻避开了攻击，但脸部依然被划破了一道小小的口子。



“好久不见了，战友。”那个身着特种兵服的男子将匕首举在眼前，看着里昂冷冷说道。

“克劳撒？”里昂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男子名叫杰克·克劳撒，是在四年前加入里昂所在的特殊部队的。他的战斗技术相当高超，长期的雇佣兵经历令他的每一记攻击都足以置敌于死地。在当时的诸多受训者中，克劳撒与里昂被公认为是最强的两人。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克劳撒对里昂抱有很深的对抗意识，总是想要挑起事端与后者一较高下。而双方的数次交手则是互有胜负，差距都是在毫厘之间。可是……

看到里昂吃惊的神情后，克劳撒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他们是不是告诉你我在两年前的意外中死了？我的老朋友。”

“……你也参与了绑架阿什莉吗？”

“反应真快，真不愧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啊。”克劳撒满意地点了点头，“总之，你我还算互相知根知底。”

他慢慢走着，忽然一刀又向里昂砍了过来，但早有防备的里昂迅速跳后一步闪开了。

“你到底想什么样？”里昂盯着之前曾是战友的克劳撒的眼睛，沉声问道。

“我只想要塞德勒手中的那个样本！”克劳撒哼了一声，继续向里昂猛攻了过来。

“别把阿什莉卷进来。”

“哼，那可不行，我需要靠她换取塞德勒的信任。想让那只老狐狸相信像你我一样的美国人可没那么容易。”

话音未落，克劳撒便飞起一脚将一个空油桶踢向了里昂。里昂挥刀将油桶挡向一边，而后急速将刀回劈挡住了克劳撒迎胸砍来的一刀。

“你把阿什莉卷进来就只为了这个？”里昂厉声喝道，可对方的回答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布雷拉。”

“安布雷拉？”

里昂一愣，克劳撒没有放过对手放松的这个空隙，立即飞起一脚将里昂踢倒在地，而里昂手中的匕首也掉到了一边。

克劳撒慢慢逼近倒在地上的里昂，“差点说漏了嘴……”他轻轻哼了一声，“话说得够多了……死吧！战友。”

说完这句话后，克劳撒不等里昂起身便挥刀向里昂猛刺了过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声突然响起的枪响将



败，但克劳撒却从来没有因此而改变过自己的性格。他渴望对手，但却憎恨失败。对他来说，个人的胜负便意味着一切。

“大概过不了多久，这家伙便会再度出现在我面前吧。”

这样想着，里昂走向了通向下一个房间的入口。

不过令他有些意外的是，只过了不到十分钟，他便再度与克劳撒相遇了。

里昂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克劳撒迅速撤身，他瞟了一眼被打在地上的匕首，恼火地抬头向高处看去。

“是你这个贱人！”

“看来我们好像稍占上风嘛。”站在高台处的艾达将枪口对准了克劳撒，微笑着说道。

克劳撒哼了一声，一跃而起跳上了身后七八米高的高台，看着里昂说道：“你也许还可以多活一会儿，但是终归难逃一死！”

说完这句威胁性的话语后，克劳撒转身离开了控制室。而此时，艾达也已经来到了里昂所在的那一层。

“你们之前认识？”

“多少认识一点。”里昂拿起刚才掉在地上的匕首，重新收回鞘中，而后将目光转向了艾达。“现在是不是该告诉我你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了？”

“还是下次吧。”艾达笑了一声，与里昂擦肩而过，走到平台的边缘处跳了下去。

里昂苦笑了一下。他清楚地记得，六年前的艾达也是这样，不管里昂怎样在背后呼唤都不会令她停住脚步。

“真是让人头疼的性格啊……”

他摇了摇头，而此时，克劳撒的身影又一次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克劳撒绝对不会如此轻易地放过自己，里昂完全可以对此下一个断言。

对于克劳撒而言，凡是被他盯住的目标，他都会锲而不舍地向对方展开追击，这种习惯在之前的实战演习中曾让他所在的队伍几次落

“阿什莉就在那门后边。”克劳撒指着不远处的房门，冷冷说道。“不过，钥匙在我这里。”

“你打算复辟安布雷拉？”

听到里昂突然说出的这句话后，克劳撒皱了皱眉头，“看来刚才真是说漏嘴了呢……好吧，你说得没错，这是为了让这个疯狂的世界重建平衡与秩序。”

“就凭像你这样的疯子吗？”

“你真的以为这样的世界有什么指望？”克劳撒冷笑了一声，将手中的机关枪扔到了地上。他突然将左臂举向天空，手臂的骨骼关节处发出了巨大的响动。

十秒钟后，就在里昂的面前，克劳撒的左臂产生了令人惊异的突变，如今他的左臂看起来就像是一把由生物组织构成的利刃一般。

“看吧，这伟大的力量！”克劳撒陶醉地大声喊道。

“……这就是那些虫子赐予你的力量吗？”里昂不屑地说道，“你已经完全没救了，克劳撒。”

克劳撒被这句话激怒了，他盯着里昂的眼睛，恶狠狠地喊道：“准备受死吧，里昂！”

在户外的高台上，一场激战再度展开了。

克劳撒那变异的左臂破坏力大得惊人，凡是其碰触之处，不管是岩石还是墙壁尽数被击得粉碎。里昂有数次险些被他击中，但即使是刀风便已足以将他的衣服划破，而那只左臂甚至能完全挡下里昂的开火攻击而不会受到一点伤害。不过，在过了十几个回合后，里昂终于发现了变身成这种怪物的克劳撒的弱点。

身为军人的克劳撒会活用自己的战斗技能来与敌人进行战斗，那时的他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但沉迷于寄生虫力量的克劳撒却过于倚重这种力量，总是想以变异的左臂对敌人展开攻击。也许他没有察觉到，但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定式，而这样在无形中令他的速度和敏捷性大打折扣。

利用克劳撒收招慢的这一弱点，在等待了大约十五分钟后，里昂终于抓住了他攻击落空后的空隙，将所有的子弹都宣泄到了克劳撒的体内。

即使是被寄生虫赋予了恐怖的力量的克劳撒也无法在如此近的距离内承受如此强大的攻击，他发出一声惨叫，而后倒在地上完全停止了行动。

里昂已经没有心思去确认他的生死了，他拿起从克劳撒裤子口袋里掉出来的钥匙，向着关押阿什莉的房间跑了过去。

六

当用钥匙打开房门后，里昂来到了一处好像是实验室的房间中。而首先跃入他眼中的，便是正前方坐在一个古怪仪器上的阿什莉。女孩似乎陷入了昏迷中，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的到来。

“阿什莉！”里昂刚想冲向前，可从房间另一侧传来的话语却令他不得不硬生生地停住了脚步。

“你很快就能拥有力量了。”塞德勒从黑暗中缓步踱出，“不过，看来你却很想自寻死路。”

“不管你乐不乐意，我都要将阿什莉带回去。”

听到这句话后，塞德勒忽然笑了起来，“真是个有勇无谋的年轻人啊。”他突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冲向了里昂，一掌便将里昂击出了数米之远。

塞德勒望着倒在地上动弹不得的里昂，慢慢将右手抬了起来。就在此时，房间的宁静忽然被冲锋枪的扫射声彻底粉碎了。近百发子弹在几秒钟内便尽数射入了塞德勒体内，光明教的教主在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下也不由得踉跄着后退了几步。

里昂抬头望去，而映入他眼中的则是高台上手握冲锋枪的那个红色的身影。

“里昂，趁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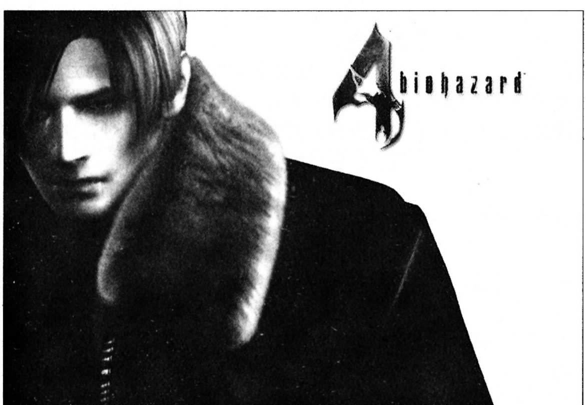
艾达疾声喊道，而里昂也以最快的速度作出了反应。他迅速赶到那个仪器旁按下了按钮，随即将依然神志不清的阿什莉抱在了怀中。可就在他准备逃走时，塞德勒又一次挡在了他的面前。

艾达吃惊地看着塞德勒，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切。塞德勒竟然将输入他体内的子弹尽数逼了出来，刚才的那些攻击对他没有造成一点伤害。

“快走！”艾达冲着里昂大喊了一声，继续开枪向塞德勒扫射而去。

里昂点了点头，抱着阿什莉向着另一侧的通道跑去。而塞德勒则继续不紧不慢地走着，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浑然不顾射向他的枪林弹雨。

艾达皱了皱眉头，忽然看到了塞德勒上方高台处放置的汽油桶，于是马上转移了攻击的目标。伴随着数声巨大的轰鸣，汽油桶爆炸掀起的气浪完全堵住了里昂离开的那个通道。



看到无法继续追击里昂和阿什莉，塞德勒缓缓转过身来，冷冷地注视着站在高台上的艾达。

“女人。”他面无表情地说道，“你真的是让我感到很不爽呢。”

里昂带着阿什莉来到了

路易斯临死前告诉他的放置放射线装置的手术室内，而后利用放射线彻底清除了两人体内的寄生虫。不久后，他带着阿什莉来到了岛上的铁骨塔下，但在通向上方的升降机前，他突然感到情况似乎有些不对。

在让阿什莉待在原地后，里昂乘升降机来到了铁骨塔顶部。正如他所料，塞德勒正在那里等待着的到来，而艾达则被绳子反绑住双手高高吊了起来。

“艾达！”里昂喊了一声，但女子的双目依然紧闭着。

“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蝼蚁。”塞德勒冷笑着举起了右手，想要再度控制里昂体内的寄生虫。可令他意外的是，里昂竟然没有任何反应，反而挑衅似的向前迈了一步。

“来点新花样吧。”看到塞德勒吃惊的样子后，里昂嘲弄道，“老把戏已经不管用了。”

他扔出一把飞刀砍断了挂着艾达的那根绳子，女子落在了地上的帆布堆中，同时也醒了过来。

“你没事吧？”里昂喊道。

“……还好。”艾达慢慢从帆布堆上坐了起来，虽然表情有些疲惫，不过看起来她并没有受什么伤。

这时，塞德勒忽然咧嘴笑了起来。

“哦，我想你应该明白的。”塞德勒慢慢走向里昂，权杖上的触手扭动得更加疯狂，“在好莱坞电影中，美国人总会在此种场合下上演一出英雄救美人的好戏。不过，肯尼迪先生，你所做的一切只会让我感到有趣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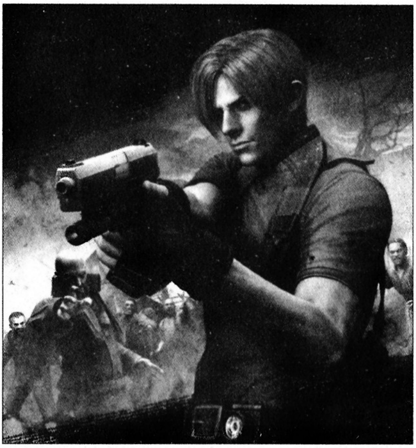
他停住了脚步，脸上露出了一种异常诡异的笑容。

“为了表示感谢……就让我来把你从你的世界中唤醒吧！”

塞德勒猛的张开了嘴巴，一只硕大的眼睛出现在了他的口间。

里昂脸色一变，急忙将枪拔了出来。“退后，艾达！”他大喊一声，同时迅速将枪口对准了正在异化的塞德勒。

除了仍然拥有着原来的身体外，此时的塞德勒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人类的样子了。从他炸裂的头部长出了四只巨大的节肢和无数的触手，有着巨大下颚的头颅长在了从中心伸出的长长脖子上，看上去甚至像是一只巨大的蜘蛛。里昂尝试着开枪射击，但打到怪物身上的子弹却被弹开，就好像它的皮肤是



用钢铁构成的一样。

借助铁骨塔的地形，里昂同怪物化的塞德勒打起了游击战。虽然枪炮无法对他造成伤害，不过里昂利用放置在塔上的汽油桶以及机械吊臂有效地延缓了对方的攻势。而在战斗中，他也终于发现了看似无懈可击的塞德勒身上惟一的弱点——眼睛。

趁着塞德勒又一次被吊臂击倒的机会，里昂飞跃到他的身上，掏出匕首狠狠地刺向了中央处那只最大的眼睛。

伴随着喷出的黄色液体，塞德勒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而在此时，艾达的声音传入了里昂的耳中。

“用这个！”站在高台处的艾达喊了一声，将一支不知从何得到的火箭筒扔了下来。

里昂没有丝毫迟疑，迅速赶到火箭筒落下的地方，一个前滚翻避开塞德勒袭来的节肢，同时将火箭筒抄在了手中。

“再见了，教主大人。”里昂冷冷说道，而后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火箭弹划着一条直线呼啸着飞了出去，强大的后作力几乎令里昂摔倒在地。塞德勒惊慌地将所有的节肢和触手都挡在自己身前，想要减轻火箭弹造成的伤害。不过，他的生命此时已经走到了尽头。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残肢断臂飞舞在了铁骨塔的上空。

当硝烟渐渐散去后，里昂来到了已经被轰得支离破碎的塞德勒的尸体前。而在那里，他发现了掉在地上的一样东西。虽然火箭弹的破坏力是如此强大，但这个玻璃试管却令人吃惊



挂坠的钥匙。

“下面有一艘摩托艇，赶快走吧，后会有期哦。”艾达轻轻一笑，向里昂挥了挥手。

看着直升机向远处飞去后，里昂将那把钥匙拿到眼前，望着那只可爱的小熊，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还真是可爱……”

在爆炸前三十秒，里昂终于驾驶摩托艇带着阿什莉逃离了小岛。虽然逃离的过程

的没有受到任何损害，管内苍蓝色的液体映射出淡淡的光芒。

这就是寄生虫的样本。

当里昂将试管拿起来的同时，枪口抵在了他的后脑上。

“抱歉，里昂。”艾达平静地说道，“那是我要的东西。”

“艾达，你肯定知道这是什么。”里昂没有作出抵抗，缓缓起身将寄生虫的样本交给了艾达。

“那当然。”艾达的嘴角扬起了一丝笑意。

她握紧样本，忽然转身向着铁骨塔平台的另一侧跑去。与此同时，直升机的螺旋桨转动声也在那一侧由下而上越来越响。当艾达跑到平台边缘时，那架直升机也出现在了里昂和艾达的面前。

艾达一跃而起跳进了直升机开着的后舱内，而后扭头看着赶来的跑向这边的里昂，脸上露出了迷人的微笑。

“别担心，我会好好保管它的。”她扬了扬手中的试管。

“艾达！”里昂恼火地喊了一声，但却对身在空中的女子无可奈何。

“我要走了。”艾达微笑着说道，“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会立即扭头逃走。”她从旁边的座位上拿起一个小型仪器，然后轻轻按下了那个红色的按钮。

“你还有三分钟时间逃离这里，如果你不想和这个岛一起毁灭的话。”她将一个东西扔向了里昂，“接稳了。”

里昂接过那个东西——那是一把有着小熊

惊险万分，摩托艇有数次险些被上方落下的巨石砸个正着，但万幸的是两人都没有受伤，只不过阿什莉被爆炸所掀起的海浪弄得从游艇上掉了下去。

里昂微笑着将手伸向了泡在海水中的阿什莉，将女孩重新拉回上了摩托艇。

“来吧，我们回家。”

“这句话还真是动听呢。”阿什莉整理了一下被水浸湿的额发，微笑着说道，“该怎么说来着……任务完成，是吗，里昂？”

“还不完全是。”里昂说，“等送你回家后我才能说这句话呢。坐稳了”

女孩嫣然一笑，轻轻搂住了里昂的腰。“那么，在那之后，我们能不能再进行一点加时呢？”

里昂笑了一下，“抱歉，恐怕不行呢。”

阿什莉对男子的回答显得有些失望，不过看起来她倒是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

“不管你为什么这么说，不过还不算太打击人。”她耸了耸肩，故作轻松地说道，“那么……能告诉我那个女的是谁吗？”

“为什么问这个？”

“嘿，告诉我嘛。”

看到对方抱着一付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后，里昂摇了摇头，只好说道：“她就好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挥之不去，就让她留在那里吧……

他顿了一下，眼前又一次浮现出了红衣女子的身影。

“好啦好啦，先不谈这个了吧。”里昂抬起头望向天边初升的太阳，加大马力向着前方驶去。

尾声

“样本拿到了没有？”

“在我手上，我会在不久后抵达你那里。对了，克劳撒死了。”

“那家伙死不足惜，命令他去塞德勒身边当间谍是我的错误。他对力量的狂热超出了我的想象，现在他的死亡不论对谁来说都是件好事情。另外，里昂的下场如何？”

“……他带着阿什莉离开了。”

“哼哼，你不追上去和他一起走吗？”

“我可不认为这是个有趣的玩笑。”

“算了，那个毛头小伙子现在还构不成任何威胁，放他一马也无妨。”

“t病毒、G病毒、t－维罗尼卡病毒……再加上寄生虫的样本。请问我是否可以称你为‘掌握了这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的男子’呢？”

“哼，无聊的话就不用说了。过来之后立即通知我。”

信号被切断了。

艾达看了看手上的病毒样本，而后又将目光望向了直升机外的天空。

虽然不容易，但是她的任务最终还是成功了。不过……不久后她给威斯克的将是一个调包后的寄生虫样本。这是组织的命令，而假装为其工作这件事情也是如此。

阿尔伯特·威斯克……艾达对这个男子接下来想干什么非常感兴趣。第六感告诉她，迄今为止，威斯克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他计划的冰山一角而已。

对于威斯克来说，安布雷拉代表着权力。当初在实施自己计划的时候，他就曾利用这种权力作掩护。

不过，现在安布雷拉已经完蛋了。

对于这一点，有些过去将安布雷拉作为庇护伞的人会感到失望和沮丧。但另一部分人却知道，属于他们的机会来了。

威斯克属于后者。

而他的目的，则是重建安布雷拉。

也许有人认为安布雷拉已经彻底毁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巨大的制药集团在全世界都有着医疗和制药设施。

况且，那个名为奥斯威尔·E·斯宾塞的老人自始至终都还没有出现在幕前。

根据组织传来的情报，艾达确信威斯克在安布雷拉垮台后还同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保持着联系。而组织对此也一直保持着警惕。

不过，威斯克并不蠢，他非常清楚组织究竟在想些什么。艾达甚至认为，他可能自始至终都对自己的行动了如指掌。

“在计划进行到下一阶段之前，看来我们还是有时间来继续这场猫鼠游戏的嘛。”

艾达微微一笑，昂起头闭上了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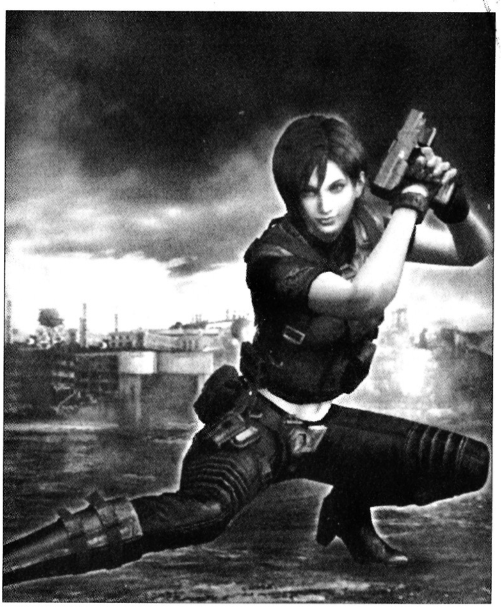
有人认为安布雷拉的垮台便是一切的结束。

有人认为寄生虫事件的解决非常完美。

但是，他们不会知道。更让人惊恐的真相以及幕后的黑手，依然在黑暗的那一端冷冷地笑着……

战斗，才刚刚开始。

The End





恶魔城 晓月圆舞曲

游戏原名	キャッスルヴァニア～晓月圆舞曲～		
机种	GBA	发售日	2003年5月8日
游戏类型	动作	发行商	Konami

文 阿修罗　美编 anubis



来须苍真

来须苍真是一名普通的18岁高中生，对自己背负着的魔王宿命一无所知，直到日食的发生的那一刻起。



白马弥娜

白马弥娜是与来须苍真青梅竹马的好伙伴，同样是高中生。居住在白马神社的弥娜邀苍真一道来神社观看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日全食，结果却不幸卷入了正义与邪恶的宿命之战。



有角幻也

拥有英俊的外表和神秘的身世，这就是有角幻也带给大家的最直观印象。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位潇洒的绅士感情冷淡且充满了距离感，但实际上他的内心燃烧着激情的火焰，体内流淌着富含正义感的热血。事实上，故事中已经隐晦地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条信息：有角幻也的真实身分就是德拉古拉伯爵的儿子——拥有传奇般经历的半吸血鬼阿鲁卡多。



洋子·贝尔南德斯

洋子是教会的一员，这样的身分表明她的工作是不断追查各种魔物和邪恶组织的下落。



铁锤

铁锤是一名为了调查神秘事件而误入恶魔城的军人。不过，却在恶魔城里开起了商店。



尤里乌斯·贝尔蒙特

作为贝尔蒙特家族的末裔和圣鞭“吸血鬼杀手”的正统继承人，在经历了1999年封印德拉古拉伯爵的行动后，尤里乌斯却不幸失去了他的记忆。



格拉汉姆·琼斯

口若悬河、为人伪善，以宗教家的外衣掩盖邪恶的本质和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这就是格拉汉姆·琼斯的全部。

序曲

2035年的日本，某个天气晴朗的早晨。

阳光透过没有拉上窗帘的玻璃窗照在躺在床上的少年身上。太阳的温度和窗外的鸟鸣声将少年从睡梦中唤醒过来。

“糟了！”少年扭头看了看闹钟，突然大叫了起来，“都这么迟了，再不快点就赶不上日全食了！”他迅速地从床上跳下，胡乱地搞了一下个人卫生，随手拿过一件



大衣就冲出了家门。这个少年叫作来须苍真，18岁，是个普通的高中生。今天他和同班同学，同时也是从小青梅竹马的好伙伴白马弥娜约好了，一起到弥娜家所在的白马神社观看21世纪的第一次日全食。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本来一向很守时的苍真今天却睡过了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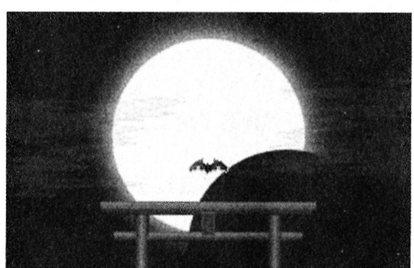
“这种好天气真的会发生日全食吗？”苍真一边沿着白马神社长长的台阶往上走，一边抬头观看天色。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离日食还有几分钟，但是太阳还是那么明亮，对于从来没有看过日食的苍真来说还是有点不可思议——虽然书本上说这是正常的。

苍真的目光移到了山顶的鸟居上，他忽然觉得很奇怪：平时很快就可以走完的台阶今天怎么显得特别漫长……这个时候，天色开始变暗了。苍真抬头一看，太阳的一角已经变黑了！“快跑！别让弥娜久等了！”苍真开始向山顶狂奔起来。鸟居似乎越来越近，马上就要到神社了。但是苍真的脚步却突然变得沉重了起来，他脑中也响起了一片轰鸣，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没过多长时间，太阳上的阴影已经占据了它面积的一大半。天色变得相当昏暗，被阴影遮住的那一部分太阳也变成了奇特的暗红色，仿佛意味着不吉祥的事情即将发生。空气中散布着悲伤和恐怖的气氛，究竟这一次的日全食有着什么样的意味呢？“唔——啊、啊——”苍真摸了摸自己的脑门，现在他的大脑中还是一片空白，丝毫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啊，太好了！好像醒过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苍真的耳边响起，他睁开眼睛，眼前正是白马弥娜的脸孔。原来他的头正靠在弥娜的膝盖上，看来在刚才他昏迷的时候都是弥娜在照顾他。

苍真用右臂支起自己的上半身，以感谢的目光注射着弥娜。然而他很快就感觉到了有什么地方不对。弥娜背后是一堵由巨大石块砌成的高墙，下半部的墙壁上长满了青苔，不过似乎已经干死了不少，有的地方已经剥落，青一块灰一块地显得相当古旧；城墙上还有一扇巨大的木制城门，上边镶着加固用的金属，不过已经锈迹斑斑了，城门的木材也腐烂不少，似乎摇摇欲坠的样子……白马神社里面怎么会出现这种城墙？苍真用力撑住地面立起身来，他才发现这里的地面上铺满了巨大的青砖，和由鹅卵石组成的神社地面也完全不同！

“这里是……”苍真完全糊涂了，他不明白这是不是因为自己还没有完全清醒而产生的幻觉，只能用询问的眼神望着弥娜，“我怎么会……”



“总算醒过来了吗？看样子还蛮有精神的嘛！”一个从没有听过的声音由苍真背后传来，他立刻机警地转过身来。在一些骑士雕像的中间，苍真看到了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这个男人留着黑色的长发，说着流利的日语，看起来应该是日本人没错，不过他那普通人类所没有的俊美面容和身上散发出来的独特气质却让他更像一位中世纪的欧洲贵族。苍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当他看到这个男人的时候就突然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尤其是和他那深邃的、似乎能够看穿自己内心的眼神相对视的时候。

“说什么呢！”虽然有着特殊的感觉，但是苍真对于随便在别人背后出现并且打断别人对话的人总是很不客气的，何况在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所以语气也十分冲，“你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哎……”身旁的弥娜小声地对苍真说，“苍真君，这个人叫作有角先生、有角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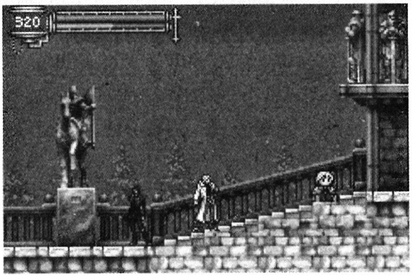
叫作有角的男人似乎并不介意苍真的语气，继续自己的话题：“称呼罢了，随便怎么样都行！现在我想知道的事还得你们来回答！”“哪儿跟哪儿呀！”这种颐指气使的语气让苍真很不舒服。有角幻也则自顾自一字一顿地提出问题：“为什么到这里来？”

这个问题苍真倒是很乐意回答：“什么为什么，我和弥娜只不过……”突然，苍真想到了那些奇怪的地方，说到底自己也还没有搞清楚呢，只能反问道：“呃……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呀？”“这里吗？”有角幻也扫视了一下四周很平静地说道，“这里是德拉古拉的城堡。”苍真对于这种胡说八道的回答简直忍无可忍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德拉古拉城？你不是还想说我们现在是在欧洲吧？”不过接下来有角的回答更让苍真的下巴掉到了地上：“不，是在日食里！”

沉默了一阵后，苍真终于爆发了：“在日食里面？够了吧，开玩笑也要适可而止吧！”弥娜紧紧地扯住苍真的袖子，用恳求的语气说道：“苍真！请认真听吧，他说的都是真的……”看着弥娜严肃的表情，苍真只能压抑住心中的不满和怒气，用尽量平静的语气对有角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说明一下吧！”

有角脸上露出了一个奇怪的表情，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嘲笑。“其实是……”然而他话说了一半突然停了下来，警惕地观察着周围，“敌人吗？”果真，从有角背后的城堡废墟中冲出来一群骷髅兵！除了拿着破盾牌、锈铁剑，穿着破烂铠甲的一群人类骨架外，空中还飞着两三只手持长矛的奇怪骨架。这些飞行骷髅背后有蝙蝠般的翅膀，头上长着角，屁股上还有尾巴，明显不是人类的骨骼！苍真被眼前出现的





一切给惊呆了，这些怪物只能在二三十年前的特技电影中才能看到，没想到现在却如同活物一般出现在自己面前，而且还张牙舞爪地朝着自己冲了过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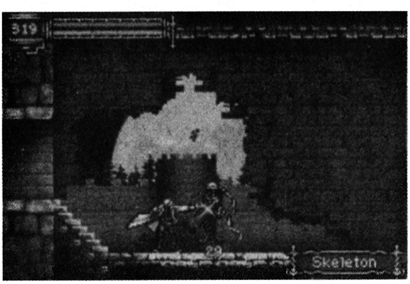
突然，耳旁弥娜的一声惨叫将苍真从惊愕中唤醒了过来。原来有两个骷髅士兵从小路绕到了苍真的背后，弥娜看到以后立刻昏了过去。正在苍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形的时候，有角幻也大喝了一声。只见他浑身散发出一种血红色的斗气，强大的斗气立刻四散开来，那些原本就是由碎骨头拼成的怪物经不住斗气的侵袭，当场就化为了飞灰。然而敌人实在太多，一只飞在空中的有翼骷髅躲过了斗气的攻击，它将目标锁定为倒在地上的弥娜，就要开始发动攻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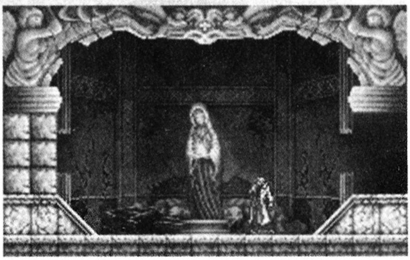
"糟了！"有角虽然厉害，但是距离实在太远了，他只能冲着就在弥娜身边的苍真叫道："那个女孩儿就由你来保护吧！"听到这句话，本来心中还有些惊恐的苍真镇定了下来。他明白，现在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弥娜、拯救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死在这种鬼地方呀！有了必死决心的苍真这下什么都不怕了，他照着冲过来的骷髅的脑门就是一记老拳："嘿呀！不管你是什么，给我消失吧！"这一拳的力道可真不小，拳劲加上骷髅自己的冲力使得它破烂的脊椎骨不堪重负，当场断裂。没有了中轴的骨头们噼里啪啦地落在了地上，脏兮兮的，似乎刚从坟墓中挖出来一般，一点也看不出它们曾经是一个可怕怪物的一部分。

然而，似乎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就结束。在骨头散开的一瞬间，一团赤红如火的东西飞了出来。它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中了对自己已经取得的战斗胜利还没有反应过来的苍真。刺痛！异物进入身体的刺痛感使得苍真不得不弯下腰，通过蜷缩身体来缓解痛苦。接下来，苍真的身体就经历了一次神奇的变化：那团神秘的异物在进入他的身体以后沿着他的血管走遍了全身，最后停留在了苍真的脑部，随后很快分解成无数的微粒子散布到苍真的全身。这一过程不过五六秒的时间，随着粒子的散布，刺痛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感，让苍真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充实过。

"这、刚才到底是什么东西？"虽然很清楚自己身体内的变化，但是苍真对于这种变化的起因却丝毫不了解，一切对他来说都太突然了！有角幻也目睹了刚才的一切，他似乎很清楚这个现象代表着什么："果然，觉醒了……""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苍真需要一个答案。而答案很快就从有角的口中说了出来："刚才进入你身体内的那个东西，就是被你打倒的怪物的魂！而你，拥有将这怪物之魂化为己用的力量！"

虽然大致了解了，可是苍真还是不知道真相："为、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力量……"不过似乎有角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他对苍真说："在你已经得到了这种力量以后，你就必须前往这座城堡的城主之间！""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你不想和那个女孩儿一起回到原来的世界吗？"有角明显在回避问题。"那是当然的，当然想回去啦！""那样的话就去城主之间。到了





那里就什么都明白了！”苍真想了想，似乎自己别无选择，但是：“难道就这样把弥娜安置在这种鬼地方？”有角做了个手势，继续说道：“你就不用担心她的事了，我会在这里张开结界，魔物们是绝对无法攻击这里的！”说到这里，有角顿了一顿，“不过，凡人如果长期在这座城堡呆下去，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听到这里，苍真已经忍耐不住了，为了弥娜，为了弄清楚力量的真相，看来自己不得不尽快赶到城主之间了。看着已经决定出发的苍真，有角说道：“对了，就是这种决心！记住，能够帮助这个女孩的，只有你一个人而已！”“那么你要干些什么呢？”“我在这座城里也有些不得不做的工作……”有角再次岔开了话题。“时间不多了，快行动吧！”苍真看了看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弥娜，看了看神秘的男人有角幻也，暗自下定了决心：既然不知道前途如何，那么就只有先尽力干才是！他向有角挥了挥手，算是告别，也算是感谢，然后就向刚才走出过怪物的大门那一边前进了……

荒城回廊

大门后面除了一个长长的走廊以外什么也没有。走廊似乎是围着城堡的主体建造的，可能是为了阻止入侵者才这样设计的吧。鬼才会进攻这个地方，苍真心里面一边嘀咕一边沿着走廊前进，希望找到进入城堡内部的大门。这个走廊原本是封闭式的，不过现在靠近外侧的砖墙已经倒塌了不少，从破洞可以看到外面的魔城庭院。不过那里面长满了杂草，一点美感也看不出来。在城墙外面的天空上挂着一个巨大



的红色天体，是月亮还是太阳也不清楚，至于为什么日食里面会有这种景象，就算苍真想破了脑壳也是得不出答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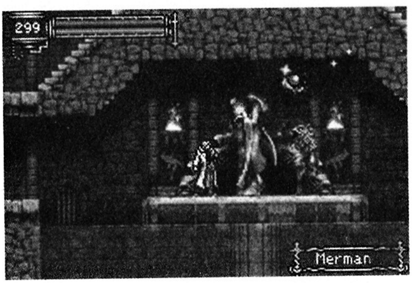
走廊很长，墙壁没有倒塌的地方就会变得很暗。不过还好，不知道是谁在墙上装了一些烛台，虽然火光没有电灯灯光强，但是总算是有光源了。苍真在这摇曳的烛光中摸索着前进，不过他总是觉得这个走廊里的味道很怪……突然，他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苍真停下脚步，回头看看身后，远处一片黑暗，但是没有什么活动的影子，前面的道路也是如此，连刚才的怪声也突然消失了。"实在太诡异了！"苍真心里默念。对于一个普通高中生来说，突然经历这些怪事总有些不适应，毕竟游乐园的鬼屋冒险和这个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正当他想继续前进的时候，前面不远处的地面突然隆起了几个包。然后几具尸体从土包中钻了出来，一股尸体高度腐烂后产生的恶臭立刻充斥了走廊。"僵尸！"苍真脑中立刻想起了这个词，自从他得到了吸收怪物灵魂的能力以后，他似乎对于这些怪物变得十分了解了，只要看到就能够知道他们的一切……"吼……啊……呵啊……"这些僵尸用已经腐烂不堪的声带发出了让人听后极不舒服的叫声，然后举起已经可以看见白骨的双手（如果那还可以被称为手的话）向苍真一步一步逼近。腐烂的肉块不时从它们身上掉落到地上，而他们脚上流出的浓稠并且发出阵阵恶臭的血浆则在地面上划出了数道暗红色的痕迹……

见此情形，苍真不由得后退了几步，考虑是不是应该寻找另外的道路。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身后也出现了僵尸，并且越来越多。"真是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上了！"给自己打了气以后，苍真握住手中惟一的武器——一把普通的匕首，摆好冲刺的架势，然后一鼓作气向身前的僵尸冲过去。那些僵尸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大脑，反正反应非常迟钝，因为肌肉腐烂而扭曲变形的脸上的那对瞳孔扩散的无神双眼愣愣地看着冲过来的苍真，丝毫没有闪避的意识。在它们就要和苍真相撞的时候，苍真身形一晃，从僵尸的身边闪了过去，还顺便在其中一个僵尸的身上深深地划了一道……

通过僵尸背后的门来到走廊终点，苍真沿着台阶朝右边前进。这次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喷水池，不过因为没有人管理，从喷水池中流出的水已经蓄成了一个水潭，而水的颜色也和地下水域里一样漆黑，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总觉得会突然从水面下钻出些什么……水池中央竖立着一尊美丽的大理石雕像：在活泼的鱼儿中间，一位妙龄少女用手中的水罐向外洒水。如果不时在这种地方，苍真可能会称赞它的美丽，可现在的他只想快点找到出路。雕像下面有一个华丽的烛台，烛台内并没有燃烧蜡烛，但是却发出了神秘的银色光芒。这光芒吸引住了苍真的眼神，他凑过去一看，原来烛台的玻璃罩内悬空放着一团银色的东西，正是这个东西在发光。这个发光物体有节奏地跳动着，仿佛人类的心脏一般。这种跳动让苍真觉得十分舒服，他轻轻地打开了玻璃罩。失去了拘束的发光物在空中转了两转，突然飞向了苍真，停在了他的面前。苍真好奇地将手伸向这个物体，一阵闪光之后，物体融入了苍真的体内。苍真突然明白了，这个物体也是一种魂，名字叫作守墓者！魂的粒子分散到了苍真的体内，看来他可以使用新的能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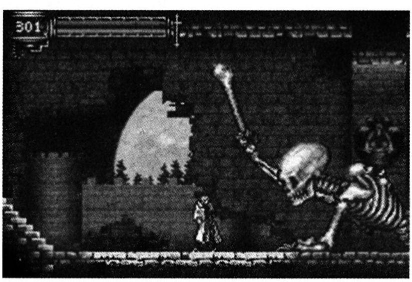
就在这时，黑色的水潭中突然发出几声巨响。苍真扭头一看，之间周围站着几只很像鱼类的生物，还有一些正在从水池中往外爬……就在苍真思考它们是不是半



鱼人的时候，怪鱼们从嘴里向他吐出了一些液体。远远闻到了这些液体的腥味，苍真觉得还是不要接触它们比较好，于是迅速往后一退，这也是守墓者的魂给他带来的新能力——疾退。避免不必要的战斗才是上上之举，苍真心里为自己列出这条名言，立刻离开了水潭。不过似乎半鱼人们并没有追踪过来，大概它们只是不喜欢生人吧？

在水潭的这一边也有一个台阶，不过苍真看到了一个小房间，决定先进去看一个究竟。房间很小，也很暗。不过在房间里却有一尊高大而庄严的圣母像。雕像的脚下凌乱地堆放着一些杂物，上面还明显地沾着血迹。苍真仔细地观察着这尊圣母像，说它是圣母像却又不太像，因为雕像的面孔看起来十分悲伤，虽然圣母玛丽亚的雕像一向都是很慈悲的造型，但是这种悲伤的表情倒是很少见，而且照理来说在背离上帝的恶魔城中出现圣母像也不大可能，虽然据说德拉古拉以前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仰头看着这尊姑且被称为圣母像的雕像，苍真的内心突然变得异常平静。他总觉得这尊雕像的面容在哪里见过，让人觉得很熟悉很亲切。“大概是德拉古拉的亲人吧？”苍真心里这么想，“不过这尊雕像真的好美，真让人舍不得离开这里！”当然他不会真的这么做的，因为还有人在等着他回去拯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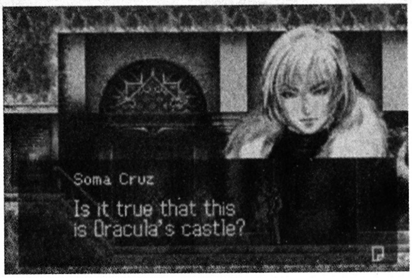
在圣母像前作了祷告、整理完行装的苍真继续着他的冒险。没走多久，一闪发着蓝色光芒的门封闭住了去路，已经见怪不怪的苍真想都没想就推门冲了进去。然后他就看到了一只巨大的骷髅拦在了走廊



的中间。这只骷髅实在太大了，完全封住了道路，让苍真无法继续前进，而那蓝色的门也被莫名其妙地反锁了……“不得不出手了！”无奈的苍真只能豁出去了。不过大骷髅的行动力实在太差，而狭窄的走廊更限制了它的移动，所以它只能靠偶尔挥动手中的大骨头或者从口里喷出火焰来攻击苍真，但是这又怎么能够成功呢？苍真用刚才在台阶那里捡到的那把短剑照着它的大脑门一顿猛砍，很快就把它解决了！骷髅是干掉了，不过苍真的体力也消耗了不少。在骷髅倒下的地方，一个黑色的、发着亮光的宝珠出现了。苍真过去用脚一踢，宝珠裂了开来，一阵绿色的光芒包围了苍真，疲劳立刻完全消除了！看来这东西还能恢复体力呢！

跳过外壁的平台以后就从外壁进入了恶魔城的内部。比起外面的环境，城堡内部要好很多了。虽然因为长时间没有打扫，地面和墙壁上都积了蛮厚的灰，而且房间里的装饰品也坏了不少，但还是可以看出来当年这些房间的奢华之处。不过和这些房间不相称的就是那些恶心的怪物了，苍真一路砍杀，除了辛苦和得到新的能力以外，觉得实在无聊得慌。不过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战斗，苍真觉得自己的战斗能力提升了不少，对付这些怪物轻松了许多，也没有了一开始的恐惧感，甚至还反过来觉得这些怪物很可怜……“大概在这种地方待得长了连我也变得有些疯狂了吧！”他自我解嘲地想着。

在进入了一个房间的时候苍真愣了一下，因为这个房间内没有怪物，却站着一个西装革履的外国男人。苍真好奇地靠近他，而他也注意到了苍真的到来：“啊，早上好！你……你是人类？”男人笑了起来：“放心吧！我叫格拉汉姆，格拉汉姆·琼斯，人们称我为……宗教家！”“啊，我叫苍真，来须苍真！”苍真心里十分开心，总算看到一个人类了！格拉汉姆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苍真，问道：“你不是这个神社的人吧，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了？”“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从神社的鸟居那里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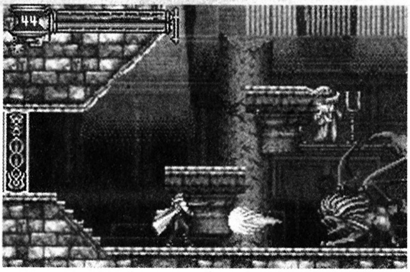


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了！”“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不知道为什么格拉汉姆说这句话的时候苍真感觉他好像松了口气……

苍真考虑了一下，问道：“呃，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对方倒是很干脆：“啊，没有关系，尽管问吧！”苍真的问题已经放在心里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有人来回答：“这里真的是所谓德拉古拉的城堡吗？”“没错！”“可是德拉古拉城堡不是应该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吗？”“理论上是应该如此！不过，真的恶魔城就不一定了，两者是不一样的！”“‘真的’……恶魔城？”虽然得到了回答，但是苍真的脑子更糊涂了！“不错，这件事在里世界是相当有名的！你，相不相信吸血鬼是存在的？”“哎？德拉古拉是吸血鬼这样的传闻不是幻想故事里才有的、编造出来的东西吗？”格拉汉姆摇了摇头，看上去似乎有点不屑：“不，那都是真的！不过教会方面从来都将这些消息对外面封锁住，自己私底下很秘密地处理它们，还把这些视为最高机密……”他停了一下继续说道：“德拉古拉伯爵，从很久以前开始，已经复活了无数次……每当人们忘记了自己的信仰，开始追求混沌和破坏的时候……”苍真听到这里皱起了眉头：“这个……难道您是说这一次也是因为伯爵的复活？”格拉汉姆笑了起来：“不，德拉古拉在 1999 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毁灭了！”

“你也应该知道诺查丹玛斯关于 1999 年的大预言吧？”格拉汉姆继续说道。“呃，是讲恐怖的大王，是吧？”“不错！其实那说的就是德拉古拉！那一年伯爵如预言一般如期复活了……”这倒是第一次听说，苍真心想，看来恐怖大王指的是世界大战什么的只不过是小市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格拉汉姆还在继续他自己的演说：“但是，预知了他复活的吸血鬼猎人们却将他完全地毁灭！他们将作为伯爵魔力象征的这座恶魔城封印在了日食中，结束了他不断轮回的生命……”“那么，这里就是当年的日食了……”苍真总算摸清楚了一点头绪。“不错！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还有别的预言存在！”格拉汉姆话锋一转，这让苍真又一次感到意外。“‘2035 年，恶魔城会迎来它的新主人，此人将继承伯爵的全部力量’，这就是那个预言。”看起来格拉汉姆对这段话十分熟悉，已经可以随口道来了。“2035 年……就是今年？”苍真失声叫了出来。“不错，你说对了，就是现在！”格拉汉姆看了看表，抬头说道，“话说得太长了，我必须走了。你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没事了吧？”正在想心事的苍真愣了一会儿才说：“啊，没别的事了，多谢您了！”





“好的，那么我就告辞了！在这个地方你可要自己注意呀！”格拉汉姆很有风度地向苍真挥了挥手，转身离开了。“格拉汉姆先生也要保重呀！”苍真看着对方的背影消失在房间的另一边，好久才想起来自己也必须赶快行动才是。

礼拜堂

房间的另外一扇门通向一个新的区域，那就是礼拜堂。与之前的那些房间相比，这里少了一份奢华，不过却多了几分庄严肃穆的气氛。当然，和之前的地点没有什么区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区域也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落满了厚厚的灰尘。肉眼依稀可以分辨出空中漂浮着一些幽灵，虽然他们的面容忽隐忽现，看得并不真切，但是也可以大致感觉到这些幽灵的内心充满了悲伤和痛苦。是因为灵魂被拘束无法解脱而感到悲伤，还是因为生前记忆的折磨而感到痛苦，苍真不由得开始对这些幽灵们产生了同情心。放下这些徘徊的幽灵，苍真悄悄地离开顶楼。从靠近外壁的旋转式扶梯往下走，一扇巨大的铁门出现在了苍真的面前。门上隐隐泛出淡蓝色的光芒，有了前面的经验，苍真大约清楚了，门后的房间里一定有什么东西。于是他回到上方的圣母像房间略微休息了一下，待体力恢复了以后才来到铁门的面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后，苍真一下推开了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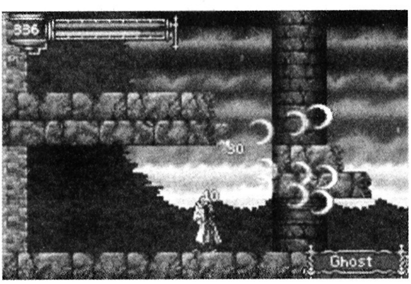
一阵洪亮而庄严的管风琴的乐声传了出来，随之出现在苍真面前的是巨大的礼拜堂正厅。厅外的光线透过五彩斑斓的彩画玻璃照射在地面上，偌大的大厅里除了密集却空无一人的长椅和没有人演奏却自己发出声音的巨大管风琴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因为一直以来苍真都被迫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中，所以一看到这种让人身心都可以放松的景象，他一下失去了戒备之心，就连身后的大门自动关上了也没有注意到……苍真沿着长椅间的走道向管风琴走去，心中在想“到底是什么人会在这里祈祷呢？难道恶魔城的怪物们也信奉上帝？或者是伯爵会在这里放松心情、回忆往事？”。想着想着，他也不由得为自己这种替古人担忧的想法笑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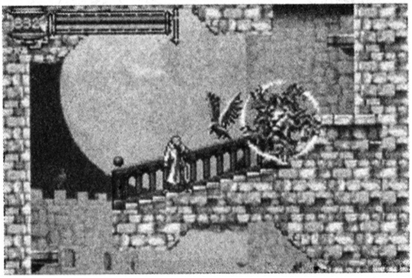
然而，在管风琴的乐声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不和谐音：“啊呜——”苍真一回头就看见一只异形的怪物从天花板上扑了下来。说它异形是因为你绝对不会在现实世界中看到这样的生物：雄狮的一半身体上长着巨大的蝙蝠翅膀和蝎子的尾巴。“刺尾狮！”苍真立刻想到了奇幻小说中关于“Manticore”的描述。可是接下来这个著名的怪物就不再给他思考其他东西的时间了。刺尾狮一个猛扑，却被苍真看准机会向旁边闪了开去。不过似乎对方早料到了这一招，蝎尾横着就划了过来，苍真立刻发动了守墓者的能力向后疾退，但还是稍微慢了一点，左手背上被花开了一个小伤口。虽然不是什么大伤，不过没有感到疼痛这一点却让苍真感到很不对劲，接下来的麻木感证明了他心中的疑问：“有毒！”这个时候，苍真体内所吸收的僵尸的战魂发挥了功效：在中毒状态下能力提升！毒性没有让苍真倒下却增长了他的力量，这一点显然出乎了刺尾狮的预料，它只能警惕地缓缓移动脚步，趁机放出一些火焰弹。而苍真这时也没有了什么顾虑，他右手一伸，释放出骨塔的能力——火焰喷射。刺尾狮对于人类能够用出这种招式显然也没有心理准备，完全被骨塔的火焰笼罩了。它的毛发和皮肤散发出一股蛋白质被烧焦的臭味，没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堆焦炭倒在了地上。

恶魔城藏书库

正如这个区域的名字一样，藏书库里到处都是巨大的书橱，苍真倒是不知道这么多的书对于魔城中的妖魔们来说有些什么用。不过看到这里出现的敌人——见习小魔女以后，苍真大致明白了，魔城中不光有那些没头脑的怪物，还有不少具有高度智慧的生命体。他开始觉得探索这样的城堡也是一件蛮有乐趣的事，不过这并没有让他忘记掉自己的使命，只不过紧张的冒险之旅会因此而变得轻松一些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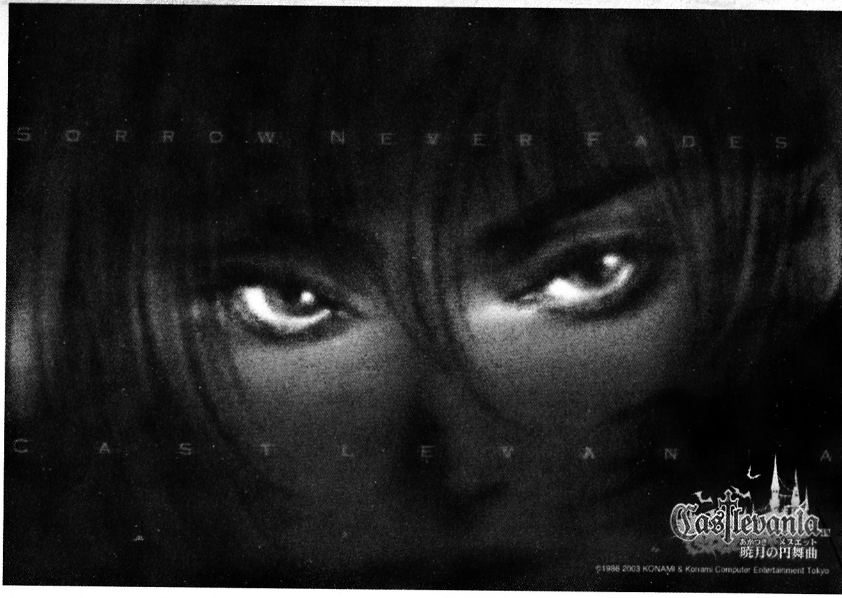
藏书库里除了书多以外，大起大落的地形也很多。可能当初建造者的意思是以梯子来进行工作吧，但是到了现在所有的梯子都不见了踪影，只能苦着苍真费劲九牛二虎之力上下攀爬了。当他走进一间较小的书房的时候，一个穿着红色战袍的金发女子正站在房间的中央。看到苍真走进房间，女子立刻发问道："啊，你就是苍真君，没错吧？"从说话的方式来看，她的确是一个人类，不过这个问题让苍真觉得很意外："说得没错！不过，你是……"女人笑了起来："哎呀，真是对不起！我是洋子 · 贝尔南德斯，是教会的人！"听到这里，苍真眉头一挑："为什么教会的人会知道我的事？""我想你应该知道阿鲁卡（Aluca）……"洋子话说了一半突然停了下来，然后又继续说道："我的意思是有角（Arikado），你知道有角幻也这个人吧？"古怪的女人，大概是因为日语还不熟练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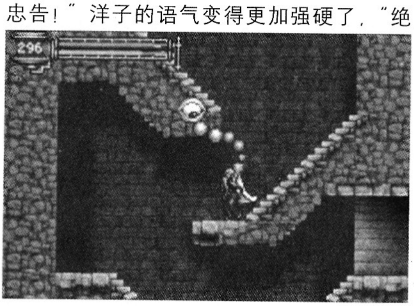
苍真心想，然后回答道："啊，我见过他！可是……""是他告诉我关于你的事的！"洋子解释道。"他说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要尽量帮你！"这真让苍真感到吃惊，那个怪人有角居然会这么做，他不由得脱口而出："那个有角说的？真是不可思议呀！"洋子闻言大笑了起来："那个家伙看上去很冷淡的样子，其实是一个相当善良的人呢！"

然后，她正色说道："他这么关注你可能是因为你们一样拥有黑暗的力量吧……""你说什么？我的力量……是黑暗的力量？"这种说法显然让苍真非常惊讶。不过洋子的反应更惊讶："什么，你还不知道？""不，有角说过我可以使用魔物的力量，可是那难道是黑暗的力量？"苍真真的觉得自己很无辜。洋子用手拍了拍脑门，看上去有点无奈："啊，我好像说了什么不应该说的话……算了，既然都说出来了，那么就干脆全告诉你吧！"苍真站直了身体来迎接事情的真相。"基本上，你这种控制魔物能力的力量，是一种支配之力……""支配魔物？"苍真粗暴地打断了洋子的话，"我可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洋子对于被打断并不介意，很显然她很理解苍真现在的心情，于是她继续说道："这种支配之力就如同你的呼吸一般自然，所以你是察觉不到的！而且，虽然它被称为'黑暗的力量'，但绝对不意味着就是邪恶的力量。基本上它和武器是一样的，是善是恶完全取决于使用它的人！""这样说的话我就放心了。"苍真松了一口气："自从得到这种力量以来，我逐渐觉得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来须苍真了……"洋子语重心长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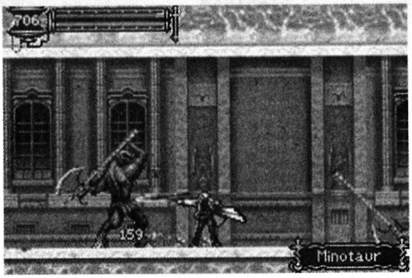
说道："你就是你哟！绝对不会变成其他的什么东西。不要怀疑自己，一定要相信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苍真露出了笑容："我想我现在明白了。谢谢你，洋子！"洋子也笑了起来："哈，我可不习惯被别人感谢哟！"

"啊，对了！你认不认识一个叫作格拉汉姆的男人？"洋子突然话题一转苍真愣了一下，然后说道："格拉汉姆先生？前不久我刚刚遇到了他……"听到苍真这么说，洋子的表情一下子严肃了起来，认真地说道："你一定要小心那个人！我认为他有可能会继承德拉古拉的力量！""不会吧？"苍真眼睛睁得溜圆，"他看起来不像坏人呀！""你也太容易被骗了！我有一句忠告！"洋子的语气变得更加强硬了，"绝对不要被那个人的外貌给欺骗了！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根本不知道格拉汉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了解他的本性之前绝对不要轻信他！"一阵话语让苍真不由得语塞："知、知道了！"洋子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神色焦急地说道："不行，我必须去追他了，再见了！"说完她也不等苍真向她告别就飞快地转身离开了……



苍真愣了半天，回忆着刚才和洋子的对话，又想起了先前和格拉汉姆见面的情形。他还是不相信格拉汉姆就是那个企图继承伯爵力量的坏人，虽然看起来洋子也不是会骗人的样子，但是事情还是当面问清楚的好。想到这里，苍真决定继续前进，探明一切。

在藏书库底层苍真又发现了一道蓝光门。"又要打吗？"苍真吐了一口气，"反正也没有别的路了，干吧！"他用力踢开了大门，想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哇！"不过失声叫出的却是他自己。只见一间不是特别大的房间矗立着一副手持巨剑的铠甲，它的头几乎顶到了这间书房的天花板！这是到目前为止苍真见过的体型最大的敌人了。不过，这件巨铠静静地立在房间中央，



一动也不动，没有丝毫生机。“该不会只是装饰品吧？”苍真自言自语道，同时小心地接近这铠甲。“好像真的不会动耶！”过了很长时间以后他垂下了手中的鞭剑，靠近铠甲开心地说：“哈，还真的只是装饰品呀！”就在他说这话的时候，“喀哒”一声，铠甲手中原本指向地面的巨剑竖了起来，而铠甲的左脚也向前迈了一步！

“天哪！”苍真立刻一个疾退跳了开去，“搞什么呀！会动的？”果真，这副铠甲不时简单的装饰品，它迈着沉重的脚步向苍真逼来。苍真挥动鞭剑向它打去，但是却打在了它左手拿着的巨大盾牌上，发出了金属相撞的刺耳声。“好像不起作用呀！被防御住了？”苍真皱起了眉头。这个时候巨铠慢慢地举起了那柄剑，然后突然向下一挥。在看到它挥剑动作的时候苍真就已经用疾退离开了它的攻击范围，自然不会受到伤害。不过它这一剑的威力实在不小，书房的地面被巨剑劈开了一道裂缝，地面被劈裂时还飞出了不少碎石。苍真吐了吐舌头，心想绝对不能被这把剑砍中！巨剑似乎嵌在了地面上，巨铠以乎用了不小的力气才把它拔了出来，而且还被拔剑时的惯性带动着后退了好几步。“……”看到这个情形，苍真思索了起来，“好像它的膝关节不是很灵活……”不错，移动力低正是对手的弱点！看准了这一点的苍真集中全力攻击巨铠的膝关节部分，而对方那缓慢的出招根本无法伤害到他。一下、两下，苍真狠狠地打着。终于，在不知道打了多少下以后，巨铠的膝关节脱落了！巨大的身体失去了支撑物以后整个向下一沉，瘫倒在地上。在一阵震耳欲聋的金属碰撞声结束以后，地上就只有一堆废铜烂铁了。

“呼……”苍真看着这些废铁块出了一口气，轻松地说道，“真是太水了！完全和你的大块头不相配嘛！”他注意到了房间另一面的出口，于是跨过废铁堆走了过去。一进门，一个高大的身影又把他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光头壮汉！“喂，小孩子家家的，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壮汉抢先问道。苍真一听很不开心，回嘴道：“小孩？你还真是没礼貌呢，‘老头子’！”“啊哈哈！”光头听到苍真的回答大笑了起来，“哎呀，是我失敬了！我叫铁锤，是军队派我到这里来的！”看到对方不像是坏人，苍真也笑了：“你好，我叫来须苍真！”铁锤（大概是绰号吧，苍真这么想）看了看四周，对苍真说：“我原来以为我只是要调查一下一个神社罢了，没想到不知怎么就跑到这个城堡里来了……”他摸着自己的光头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你们没想到会出这种问题吧，那么我就不用继续了吧？”“嗯？”苍真显然没有理解铁锤的意思。铁锤满脸堆笑地对苍真解释道：“这个神社似乎聚集了一些不知道要干些什么的奇怪家伙，我想他们一定会是很好的顾客，所以我决定开一个商店！”“啊？”苍真突然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怪人，只能用话语搪塞过去，“对你来说大概很合适吧……”铁锤笑得更开心了，把自己的计划全部说出来了：“在这城堡里到处都是武器，而且看起来城门口也没有敌人……这么说把商店开在那里一定会很不错的！”想到



开心处他拍了拍苍真的肩膀，笑着说道："你小子要是来光顾我的话我就卖便宜一点给你！那么我出发了，哇哈哈哈……"说完，铁锤就大笑着离开了。苍真擦了擦头上的汗，心中不由说道："商店？真是搞不明白这家伙整天在想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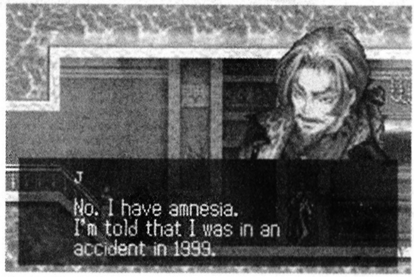
舞踏馆

苍真想到以前的荒城回廊还有一些地方因为太高而没有去过，现在有了二段跳的能力以后应该没问题了，于是决定再去检查一下。果然，在某个塔楼的外壁攀爬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找到了通向新区域的大门，而等待他的则是舞踏馆……

进入舞踏馆以后就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天花板上挂着的无数盏玻璃吊灯把走廊映得特别光亮。走廊的两旁还有不少红木的大门，苍真试了一试，似乎都被封死了，根本无法打开。于是他之好沿着走廊前进，但是很快就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

"嗯？真怪……为什么我感到你的身上有着黑暗的力量？你到底是谁？"对方很不客气地问道。苍真仔细地打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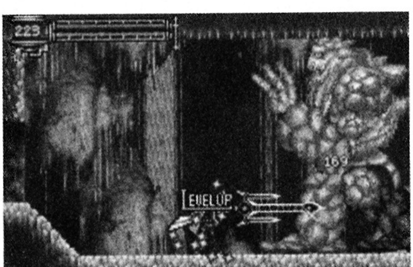
了一下这个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外国男人，头发是棕黑色的，还留着与时代不相称的、带有中欧风情的胡子，身上穿的衣服似乎也十分古典，总之感觉不像是现代人。"在打听别人的名字之前应该报上自己的姓名，这是应当有的礼仪吧！"苍真毫不示弱地反击道。男人笑了笑："你说得不错！不过我无法告诉你我的名字，人们都叫我'J'！"苍真眉头一皱："都叫你'J'？你是不想说出自己的本名吧？你是杀手还是罪犯？"J摇了摇头，回答道："不，我失忆了。有人告诉我，我卷入了1999年的某个大事件中，出了意外。当我被送到医院醒过来的时候就变成了这样，关于名字和过去，一切都记不得了……""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啊，我叫来须苍真。""你的黑暗力量……"J又提出了尖锐的问题，看到苍真并没有很激烈的反应，他继续说道："是与生俱来的吗？"苍真摇头道："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反正我是到这城堡来了以后才发现它的存在……""原来如此，看来是我误会了……"J似乎松了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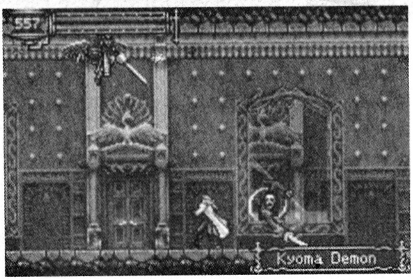
"那么J先生您是为什么来这城堡的呢？"苍真开始了自己的提问。"叫我J就可以了。"J解释道，"我是因为一听到德拉古拉这个名字就感到非常恐怖，于是按照预言到这里来调查一下……而且，我还有一种直觉，到这里来我的记忆就能够恢复了！"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事实和我预料的一样，自从我来了这里以后，我已经想起了不少事情。"苍真想到了刚才J的话，插嘴道："说到1999年，说不定真的和德拉古拉有什么关系呢！"J点头表示赞同这个看法："大概就是如此了！而

且，从我拥有退魔之力这一点来看就更加确定了……”“J也是退魔士？”这让苍真想起了洋子。“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现在只是为了自己而战。”J这样回答说，然后他向苍真告别道：“看来我必须行动了，我想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苍真点了点头：“是的，那么就再会吧！”

按说这么华丽的舞踏馆应该是贵族们聚会的地方，但是现在这里却已经被各种怪物给占据了……丑陋的面容和恶心的体臭都完全破坏了原有的气氛，出了偶尔出现的舞蹈着的贵族幽灵们和已经变成了骷髅的侍应生，这里再也找不到舞踏馆的感觉了。主体建筑部分除了怪物还是怪物，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注意的地方。不过苍真却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通向底下的通道。这里似乎是一个储藏库，大概是为以前舞踏馆的宴会准备食物的地方。大房间里的墙壁上挂着一些动物的尸体，而地上则到处走动着一些手持厨刀的怪物，刀上沾满粘稠的血浆，还在一个劲儿地往下滴……苍真估计这些怪物就是厨师了，不过也不知道它们原来就是长成这样还是后来被魔力所变化的……

这个地带充满了雾气，让苍真看不清楚眼前的景象，只能一步一步小心前进。在一间较大的房间里，苍真发现迷雾中有一个巨大的泥造巨像兵！它的身体比先前碰到的巨铠还要高大，看到它的全身以后苍真才想起来，迷雾甚至让他忽视了这个房间的大门也在闪着蓝光！虽然准备不是很充分，不过幸运的是，这个巨像兵的机动力和先前的巨铠一样差，身经百战的苍真自然能够轻易地看穿它的攻击方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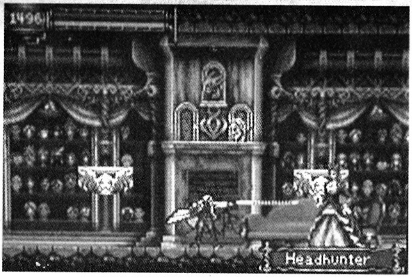
没多久它也变成了一堆普通的泥块……在里面的房间，苍真又找到了一个银色的魂之容器，这回的战魂是骷髅的火花，有了这个能力苍真就能够使用滑铲了！

想起来在舞踏馆中有一个低矮通道，苍真立刻出发，他觉得会有新的地点在等待着他去探索……

幻梦宫

果然不出苍真所料，低矮通道的背后就是一个新的区域的大门。通过这扇门以后，他来到了幻梦宫。

一出门，一个打扮成女仆模样的美貌少女就冲苍真施了一个很古典的礼仪，然后用甜美的嗓音说道：“欢迎光临！”苍真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支吾着说：“呃，对不起！请问这里是……”话还没有说完，之见少女突然摆出了一个东方武术的架势，一个回旋踢就朝苍真扫了过来……“啊……”苍真赶紧往旁边一闪，在和少女擦肩而过的时候，苍真终于看清楚了：少女的嘴角一直咧到了耳朵边上，张开的大嘴里露出了白森森的虎牙和如同血液一般鲜红的舌头……“珀尔塞福涅！”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名字。居然把一个魔物看成了少女，苍真觉得自己还不够成熟。于是下一个瞬间他就用剑在珀尔塞福涅的背上狠狠地砍了下去。看着倒在地上的魔物，苍真心里说：“在这个鬼地方，如果我不杀死你们，那么我就会被你们杀死……可是我还有要守护的人，还有人在等我回去，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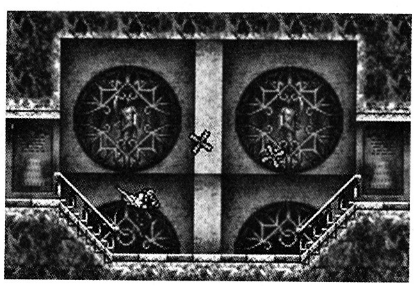
我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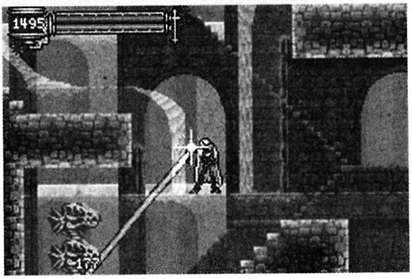
长长的阶梯总算走完了，苍真似乎来到了一个宴客的大厅，进入以前他注意到大门的蓝色光辉，大概又要迎来一场恶仗了吧？大厅的中央放着几张华丽的沙发和茶几，而沙发上坐着一个穿着贵族服装的女人……准确地说是一个穿着贵族服装的没有头的女人！那么她的头在什么地方呢？苍真的目光向房间四周扫过去，他发现房间周围的酒柜上并没有陈列名酒，而是摆放着无数神态各异的人头！而几个酒柜中间熊熊燃烧着的壁炉上方则放着另外三个头：一个少妇、一个老婆婆和一个怪物……突然，一阵怪笑声传进了苍真的耳朵。然后他就看到壁炉上的那个少妇的头颅自行飞了起来，飞向了沙发上的身体。而那身体上也伸出了一些血红色的触手，触手刺入了头颅当中，将它强行安放在了身体上，这样一个“美貌”的少妇就“复活”了！

“怪物！”苍真心中骂道，这种草菅人命，随意玩弄人类生命的魔物是绝对不能饶恕的。他握紧了手中的武器，以绝伦的速度对着怪物就是一顿猛攻，不过武器都招呼在了怪物的身体上，丝毫没有伤害到那头颅，苍真可不想和怪物一样对死者不敬。怪物毫无还手的机会，一会儿就瘫在地上不能动弹了。但是，这个时候少妇的头颅突然脱离了身体，而壁炉上的老婆婆的头则被怪物接了上去。换了新头的怪物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样，居然用起了魔法。但是这些都已经难不倒苍真了。魔法的最大缺点就是需要吟唱时间，苍真利用这个空隙靠近了怪物的身边，然后又是一顿暴风骤雨般的攻击，再次击倒了怪物。不过就如同预料中的一般，这次怪物换回了它真正的头颅，也就是壁炉上陈列的最后一个头颅，而她的攻击方式也完全改变：攀爬到天花板上用长舌头进行攻击，或者吐出一些带有毒性的口水。虽然怪物的速度很快，但是苍真最后还是击倒了它。在这一瞬间房间内所有的头颅都化成了灰烬……“这下子他们也该安息了吧！”苍真心里祷告道。

时计塔

通过忘却的庭院来到时计塔以后，没走几步苍真就遇到了格拉汉姆。他双手插在裤袋中，很悠闲地看着苍真说：“啊，又见面了！看起来你没什么大碍，那真是再好不过了！”看到他的样子，苍真完全无法赞同先前洋子说的话，于是说：“我也很高兴再次遇见您，格拉汉姆先生……呃，不知道能不能问您一个问题？”格拉汉姆耸了耸肩膀：“没问题，说吧！”苍真迟疑了一下，问道：“有人……说您将会继承德拉古拉的力量……”格拉汉姆“哼”了一声，反问苍真：“我想一定是那个教会的女人告诉你的吧？”“这不时真的吧？”苍真的回答等于默认了格拉汉姆的说法。格拉汉姆很有风度地笑了起来：“说‘继承’什么的当然是不对的！”“果真只是误会吧！”苍真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松了口气。然而格拉汉姆继续说道：“我自己就出生在德拉古拉被毁灭的那一天……所以简单说来，





我自己就是德拉古拉，而不是别的什么玩意儿，所以也就谈不上‘继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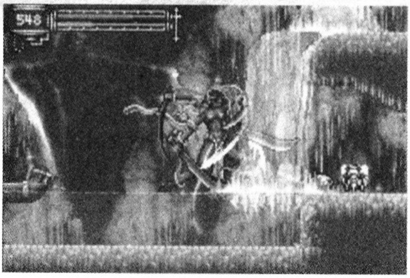
“您不是开玩笑吧？”苍真的声音有些颤抖，显然格拉汉姆的话给了他很大的打击，“您是那么和蔼，对我也很友善……怎么会？”格拉汉姆用一种嘲笑的口气回答了苍真的这个问题：“那只是因为我并不认为以你的力量会给我的计划带来什么威胁罢了！”突然，格拉汉姆停了下来，眯起眼睛仔细地打量着苍真，问了个问题：“说起来你居然能够自己跑到这种地方来……我感到你的身上有一种力量……告诉我，你觉醒了什么样的力量？”他的气势压迫着苍真逼得苍真不得不回答：“……是支配之力……”“什么？”听到答案以后，格拉汉姆突然变得非常紧张，大声叫了起来，“不可能！就凭你一个小毛孩儿……绝对不可能！”苍真对于他的过激的反应也十分吃惊，只见他搓着自己的双手自言自语道：“不行，我不能呆在这里了！我必须尽快赶到王座那里……”然后格拉汉姆抬起头，用凶恶的眼神等着苍真，恶狠狠地说道：“你叫苍真，是吧？你的想法完全错了！我不会让你支配这座城堡的！”说完他就转身跑开了。之留下苍真一个人呆在原地不知所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想了半天也没想出结果的苍真决定继续前进，他走过连接忘却的庭院和时计塔的空中回廊，进入了时计塔的内部。到了里面他才清楚这里为什么会被叫作时计塔：建筑物内部充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齿轮，驱动着恶魔城顶部的那个巨大的时钟不停运转。不过因为齿轮在不停地转动，而且周围的墙壁上还有不少尖刺，所以苍真不得不小心行动，否则就会被划伤。

在内部的一个喷水口那里，苍真看到了洋子。“嗨，苍真！”洋子热情地招呼道。苍真如同见了救星一般，想立刻问清楚情况：”嗨，洋子！“我刚才遇见了格拉汉姆……”没想到洋子比他还要着急，听到格拉汉姆的名字以后，声音立刻提高了八个分贝：“真的吗？他往哪边去了？”“好像说是要去王座之间。”洋子点了点头：“果然不出我所料，在王座之间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苍真突然说：“对不起，洋子！”“怎么突然这么说？”“我看错了格拉汉姆，他并不是我想像中的那种人……”苍真看起来真的十分懊悔，“他对我那么和善只不过是因为我没有力量……”“我都明白……”洋子安慰道。苍真继续说：“不过当我说出我的力量以后，那家伙的态度就完全转变了！”“在他看来这座恶魔城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是吗？所以才会有那种表情吧。”苍真明白了一点。而洋子却显得十分开心：“不过那样不是很好吗？”苍真对洋子的话并没有完全理解，于是洋子解释说：“他把你视为自己的敌人，那么你现在就完全是我的同志咯！”“是吗？”苍真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洋子凑过来用一种压迫感十足的眼神看着苍真说，“难不成你不想和我站在同一战线上？”苍真连忙摆手解释：“不是不是！我可不是这意思！”“啊哈哈哈……”洋子突然笑了起来，“看你的样子，没想到和你开玩笑这么有趣！”

不过，她很快又恢复了严肃的神情：“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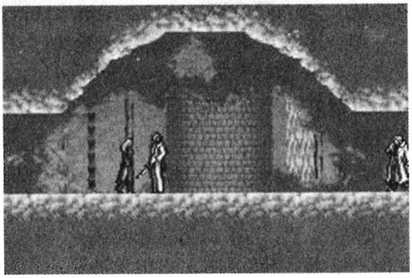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你的出现对于格拉汉姆来说造成了一种莫名的焦虑，这下就有机会了！”苍真对于洋子的计划一点概念都没有，只能问道：“是什么机会呢？”“他是一个相当狡猾的人，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办法逮住他……”说着，洋子看了看苍真，“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人能够让他变得如此焦虑……”“而我做到了。”苍真接着洋子的话说，“他现在被我的事情所困扰，失去了往日的头脑！”“完全正确！”洋子点头说道：“所以我们就有绝佳的机会把他抓住了！啊，我要赶快行动了！再见！”洋子也急匆匆地离开了。虽然还不知道自己在教会和格拉汉姆的斗争中到底算是一个什么地位，苍真还是觉得自己也应该做点什么。“如果让格拉汉姆继承了伯爵的力量，大概我和弥娜就永远回不到我们自己的世界了吧……”心里这样想着，苍真也决定继续自己的行动。

地下水域

有了六首海妖的潜水能力，苍真若无其事地进入了地下水域的内部。没想到那黑色的水面底下居然也藏了这么多的魔物，苍真不喜欢这些面目可憎的魔物，所以他尽量避开各种战斗，只要能找到新的出路，早日到达王座之间就好。

就在苍真埋头一路往前冲的时候，他看到一幕骇人的景象：格拉汉姆将一把短剑插进了洋子的胸口！苍真不由得大叫：“洋子！”格拉汉姆听到声音，回过头来。他的脸上早就没有了与苍真第一次见面时的那种和善面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几近疯狂的表情，他若无其事地看着短剑上不断往下滴的鲜血，说道：“我讨厌被打断！”说完居然凭空消失了！管不了那么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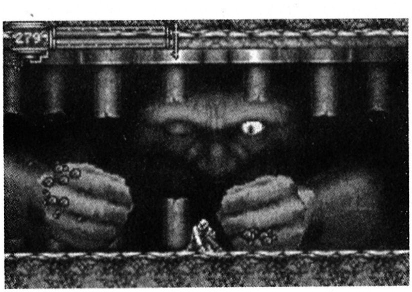
苍真立刻冲到洋子面前，将她扶了起来，伤口似乎很深，鲜血还在不停地往外流。苍真一边试着帮洋子止血，一边高呼："洋子！怎么样？你说话呀！"洋子吃力地睁开眼睛，很痛苦地说道："谢谢你……救了我……""格拉汉姆那个混蛋，他究竟干了些什么！"苍真不明白为什么洋子反而会被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格拉汉姆伤到。"呃啊！"洋子看上去非常痛苦，她努力支撑着继续说道："他吸收了……这座城堡的力量……变得非常厉害了……我的行动……失败了……""够了！"流血还没有完全止住，苍真阻止她继续往下说，"别再多说话了！""小心……他！千万不……不要做傻事！"洋子说完这句话就晕了过去。"洋子！"苍真吓了一跳，仔细地检查了她的身体状况，原来只是因为流血过多晕了过去，还没有死。

"我失策了！"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苍真扭头一看，原来是有角幻也，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他向两人走过来，一边走一边愧疚地说："我低估了那个人所得到的力量……"苍真站起身来喝斥他："别光在那里说空话，洋子该怎么办？"有角果断地说道："你走！后面的事由我来处理！""可是我不能就这么丢下洋子不管！她可是我的朋友呀！""别再担心她了！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苍真现在觉得非常生气，这个男人告诉自己应该到城主之间去，但是却有说不清楚为什么，而现在又出了这种状况。他大声质问有角："格拉汉姆也要死要活地赶去城主之间！到底那里有些什么东西？你们到底还瞒着我什么？""我不能说！"有角的嘴还是那么硬，"你必须赶到城主之间去！如果你不去的话，不要说洋子了，就连弥娜也逃不过这场灾难！她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你的手中！""妈的！"苍真一时心急，连粗口都说了出来。"我非常不喜欢你的态度！"他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道，"不过我不认为你在说谎！虽然这样会让我感觉好像是一个被你操纵着的木偶，但是我还是会去做的！"他看了看地上昏迷的洋子，继续说道："不过一旦我们逃出了这座鬼城堡，我希望你会对这一切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答应你！现在赶快行动吧！"

苍真就这么离开了房间，虽然说是要赶快行动，但是他还是没有很多头绪，只能在地下水域四处搜寻。

炼狱斗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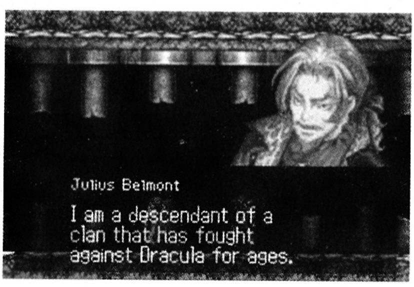
从地下水域往左边走，苍真很快进入了斗技场的区域。当然，在这个地方苍真也发现了蓝色大门。他推开房门，发现这是一个很开阔的大厅。四周有很多很多粗壮的支柱，但是却不知什么原因已经断掉了不少根。大厅十分昏暗，看不清楚柱子的外面到底有些什么。正当苍真观察环境的时候，他听到了一阵嘈杂的扑动翅膀所发出的声音，原来栖息在这里的蝙蝠因为苍真的到来而被惊动，正在四处飞散。突然那些蝙蝠飞到一处，红光一闪，一只比苍真还要高大的巨型蝙蝠出现了。"不会是让我打这种东西吧！"苍真心里很不情愿地说。



大蝙蝠吱吱地叫个不停，在大厅上空不断盘旋，似乎不敢下来攻击苍真。突然，一阵气流从苍真的耳边呼啸而过，一只大手从柱子外边的黑暗中伸了出来。大手一把抓住了那只倒霉的大蝙蝠，把它捏成了肉泥。蝙蝠的血肉当场洒到了地面上，苍真仔细一看，之见另外一只巨手也伸了出来，而两只巨手的中间，透过柱子断裂的部分，苍真看到一个睁开了左眼的巨人的头颅！“来了个更狠的！”苍真懊悔地说道，“早知道就打那只蝙蝠好了！”

巨人发出了一阵怪笑，挥舞着两只大手来抓苍真，大概是想把他当作晚餐吧……虽然这个巨人只能使用两只手来进攻，但它的手实在太大，使得苍真不得不小心地用二段跳跃和滑铲来回避，好几次还不小心被它的大手撞倒，身上一阵酸痛。看起来这个巨人皮糙肉厚，普通武器对他根本造成不了伤害，苍真在观察了半天以后决定攻击巨人睁开的左眼！果然，这就是他的弱点，在狠狠地扎了几刀以后，巨人发出了痛苦的怒吼，接着睁开了右眼。这只右眼不断向外喷出火焰，令整个房间的地面都燃烧了起来。苍真只有用二段跳来回避这种攻击。最后，他看准时机，用刚才在斗技场得到的神剑刺入了这只右眼中。巨人的吼声中现在只剩下了痛苦，它缩回了双手，捂住双眼退回了黑暗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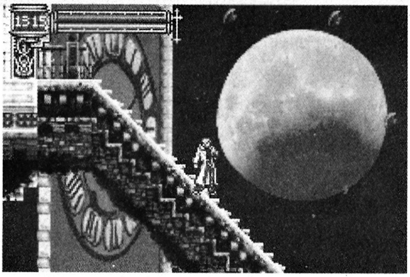
“可真难对付呀！”苍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心里说道。他注意到这个房间的一角还有一扇小门，于是决定过去看个究竟。房间里没有什么华丽的装饰，但是一个蓝色的魂之容器却吸引了苍真的注意力。“大蝙蝠……”苍真吸收了这个战魂以后自言



自语道，“看样子我可以用它变成蝙蝠飞行……那么这样就可以去一些新的地方了！我可得早点找到去王座之间的路呀！”苍真转身离开这个房间，他觉得自己必须加快行动速度了！

一走出房间，苍真就看到J单膝跪在战场的中央，双手抱头，似乎很痛苦的样子。“J，你怎么了？”苍真关心地问道，“看起来你不舒服……”“不，不用担心……”J冲着苍真摆了摆手，“刚、刚才，我的记忆突然全部恢复了……”看到苍真吃惊的样子，J缓缓站起身来说道：“看来是你使用黑暗力量的战斗使得我的记忆恢复的！结果真如我所料，我果然和德拉古拉有着很深的渊源。”苍真点了点头：“我想也是！”“我的本名叫作尤里乌斯·贝尔蒙特！”J，我们现在应该称他为尤里乌斯了，他解释着自己的过去：“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不断与德拉古拉进行宿命之战的吸血鬼猎人一族的末裔！”苍真睁大了眼睛：“那么说，1999年消灭了伯爵的人就是……”“不错，就是我！”尤里乌斯证明了苍真的猜测，“当然，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做不到的，还有很多人在背后支持我！”苍真推理道：“那么，如果德拉古拉真的如同预言一般复活了……”“我就必须把他消灭！”尤里乌斯很严肃地回答道，“这就是我的宿命！”

“那么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个叫作格拉汉姆的人？”“格拉汉姆？”尤里乌斯想了想，“啊，是那个宗教家吧？我刚才倒是遇见了他。不过他一看到我就扭头跑掉了……”“他告诉我，他就是德拉古拉！”苍真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了尤里乌斯。尤里乌斯沉思道：“嗯，我的确感到他体内蕴藏着德拉古拉的力量……但我还是很难相信那个家伙就是德拉古拉……”说这话的时候，尤里乌斯看了苍真两眼，然后接着说道：“我认为……唉，算了！只不过是推测罢了……”苍真对他的话感到很奇怪，而尤里乌斯则继续说道：“假设他就是德拉古拉吧，我现在还是没办法杀死他的！”“怎么回事？”“我需要武器！”苍真觉得更奇怪了，这个城堡里不是到处都有武器吗，为什么他还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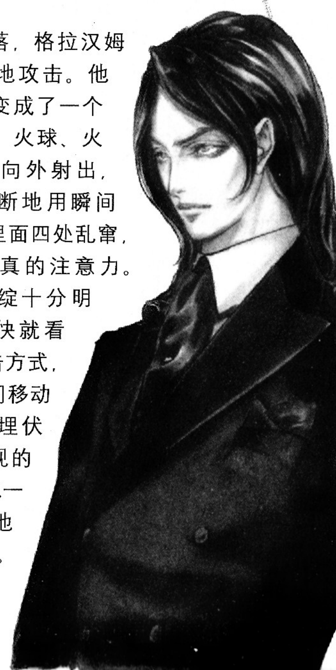
需要武器。接下来尤里乌斯就解答了他的疑问:"是我们一族世代相传的圣鞭,叫'吸血鬼杀手'! 1999年的时候,我为了把德拉古拉的灵魂和他的魔力分离开,将圣鞭与这座恶魔城一起封印在了日食里。""那么它现在就在城堡的某处了?""不错,我还清楚地记得它的确切位置,现在我就要去把它取回来。""那你要小心了!"苍真向他告别。"我希望我的推测不是真的!啊,再见了!"尤里乌斯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就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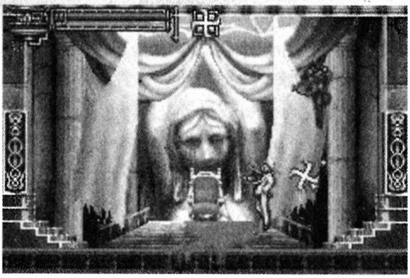
恶魔城最上阶

幻梦宫和时计塔中间还有一座大钟楼,那就是恶魔城的至高之处——恶魔城最上阶,城主之间就位于那个地方。一路朝最上阶前进,苍真看到了一副持剑的铠甲拦在一道门前。他对这副铠甲似乎产生了兴趣,想走过去仔细看看。没想到一靠近,铠甲就举起了手中原本拦在门前的剑,仿佛为苍真让路一般。苍真也感觉到了,这门后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地方……

总算来到了城主之间,推开蓝色的大门,一副诡异的景象出现在苍真的面前:从王座背后的圣母雕像双眼中不断用出鲜血,将整个房间的地面都染了个通红,完全掩盖了原有的奢华风貌;格拉汉姆身上闪动着异样的红色斗气,漂浮在房间正中央的半空中,用一种嘲笑的眼神盯着苍真。"你来得太迟了,苍真!"他的语气十分猖狂,"德拉古拉的力量已经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了!"苍真向前走了两步,用力说道:"我根本不关心什么德拉古拉的力量,我的目的只不过是要从这个鬼地方离开罢了!""以我现在的力量,我可以轻松地把你们送出去……"苍真还以为这个家伙真的要发善心,但是他接着又说了这样的话,"可是,在你来这儿的过程中,你占据了只有我才能拥有的东西,那就是支配我下仆们的力量。你觉得我会原谅你吗?"格拉汉姆露出可怕的表情,大声吼道:"不,绝对不可饶恕!"苍真无奈地摆了摆手:"如果我知道怎么做,我可以把这种力量还给你,就是现在,就在这里!"格拉汉姆摇着头说:"就算你把它们还给了我,你还是犯了偷窃之罪!难道你不明白吗?既然你犯了罪就应当受到惩罚,这是理所应当的!""你这个自私的混蛋!"苍真对于格拉汉姆这种不可理喻的逻辑实在忍无可忍了。格拉汉姆的表情变得更加狰狞,他恶狠狠地高声说道:"你的罪状就是从本大人这里偷走了你不应该拥有的东西!所以,本大人在此宣判你的死刑!""无耻!"苍真现在只能想到这个形容词了。格拉汉姆似乎很满意这个评价,自顾自继续说道:"作为城主的本大人将亲自对你施刑,这可是特例哦!"

话音刚落,格拉汉姆就开始猛烈地攻击。他的身体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炮管,火球、火焰弹不断地向外射出,而且他还不断地用瞬间移动在房间里面四处乱窜,企图扰乱苍真的注意力。不过他的破绽十分明显,苍真很快就看破了他的攻击方式,每当他用瞬间移动的时候就先埋伏在他即将出现的位置,只要他一现身就照着他的脑袋猛击。





没出几个回合，格拉汉姆就支持不住了。

“怎么会这样！”他对苍真的强大感到很吃惊，“你不应该拥有魔王的力量！我怎么会输给你？”“你说什么？魔王之力！”苍真不知道格拉汉姆的话意味着什么。“我才是德拉古拉！”格拉汉姆发疯似地吼道，“绝对不会是你！”说完这句话，他鼓动了全身的力量，很多鲜血从他体内喷射出来，空中形成了一个血雾团，然后一个巨大的魔物出现在血雾当中。这个魔物就像两个连体的女恶魔，但是却没有下半身。格拉汉姆位于魔物的中轴部分，被一些流淌着鲜血的脏器抱了起来，而他的眼中则放出了恶毒的目光。“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苍真的直觉告诉他，必须直接攻击格拉汉姆的本体才行。不过魔物巨大的双手和头顶不断发射魔力冲击波的魔环给他造成了不少的麻烦。但是，最后他还是成功地将光之剑刺入了格拉汉姆的胸膛。

“啊——”魔物中央的格拉汉姆突出了一口浓黑的血液，痛苦地大叫：“怎么会这样？难道说我不是德拉古拉吗？”话没说完，他的身体还有那个魔物就自动焚烧了起来，没一会儿就彻底消失了。“结束了吗？”苍真看着满地的鲜血似乎有点落寞。但是，房间中突然出现了很多黑色的气团，它们在空中不断盘旋，释放出很多邪气。“这到底是什么？”苍真非常不解。就在这时，一团黑漆如同那些战魂一般击中了苍真的身体。更强烈的刺痛感传到了苍真的脑中，他痛苦地大叫：“什么东西？我的身体里到底钻进了什么东西？”然而，这叫声似乎吸引了更多的黑气，整个房间中的黑色气团都开始向苍真进行攻击。“住、住手！”苍真无助地大叫，“快住手呀！”黑气的压力和体内的疼痛感让苍真整个人都瘫倒在了地上，动弹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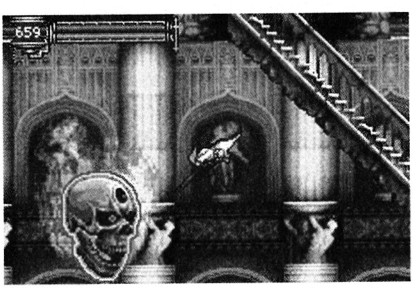
慢慢地，痛感消失了……苍真双手撑地，缓缓地从地上站起身来。“现在我全明白了……原来，我……”他抬起头来，同时自言自语道。这、这还是苍真吗？不仅说话的语气，就连外貌也发生了变化：原本整齐的银发变成了凌乱的卷发，黑色的瞳孔中也放出鲜血一般的红光……他一字一顿地说完了下半句话：“原来，我才是德拉古拉！”“真是个不好笑的笑话！出来吧，有角！我知道你在那里！”苍真对着城主之间通向里屋的大门说道。果真，从那门后面走出来的正是有角。“你为什么非要让我觉醒过来？”苍真向有角质问道，“我原来那个样子不是很好吗？”有角淡淡地回答：“不错，如果你不来这座城堡的话……”“那么为什么要让我来？”“德拉古拉的魔力和你的灵魂，两者原本就是一体的。”有角开始论述自己的观点，“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这两者总有一天还是会再聚在一起的。既然一定会发生，那么还不如在我能够发挥我的力量的地方先把你唤醒！”“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现在你已经和那魔力融为一体了，所以一定会有一种巨大的邪恶一直竟如你的身体……”苍真点了点头：“不错，自从我打倒格拉汉姆开始，才一会儿的工夫它就变得非常强大了！我几乎用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才没被它吞噬。”有角继续说道：“一旦你吸收了它的全部，它的力量也就变成了你的力量！可是，那就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了，你会再次变成邪恶的伯爵，背负上魔王的宿命。我不希望这种事情再次发生！”苍真闭上眼睛说：“我也不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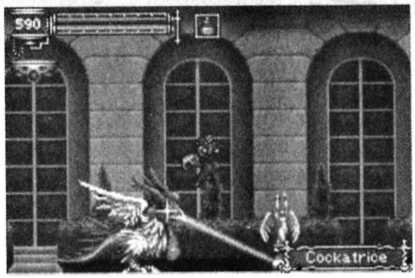
听到这里，有角点了点头，说道：“我理解！所以我选择这种危险的方式！”“危险的……方式？”有角继续解释：“德拉古拉灵魂中的邪恶来自于那些追求混沌和破坏的人们，所以必须把他的灵魂和影响他的混沌之源分离开来！”苍真对于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可是，真的能够做到吗？”

"这座恶魔城是德拉古拉魔力的产物，是一个精神的世界。"他停了一停，认真地说道，"所以我认为，那邪恶之源的混沌也存在于这个城中的某处……"然后，有角看着苍真说道："有一个地方，那里只有作为德拉古拉觉醒了的你才能去。混沌就在那个地方！""我会去的！可是到了那里我又该怎么办呢？"有角闭上眼睛，颇有深度地说道："你必须靠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他再次用目光注视着苍真："你已经成功地来到了王座之间这里，我相信你会成功的！""只要能让我变回原来的我……"苍真坚决地说道，"我一定会做到的！"有角对苍真说："我会用我的力量控制这个房间，这样邪恶意志流入你身体内的速度就会减慢！快去吧！"苍真点了点头，对有角说："知道了，多谢你的帮助。"不过这个时候有角已经闭上了眼睛，看来控制邪恶的意志果真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苍真必须加快速度了！

混沌

"站住！"突然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苍真停了下来，转身一看，原来是尤里乌斯。尤里乌斯跑到苍真的面前，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苍真，然后叹了一口气："果真就是你！我可真不愿意相信啊！"苍真低下了头："没错，我就是德拉古拉！但是，我和你想象中的那个家伙是不一样的！"尤里乌斯摇了摇头，从腰间解下圣鞭，说道："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德拉古拉！这是我的宿命！""住手！"苍真叫道，"我可不想





和你打！""别说废话了！来吧！"尤里乌斯舞动着圣鞭向苍真冲去。

不愧是吸血鬼猎人的后代，虽然尤里乌斯已经是五十五岁的人了，但他的战斗能力却绝对是一流的，甚至比格拉汉姆变成的魔物还要强大！除了伤害力绝大的圣鞭意外，尤里乌斯还不时扔出各种除魔圣具，对于已经成为了德拉古拉的苍真来说，这些都是很厉害的武器。当然，苍真现在的实力也已经超过常人所能理解的程度，最后他还是将尤里乌斯打倒了。

"住手！"苍真吼道，"我已经受够了！""为、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杀了我？"尤里乌斯疑惑地看着苍真。"你并没有对我用全力，我知道的！贝尔蒙特……不，应该说圣鞭的力量绝对不会就这么简单！"苍真盯着尤里乌斯的眼睛说。和苍真对视了一会儿，尤里乌斯说道："在和你战斗的时候，我感到了邪恶的灵魂，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苍真的灵魂……那是你自己的力量，这一点就已经足够让我住手了！"

苍真沉默了一会儿，似乎下了很大决心一般，对尤里乌斯说道："我想要你帮一个忙！我马上就要去和自己的命运进行战斗了……如果我输了这场战斗，就会化身成魔王君临这个世界……到时候，请你一定要杀了我！"尤里乌斯盯着苍真看了半天，明白苍真的确正处于命运的交叉口，但是自己却无法助他一臂之力，他只能回答："我会的……我发誓！"苍真笑了笑："多谢！这样我就可以安心地战斗了！"尤里乌斯冲着他作了一个胜利的手势，笑着说道："再见，我的朋友！别让我再用这圣鞭和你战斗！我相信你！"苍真转身，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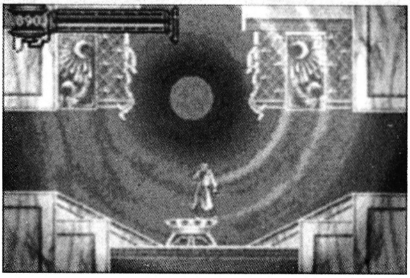
了挥手以示告别，然后继续向前方走去。

最里面的房间中有一个祭坛，祭坛的上方有一个类似太阳的光环。苍真靠近祭坛以后，光环逐渐被黑暗笼罩，仿佛日食一般……这个时候周围的景象突然变得非常扭曲。等一切恢复平静之后，苍真就已经置身于混沌之中了。

这是一个没有颜色、破败的领域，很多地方都似曾相识。这时德拉古拉内心的黑暗所制造的空间，所以也是恶魔城各部分空间的集合体。混沌中虽然充满了强大的敌人，但是道路却不很复杂。苍真沿着路一个劲儿往前走，很快就到达了混沌中最黑暗的部分。

“终于到了……”苍真心里想，“我一个人真的可以切断德拉古拉的灵魂和混沌的联系吗？”在这如同宇宙初生般的无尽黑暗面前，即使是苍真也不由得感到一阵空虚。就在这时，他的脑海中想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弥娜：“你不是一个人！”“幻觉吗？”弥娜当然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了。然而声音再度想起：“还留在城堡里的人把力量集中在了一起，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你说话了！”“那么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德拉古拉了？”苍真不知道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使得，有角先生把一切都跟我们说了！”弥娜继续说道。苍真摇了摇头：“我想现在大家都一定非常害怕我了吧？”“不，一点也不！”弥娜用强烈的语气否认了苍真的想法，“最初我们的确很震惊！但是大家都相信你会成功的！现在我就把大家要说的话告诉你！”“你还会光顾我的店子吧？”这声音一听就知道是铁锤，“我会一直





等着你的！”接下来是洋子：“早上好，苍真！我听说关于你的事了……就像我以前告诉你的，你就是你，别让那个家伙赢了哟！”“弥娜……”苍真感到心中充满了力量，就算是混沌也一定可以打败，他高声叫道，“好，看我的！”

苍真踏入了黑暗的深处，周围的空间再次起了惊人的变化：黑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可憎的面容，那就是混沌中那些追求破坏和黑暗的心吧……一个头顶长着三个人类身体的魔物出现了，这就是德拉古拉邪恶意志的根源，宿命的对决开始了。三位一体的混沌身上散发出强大的力量，苍真体内曾经吸收的战魂都被夺走了。虽然没有了魔物灵魂的帮助，但是苍真的内心却充满了力量，那是伙伴们的信任！他找寻机会躲过混沌的攻击，同时消灭了混沌的三个肉身，而被夺走的战魂也在混沌被破坏后回到了苍真的身上……

但是战斗并没有结束，刚才苍真打败的只不过是混沌的表象，真正的核心才刚刚显露出来。围绕着混沌核心的是无数肉质的网状结构，四周的眼睛监视着苍真的行动，每当他要攻击核心的时候就会迅速闪避。所以苍真决定先破坏这些眼睛。战斗当然不会这么轻松，混沌核心不时释放出一些会吸走苍真体力的光球、尖刺和恶心的触手，让苍真不得不防止两面的合击。不过最后苍真还是做到了，失去了眼睛的混沌核心完全暴露在苍真的剑下……放手干吧，德拉古拉的魔王宿命就要结束了！为了自己，为了弥娜，为了大家，苍真高举光之剑，对准核心使劲儿劈了下去……

原本不断闪动妖异红光的核心逐渐变

成了冰冷的黑色，然后就像破碎的水晶球一般裂成了无数的碎片。失去了邪恶之源的恶魔城不停地颤动，化为了宇宙的尘埃消失在了日食的阴影之中。黑暗消失了，迎来的是无尽的光明……

“太好了！”是洋子的声音，“你成功了！恭喜你！我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必须走了！当我最初听说你就是德拉古拉的时候，我真的吃了一惊！你知道的，那时我也刚从昏迷中醒来……但是仔细想想，却没有那么糟，哈哈！……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力量和你的勇气的！而且，我还要感谢你救了我的命！谢谢……你就像我的弟弟一样，和你在一起非常开心！希望能和你再见！那么，我走了！”

“喂，你今后可一定要好好照顾我的生意呀！”铁锤还是那副样子，“经过这次事件，我终于找到内心深处的东西，我根本不喜欢战斗。我想我很快就会退伍了，我要开一家真正的商店。答应我一定要来哦，我会给你优惠的！”

“很漂亮的一仗！”尤里乌斯的声音也还是那么有力，“我们从恶魔城里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到圣鞭的力量正在逐渐变弱。我不是很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看起来我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休假了！再会了，但愿我们还有机会聚在一起！”

有角幻也每次都是最后出现的：“你所走过的路是最具挑战性的一条，不过你做得很好！善与恶总是相对的，因为神必须是善良的，所以邪恶这种东西也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今后，说不定还会有人重蹈德拉古拉的覆辙，背负上黑暗的宿命，那个时候也许我们会再见面的。别了，以





我母亲的名义，我对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醒过来！醒过来！”这是弥娜吗？为什么她的声音不像其他人那样虚无缥缈呢？苍真的脑海中现在只有一片光芒，不知道现在自己身在什么地方。“醒过来！快醒过来呀！苍真。”这的确是弥娜的声音，苍真睁开双眼，发现自己的头正靠在弥娜的膝盖上，就像他们刚到恶魔城的时候一样，不过现在他们白马神社的鸟居底下。“太好了，你终于醒过来了！”弥娜看到苍真恢复了意识，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苍真回忆了一下之前的事，对弥娜说：“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又是你们救了我。”“又？”弥娜眼泪还没有擦干的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苍真点头说道：“没有你们，我是没办法赢得最后的决战的！是你们充满力量的话让我取得了胜利！”弥娜点了点头：“不过真是太好了！苍真还是原来的样子！”苍真摇了摇头，认真地说：“但是你必须记住，我体内沉睡者魔王德拉古拉的力量，虽然那不是邪恶的，但是它绝对改变了我。”弥娜把头靠在苍真的肩膀上，温柔地说：“没关系！如果再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大家都会立刻赶来帮助你的。”苍真点头说：“不错！我想他们会的。快看！日食结束了！”

苍真用手指向悬挂在高空的太阳。遮蔽日光的阴影正在逐渐消失，天空又恢复了往日的明亮。

今天的天气可真不错啊……

Fin

文 阿修罗 美编 anubis



恶魔城 无辜者的悼词

游戏原名	Castlevania:Lament of Innocence		
机种	PS2	发售日	2003年10月21日
游戏类型	动作	发行商	Konami



里昂·贝尔蒙特

Leon Belmo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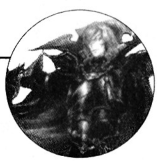
里昂原本是镇守一方的十字军骑士，凭借卓著的战功获得了男爵的地位，并且深受领地子民的爱戴。



莎拉·图兰朵

Sara Trantoul

作为贝尔蒙特男爵的未婚妻，莎拉不仅拥有美丽的容貌，更拥有一颗纯真而善良的心。不幸的是，她成为了马提亚斯达成野心的牺牲品。



沃尔特·贝恩哈德

Walter Bernhard

沃尔特是一个完全丧失人性的、穷凶极恶的吸血恶魔。凭借着“漆黑之石”的魔力，成为了“永远之夜”的主人。



雷纳尔多·冈道尔菲

Rinaldo Gandolfi

雷纳尔多原本只是个潜心钻研炼金术的学者。但吸血鬼沃尔特却通过卑劣的手段令其家破人亡。



马提亚斯·科龙奎斯特

Mathias Cronqvist

马提亚斯原本是里昂最亲密的战友，两人一同出生入死。但自从他的爱妻伊丽莎贝塔死去之后，他整个人性情大变，并最终堕入了黑暗的混沌之中。



约希姆·阿姆斯特

Joachim Armster

约希姆与沃尔特一样，也是一名吸血鬼。狂傲自大的他在败给了沃尔特之后，被囚禁在沃尔特的城堡中。在与里昂的战斗中，他再一次败下阵来，并因此丢掉了性命。

—噩耗—

那个晚上，里昂·贝尔蒙特男爵正在自己府上的谒见之间里焦急不安地来回踱着步。前一段时间他的领土上突然出现了袭击百姓的怪物，身为父母官的他自然应当为百姓出头。但他是十字军的战士，身为骑士的他必须遵循规矩。所以前些天他向教会提出了出兵剿灭怪物的请求。然而已经过去了好几天，教会方面还没有回信。这几天来，天天有百姓来向他诉苦。这让身为领主的里昂感到非常内疚。他现在总是保持着全副武装的状态，好在一接到发兵命令的时候就迅速行动！

“砰”地一声，谒见之间的大门被撞开了。如果是在平时，里昂一定会训斥卫兵的不谨慎，但是现在他脑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句子就是：“教会的许可来了吗？”然而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教会的传令官，却是他久病在床的好朋友马提亚斯！一年前他们从外地战场凯旋归来的时候马提亚斯的爱妻伊丽莎贝塔却因病逝世了。从此这个过去和里昂一起驰骋沙场、头脑和武力一样出色的骑士就变得一蹶不振，过度的悲伤让他只能在床上养病。所以当里昂看到马提亚斯的时候，心中涌起的也不知是高兴还是感伤……

“里昂……”马提亚斯往前走了几步似乎要说些什么。里昂迎了上去，但是很快他就看到马提亚斯脚下一软，眼看就要摔倒了。里昂一个箭步冲到马提亚斯身边把他扶了起来。里昂已经很久没有从这么近的距离注视过马提亚斯了，现在的他和以前那个南征北战的勇士形象已经相去甚远了。久病的他脸色白得吓人，两颊略微陷下，这让他的颧骨显得额外突出；他身上的温度也很低，好像刚从冰窖里走出来一样……惟一还能让人从他身上感到一丝生气的，就是他那双有神的眼睛，碧蓝的瞳孔部分似乎有光在闪动，好像他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了那里。

里昂握住马提亚斯的手关切地问道：“马提亚斯，你怎么不好好休息跑到这里来了？出什么事了吗？”马提亚斯闭上眼调整了一下呼吸，用有气无力的声音低低说道：“你知道最近这个地方不太安宁吧？”“啊……”这句话问到了里昂的心坎上，“是呀！百姓们都来报告说出现了怪物，墓地里的死人也会在晚上四处游荡……”“那都是因为吸血鬼！”马提亚斯继续说道。听到这个如同恶魔般的词语，里昂不由地大声叫了出来：“吸血鬼？你怎么会知道！”“那是因为……”里昂感觉到马提亚斯握着自己的手上加了一点力道，然后他就听到了马提亚斯接下来所说的话，“你的未婚妻莎拉被那个吸血鬼带去了他的城堡……”好像被一记闷棍击中了后脑，一时间里昂眼前变得一片空白。

“里昂、里昂！”马提亚斯晃了晃里昂的身体，看到他还没有从那个悲剧的现实中反应过来，于是自顾自地开始描述当时的情况，“今天晚上莎拉本来是要来代你看我的。但是就在我家门口，那怪物突然出现绑走了莎拉……我推测它可能逃到那个叫作‘永远之夜’的林子里去了，大家都说那是怪物们的老巢……”里昂这个时候已经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了，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只能双手抱头站在那里……马提亚斯担心地说道：“里昂，快去救莎拉呀！落到那种怪手里，如果不赶快的话……”里昂摇了摇头：“我早就向教会发出剿灭怪物的申请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答复……身为骑士，我怎么能够擅自行动呢？”“里昂！”马提亚斯的声调突然变得很高，接着就咳嗽了好一阵。等一切平息下来以后，他用一种悲伤的语气对利昂说道：“就算你不为你的子民着想，你就能放得下你心爱的莎拉吗？教会？现在的战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会不顾异教徒的威胁而让你出兵去打那些匪夷所思的怪物吗？你如果就这样等待教会的答复，那么莎拉也许就会像……会像伊

丽莎贝塔那样永远回不来了！”

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站在那里，谁也不说话。“你太让我失望了！”马提亚斯突然转身，拖着不灵便的身子离开了谒见之间。里昂没有阻止他，因为他自己现在也是一片混乱。他就这样看着马提亚斯的背影消失在门外，然后大门被卫兵悄悄地掩上，只留下他一个人呆在这毫无声息的房间里。良久以后，他抬起了头，用力扯下自己身上的十字军斗篷，脱下铠甲换上便服。然后他解下了腰间的佩剑，那是他获得男爵爵位的时候骑士团颁发的代表荣誉的宝物。他恭敬地把佩剑放在自己处理日常事务的檀木桌上，行了一个标准的骑士礼，口中念道：“再见了，里昂·贝尔蒙特男爵！为了黎民、为了莎拉……”

—老人—

“永远之夜”，正如其名，是一个漆黑无比的树林。传说中这里聚集了无数的恐怖魔物，传说中进入这个林子的人从来没有能够再出来的。然而里昂却丝毫不顾这些传闻，他心中所想的只有消灭怪物、救出莎拉！可是这林子中的黑暗仿佛没有尽头，即使里昂一路狂奔也丝毫不见任何出路的迹象……就在里昂心中开始产生一种不安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自己仿佛撞上了什么东西。那似乎是一堵墙，但是却又没有实体感，同时他好像还产生了身上发出蓝色火焰的幻觉。他不由地停下脚步，回头观望：“刚才那是什么？我好像感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这一回头间，里昂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那片黑林子，现在正站在一条似乎是人工修成的小路上。



“看来他似乎蛮喜欢你的，这下你就没法子离开了……”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里昂的背后响起。里昂警觉地转过身去：“来者何人？”原本他以为应该是一个怪物，不过他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外表和声音一样苍老的长者。长者摊开双手表示没有敌意，然后说道：“你大可不必如此紧张，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我不过是来看看敢闯到这片林子中来的人究竟疯狂到了什么样的地步罢了……”里昂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个长者，看上去他和林子外面的那些人的确没有什么区别，于是也解除了警惕：“看上去你也不是怪物。”里昂犹豫了一下，不太情愿地回答：“里昂。”“里昂……”长者低下头想了一会儿，然后盯着里昂问道，“难不成你是……里昂·贝尔蒙特男爵？”里昂摆了摆手：“啊，我就是里昂·贝尔蒙特，不过我已经舍弃了我的爵位！”里昂抬起头看着长者，问道：“那么，你叫什么呢，老人家？”长者恭敬地对里昂行了一个礼，然后回答道：“请宽恕我的无礼，贝尔蒙特阁下！鄙人的名字是……雷纳尔多·冈道尔菲。”里昂冲着雷纳尔多说道：“你叫我里昂就可以了，而我会叫你雷纳尔多。别再叫我‘阁下’了，现在我们是平等的。”“既然你希望如此，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雷纳尔多点头说道，“那么，就请跟着我去我的小木屋吧！我有些话想和你说说……”里昂点头表示同意，两个人就沿着林间的小路走了下去。天顶上淡淡的云层间露出一轮血红色的月亮，似乎意味着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

打开门进入小屋以后，雷纳尔多转身对里昂说：“请稍微等我一会儿，我想把一点东西送给你！”接着老人就自顾自地走到屋子里面的一个大橱那里开始翻箱倒柜了。里昂观察了一下这件小木屋，应该说它完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除了有一个如同吧台一样的摆设以外。“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里昂问道。雷纳尔多没有



回头，一边继续自己的工作一边回答："有什么事吗？""为什么你要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呢？""我和这林子的主人沃尔特·贝恩哈德之间还有些事情没有搞定，我还欠着他一些东西……""欠着东西？"里昂显然还不能理解一个老人和吸血鬼之间的交易。"啊，其实也没什么，不值一提！""好了好了，我不会再问下去了！不过……"里昂看着雷纳尔多忙碌的背影，有点犹豫，但是最后还是说出了口，"为什么你和他靠得这么近却能毫发无伤呢？"听到这句话，雷纳尔多停下手中的事，转过身来说道："看起来永恒的生命是极度无聊的，所以他喜欢和那些来除魔的勇者们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当然了，在这种游戏中他永远都不会是输家……"说着，雷纳尔多又开始他翻箱倒柜的工作，"他认为我如果帮助那些勇者的话，这场游戏应该会更加有趣，就是这么一回事！"

"原来如此……"里昂现在算是弄清楚了一件事，但是问题却不止于此，"可是你为什么说他绝对不可能输呢？"雷纳尔多用手指向窗外高悬的那轮红月说道："吸血鬼是黑夜的宠儿，而这片林子已经被封闭在了永远的黑暗之中了，因此他从来都没有失败过！"里昂握紧了拳头，像是自言自语般地说道："好，不过就算是这样，我也一定要前进并且面对他！"这个时候雷纳尔多似乎已经找到了该找的东西，他手里拿着一条皮鞭走了出来，问道："难道他抓走了你的亲人？""是的！"里昂低下了头，"我的未婚妻被他绑走了……可是你怎么会知道？""每次他要开始新游戏的时候都会这么做的！"雷纳尔多这样解释道。

他接着对里昂说："可是你手无寸铁地就闯了进来……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可真的被你的勇气给震住了！"里昂怔了一下，他摸了摸腰间的那把匕首说道："我倒是有件武器……不过这不是我惯用的剑……我的剑是骑士团的财物，当我舍弃掉爵位的时候我就把它留在了那边……""我看你真是正直的有点过了头！"雷纳尔多嘴上这样说着，但是看得出来他对于里昂是很敬佩的。里昂这样讲着自己的打算："我听你说有不少魔物猎人都在这里丧了



命，那样的话从他们那里找到一些装备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啪”的一声，雷纳尔多把自己手上的鞭子扔在了两人面前的小木桌上：“用这玩意儿吧！它可以帮你对付那些怪物的！”里昂拿起了皮鞭，鞭子不重，相当称手，而且看上去很坚韧的样子。他问道：“这是什么？”“一条炼金术制造的皮鞭，它可比那些死人身上的破剑厉害多了！”雷纳尔多看起来很得意的样子。里昂倒是一脸的迷惑：“炼金术？我好像没怎么听说过这个词呀！”“这一点都不奇怪！”雷纳尔多开始了自己的演讲，“这是一个专门用实验来验证上帝创世的法则的领域，这世上惟一能够真正理解它的人就是……”雷纳尔多转过头继续说道，“是马提亚斯！”听到马提亚斯的名字里昂自然很吃惊：“这么说你认识科龙奎斯特大人？”雷纳尔多笑了起来：“我认识他的时间比你们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哪！他们家有一本记载了各种秘术的书籍，里面的内容本来都是世代用语言传承下去的！”“秘术？”里昂更加迷惑了，“我从来没听马提亚斯说过！”“那当然，这世上只有极少数的人了解秘术。但是把秘术视为异端的人却有很多。”里昂是十字军的骑士，对于教会的那一套自然也有所耳闻，于是他说道：“我了解！”“那么你是那些人中的一员吗？”雷纳尔多注视着里昂的双眼，仿佛要看到他心底的想法一般。“不！”犹豫了一会儿后，里昂回答，“如果你是马提亚斯的旧识的话，那么你就是可信赖的人！”他举起右手的鞭子，很郑重地说：“我会好好使用这鞭子的，不会辜负你的一片好意！”

雷纳尔多点了点头，好像总算放下心来的样子。他又打量了里昂几眼，突然说道：“把你的左手伸出来！”“我的左手？”里昂不明就里，但还是照做了，“就像这样吗？”雷纳尔多走到里昂面前，笔直地站好，并且把自己的双手举在了胸前。接着他调整了一下呼吸，闭上眼睛说道：“现在千万别动！”里昂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很快他就看到雷纳尔多的双手开始发出光芒，而一些浮游的光球则渐渐从雷纳尔多的手中转移到了里昂左手的铁护手上。现在那铁护手也开始发出微微的白光了。雷纳尔多完成了这个神奇的法术以后睁开了眼睛，说道：“现在应该管用了！你可以把手放下来了。”但是里昂却无法把视线从那发光的护手上挪开，他好奇地

问道："刚才是怎么回事？"雷纳尔多不得不说得通俗一点："我刚刚给你的护手施加了咒文。""咒文？""有些敌人的攻击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力量，如果你用这施加了咒文的护手去格挡这种攻击的话，就能够把这种特殊力量给吸收过来。""可是我要这些力量有什么用呢？"对于一名只会征战沙场的战士来说，这样的事情的确有些太匪夷所思了。雷纳尔多则继续激动地解释："那样的话只要将这种力量释放出来就可以使用魔导器了！""魔导器？"对于里昂来说，今天听到的新名词实在是太多了。"不错！"雷纳尔多说道，"那本来是只有学习魔法的人才能够使用的东西，不过我已经在你身上下了咒文，所以你也同样可以使用的！我这里就有一些，我想你在吸血鬼的城堡理同样也可以找到不少。"里昂点了点头："我明白了！"雷纳尔多长出了一口气，说道："好了！这就是我能为你做的一切了！"

里昂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向门口走去。在大门前，他停了下来，回过头来说："雷纳尔多，谢了！"雷纳尔多点了点头，突然像是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叫道："等一下，我差点忘记和你说了！通向沃尔特的宝座的大门被五个强大的怪物守护着。""那就是说我不得不先把这些怪物打倒？""正解！"雷纳尔多点头道，"这是你和他战斗前必须通过的基本测试！"里昂皱起了眉头，想到在救出莎拉之前还要被这些怪物耽误很长时间他就觉得很不爽："真是麻烦！"雷纳尔多道："我早就和你说过了，对他来说，这就是一场游戏！"里昂物语了："我当然知道！可是……"他叹了口气。雷纳尔多诚恳地说："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麻烦的话随时回到我这里来。虽然那不会是免费的，不过我这里会为你准备一些药品的。"说着，雷纳尔多指了指身后那个大橱，原来那个吧台一样的设施是是一个柜台。"谢了！不胜感激！"里昂垂头丧气地开门走了出去。

按照雷纳尔多的指示，里昂沿着小路走去，很快他就来到了城堡前。他走到护城河前站定，想看看如何能够进入城里。这个时候城堡门口的吊桥突然传来一阵锁链绞动的声音，慢慢地放了下来，仿佛这城堡的主人正在欢迎里昂的到来一般。里昂看着大门后的那一片黑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心中默念道："等着我，莎拉！我这就来救你了！"他缓步走进了城堡之中，看来这场猎人和吸血鬼的游戏就要正式开幕了。

—暗夜魔城—

这充满了各种怪物的城堡简直就是一座恶魔之城，而且这恶魔城中还充斥着大量的机关暗道，因此里昂不得不时时刻刻提高警觉。当击败了逆灵秘术研究栋和圣骸共鸣院的两个守护魔物后，里昂来到了被时间忘却的庭院。这里的景致倒还算不错，不过园子中总是有很多奇怪的东西煞风景。在庭院最深的地方，里昂发现了一个被隔开的小院子。和庭院里其他院落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院子的四周摆放着很多石制雕像。更奇怪的地方在于这些雕像雕刻得实在太逼真了，即使是御用的雕刻家也绝对没有这样高超的技艺，而那些雕像脸上的表情都是清一色的惊惧和痛苦。

正在里昂研究这些奇怪雕像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响起："啊，真是已经好久了！已经很久没有客人来光顾这里了！""谁？"里昂警觉地四处观察，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影。这个时候，院子一侧的巨大蛇发女妖塑像那里突然传来一阵石头碎裂声。里昂眼睁睁地看着那塑像的巨大头颅晃动着向自己飘了过来。那头颅上的蛇发不断地发出"嘶嘶"的声音，不断地扭动着，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会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用你的身体一定能够制造出一尊最完美的雕像的！"蛇发女妖看起来很兴奋的样子。里昂看着周围的那些雕像问道："难道这些雕像都是被你……""看上去非

常棒，不是吗？”女妖发出了一阵怪笑，“不用急，很快你就会加入它们了！”“那么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能把人变成石头的怪物了？”女妖听到里昂的话立刻变了脸色：“怪物？你这个无礼的家伙！我要把你碾成粉末！”女妖也不再多说了，它将身体蜷成一团向里昂压了过来，不过却被里昂一个侧闪轻松避过。

“混账东西！”女妖停止了滚动，飞到半空之中，操纵飞砾的毒蛇向里昂发起攻击。不过里昂可没把这些雕虫小技放在眼里，他绕到女妖的近身处，一鞭子打中了女妖并把它从空中拉回了地面。惊慌失措的女妖鼓动起头上的蛇发，企图用乱舞把里昂逼开。可是里昂靠着左手被施加了咒文的铁护手将它的攻击彻底挡了下来。“哦，不！完美防御！”女妖的语气不太对了，它决定使出最后的杀手锏——石化光线！它睁大了双眼，两道灰黑色的光柱从它的眼睛中激射而出直奔里昂而去。里昂一个侧闪避开，然后掏出一把匕首对着女妖的左眼扔了出去……“啊！”一声惨叫响过，女妖的左眼向外喷出了一道巨大的血柱，染红了地面。不过里昂的攻击还没有结束，他抓紧时间对着女妖就是一顿连击。整个院子就只能听到皮鞭疯狂的击打声和女妖痛苦的呻吟声……

“那个鞭子……”里昂的调教结束以后，女妖倒在地上，眼睛里面的鞭子残像还没有消失，来自伤痕的痛楚则深深地传进了体内。“那是雷纳尔多给我的！”里昂鄙夷地看着丑陋的女妖说道，“很明显，它对‘传说中的怪物’也是非常有效的！”“以前它明明没有这么厉害的……难道它已经进化成了完全体了？”里昂对于女妖的话明显不理解：“完全体？”“就算那样，它也奈何不了我们城主的……啊……”话说到这里，以前专门把别人变成雕像的蛇发女妖自己也变成了石头雕像，而且是这世上最丑陋的一尊。“完全体吗？”里昂对自己说，“看来有必要向雷纳尔多问个清楚呀！”

“真高兴看到你能安然无恙地返回到这里来！”雷纳尔多一看到里昂走进他的小屋就这样问候道，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到里昂脸上写满了问号，于是继续问道，“怎么了？你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呀！”“呃……”里昂沉吟了一下，摸着皮鞭说，“其实是关于这鞭子的事情……”“这鞭子有什么问题吗？”“也不是啦……不过我从别人那里听到了什么‘完全体’的事情……”听到这个词，雷纳尔多身体震了一下，好久才回答说：“啊……是那回事啊！”他低下头看着地面说：“不错！那鞭子的确还没被彻底完成！”“可是它已经变得比以前更强了！”“那都是因为你！”雷纳尔多抬起头看了看里昂，然后继续低头说，“虽然不愿承认，但是比起我这个创造者来说，这鞭子的确更加适合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变得‘完全’呢？”这是里昂最关心的，因为照女妖的说法，现在的鞭子还不足以对付沃尔特。雷纳尔多皱起眉头说：“我劝你最好别去考虑这件事！因为用普通的方法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可是……”里昂并不想放弃，但是雷纳尔多的激烈反映马上就让他吃了一惊。“别去想这个！”雷纳尔多几乎是用吼的方式来制止里昂的想法，“现在你要关注的事情还有很多，别把心思放在这个上面！”“……”里昂无言地看着雷纳尔多，既然人家不愿说也没有办法，他也只好放弃了。

穿过潮湿的地下水道，沿着铁桥走过大瀑布，里昂来到了一间小黑屋里。这间屋子可真是够黑的，身后的大门关上以后里昂有好一段事件都无法看清楚屋里面都有些什么。过了好一会儿里昂才隐约看到屋子最里面似乎有个影子，看上去像是个坐在地上的人类。“有人在那里吗？”里昂试探性地问道，“你是被关在这里的犯人吗？”大概是注意到了有人进来，那个影子的主人似乎站了起来，并且用一个听上去很年轻的声音慢条斯理地反问道：“你是什么人？”里昂睁大了眼睛想看清楚对方的样子，但是那个人一直站在屋子最黑暗的地方不出来，什么也看不清楚。于是

里昂只好回答道:“我叫里昂。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是……”那个人一边从黑暗处往门口走过来一边说道,“约希姆·阿姆斯特!”当他走到足够近的时候,里昂才看清楚了这个叫作约希姆的人的样子。他是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身着一套装饰华丽的紫色服装,看起来像是一个贵族。不过他的脸色却十分苍白,在他那一头长长的白发和周围浓重的黑暗衬托下更显得十分诡异。约希姆在距离里昂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同时用一种古怪的语气说道:“真可惜呀!你不是沃尔特……”在黑暗中,里昂清楚地看到约希姆的眼中闪动着的充满了杀意的红光。一阵不自在的感觉从里昂的背后升起,他犹豫地说道:“这种感觉……你是吸血鬼吗?”不错,只有吸血鬼才能给人这种恶寒的感觉。

“说对了!低贱的人类!”约希姆的语速依然是那么慢条斯理。里昂看着这个青年吸血鬼,哦,不,或许约希姆的年龄比里昂的父亲还要大,不过就暂且把他当作是青年吧!他看着这个吸血鬼,总感到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于是他决定打探个究竟:“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吸血鬼会被关在这种地方呢?”“你给我住嘴!”里昂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约希姆的怒吼打断了,仿佛这句话刺中了他的要害,他怒气不息地大吼道,“那个该死的沃尔特!要不是因为他那块‘漆黑之石’的话,赢的人本应该是我!”“漆黑之石?”里昂听到了新的词语,感觉到这当中一定隐藏着什么重要的秘密,于是决定追问下去,“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约希姆用那双血红的眼睛盯着里昂,然后慢慢地往后退,推到了插在房间中央地上的那几把剑的中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他嘴角上带着轻蔑的笑容,突然把双手向下一挥,用力地说道,“那就先把我打倒再说吧!”随着他的叫声,插在地上的那几把剑猛地从地面上飞起,然后慢慢地聚集在约希姆的身边,这些剑不断闪烁着淡蓝色的幽光,并且开始绕着他的身体不断盘旋。“在打倒沃尔特之前,这会是非常棒的前奏!”约希姆仰头向天,仿佛非常享受这场战斗一般。然后他慢慢地抬起自己的手,把它指向里昂,一字一顿地说道:“我要把你打个稀巴烂!”

对于这场莫名其妙的战斗,里昂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既然不得不做,那么就把它做好吧!约希姆虽然拥有很高的魔力,可以操纵那些魔剑从各种古怪的角度来进行攻击,但是很明显他的战斗经验并不是很丰富。身经百战的里昂很快就找到了他的破绽,绕到他背后就是一鞭!但是……“怎么回事?”里昂看到自己的攻击完全被约希姆的那些护身魔剑当了回来,立刻连续施展了几个后空翻和约希姆拉开了距离。“这样可不是办法呀!”里昂一边在房间里面四处游走闪避约希姆魔剑的攻击,一边暗自思索,“虽然他的攻击奈何不了我,但是我也伤不了他!如果这样消耗下去的话,我怎么会是吸血鬼的对手呢?”因为分心思考克敌的办法,里昂一不小心被逼进了墙角。“这下糟了!”里昂





看到几把魔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自己飞了过来，于是立刻跳了起来，挂在墙角的雕像上。其中一把飞剑立刻改变了方向往上方刺过来，里昂就一个三角跳脱离了墙角。落地以后的里昂不由得暗自擦了一把汗：“差一点就挂了彩……”想到这里，他回头看着刚才自己挂着的雕像，却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追踪而来的魔剑硬生生地在雕像的一个光球前停了下来！一道灵光闪过里昂的脑子：“是那个吗？”他用眼角扫了一下这个房间，其中三个墙角处的雕像上都有那种奇怪的光球。“就是它了！”发现了问题所在的里昂迅速地在房间中穿梭，很快就把三个光球都打破了。“你这家伙！”约希姆看上去有一点气急败坏，不过也不再那么急于进攻了，他的那些魔剑上闪烁的蓝色荧光不见了，现在都飞回了他的身边摆出防守的阵势。“果真如此！”里昂可不会就这么放过大好机会的，他一阵快跑冲到了约希姆的身边，用力把鞭子抽了过去。“啪！”鞭子打在了魔剑的剑身上，只见那些魔剑纷纷裂成了碎铁片掉在了地上……接下来，里昂就毫不客气地将鞭子从各个方位招呼到了约希姆的身上，直抽得约希姆发出了一些意义不明、不知是兴奋还是痛苦的哀嚎，嘴里只顾叫着：“住、住手呀！”

看到约希姆已经差不多了，里昂结束了这一轮攻击，朝后退了几步。“不可能……”约希姆看着自己浑身上下的鞭痕痛苦地说道，“我竟然……我竟然会输给一个凡人……”里昂默默地看着他说：“现在你该兑现你的诺言了，回答我的问题！”他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什么是漆黑之石？”“一块用炼金术造出来的石头……”约希姆伤得很重，说起话更加没有力气了，“就是那玩意儿制造了这片林子里的永远不会结束的黑夜……”“也就是所谓的‘永远之夜’的来历……”里昂还是不太明白，“可是你也是吸血鬼呀，这无尽的黑暗同样会带给你力量，不是吗？”约希姆已经气若游丝了，他用包含着怨恨的声音说道：“那石头会自行选择主人，所以我的力量会变弱，而沃尔特他……”他叹了一口气，说出了他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唉，要是我得到了猩红之石的话……”他后面的语言被痛苦的叫喊所掩盖了。里昂的鞭子对他造成的伤害超过了他身体所能负荷的程度，在一阵叫喊声中，他化作了紫色的粉尘消失了在空气之中……“猩红之石？”看着一个吸血鬼在自己的面前消失，脑子里面想着那个奇怪的名词，里昂现在显得有些混乱。他定了定神，自言自语道：“他提到过炼金术，说不定雷纳尔多会知道些什么……”于是他决定再次返回林子里的小屋去找那个老人。

匆匆地赶回小屋，刚一推开门，里昂就迫不及待地问道：“我有个问题，雷纳尔多！”雷纳尔多还是像前几次一样在那里自顾自地做事情，他头也不回就回答道：“你不是总是有问题吗？那就问吧！”“关于‘漆黑之石’和‘猩红之石’……”里昂的问题还没有说完，不过雷纳尔多却突然停下了手中的活计，似乎在等待着下文，又像在考虑什么问题。于是里昂接着问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雷纳尔多没有回答，就那么背对着里昂静静地站着，里昂不得不追问下去：“你知道关于它们的事吧？为什么不告诉我呢？”雷纳尔多摇了摇头，继续开始自己的工作，没好气地回答：“告诉你又能改变什么事吗？这黑夜还不是照样不会结束？”“那是事实！可是……”“好吧！”雷纳尔多擦了擦手，转过身来，“我的确应该早一点告诉你的！那么就现在吧，现在我就把一切说给你听！”

“拜托了！”直觉告诉里昂，关于这石头的事情一定是很重要的。

雷纳尔多整理了一下思绪，决定从一个提问开始：“你有没有听说过‘贤者之石’的传说？”“不，从没听说过……”雷纳尔多苦笑了一下，看来要想向一个外行人解释清楚，还得费一番工夫呢！他说道：“制造出贤者之石是炼金术的究极目标，因为它能够带来永恒的青春！”说这句话的时候，雷纳尔多的眼神中闪动着激动的光芒，连里昂也可以看得出贤者之石的重要性所在。然后雷纳尔多接着说道：“另外那两块石头显然是在制造贤者之石的过程中被偶然造出来的，至于它们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残存下来的记载……”“我明白了！”里昂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但是他的问题还没有结束，“我知道了关于漆黑之石的事情，那么猩红之石呢？它又拥有什么样的力量？”雷纳尔多摇了摇头：“关于细节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它似乎可以把其他吸血鬼的灵魂转变为它所选择的主人的力量。所以这两块石头是所有吸血鬼都视为极品的超级宝物！”里昂继续提问：“那么猩红之石有没有可能为人类服务呢？”“如果它所带来的都是力量的话，或许可能……”雷纳尔多耸了耸肩膀表示遗憾。“你是什么意思？”雷纳尔多正色道：“我听说，那石头同样会为他的主人带来变成吸血鬼的诅咒……”

“我明白了！”看起来里昂已经完全了解了，“也就是说，得到了猩红之石的人同时也会丧失他的人性！”“所以这两块石头只是对于那些想变成吸血鬼的人来说才是无上的宝物！”雷纳尔多总结道。里昂分析道：“沃尔特得到了漆黑之石……”“看起来这是一定的了！它和猩红之石一起已经失踪很久了！”里昂按照雷纳尔多接的下文：“可能也会再次浮出水面……”看起来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实在是很大，雷纳尔多叹了口气，对里昂说道：“我要祈祷那玩意儿千万别在这里出现。”两个人都低下了头……

现在之剩下最后的区域——幽灵歌剧院了。整个歌剧院都充满了幽灵，完全没



有一丝人气。在调查的过程中，里昂找到了一个舞会服务生用的铃铛。在底层最中间的小房间里，里昂摇响了那个铃铛，只看见房间中小舞台上的幕布逐渐拉了起来……

“莎拉？”在幕布的后面，里昂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很像莎拉的身影，不由地叫了起来。那个人转过身来面向里昂，果真是莎拉！里昂兴奋地冲了过去，关切地上下打量莎拉，看看她到底有没有受伤。莎拉看起来也十分激动：“里昂，你终于赶来救我了！”里昂点头道：“哦，感谢主！我几乎不能相信你是如此地安全！让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说着里昂拉着莎拉的手就要往外走。“好的！”莎拉答应了一声。不过里昂同时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刀剑出鞘的声音，接着脑后就感到一阵凉风。里昂警觉地避开了这一记偷袭，回头一看，莎拉手上拿着一把匕首站在那里，而她的皮肤也变得非常奇怪。“你到底是什么东西？”里昂质问那个看起来是莎拉的东西。假莎拉说道：“哦，干得不错呀，亲爱的！我还以为变成这样子会很有效呢……”说话间，它转了一个圈，当它再次面对里昂的时候就变成了衣着暴露、长着蝙蝠翼的女妖怪了。“我太大意了！”里昂悔恨地捶着地面说，“我早就该知道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的！”

“我原本打算让你毫无痛苦地死去，因为你看起来蛮让我着迷的！”妖艳的魅魔扭动着自己的身躯鬼魅地说着，“唉，可是你却破坏了我的计划，真是太糟糕了！啊，所以我改变主意了！”它把手放在胸口，看上去很陶醉的样子：“我决定看看你那充满了痛苦的脸庞……哎呀，光是想起来就让我受不了呢！”接着她拉开了架势，继续说道：“啊，那一定会非常有趣的！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好好玩玩吧！”里昂从腰间解下皮鞭，用力扯了一扯，然后用一种他自以为非常平静却让别人觉得头皮发麻的声音说道：“不爽呀！”“啊？”魅魔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不过下一个瞬间她那衣着过少的身体上就狠狠地挨了一鞭。它惊叫着向后飞去，然而里昂的鞭子却如同注入了生命一般紧随其后，于是它身上又多了一道鞭痕。“不是吧！”魅魔心头一紧，“这条鞭子居然能够自动追踪我的行动轨迹？”它试图通过改变方向来摆脱鞭子，但是始终被鞭子的攻击范围笼罩着。被逼无奈，魅魔咬牙大叫道：“既然如此，尝尝这一招如何！”它身形一晃，居然制造出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幻影。里昂见状把鞭子横着轮了起来，使出了音速刃，把魅魔的幻影连同真身一起打飞了出去。

连续中招的魅魔撞到了房间的墙壁上，幻影也就此消失。当它挣扎着想要起身的时候，里昂赶上去狠狠地踩了几脚。“早知道我会被你打败，我……我就应该在变成你爱人的时候动手干掉你！”看起来魅魔已经知道自己不行了，里昂充满了愤怒的鞭子可不是那么软弱的！魅魔断断续续地说道：“那样的话，你就会和那个老家伙一样……”“老家伙？你是在说雷纳尔多吗？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里昂有点迷惑了。“那、那个老家伙……把他自己的女儿……”和前几个恶魔一样，魅魔也没能把话说完，到最后里昂还是只能亲自回去问雷纳尔多。

来到小屋以后，里昂站在那里，看着雷纳尔多在那里忙来忙去。过了好一会儿雷纳尔多才注意到里昂进了屋：“看来你又朝着成功迈进了一步！”里昂没有回答，沉默了一会儿后他问道：“雷纳尔多，跟我说吧……”“说什么？”“……关于你的女儿的事情……”雷纳尔多皱起眉头盯着里昂好一会儿才回答道：“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打听到的，不过你没有必要知道更多事情！”说完他转过身去继续工作。可是里昂并没有决定放弃：“雷纳尔多，你帮了我很多忙。而我所能为你做的就是倾听你的故事、替你分担痛苦！”雷纳尔多停了下来，扭过头对着里昂苦笑了一下：“你还真是个喜欢多管闲事的家伙呀！”然后两个人都低下了头沉默起来。“好吧！”雷纳尔多似乎下定了决心：“就让我告诉你

一切吧！”他望向窗外，看着永远之夜这片黑林子上高悬着的那轮血红色满月之夜，痛苦的表情浮现在了脸上。他慢慢地说道：“那是五年以前，那也是一个阴冷的满月之夜。我出外采集一些秘术必需的药材，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映入我眼帘的却是一片血海……”他伸出右手在自己面前缓缓划过，仿佛那血的海洋现在依然在他眼前一般，里昂心中不免产生了一种伤感。雷纳尔多接着讲述他自己的故事：“血泊中央躺着我的妻子和儿子的尸体……然而让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的是……”他停了一停，“我的女儿也在那里！她在笑！而她母亲和弟弟的鲜血正顺着她的嘴角慢慢地、慢慢地往下滴……”里昂似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她……变成了吸血鬼？”“不错！被那个天杀的沃尔特！”说到这里，雷纳尔多用劲儿地捶了一下柜台的台面，上面的药瓶也随即发出了碰撞的声音。平静了一下以后，他继续说道：“我的女儿……她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就那么破窗而出了……当我从悲伤和震惊中恢复意识以后，我就制造了那条炼金术之鞭。然后，我找到了我的女儿！我把她……”“够了！”里昂阻止了雷纳尔多亲口说出那悲惨的结局，“我已经听够了！我都明白了！这就是你之前所说的‘还欠着沃尔特的东西’的意思吧！”“我曾经向沃尔特挑战过，但是失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生活在这里帮助那些想要打败他的人的缘故！”让一个老人说出了这么悲痛的往事，里昂心中很过意不去：“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忘掉刚才我所说的一切！”雷纳尔多告诫里昂，“只要想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沃尔特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手，如果你分心的话是绝对无法取胜的！”里昂坚定地回答道：“不！你错了！”雷纳尔多并不知道里昂的意思，只能反问：“你想说什么？”“你的伤痛所带来的力量只会使我变得更加坚强！”说着，里昂恭敬地行了一个礼，“多谢你！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帮助！”雷纳尔多怔了一下，他看着里昂真诚的面孔，心里突然涌起了一阵奇特的感觉。他觉得，或许里昂真的能够完成使命，打倒沃尔特，那样自己家人的仇也就可以报了。“随你的便吧！”他这样对里昂说，“别让给自己做得太辛苦就是了，保存实力才能长久地战斗下去！”

—献给无辜者—的悼词

离开了雷纳尔多的小屋，里昂想起了自己已经击败了全部五个守护魔物，通向恶魔城王座的大门应该可以开启了。迫不及待地，他赶回到城堡的入口处，看到原来被封印着的大门果然变得可以通行了。于是他推门走了进去。门后面是一间不大不小的屋子，正对着大门的是一个高台。从下面可以看到高台后面还有通向城堡塔楼的道路。房间里面空无一人，里昂四处看了看，准备从另外那道门前往下一个区域。

就在这是，高台上突然凭空射出了几道紫色的闪电，随后那里又发出了爆炸一般的声响。一阵浓重的邪气从那里吹了过来，逼得里昂不得不护住自己的面部以防被妖气侵蚀。当里昂解除警戒的时候，他看到高台上多出了一个浑身一片血红的男人：血红色的头发，血红色的铠甲和血红色的斗篷。只有他胸前挂着的那串项链上的宝石是黑色的，那是里昂所见过的最黑的东西！那个男人抢先开了口，他说起话来声音洪亮，而且很有风度：“首先要欢迎您来到鄙人的城堡作客，很高兴能够和您会面！鄙人就是这座城堡的主人，沃尔特·贝恩哈德！”吸血鬼沃尔特很优雅地向来讨伐



他的猎人行了一个贵族式的礼。不过里昂可不买他的账，他冲着吸血鬼吼道："把莎拉还给我！""少安毋躁！您的小公主她就在这里！"说话间，沃尔特用左手将斗篷提了起来。当斗篷再次落下的时候，莎拉出现在了沃尔特的背后。

"莎拉！"里昂高呼道。但是站在台上的莎拉却如同木偶一般毫无反应，两眼无神地望着前方。里昂质问道："为什么她不会回答我？"沃尔特用眼角扫了一下莎拉，若无其事地说道："看起来小公主似乎是累了……"他扭过头来盯着里昂，慢慢说道："哦，看起来你也累了！那就好好休息一下吧！"沃尔特的双眼中那妖异的红光突然变得猛烈了起来。正在和他怒目相对的里昂茫然间感到一股强烈的妖气从四面八方向自己袭来，沉重的压力让他不得不屈膝跪在地上。而一股难以意志的睡意也在不断侵袭着他的意识，他几乎都要放弃了。突然，他摸到了腰间的鞭子。那一瞬间，自己来到恶魔城的目的、雷纳尔多悲惨的故事、遭受折磨的莎拉，这一切事物立刻鲜明了起来，让他心中突然充满了无限的力量。"啊——"里昂抵抗住了妖气的侵袭，慢慢地站直了身体。他看准了高台上正在施展妖术的沃尔特，纵身一跳，挥鞭向他抽去……

然而，鞭子仿佛打在了一堵墙上，反作用力把里昂又震回到地上。而沃尔特看上去丝毫没有受到伤害，不过刚才的那一次攻击倒是中断了他的妖术。"喔！"他把手指向里昂的鞭子，问道，"那是雷纳尔多的鞭子，是不是呀？"里昂对于自己一直以来都很信赖的鞭子不起丝毫作用感到非常不可思议，看上去非常焦虑："这不可能！为什么我的攻击会没有效果呢？"沃尔特看了看里昂和他的鞭子，又看了看莎拉，若有所思地说："果然和那个骑士说的一样……"他在台上往前走了两步，盛气凌人地对里昂说："看来你是蛮努力的，居然可以做到这个地步！作为奖励，我就把你的小公主还给你吧！"说着，沃尔特就用妖术把莎拉送到了地面上，里昂赶忙上前扶起她，从表面上来看莎拉只是暂时晕了过去而已，倒没有什么大碍。"我会在城堡最上部的王座之间等你！"沃尔特居高临下地说道，"我希望能够看到你活着来到我的面前！"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不过对于里昂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莎拉的安危。他扶着莎拉在墙角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莎拉就恢复了意识。"里昂！是你吗，里昂！"莎拉害怕地叫着，当她从噩梦中醒来时第一眼就看到了最爱的人，精神仿佛一下子就崩溃了。里昂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轻声安慰她："谢天谢地，你总算醒过来了！在城堡外面的林子那里我有个朋友，我们先到他那里去吧！"里昂把莎拉扶了起来，带着她慢慢地向雷纳尔多的小屋走去。

"就是这里了，莎拉！"莎拉因为身体的关系只能慢慢地走，所以里昂就在前面引着路。小屋眼看就要到了，里昂正在想研究炼金术的雷纳尔多应该多少也懂一些医术的事情。但是一阵痛苦的叫声打断了他的思路。他回头一看，莎拉被一团蓝色的光芒包围住了，然后就晕倒在了地上。看着倒在地上的莎拉，里昂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雷纳尔多也听到了叫声，他匆匆从屋里跑了出来，急切地询问："出了什么事，怎么这么吵？""莎拉她突然就……"里昂茫然地应道，"哦，不！"雷纳尔多靠近大致看了一下，然后冲着里昂说："你进屋里去，在这里你什么也做不了，进屋去安安静静地等着！""好吧。"里昂看了看莎拉，站起身来朝小屋走去，经过雷纳尔多身边的时候停了下来，非常用力地说道，"请千万照顾好莎拉！"雷纳尔多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

等待是最让人感到焦急的，尤其是当你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时……里昂不安地在屋子里面来回走动着，而他心里也同样上下起伏。"嘎——"，雷纳尔多推门走了进来。里昂心急如焚地问道："莎拉怎么样了？"雷纳尔多答道："她现在在后屋休息呢！"里昂总算松了一口气，他不解地问："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呢？”雷纳尔多看着里昂，不过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我在屋子周围张开的结界起了反应……”“你在说什么？”里昂心中一惊，他知道雷纳尔多指的是什么，但是他绝对不愿相信，“那、那是不可能的！”“这种事情瞒是瞒不住的，所以我才会就这样直接告诉你的！”雷纳尔多正色道，“那个女孩儿已经被吸血鬼感染了……”“你在撒谎！”里昂提高声调阻止雷纳尔多继续把话说下去，他转过身去不想面对雷纳尔多的脸，“那不是真的！”雷纳尔多叹了口气，说道：“我为什么要骗你呢？这是你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里昂转过身来，痛苦地看着雷纳尔多，用几乎是哀求的语气说：“我求你了，告诉我你是在骗我！”雷纳尔多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准确地说，她现在还不是吸血鬼！她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被感染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人性会一点点消失掉……”里昂意识到自己不得不正视这个结果，他问雷纳尔多：“现在我还能做些什么呢？”“还有惟一的方法！”雷纳尔多抬起头看着里昂，“那就是马上把沃尔特干掉！”

听到这里，里昂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鞭子，刚才在城堡和沃尔特交手的情景又浮现在了眼前。“告诉我，这鞭子真的能对沃尔特起作用吗？”他这样问道。“为什么你要这么问？”里昂解释说：“刚才我试着用这鞭子打了他，但是看起来完全没有用的样子……”听到这里，雷纳尔多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看起来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果然还是如我所料，即使是像你这样的勇士也不行啊……”他仿佛一下子失去了精神，慢慢地踱到了房间的另外一边去了。里昂想到如果就这样放弃的话，莎拉就会变成吸血鬼，所以他还不能死心，于是追问道：“难道就没有其他法子了吗？”“呃……办法倒不是没有，只不过……”雷纳尔多似乎非常犹豫的样子。里昂则坚定地答复道：“那就告诉我！不管什么我都会去做的！”沉默了一会儿以后，雷纳尔多慢慢地转向了里昂，同时开始提问：“那么我要先提一个问题……你，能亲手杀死那女孩儿吗？”“！”里昂吃了一惊，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到底在说什么……”雷纳尔多解释道：“如果你能让鞭子进化成完全形态的话，你就能打败沃尔特。但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你必需找到一个被污染的灵魂，而且这个灵魂必须要深深地爱着你、完全地信赖你，你也要爱她、信赖她……”“莎拉？”里昂用颤抖的声音说出了这个答案。他反问雷纳尔多：“我抛弃了我的一切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拯救莎拉！我怎么、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即使明明知道她将不再是人类，这也是难以下手的事……”雷纳尔多对于里昂的反应显然早就估计到了，“我不会觉得奇怪的！”“她真的……”沉默了一阵后，里昂抱着最后的希望向雷纳尔多寻求确证。“绝对不会错的！”雷纳尔多摇头说，“我已经确认了吸血鬼的咬痕，结界的反应也说明了这一切……”突然，屋外传来一个声音，两个人都紧张了起来。“莎拉？”里昂叫了出来。从脚步声来判断，这的确应该是莎拉。雷纳尔多也有点不知所措：“难道刚才我们说的话她都听到了？”两个人对望了一眼，一起追出了门外。



在门外的人果然是莎拉，她跑到很远的地方转过身，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了一把匕首。莎拉把匕首指向了自己的喉咙，看得出来她的手在颤抖，相信事实对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莎拉！”里昂大叫着想走过去。但是莎拉却晃动着匕首制止了他：“别靠近我，我求你了！”从声音里就可以感觉到莎拉



的痛苦，里昂真的怕她做出什么傻事来，只好站在原地安慰她："冷静一点，莎拉！你刚才……是不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莎拉没有搭话，但是她的头却低了下去，眼神中一片惊慌的神情。里昂冲着她说道："相信我，不会有事的！我一定会救你的，我一定会的，你要明白！""我很感激你不嫌弃这样的我……"莎拉闭上眼吸了一口气，旋即又把眼睛睁开，摇了摇头，"可是，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时间不多了？"里昂茫然地应道。莎拉继续说："我感觉得到，我的心跳正在一点点变弱，我的血液也在一点点变冷……"她看着自己的身体悲伤地说，"我感觉得到我身上的变化，我正在变成一种非人的东西……"她抬起头，盯着里昂的双眼。她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那么充满了爱意。她坚定地说道："如果我的灵魂能够拯救别的人，那么我的死就不是无意义的！我不希望将来再有人遭受和我一样的命运、和自己心爱的人永远地分开……"她把没有握着匕首的左手举了起来，指向里昂，坚定地说道："如果你还爱我的话，那么就帮我完成我最后的愿望吧！"

里昂看着莎拉的双眼，心都要碎了，他不能够想像自己失去莎拉以后的日子。"我做不到……"他痛苦地低下了头。雷纳尔多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道："别让你自己的名誉蒙羞，里昂！你理解莎拉的感受吗？""我理解，雷纳尔多！我当然理解！可是我……"里昂还在犹豫不决，雷纳尔多和莎拉期待的眼神压得他觉得呼吸都变得十分困难了。"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就只有你的决断了！"雷纳尔多再次用劲拍着里昂的肩膀。莎拉在远处也动情地说："里昂……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的！"说完，她扔掉了匕首，闭上眼睛，等待着里昂最后的决定。这一切对于里昂来说都太突然了，然而命运就是这样残酷，有的事情是你不得不面对的！在经历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里昂终于要作决定了。"雷纳尔多！"他压抑住一切感情，平静地问道，"我该如何做？""这么说，你已经作出决定了？"于是雷纳尔

多把里昂引到了莎拉的面前站好，对他解释道："你必须和莎拉的灵魂签订血之契约。将你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她身上去！"里昂仔细地看着莎拉美丽的面庞，心中不由涌起一阵悲伤。他立刻深吸了几口气，压抑下所有的感情，脑海中所想的只有莎拉的名字。

看到里昂和莎拉都已经准备完毕了，雷纳尔多就开始吟唱咒文了："将所有的力量集中于一身就能成为无限！让那被玷污的灵魂进入此人的心中！这无人期待的、被诅咒的灵魂呀！此人的血族将包容你的憎恨，化成无限的力量去消灭你的同族！"咒文完成了，一个魔法阵出现在了里昂和莎拉之间。雷纳尔多催促里昂说："就是现在了！用鞭子去抽莎拉！"里昂睁大双眼，最后一次看着莎拉的脸，坚定地说道："我向你发誓！从今以后，我绝对不会让你的命运再发生在别人的身上！"说完这句话，里昂用尽全身的力量将鞭子朝莎拉挥了过去……"谢谢你，里昂！"莎拉说完了这句话以后就倒了下去，而她那被吸血鬼诅咒的灵魂却永远地留在了里昂手中的鞭子上，将陪伴里昂走完他的一生，并且会世世代代守护着里昂的后人。之后里昂跪在莎拉的尸体前沉默了很长时间。

里昂他们为莎拉建造了一座简易的坟墓，他还专门采了一些野花编成了花圈放在坟前，以寄托对莎拉的思念。当他跪在坟前的时候，雷纳尔多走了过来。"那是记载在马提亚斯家的那本秘术书上的禁断法术。现在这鞭子已经成为了黑夜子民的天敌了！"里昂站起身来说："是的，我知道……这鞭子上充满了源自对吸血鬼的憎恨与破坏的力量，它将成为'吸血鬼杀手'！"说这话时，他双眼紧盯着莎拉的坟墓。雷纳尔多愧疚地对里昂说："我很抱歉，里昂……""这不关你的事！这不是任何人的错！"里昂的眼前又浮现出莎拉的容貌，"那是莎拉的遗愿……"他摸了摸腰间的鞭子，转身向城堡走去。"你这就要去了吗？""嗯！"里昂点了点头，"我必须实现我对莎拉的诺言！"雷纳尔多现在能说的只有："我明白！""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欢迎你随时回来，我会尽我的全力帮你的！"过了一会儿他才对里昂说出这句话。里昂没有回头，他只是挥了挥手，现在的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决战—

里昂径直来到了城堡最顶层的王座之间。推开那扇沉重的铁门，沃尔特正坐在房间最里面的宝座上。看到里昂走进了房间，沃尔特调整了一下坐姿，颇有兴致地看着里昂。他开口说道："真是欢迎呀！我可一直都在等着你呢，里昂！""沃尔特！我不会放过你的！"里昂单刀直入地说道。"哦，我知道了！"沃尔特说道，"看起来你对我赠予的礼物很满意呢！""你……"里昂差一点就要爆发了，但他还是忍了下来，"是呀！我要多谢你的礼物，因为现在我拥有了打倒你的力量了！"沃尔特笑着站起了身，他用一种讥讽的语气说道："啊，那种力量还真是蛮不错的呀！可惜呀，我可是被这永恒的黑夜所深深守护着的！""那我就把那黑夜连同你一起消灭掉！"里昂愤怒地指着沃尔特说道。"啊，真是有趣呀！"沃尔特看上去非常兴奋的样子，满脸热情地说道，"那就让我们为这场小游戏拉开序幕，好好享受一下吧！"不过里昂的目的却不是直接取沃尔特的性命，他这样纹丝不动正好帮助了里昂！里昂对准沃尔特胸口的那块漆黑之石挥出了"吸血鬼杀手"……

"啊！你做了些什么！"沃尔特吃惊地看着自己视为最珍贵的宝物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被人打成了无数的碎片，而这都是因为他自己的大意。"现在已经没有东西会保护你了！"里昂像是在给沃尔特宣判死刑一般，"我这就来兑现我对莎拉许下的诺言！""就算如此……"沃尔特看起来总

算决定动真格的了，"就算如此，我体内仍然充满了黑暗的力量！现在我就要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恐怖！"话没有说完，沃尔特就在一阵闪光中失去了踪影。"想逃吗？"里昂叫道。"逃跑？"沃尔特的声音突然在里昂的背后想起，"我的字典里面没有这个词！"里昂立刻一个前空翻，将自己的正面再次对准了沃尔特。而沃尔特则用自己的身体向里昂撞来，里昂只好立刻又向一边闪开。"瞬间移动吗？吸血鬼原来还会这种妖术呀！"里昂一边闪避一边说道。沃尔特笑道："害怕了吗？不过现在求饶也没有用了，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居然打坏了我的宝物！""害怕？"里昂突然改变方向，径直向沃尔特冲了过去。沃尔特一伸手在面前制造了一个爆炎球企图阻挡里昂，不过里昂身形晃了几下，瞬间躲过了沃尔特的攻击，还绕到了他的身后。"你不知道我号称骑士团的常胜将军吗？要是没有点本事怎么还能活到现在？我什么样的阵势没有见过？在我的字典里也没有害怕这个词！"说着，里昂手上一用力，同时向后一跳，沃尔特突然就失去平衡摔在了地上。原来里昂在刚才与沃尔特擦身而过的瞬间就已经用皮鞭缠住了沃尔特的右脚！

"自以为是，雕虫小技！"沃尔特狼狈地从地上站起来，恼羞成怒地吼道："居然敢戏弄我，我要让你死无全尸！"说着他就开始鼓动全身的力量，血红色的妖气从他身上散发出来，连他的斗篷都被妖气的气流吹得飘了起来。"这就让你感受到地狱的滋味！"他在面前推出了一个巨大的能量球。那能量球还在不断地变大，看起来就要爆炸了。里昂的直觉感到了这一招的危险，于是迅速移动到了房间的出口处。果然不出所料，能量球引起了一场冲击波，几乎波及了整个房间，不过里昂却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就是现在了！"里昂看到沃尔特还站在那里，看起来刚才那一招让他花去了不少力气。没时间继续等下去了，他决定发动最后的攻击。注入了莎拉灵魂的"吸血鬼杀手"在里昂的手中如同风暴一般，完全招呼在了沃尔特的身上。没有了漆黑之石的守护，沃尔特也不过是个很普通的吸血鬼罢了，而"吸血鬼杀手"就是专门对付吸血鬼的圣物！



"啊——"沃尔特挣扎着从里昂的鞭下逃了出去，他看着自己身上的伤痕，声嘶力竭地喊道，"这不可能！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莎拉的痛苦！"里昂朗声说道，"还有雷纳尔多的悲伤……我的鞭中充满了这些力量，它们将从你的伤口那里渗入到你的身体中，吞噬掉你那看似永恒、其实已经腐朽了的生命！"沃尔特也感到了伤口传来的那种奇特的感觉，他不由得痛苦地弯下了腰。自从他变成吸血鬼以来，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到过痛苦了。"可是……"他强忍着疼痛站直了身体，继续用言语来威吓里昂，"凭借我的力量，我一定能够重新复活过来的！虽然我还没有得到猩红之石，不过总有一天它会属于我的！"

他的余音还没有消失，王座之间里的气氛突然变得更加诡异起来。里昂和沃尔特两个人同时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死亡气息。它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之间半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身影。在一大团会自动飘舞的红色斗篷中间，一具没有下半身、手中却握着巨大斩首之镰的骸骨正在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这种打扮，难道它是死神？"里昂并不太清楚眼前出现的究竟是何方神圣。但是沃尔特看到这具骸骨以后却显得惊恐万分，他不断地摇着头，仿佛不能相信这事实一样，口中不停地大叫："噢，不！你这家伙难道背叛

了我？”死神没有搭理他，只说了一句话：“你的灵魂就由我收下了！”接着，死神抬起左手，一个魔法阵出现在他的掌心，闪电不断从那魔法阵中激射出来。而这个时候，沃尔特则只有发出痛苦的叫声了，一些幽灵状的东西不断从他身体里飞出，钻进了死神手中的魔法阵。当那些东西完全离开沃尔特的身体以后，他的身形就仿佛早晨的露水一样消失在了空气之中……死神诡异地笑了几声，自言自语地说道：“我将把这力量献给那拥有猩红之石的魔王！”

一个黑色的漩涡出现在死神所在的位置，死神将身形藏了起来。里昂隐约可以从那漩涡中看到一个血红色的巨卵，那卵正在不断孵化。卵壳内射出的光芒刺痛了里昂的眼睛，当他的视力恢复正常的时候，那红色巨卵已经不见了。不过他看到了更让他吃惊的东西：马提亚斯正站在王座之间的中央，闭着眼睛，一副非常享受的样子。慢慢地，马提亚斯睁开了眼睛，用一种开心的语气说道：“真是太棒了！我从没有享受过如此美妙的一个夜晚！”里昂看着面前的这个人，无疑他就是马提亚斯，虽然他的皮肤还是那样苍白，但却丝毫没有久病不愈的样子，整个人的气质也完全不同了！与其说他是那个曾经和里昂一起并肩作战过的天才骑士，不如说他给人的感觉更像是……约希姆和沃尔特！不，他身上的妖气更加浓重，即使里昂和他离开一段距离也都被压迫得快要窒息了！

“马提亚斯？”里昂试探着问道。马提亚斯中气十足地回答说：“你没有让我失望，里昂！我早就料到你绝对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里昂的脸上神色不太好了，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反问道：“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马提亚斯若无其事地说：“我需要一个强大的吸血鬼的灵魂，就这么简单！”“你是说你利用了我？”不好的预感似乎成为了现实。马提亚斯摇了摇头：“不光是你！你的未婚妻莎拉、雷纳尔多，还有沃尔特……我利用了你们所有的人！不过我没有想到事情居然会如此顺利！”“就是它吗？里昂指着马提亚斯胸口项链上的一块血红色的石头，他从马提亚斯出现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那块石头就是‘猩红之石’吗？“”哦，原来你已经知道它的事了，这真让我感动呀！”马提亚斯轻轻地抚摸着那石头，仿佛那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一般，就是靠着这块宝石的力量，我才把沃尔特的灵魂变成了我的力量！”

里昂握着圣鞭的手突然加了一把力，他痛心地说道：“从这鞭子上我感到了愤怒！马提亚斯，你已经舍弃了自己的人性吗？”“不错！靠着变成吸血鬼的方式，我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这就是我的目的！”马提亚斯的脸上露出了残酷的冷笑。他咬牙切齿地说道：“这就是我对上帝的复仇！”“对上帝的复仇？”“为了维护上帝的利益，我们曾经出生入死、浴血沙场……可是上帝却把我最爱的人从我身边夺走了……而我所希望得到的不过是伊丽莎贝塔的平安！”马提亚斯言语中透露着无比的悲痛和憎恨，他说，“如果那有限的生命是上帝制定的法则，那么我就要挑战这个法则！只要我是不朽的，那么我就要永远将那该死的上帝诅咒下去！”“马提亚斯……”里昂不知道该说什么，对于马提亚斯的遭遇他是再清楚不过了。“里昂”马提亚斯像以往讨论战术时一样看着里昂说，“当你经历过这一切以后，你应该很清楚我的感受吧？”里昂开始来回走动，每次他在考虑大事的时候都会这样做。他一边走一边说：“是的，你说的不错！我非常理解你内心的感受！因为我也是这样想的！”马提亚斯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向里昂伸出手来：“那就追随我来吧！我也会赐予你永生的！”“你这是做梦！”这就是里昂的回答，马提亚斯当时就愣住了。里昂激动地质问道：“难道这就是你心爱的女人想要你做的事吗？我所认识的马提亚斯绝对不会爱上这样一个自私的女人！”马提亚斯的头低了下去，悲伤地说：“伊丽莎贝塔是一个善良、高贵的女人，她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心中所想的仍就

只有我而已……”突然，他咬牙说道：“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恨死那该死的上帝！难道我有错吗？你不是也一样满怀憎恨地打败了沃尔特吗？”“不错！如果我否认的话那就是我在撒谎……”里昂并没有否认自己的内心，现在他要将自己的内心完全剖析给他曾经的挚友，“可是，打败他……不，应该说是，不让那被诅咒的命运再次发生在别人身上……那正是莎拉的遗愿！”他抬起头来看着马提亚斯，继续讲述自己的感觉：“实现爱人的心愿，那才是我为了证明对莎拉的爱所能做的一切！失去了莎拉，即使我获得了永生，那么对我来说我所能拥有的也只有虚无而已！”“里昂……”马提亚斯摇了摇头，“我原来以为你可以理解我的……”马提亚斯看了看窗外，语气平淡地说道：“黎明就要来了……永别了，里昂！”“死神！”马提亚斯对着半空叫了一声，然后转过身去背对着里昂说，“他是你的了！”接下来，在一阵幻光中，马提亚斯的身形变成了一只蝙蝠，拍打着翅膀匆匆地从天窗离开了王座之间。

“等一下！”里昂对着蝙蝠大叫，然而马提亚斯是绝对不会停下来的。突然，一阵红光包围了整间屋子，空间迅速发生了错位，里昂被传送到了一个奇怪的空间。死神在不远的地方诡异地笑着，大声地宣布：“按照主上的命令，今日此地，你将被彻底毁灭！”一个总是给人类带来死亡的鬼神，一个是在魔物群中闯荡的英雄；一个是吸血鬼的下仆，一个是吸血鬼的死敌；一个用的是专门收割灵魂的镰刀，一个使的是专门消灭鬼怪的圣鞭……这场战斗究竟会是谁获胜呢？

“啊……无法想像！”随着死神的怪叫声，错位的空间恢复了正常，里昂再次回到了王座之间，而死神还在那里叫喊，“我怎么会被一个普通的人类打败呢？”“我拥有消灭一切和吸血鬼有关的东西的力量！”里昂义正严辞地指出死神的败因，“虽然你的力量属于神的领域，但是屈从于吸血鬼的你也不能因此逃脱过我这种制裁的力量！”不过死神似乎并不执着于自己的失败，它依旧不无得意地说：“真是可惜呀！只要我的主人还活着，我就能不断从死人堆中爬出来！你是杀不死我的！”里昂说道：“我当然知道这一点，我有一句话要你传达给你的主人：‘你已经变成了一个被诅咒的东西，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这条鞭子和我的后人总有一天会消灭你！从今日起，我贝尔蒙特家的人会永远追杀你们这些黑夜的产物！’”说着，里昂激动地举起了自己紧握的左拳。里昂话音刚落，曾经给无数人带来死亡的死神就开始崩坏了，在一阵大爆炸中，它的躯体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也许是它第一次尝到死亡的滋味，但是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失去主人、没有魔力支撑的恶魔城开始不断地晃动，看起来这座城堡支持不了多久了。里昂来不及多想，匆匆地离开了城堡。城堡外，树林中，久违的阳光再次照射了进来。里昂沿着林中的小道就这样离开了“永远之夜”。他没有回头去看倒塌的城堡，也没有去和雷纳尔多道别。他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世上不光有马提亚斯一个吸血鬼，也许在某处正有别人陷入悲惨的命运之中。里昂要去实现自己的诺言，挥舞消灭邪恶的圣鞭！

至于马提亚斯，里昂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而贝尔蒙特家和马提亚斯的再会也是数百年以后的事情了！马提亚斯潜伏到了别的国家，继续着他永远诅咒上帝的“事业”！在最后，他自封为吸血鬼的霸王，暗夜的魔王！在他们的下一次相会之前，时间缓慢而平静地流淌着，不过其结局却是早就注定的：不管时间多么漫长，马提亚斯和贝尔蒙特这两个灵魂是永远无法摆脱他们之间联系的！该相遇的最后一定会相遇，未来还有无数场激烈的战斗等待着他们，等待着被谱写成新的传说……

The end

文 MONKEYKING 美编 NINA



真·女神转生Ⅲ 夜想曲

真·女神转生Ⅲ 夜想曲			
游戏原名	真·女神转生Ⅲ NOCTURNE		
机种	PS2	发售日	2003年2月20日
游戏类型	角色扮演	发行商	Atlus

主要人物介绍



不动明

为了叙述方便，以下的剧情小说中我们都将使用这个作为主人公的名字。它来源于1972年永井豪的著名漫画《恶魔人》，是半魔半人的恶魔人，利用自己的力量与恶魔战斗。



橘千晶 チアキ

主人公的同学，有点孩子气的千金大小姐。自尊心强，在世界崩坏后因为自己的力量而感到迷惘，最后决定遵循“弱肉强食”的进化规律而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新田勇 イサム

主人公的同学，外表桀骜不驯，甚至还自称是佑子老师的FANS。在世界崩坏后，为了创造所谓的“隔绝社会”，和主人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圣丈二 ヒジリ

最初在代代木公园遇见的奇幻杂志编辑，将自己的杂志交给主人公后，在崩坏的世界中也给予了主人公很多的指引，是个充满神秘的角色。



高尾佑子 ユウコ

主人公、新田勇和橘千晶的老师，作为“创世的巫女”被冰川利用，甚至到游戏的最后，她也不知道自己帮助冰川是否是对的。



冰川 ヒカワ

通信企业CYBERS社的社长，同时也是盖亚教的教徒，对人类持续争斗的世界感到绝望，希望利用“东京受胎”来达到重塑世界的目的。

好亮！

眼前一片光芒，刺得我睁不开眼睛。

光芒中，依稀可以看见一个女性的人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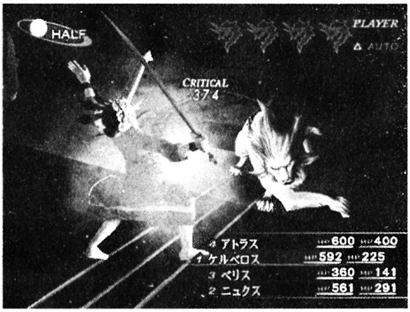
“‘即将到来了。世界将会丧失力量，走上通往虚无的道路。为了拯救这世界，必将其身送还母亲的归宿。世界为了再次诞生，不得不奔赴死亡’……这是古预言书中所记载的最后的救赎之道。”女性吟诗般的声音传来，有几分忧伤，又带有几分陶醉。好熟悉的声音啊……难道是……

我很努力地辨认四周的环境，却如同在梦中一般什么都看不清。

人影转过身子，说道：“世界因为其罪而毁灭，人们全都会消失。但是，惟独不希望你也那样……我想要留下你的生命。为了这点，你需要有名字。”

我的名字？我叫不动明，东京都内一个普通的高校生而已。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不是搞错人了吧？

“是的……明君。这样，在破灭的时刻你也不会失去你的力量。相信这点，坚强地活下去。我所说的，现在也许你还无法理解，但是，绝对不要忘记……作为下一个世界的



孕育者，创造必定到来的世界是我的任务……来……叫我的名字……"

我想起来了，这个熟悉声音。我的高校教师，高尾佑子老师，是你吗？

"对，我是高尾佑子……"人影说。

"明君……我已经不会再为世界的破灭流泪了。但是我期望在接下来的世界里还能看到你……来，醒来吧……时间到了。"老师的声音远去了。为什么今日的老师看起来这么悲伤呢？

耳边突然响起了另一个声音："代代木车站到了。代代木车站到了。请不要拥挤，按次序下车。"

是梦？太好了，原来是做梦啊。我竟然在地铁上睡着了。可是，实在是太古怪的梦了。

刚走出检票口，手机响了起来："迟到了哟！你也太……慢了，明。忘了今天要去看望佑子老师么？快点来代代木公园汇合。时间不多咯！"手机里传来明朗快活的声音。新田勇——全班同学里只有这家伙会有这种腔调。虽然我和他的性格可以说是正好相反，不过，这就是所谓的哥们儿。"其实不想来也无所谓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有你在佑子老师就会特别高兴的样子。总之你在就对了，快点来吧！"

出了车站，我向预定的汇合地点代代木公园走去，路边的电视墙引起了我的注意。"新闻：'昨日，代代木公园的通信塔建设工地发生了暴动事件，建设机构与反对建设通信塔的市民组织发生冲突，死伤多人。建设的责任方，CYBERS社的社长冰川，目前依然下落不明。'"

"可惜呀，没能亲眼看到死人是什么样子。""居然在身边就有暴动事件，……好可怕！""怕什么呢宝贝儿，我们不也每晚进行爱的暴动嘛……""啊呀，你好坏！""我说呀，有没有觉得冰川社长好酷？""讨厌啊，听说那个人有很多不好的传闻呢！""所以才酷嘛！"……似乎没人再认真听报道内容，暴动事件就像发生在另一个世界。

代代木公园前门被警察封锁了。我从后方走了进去。

"切……整个公园都被封锁了吗？头痛啊！"空无一人的公园里，只有一个记者打扮的男子在发牢骚。看起来二十来岁，长发，留着整齐的小胡子，拿着一顶颜色和衣服很不搭配的帽子。男子注意到了我："……找我有事？"

"没事，我来这里等人而已。不过，昨天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电视里边是这么说的……"男子的表情有些得意，"'企业和市民团体的冲突导致了死伤'……但是，在地下流传着这样的话——'来自黑暗的异形之间的势力争斗'。"

电话又响了起来。"喂？明君吗？是我呀！"电话里传来女孩子清脆的声音。"总算联络上了。真是，到底在做什么呀。"是同校的学生橘千晶，如果不是从小的邻居，也许我根本无缘认识这样的富家千金吧。"勇君也就算了，连你也迟到了，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在哪儿？代代木公园？"在别人面前矜持的她，也只有在我和勇两个好友面前才会这么随便。"因为你太慢了，我已经先和勇君到医院了。不好意思直接来汇合吧！知道地方吗？新宿卫生病院，从车站向东走就能看到



了。bye！"千晶不容分说挂断了电话。

"等等，你要去的是……新宿卫生病院？"男子突然插嘴。"……和我接下来要去的地方一样呢，这大概也是缘分吧。"他闭目沉思了一下，从皮包里掏出一本书。"这个给你，虽然还没有正式发售。"

怪异的封面，黑色的包装上写着"月刊アヤカシ"几个字。

"你不知道在这里发生的事吧，所以也不知道你现在要去的医院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圣丈二记者亲笔撰写的《特集 盖亚教育弥罗克经典》……看看也不会有坏处。"丈二把帽子放在胸前。"这个时候提到超自然现象也许很古怪，不过那个医院就是那种场所……要是还能见面的话，请一定说说记事的感想。"

新宿卫生病院。

诺大的正门大厅里只有一个人在。那身名牌服装和栗色的长发，是橘千晶无疑。"啊，明君，总算来了呀。"见我来了，千晶似乎松了口气。"听我说，这里实在是很奇怪。到处一个人都没有，就连接待处也是空的。"我环顾四周。的确，整个建筑内死一般地寂静。"总觉得气氛很古怪……真不舒服……"她一脸的不安。"勇君去找老师了。但是还没有回来。"

"对了，那个……是什么？"千晶瞄上了我手里的杂志。"不认识的人送的？傻瓜！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说不定会惹上什么麻烦事呢。"千晶伸手夺过书去翻了几页。"这不是神秘学刊物嘛！"她皱起了眉头。"……不过，至少可以用来打发时间。啊……对了！"她抬起目光。"明君，去找勇君吧。实在找不到老师的话，我们就早点离开这里。"不容分说，千晶的目光已经回到杂志上去了。

在203病室门前听到里边有声音。推开门，站在窗前的人被吓了一跳。"……不要吓我呀！突然发出那么大的声音。真是，来迟了还连带吓人一跳。"看见是我，勇举手整理帽子来掩饰尴尬。今天还是穿着他的代表服装——帽子和开洞牛仔裤。"不过这望也真是，居然一个人也没有，干干净净的。我在电话里问过老师，的确是这间。"勇看起来也很不安。"也许还漏了什么地方……我先回千



晶那里。再让她等下去的话一定又会生气了，千金小姐可不容易伺候。再见，希望不要遇上糟糕的事……"勇走出了病房。一无所获的我也很快返回了医院大厅。

"回来了呀。"千晶的目光从书本上抬起来。"对了……明君，这里的《盖亚教与弥罗克经典》，有一点内容比较令人在意。"看来她已经把书翻遍了。"所谓盖亚教团是崇拜恶魔的神秘主义集团。他们信奉的经文《弥罗克经》中说，混沌很快会来到这个世界。而这些人真的相信预言并打算将其实现……"无视我惊讶的神色，千晶继续披露她令人意外的杂学知识。

"喂！到处都没看见老师。"勇出现了。"我连男厕所也找了。"

千晶皱眉说："正在谈正事，别打岔！这里，'位于东京都新宿区的某病院，是他们计划的关键……'"

勇探头看了看："……'详细内容请看下期'……"他耸耸肩，"那个医院，也许就是指的这里？说起来这家新宿卫生病院，也一直有很多阴惨的传闻。人体实验什么的，来灵视的灵媒师逃走之类的……"

"是吗？我一点也不知道那些。讨厌啊，不该来的！"千晶的声音变了。"虽然没打算相信这么怪诞的记事……但是这家医院摆明了很奇怪。"

"……"勇也沉默了。"我很担心，老师不知道怎样了……"

"没法子，再去找找看。2F好像有通向分院的场所，我去那边找。"勇掏出一张ID卡。"明，这个是通往地下的业务员用ID CARD。B1F就拜托你了。"

医院B1F。阴森的走廊尽头，一间门前，我听到里边有奇怪的声音。也许是老师？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室内光线很暗，我只看得见一个发光的圆柱体和坐在它前面转椅上的人的背影。椅子转了过来，是个穿西服的男子，看上去和公园的小胡子差不多年纪。这个M字的发型……这不是新闻报道里说的，目前下落不明的某社社长冰川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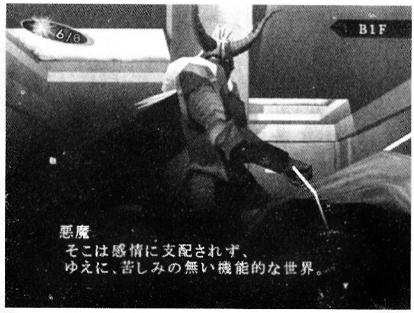
"……是谁？在静寂的水面掀起涟漪，令人头痛的家伙……"冰川的声音和名字一样冰冷冷的。"今日是成就弥罗克经典预言之日。老迈的世界沉入黄昏，新的世界诞生……"冰川的话像是在对我说，有像是在自言自语。"你是什么人？公园的肃清剧中生存下来的同党……看起来也不像。"冰川饶有兴致地上下打量着我，令人不舒服的目光。"……高尾老师的熟人么？这里是医院……来探病的是吧！"

"但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冰川的眼神里露出杀意。"虽然多少有些可怜……消失吧！"随着冰川冷酷的声音，室内突然发出火花的爆裂声，好似电线短路一般。但是我仍然清楚地看见了——冰川背后出现的那个，非人的影子。我想要转身逃走，脚却不听使唤。"……不用紧张。你只是先走一步而已，体面一点地死去吧！"影子向我迫来。

"住手！"背后传来熟悉的声音。佑子老师？我转过头去，老师正站在门口，脸上是一如既往的冷静。但她接下来和冰川的对话却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只有他一个人而已，为什么不放他走？这个小的事情不可能影响计划的。"





"不是事情的大小，而是我的计划里不允许有例外。"

"不放走他的话……我就不再协助你了。"

"……麻烦的巫女。算了，学生的教育就交给老师来做吧……现在立即离开这间屋子，我想要一个人迎接这幸福的终末。"冰川皱起眉头，不再看我，转过去继续面对那个发光的圆柱体。

老师看着我。她的眼睛让我觉得很安心；不管面对怎样的场面，她还是给我们上课时候那个冷静而又和蔼的老师。"……明君，我在楼顶等你。那里可以眺望全市。我希望你来亲眼见证，接下来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老师面色凝重地说完这些，转身出门去了。我快步逃出了冰川的房间，整理了一下混乱的思绪。对了，去顶楼。这是老师的吩咐。

走廊前面有人，我警觉地停下脚步。是一个老太婆和一个金发的孩子。老太婆脸上蒙着黑纱，两人都穿着黑色的丧服，全身都散发出妖异的气息。"怎么了，少爷？很在意那个人吗？"小孩子对着老太婆不知道说了什么。我只能听见老太婆的回答。"是嘛，那样子啊……但是现在很忙呀。还是回头再说吧。"两个人消失了。冰川也好，这两人也好，这家医院里果然有什么不对劲的东西。

楼顶。老师双手抱臂站在栏杆前面，正在眺望街景。这一幕似乎在哪里见过……

"……刚才能赶上真是太好了。你没有被恶魔杀掉……"老师转过身子。"那个人……冰川说的，你都听见了吧。很快，这个世界就要沉入混沌了。那就是'受胎'……人类以

前未曾经历的世界的转生。眼下不在这个医院里的人，生命的灯都会熄灭。"老师的眼睛看起来是那么的悲伤，声音却非常冷静。"这种做法……谁都不会原谅吧。但是，像现在这样继续衰老下去的世界，总有一天会失去活力。为了继续生存，这个世界不得不死去一次。"

老师也不对劲。和那个冰川一样，沉浸在一种好似宗教的情绪中。

"背负这个罪的就是我。但是……我不会后悔。"老师的眼里透出坚毅的目光。还是那个面对任何事情都不会妥协的老师，但是，说的却是我无法理解的话。"命运把你带到了这里。这样，你就能在'受胎'中活下来了。但是那也许会比死还要痛……不过，我相信你。明君……"老师背过身，望着街景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仿佛为了即将到来的什么事下了无比的决心，一字一顿地说道："来找我，明君。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给予你支持。即将到来的世界里，我将会作为巫女成为创世的中心，一定能够指引你应走的道路。"

巫女？创世？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呆呆地听着。

"……我明白。这是很难以理解的事情。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了。假如你能以自己的力量来到我这里，那个时候我会告诉你，全部疑问的回答。以及，我的真正的内心……"脚下的楼板突然震动起来。我的眼前被一片白光包围。失去意识之前我才突然发觉：这不就是我在地铁上做的梦吗……

好亮！

眼前一片白色，刺得我睁不开眼睛。我又在做梦？

"进入我世界者，让我看你的心……"不知道哪里传来声音。我努力地适应眼前的光亮，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发光体。莫非是太阳？"哦……你的内心什么都没有，连理的苗头也未萌发。那样不行，那样不能成为创造世界者。"声音继续响起。"走吧！并且去寻找！你必须有所得，有所成。并且在那个时候，你会再次来到我的面前。"

光亮消失，眼前复归黑暗。两个人影出现了。是曾经在新宿卫生病院见过的那一老一少。老太婆脸上还是蒙着黑纱，小孩子依然面无表情。"实在不好意思，少爷对你有兴趣。"老太婆的腔调还是那么慢条斯理。"只不过是个可怜的人类的你，将要得到特别的礼物。这是少爷的意思，你不能不接受。"老太婆对我举起双手，我发觉自己动弹不得，被一种力量强制着压倒平躺了下来，视野里只有黑暗的空间。已经够了吧……这梦怎么还没醒？

小孩子和老太婆出现在视野里。小孩子手里捏着一个扭动的东西，像一条蛇，有四肢的蛇。"不要动……疼痛只是一瞬间……"是老太婆的声音！我的嘴被一股力量撬开。这种感觉，好像被绑在手术台上……难道是……面目可怖的小孩子将手指松开，我无法净扎，也不能叫喊。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令人恶心的活物坠入我的嘴里。剧烈的疼痛，伴随着骨肉撕裂的声音。不对，这不是梦。"那是宿有恶魔力量的祸魂。"老太婆的声音说道。"……这样，你就成为了恶魔。"这是我昏过去以前听见的最后一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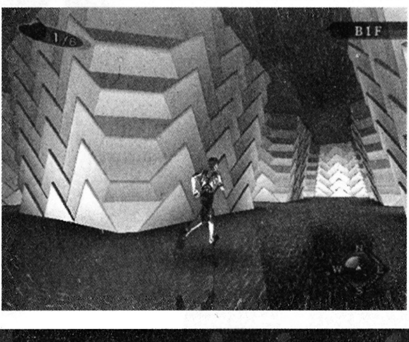
好亮！

眼前一片白色，刺得我睁不开眼睛。我还在做梦？

白光渐渐褪去。我的视野里陆续出现了白色的床单、铁制的床架、输液用的铁架等医院用品……以及我的手——两只遍布青黑色花纹的东西。惨白的灯光下，我从镜子般光亮

的地板上看见了自己——遍布青黑色花纹的、人形的东西。

走出新宿卫生病院，眼前是语言无法形





容的景色。整个世界一片寂静，昏黄的天空中倒挂着城市？不，城市已经成为了天幕的一部分。纵横交错的街道在天空织出诡异的图画。眼前是空无一人的新宿市街，但是我没有看到地平线。远方的地面逐渐向天空卷起，和天幕连成一体。似乎只要顺着眼前的路走下去，就会走到天上。

不知何时，那一老一少又出现在眼前。我握紧了拳头。"看样子，没有立即就死掉。暂时放心了。"老太婆开口了，那语气仿佛在谈论放生的动物。"总算也是受到少爷特别照顾，完蛋的话就麻烦了，呵呵呵……"隔着黑色的面纱，我感到了老太婆邪恶的笑容。"……说起来，你是第一次到外面的东京？那么，由婆婆来介绍一下吧……抬头看上面。"我顺着老太婆指的方向抬头，这才注意到光线的来源——一个发光的球体漂浮在天空中。但绝对不是我熟知的太阳。因为发光体后面可以看见连接到天上的城市。也就是说，发光体和大地的关系如同蛋黄和蛋壳一样，天地成为了一枚巨大的卵。"如你所见，东京变了个样，成为了圆形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中心……看见了？那个发光体。那是**カグツチ**，创造这个漩涡界的能源，也就是这个世界的太阳。"金发的小孩在老太婆耳边耳语了什么。"哦呀？少爷，已经要走了吗。那么，就此别过。今后也请多多关照了。"老太婆微微欠身。"将世界创造也好……破坏也好……"

离开了新宿医院，我踏上了自己的旅途。为了在混沌的漩涡界里寻找其他的人类，也为了寻找佑子老师，我要从鸦那里得到答案。

踏入舞厅大门。舞台的阴影里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我停下了脚步，千晶缓步走了出来，还是那身名牌服装和栗色的长发，和那时候的她没有任何改变。"……这种时候，我该说什么好呢？"她的脸上并没有露出意外重逢的惊喜。"……应该说'双方都平安无事，太好了'吗……"千晶悲伤地垂下目光。"我知道。你是明君吧。"

我突然明白了。是的，差点忘记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我现在只是一个遍布青黑色花纹的，人形的东西。

"不要紧，我不会害怕的……我明白。哭泣也好……大声喊叫也好……这场噩梦也不会醒来了。"千晶闭上了眼睛。"我只是稍微有些……累了。"我想说些什么安慰的话，却无从说起。"那时候，我在医院大厅等你，突然就失去意识……醒来以后周围就只有恶魔了。再没有看见其他人，手机也不通了……为了求救，我发狂般地逃出了医院，结果发现……变了的，并不是只有医院呢……"千晶继续说道。"外边成了什么样子，你已经见过了吧？我连自己的家也找不到了……会不会整个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呢？我真的这样想过。""能遇到你太好了。多少有些……见到了希望。平安无事的人一定还有，佑子老师、勇君……都还不知道在哪里。我要去找他们。"千晶的表情变得明朗了一些。"就这样子下去的话，我是不会安心的。大家……一定还活着。命运……一定不会那么残酷。有缘的话，我们还会再会吧。"千晶消失在舞厅门外。

银座大地下道，原本是整个东京的下水



道机构。如今整个城市已经死亡，下水道也荒废了。

意外地，我在这里看到了人影。但是也许是被我的外表惊骇，人影逃走了。我毫不犹豫地追了过去。穿过杂乱的地道来到下水道主管，这里堆满了木箱、纸箱等杂物。潮湿霉臭的空气里晾晒着布片。没有错，这是有人生活的痕迹，而且还不只一个人。下水道两旁的房间里涌出一群奇怪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穿着破旧的衣服，状如难民。我的到来似乎引起了很大的骚动。

"恶魔呀！曼陀罗军的恶魔来了！"他们绝望地喊叫着。

"完了……全都完了！"一个老人叹息着。我向他走去。"……啊啊？什么？不是曼陀罗军的恶魔啊！"老人长舒一口气。"大家，不要惊慌了。这不是曼陀罗军的恶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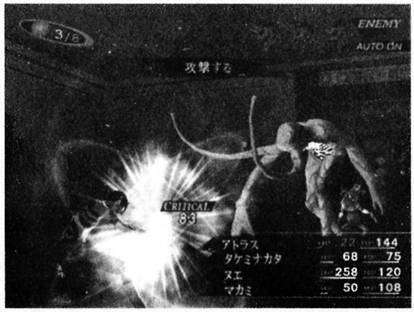
"什么啊，看错了？""太好了，得救了。""白白受惊一场。"人群安静了下来，各自返回了房间。

"怎么了你，我们那么希罕吗？"老人注意到我的目光。

是的，总觉得哪里不对。明明看起来是人类，总觉得有什么地方和我熟悉的人类不同。

"人类？不，我们不是人类。我们是叫做拟人的东西。自从人类灭亡，在这个漩涡界里居住的恶魔找不到奴隶，于是用泥土造出了我们。我们是被恶魔造出来的拟人，生来的命运就是被恶魔当奴隶。"老人悲哀而又无奈地说。"但是，我们也有一颗会感到痛苦的心……对于当奴隶感到痛苦，所以逃出来，隐居在这个地下道里。住在这种地方，你也该看出我们的处境了吧……明白的话，就别来惊扰我们了。"

曼陀罗军总部厚重的大门内传来人声，我听出了是谁。推门而入，眼前是久别的朋友——新田勇。他在和一个巨人般的恶魔争执："你到底要做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啊！"勇极力在辩白着什么。发觉了我的存在急忙转身。"又一个恶魔？……你……你是？"勇的脸上忽出踌躇的表情，很快转化为重逢的



喜悦。"明！是明吧！帮帮我！没有时间在这种地方继续耗下去了！佑子老师被……"话音未落，勇背后的恶魔挥起铁槌，将他打昏了过去。

巨人转过脸来俯视着我："没见过的恶魔？但是，胆敢踏入曼陀罗本营的，都要接受我托尔的铁槌制裁，人或是恶魔都不例外。捉住这家伙！"我被一群恶魔包围，看着托尔的背影远去。

被打了一槌的勇看起来受伤不轻，说话也很虚弱："……明，你来了……好痛！可恶，那些恶魔们，打算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勇耷拉着受伤的手臂，脸上也没有了平常的笑容。"我听说了，你通过了决斗裁判，自由了。而我这边呢，正如你所见……"勇苦笑了一下。"任何时候，你都比我强呀。即使面对恶魔也是。"

"不过，看样子他们没打算立即杀掉我。暂时还不用担心。对了……老师的事，我打听到了！"勇突然忘记了伤痛，眼里也有了光芒。"在银座！那个什么ニヒロ机构的巫女就是老师！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打听到！可是我没有能力救出老师……"勇的目光暗淡了下来。"于是，我就到这里来了……"我明白，勇。你来这里的目的，其实和我是相同的。"曼陀罗军已经决定攻打ニヒロ机构了！"勇急切地注视着我。"如果老师被卷进去会死的！求求你，赶在这帮野蛮的恶魔前面，去ニヒロ机构救出老师，你一定可以做得到的！"是的，我一定会把老师救回来。那个时候我还要来救你，我发誓。面对身陷囹圄、满身伤痛却还在担心他人的朋友，我暗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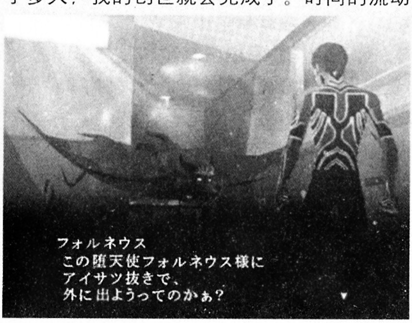
了决心。

ニヒロ机构本部中枢。冰川默默地伫立着，观看巨大机械的运转。红色的能量不断被机械集中起来送入地下。

“竟然能到达这里……看来曼陀罗军也并非全部都是蠢货。”冰川注意到了我的到来，我第一次看见他的脸上留出惊讶的神色。“……这可真令人意外！你是那时候的少年，竟然还活着。并且……那个样子，很明显得到了人类不可能有的巨大力量。”冰川的眼神充满了敌意。“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了来见我？”是的。我有很多事情还想问你。“是嘛。为了多大的目的，竟然来找曾经想要杀死自己的人。”冰川皱起眉头。“很好，仅凭一个人就能来到这里，确实值得赞叹。那么想知道的话，就让你知道吧……这个世界的真实。”冰川示意我看他身后的机械。

“看到了吧，这个装置是收集マガツヒ的东西。相似的，你在上阶应该见到了。你想过マガツヒ这个东西是什么没有？”我摇头。“好好记住了。不理解マガツヒ的含义，在这个世界就只有死路一条。マガツヒ，那是献给神的供品。为了招来创世之神，实现这个世界的存在意义，绝对不能没有的关键。”冰川脸上带有轻蔑的神色。“在这个世界，持有强大意志的人可以涂改一切。把思想作为真理散布开去，把マガツヒ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神就会出现，世界就会按照这个人的理想改变。”冰川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宗教般的狂热“……是的，这个混沌的世界，正是为了‘创世’而作出的……经由我的手！”

冰川的目光转向脚下轰鸣的机械。“要不了多久，我的创世就会完成了。时间的流动





最为静寂和谐的圆环‘シジマ’就会诞生了。曼陀罗军的蠢货们以为已经占领了这里，但是如你所见，中枢完好无损。就算现在废弃不用，マガツヒ也会源源不断流入这里。”“……但是，那些家伙必须受到报应。必须告诉整个世界，敢向我ニヒロ机构下手的人会怎么样！难得的机会，你也好好看吧。我现在就要使用残留在这里的マガツヒ，呼出新的力量——ニヒロ机构的王牌，Nightmare System。”

大地震动。ニヒロ机构建筑顶部的圆洞射出红光，笼罩了曼陀罗军总部大厦。大量红色球体升腾起来，向上空飘去。“明白了吧。这是能够支配世界中的マガツヒ流向、将其全部集中在我手里的系统。刚才以曼陀罗军本营池袋为目标，那里的マガツヒ现在已经消失了。曼陀罗马上就会腐朽了。没有了マガツヒ的恶魔，就如同没有了氧气的人类。”刚做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冰川的神色还是那么冷静。

“对了，这个系统是以高尾佑子为媒体运作的。不愧是创世的巫女，她实在是很起作用……你担心佑子老师？”冰川转过身去，仰头望天。“遗憾的是她不在这里。和你再会的机会，多半已经没有了。现在的她是创世的巫女，此外再没有别的身分。”冰川突然想到什么，回过头来。“果然你是不应当在‘受胎’中生存下来的。还留恋前世的人，在这里只会因为无法适应而受苦……那个时候，不该纵容她的愚蠢。”冰川的眼神竟然有一丝怜悯。“少年，你的痛苦，由我在这里为你了结。不管你抱着怎样的幻想来到这里，在这个世界，你能够做成的事，一件也没有。去

吧，回到旧世界的人类那里！”

曼陀罗本部的火光下，千晶倚靠着石柱，样子看起来是那么疲惫无助。看到我，她的眼里有了一丝光芒。“……好久不见了。听说有人在决斗裁判中获胜，我就想会不会是你……虽然经历了很多困难，来看看果然是对的。”千晶缓缓站直了身子，走了过来。“有一件事，我一定想要征询你的意见……”她越走越近。

“我……跟随了能够决定这个世界命运的东西。”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微弱，但是有一种心意已决的坚定。“你也应该知道了吧？世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所以……我想要‘创世’！”她看着我的眼睛。“你会觉得我说的很可笑吧？但是我回忆起来了……世界改变的时候，我听到的那个声音。你也一样活了下来，你也听到了！”

她的脚步依然没有停下，直到越过我走向远方。我看着自己的双手发呆。“从那以来……我一直在想。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怎么办，而是世界为什么会这样。那样子，一下就明白了——以前的世界，已经是不需要的东西了。”千晶的声音好似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以前的世界，虽然有很多人，很多事物。但是已经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东西，时间只是在白白流逝。世界最为必要的东西，那里没有！”

“确实，我失去了很多，很悲伤。但是，我在‘受胎’中活下来了。‘自己一定是被选中的’——现在我只能相信这点。我的心中还留有悲痛。但是，能够把泪水咽下的话，在这可以得到无限的可能性——通过コトワリ(理)得到的，创世的力量……‘选择吧！’那



个时候，那个声音这样告诉我。世界已经不再需要无用的东西了。所以我想要创造，由强者、优秀者来建设的乐园，ヨスガ(缘)的世界。不会再有像我这样，世界改变了就无法生存的弱者的世界……能够在这个世界成为强者并生存下来的你，一定能了解我吧？”

“是吗……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今天能跟你说这些实在太好了。我们还会再见吧。同为过去的世界幸存下来的人，我们的道路一定还会交织的。”我猛然回头。千晶已经不在了。

地牢已经空了。只剩一些体力衰弱暂时无法离去的拟人。他们脸上并没有获得自由的喜悦。“フトミミ大人……请救救我们的领袖フトミミ大人……”“我们的领袖フトミミ……因为能够预见未来，被曼陀罗军的恶魔抓到歌舞伎町的监狱里去了。”

在如同火星一般升腾的マガツヒ气流里，我看到正在整理自己帽子的勇。“你回来了啊。”勇的声音充满了期待，但很快失望就写满了他的脸。“老师……没能带回来吗……”“连你也不行吗……我还对你那恶魔的力量抱有期待呢……”勇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绝望。“曼陀罗完了，力量的天平完全倒向ニヒロ机构。这个时候，老师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在这种世界里像无头苍蝇一样……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勇低下了头，眼里有泪光。

“这样的话，只有赌上那个了！”勇抬起头来，又恢复了以前的他。“你也听说了吧？有个相当了不得的拟人呢！听说那家伙能预言任何事，连曼陀罗军的覆灭也被他说中了。去问那家伙的话，一定可以知道老师的所在。听说曼陀罗军把那家伙抓起来，押到歌舞伎町的监狱去了，现在一定还在那里。我这就去那里找他！”看见了新的希望的他一下子又有了活力。不顾我的阻拦，走掉了。“反正这种世界无论呆在哪里都有危险。那样的话我宁可去可能性高些的地方。回见！”

5F，龙王背后的房间。

一个青年拟人男子从左边的牢房里走了出来。看见我，理所当然地吃了一惊：“你



是……”男子略一思索，“‘既像人，又像恶魔’……原来如此。我的占卜中出现的‘人修罗’指的就是你啊！感谢你打倒了ミズチ，破解了蜃气楼，我们也可以逃出去了。”和别的拟人不同，他的言谈里透出智慧，具有领袖的魄力。“我的名字是フトミミ。你大概也听说了，多少具有一点点能看见未来的力量。我的占卜中提到似人非人的‘人修罗’会来解放我们，看来就是你了。对了，说到人类……”他指指对面的房门“那里有人类少年被关着。他似乎是来寻找我的，不过也被捉了。”フトミミ闭目思索了一下，“嗯？原来如此，看样子和你认识。早点去见他吧。从他身上我感到奇怪的气息。”

フトミミ离开以后，我推开了那个门。这是一间普通的牢房，不同的是，有一个圆柱体的终端。勇站在终端前看着什么。听见开门声他紧张地转过身来，就和当初在医院病房时候一模一样。“什么，是你啊。”勇看清了是谁，脸色回复常态……不，嘴角带着轻蔑的笑容。是我看错了？

“这个时候你来做什么？来救我？哈，已经太晚了。”他冷笑了一声，说出难以置信的话来：“我和你，还有佑子老师，都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还来干嘛？”当然是来救你，我们不是约定好了么？”这种世界里……会有人真心愿意救助别人么？我必须得一个人活下去。”眼前的勇完全变了个人。“‘去追求真理吧。’——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知道是谁这么对我说。虽然我一直不明白是指的什么。不过，托被关在这里的福，我自己琢磨出来了。”勇……为什么，继老师和千晶之后，连你也变了呢？”真理这东西，不是让你去瞎蒙到底在哪儿，只能在自己里边寻找。这样子我就找到了属于我的道路……不依靠任何人。”勇用手抚摸着终端，眼神里带着狂热，如同冰川一样。“连接到这里的アマラ经络……我所追求的东西就在那里。那里有导向真理的巨大力量……”终端开始旋转起来。“看，它在叫我了。”勇的身影消失。看样子，是利用终端转送到别处去了。

出门，眼前是フトミミ和一群重获自由的拟人。“带领大家再次向你表示深深的感谢。”他的声音很诚恳。“离开这里以后，我们打算出去旅行。对于没有任何力量的我们来说，需要好好思考，怎么做才能没有痛苦地生活下去。在这个世界里，一定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拟人的容身之处……”フトミミ再次闭目思索。“……算是作为答谢，给予你一个预言。我的占卜结果里提到，有个男人在银座等待你。去会见他吧。那么我们就此告别了。”フトミミ带领拟人们再次深深地鞠躬然后消失了。不幸的人们啊，虽然你们不是人类，却和人类一样能感受情感和痛苦。在这个混沌的漩涡界，也许你们比仅有的人类还要更像人类。但愿你们的苦难能够就此终结。

“来找我，明君。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给予你支持。即将到来的世界里，我将会作为巫女成为创世的中心，一定能够指引你应走的道路。”漂流的时时刻刻，老师的这番话都会成为我坚持下去的动力。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再会。佑子老师神志全无，倒悬在三角形的物体上，沐浴在塔顶泻下的光线中。红色的マガツヒ如流水般穿过她的身体，没入三角形的物体。看起来像是





疯子想出的怪异组合，却又如同一件机械般规则地运转。我缓缓地伸出手去，生怕不小心弄碎了老师的躯体。

“谢谢你……明。”老师睁开了双目。“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你会来救我的……”由于身体还衰弱无力，老师的声音很轻，轻得听起来似有一丝愧疚在里面。“很可笑吧……我对你说过，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会帮助你的……结果，被救的是我自己……”老师竟然满脸羞愧地低下头去。“我是个什么力量也没有的可怜虫……以为能够影响世界的运转，结果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自主……是的，我被‘让你成为下一个世界的中心’这话冲昏了头脑……我只是个被冰川彻底利用了的巫女……”往日充满冷静自信的老师不见了。在我面前的，只是个无助的女人。

“确实，由于受胎世界沉入了混沌，变了……而我帮助冰川达成了这件事。”佑子继续说下去。“但是这样下去，我所期望的世界根本没有可能实现。我所期望的，人们重新找回生活动力的理想世界……”这一切，一开始就是老师你和冰川的计划吗？我呆呆地看着自己曾经无比信任的人，感觉自己心里有什么在崩溃。“……我呀，其实并不喜欢以前的世界。大家只会追求安逸的生活，无责任心、自私任性。”老师的目光还停留在回忆里。“谁也没有注意到，那并不是幸福，仅仅是懒惰。没有人去竞争，也没有人去追求变强。所以我这么想……这样下去我们一定会变得软弱无力，最终消失掉。因为那么想，所以才会被冰川利用……不过，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

老师站起来，抬头望着天顶射下的光线。“创世还在途中，下一个世界的形态还没有决定。”她张开双臂。“在这里我知道了我的神。那是连冰川也不知道的，被这里的マガツヒ所呼唤来的神。而他一定会传授给我创世的真理。”老师面向光线闭上双目。“以自由为名的愚者啊，在这道光线下，你可以得到全部的宽恕。”一个声音突然响起。“我的，名字叫做阿拉迪亚。从アマラ经络的尽头而来，带来自由是我的使命。在自由的名义下，光会回到世界，暗也会回到世界。”是老师在说话，但我能感觉到，在我面前的不是老师。

“男子！朝向创世吧！那样你也将成为一个世界。不要顺从任何人，自己去寻求根由。失去了力量的女人也将会取回其力量。那时候世界就会踏上创世之路。……而我必须将其引导。男子，去巡视世界吧。你的创世将从那里开始。”话音回荡在空旷的塔里。佑子老师和回声一起缓缓消失了。

“哎呀哎呀，阿拉迪亚也进入到这个世界了吗。这样子就更麻烦了呢，少爷？”背后传来熟悉的声音。夺去我人类身分的二人又出现了。“答谢吧，少爷已经允许了授予表现不佳的你以智慧，用心听好了！”老太婆依然是命令的口吻。“现在这个漩涡界已经即将走向创世。受理的启示，打算创世的人之间真正的争斗即将开始。是的，在这个恶魔的世界，只有人类才能得到创世的真理。”“她轻蔑的目光透过面纱而来。“身为恶魔，不被理所启示的你，注定只能在理的漩涡中挣扎。是抓住哪一方作为救生的木板，还是被激流击得粉碎……观看在那样苦境中挣扎的你就





是少爷的快乐。请你让少爷充分尽兴。"两个人便又消失了。

说完这些话，迈着疲惫的步子走出了百层塔，感觉自己已经是一无所有。找寻佑子老师是支撑自己在异界拼搏的动力。然而这就是你的回答吗，老师？那么今后我要为自己活下去。不管是作为人也好，作为恶魔也好，都无所谓了。

"意外的角色来了啊。好久不见了，少年！不，应该是'人修罗'。看样子，我们在最初相遇的时候已经注定会再见了。"冰川抬头看着曼陀罗大厦。

"我创世所需的**マガツヒ**，在毁灭这里的时候已经基本满足了。所以，你前往**オベルスク**的时候我也没有加以阻止，因为我想检验被称为人修罗的你。结果你不仅打退了刺客，还自己解放了巫女。弥罗克经典上记载的人修罗的力量，远远超过我的想像……"

"我们也许可以共事也说不定……一起为了**シジマ**(静寂)的真理。"冰川开始解释他的真理。"人的欲望，就好像这小小的灯火，微小而又温暖。但是，不灭的火焰最终会越烧越烈，成为无法控制的烈火。人类实在太目光短浅了。留恋这点点温暖，无视火焰会将一切化为灰烬的破坏本性。""人的存在应该是为了世界尽自己的本分。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划分这条线的不是人自身，是世界。人类，仅仅只是映照世界光芒的信号台就足够了。一个一个的信号台交织组成这个世界，这就是作为人最好的人生。你不那么认为吗？世界需要静寂。"

"大家请听好。我现在要说的，是关于我们未来的重大事件。自从逃离曼陀罗军的支配以来，大家用自己的双手建设出了新的家园，做得非常出色。但是，安宁的日子快要结束了。有可能会有破坏我们生活的威胁出现了。在代代木公园，邪恶的力量聚集在那里。虽然现在还只是不祥的气息，但是，为恶人所利用的话，也许会变为让我们家破人亡的根源。"**フトミミ**说道。

"代代木公园？""拟人的威胁？"拟人们议论纷纷。

"但是，不可以害怕。大家团结起来学习自卫之术。那样的话，即使邪恶到来，我们也能将其击退。从今天起，大家要更刻苦地工作、劳动，为了那个时刻做好准备。绝不可以输给威胁我们的邪恶。我通过占卜能看见未来，也深深了解，所谓未来，就是为了拿给我们改变而准备的。我们拟人从苦难中解放的未来，一定会到来。"**フトミミ**握紧了拳头。

"你果然回来了！相信你真是太好了。漫布在公园里的邪恶气息也消失了。灵石你已经拿到了吧。"佑子老师走过来，有些急不可待地双手捧过灵石。"**マガツヒ**已经被用尽了啊……对你来说这已经是无用的东西了。我拿走可以吗？"她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灵石，不等我回答就双手捧着灵石转过身去，一边走向屋内，一边喃喃自语："这样……终于离我的世界又近了一步。我的神一定会授予我真理的……"老师的背影显得是那么地陌生。

"所谓自由，是悬崖边的舞蹈，山尖上的醉狂。道路尽头等待的是坟墓。男人哟，我看见了你的心。你这以自由为名的愚者哟！"异神阿拉迪亚的声音突然在小屋里响起。"我看见了，为了那个名字，你将要患病受痛，背负无尽的折磨。恐怖吗？给你病患。为了那个名字，你将被亲友背叛，被世人否定、被灰暗的失败包围。恐怖吗？给你欺诈，恐怖吗？给你灾祸。"

"男人哟！去巡视世界！有力量在阻止你的创世。不知道这点的话，你就不会成功。去竞争并且生存下来，你的世界就会诞生。

现在池袋已经出现了力量。而和这女人一起的我还没有成为造物主的力量。你自己去追求根由吧；这就是我授予你的真实。”阿拉迪亚离去，佑子恢复了神志。“阿拉迪亚神……还没有……授予我真理。到底还有什么……是我欠缺的呢……”她似乎非常地失望。“我必须走了。到底创造怎样的世界，和由谁来创造，这些，我必须亲眼去好好看看……谢谢你，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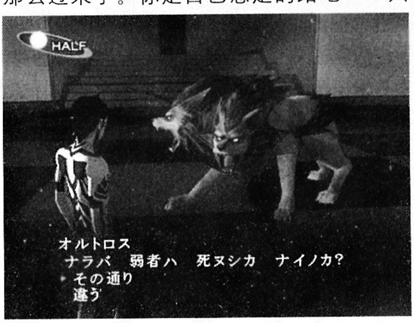
アマラ神殿中枢。

出现在眼前的，是与オベルスク顶层相似的情景。只不过角色换成了丈二。他被勇吊在天顶上，红色的マガツヒ通过他的身体流入黑色的池塘。勇——正确地说，曾经是勇的东西转过身来说：“辛苦你了，明，真是帮大忙了。托你的福，异神们所持有的マガツヒ都弄到手了。有这么多的话，ムスビ的真理就会启示了。”见我想要救丈二，他讥讽地笑了。“看到了吧，那家伙成为集中マガツヒ的核，整个神殿的マガツヒ都通过他汇聚在一处。老实告诉你，想出这么方便的法子的不是我，而是这家伙。只不过在他原本的计划里，架在那里成为核的是我们两人中的一个！”

“我只是考虑手法而已。实际是否会那么做并不知道。”丈二开口辩白。

“你已经做了。”勇轻蔑地望着他，带着复仇的快意。“‘在这种世界里，人的性命并没有多大意义’，这句话不是你说的么？”

“不管我说什么，你也只会听你想听的吧，随便你怎么做了。”丈二闭上眼睛。“为了手中得到的，已经失去了太多，我的确是那么过来了。你走自己想走的路吧……只





是，你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不要忘了！”

“不用你说我也会这么做的。支配这里的是我。”勇转过身来。“明，这是作为好友的请求……ムスビ的守护降临仪式，一定要借你的手来实现。现在已经一切就绪了，接下来只剩下将那家伙打入アラマ的深渊……怎么样，你愿意答应好友的请求吗？”

丈二的身体融化在マガツヒ的池塘里。

“成功了！アラマ经络的那一边，我的守护正从无底的深渊而来。”勇望着黑色的池塘，如释重负。“那是个漂流在时间之外，连自己的名字也遗忘了的存在……对，那家伙是无限孤独的支配者。”勇略微思索了一下。“不过，这样继续没有名字的话也太衰了……对了，漂流的神……就用诺亚为你命名吧……出来吧，诺亚！”随着勇的呼唤，池塘里升起了一个巨大的不定型体。勇化为红色的球体，没入巨物。“怎么样？明，就是我的神。很正点吧？………很快ムスビ的世界就会来临了……谁也不会被干涉，幸福的新世界……”

回到浅草，街道已经成了死城。到处可以看见拟人的尸体。赶往拟人的圣地ミフナシロ，那里也是满地尸骸。

奄奄一息的拟人捂着伤口：“女人……像恶魔似的女人……抢走了我们的マガツヒ……”“‘拟人是不配得到真理的启示的’……那女人那么说的……是吗？”他们的眼神充满了绝望。

来到最下层“镜之间”，这里已成血海。

石块筑起的祭坛上，我看见了受伤的フトミミ和那套熟悉的名牌服装——继承了牛

头天王的力量，曾经是千晶的东西。她正提着一个半死的拟人，带着残忍的微笑。“放肆的拟人……你们活着就是个错误，一个也不剩全部回到土里去吧！”千晶甩掉拟人的尸体，转身逼视着フトミミ。“明明那么软弱，还拼命要活下去。妄想要变强，那就是你们的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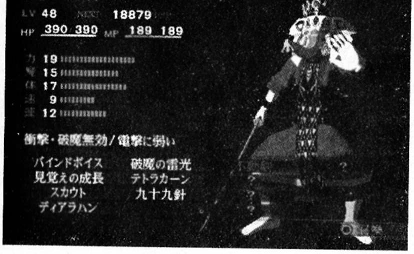
フトミミ看见了我。“帮帮我们！明！”他向我恳求“不制止这个女人的话，我们都会被杀了……！”

千晶也看见了我，“明君？你来得正好。”她耸耸肩。“我正发愁打扫不干净这些拟人呢。”

“你是不会帮助这样的事的……”フトミミ将左手放在胸前，用诚挚的目光望着我。“你持有普通的恶魔没有的心……对吗？”

“现在的你，应该可以明白我以前说的了吧？应该创造只有强者、优秀者的世界。弱者只会带来混乱和迷惑！只要还在搭理这些弱者，美好的世界就不会完成。”千晶也望着我。“怎么样？我说的，你都明白吗？”

“是嘛，我还以为，只有你是不同的呢……你的身体是为了什么变成那样？你一直都不明白吧……”千晶的声音有些悲伤。这一瞬间，我又看到了那个流浪在异世界，疲惫无助的她。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没能抱住她呢？“我们已经不再是朋友了，而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争夺创世的机会、相遇就只能战斗的敌人。我曾经说过，命运……一定不会那么残酷。现在我们都成为了不会流泪的身体，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千晶的声音有些硬咽。“我不再需要你了……就这些。再见！”



“还不明白吗？你那以自由为名的欲望才是堕落的根源。真的从内心里相信自由的话，为什么还要指望创世？你已经厌倦了旧的世界才对，为什么还要想将其复原？”是冰川的声音。

“那是因为……”是佑子老师的声音。

我没有去打扰他们的对话，而是静静地听着。东京受胎始于这两人之手，也许他们的对话里会有我想知道的东西。

“将自己的学生送来漩涡界也是如此……你到底在期待什么？”冰川皱起眉头看着佑子老师。“将自己办不到的事交给他们来做？还是要让他们也体会同样的挫折？”

没有听到老师出言否定。我都明白了。那个时候，我和千晶还有勇三人会留在新宿医院，并非偶然。

“你还没有明白，为什么你没有得你的神的启示？因为你只是个利用自己的学生的老师。你只是在反复逃避而已！”冰川的这句话将佑子老师完全击倒。“其实，你内心里根本就不相信自由这种东西吧？”冰川讽刺地冷笑。

“人子哟！你所追求的静寂，不也是一种自由吗？”异神阿拉迪亚突然出现了。

“那个样子……异神阿拉迪亚吗。你就是附在佑子身上的神么？”冰川冷冷地说完，又回过头去。

“但是，在这结界当中你什么也做不到，老老实实看着我的守护降临吧。”冰川双手推开了一个像是棺材的东西，大量的マガツヒ从里边升腾起来，冰川被裹在红色洪流里。

“……在这个地方，只有被消灭了一条路了。女人哟，随我一起到新的地方去吧。”是阿拉迪亚的声音。

一直垂着头的佑子老师抬起头来，眼神变得很坚定。“不……我不会去的！不制止冰川的话，以前的世界也好，新的世界也好，都会就此死去。”

“那么，我在那个地方等待你。你内心的希望就是通向那里的道路。”阿拉迪亚说完这句谜一般的话以后消失了。

红色洪流里传来冰川的声音：“可怜的人

哟！被伪冒的神欺骗，到最后也被抛弃了。很快这里就会被吞入虚无的空间。至少在最后，履行自己作为祭品的职责吧。”黑暗笼罩了整个空间。巨大的黑影出现了。那是冰川唤醒的。将世界归于静寂的守护。佑子老师、我、还有整个议会堂都被卷入了黑暗里。

好亮！

眼前一片光芒，刺得我睁不开眼睛。

光芒中，依稀可以看见一个女性的人影。“明君，最后的一丝可能性，似乎已经被夺去了……”女性对我说。我想起来了，这个熟悉的声音。我的高校教师，高尾佑子老师。“但是，即使这里没有，自由的国度也一定在某个地方。”老师的眼里透出坚毅的目光。还是那个面对任何事情都不会妥协的老师，双手捧着那块叫做ヤヒロノヒモギ的灵石。

“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明君，你已经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前进了。使用这个，按照你的意思，创造你的国度……”佑子老师将灵石两手交给我。“アマラ神殿……快去那里……这块灵石是钥匙，能够开拓通往这个世界的太阳的道路。只要你愿意的话……你所期望的世界，一定会出现。”

老师真诚而又悲伤的目光最后看了我一眼，消失了。



一个声音传来：“哦哦，通向我的道路终于开辟了啊。进入我世界者，我曾看过你的心，你所持有的ヤヒロノヒモギ，对于强者，是创世的阶段。对于弱者，则是坠死的楼台。若你的意志已经决定，那就带上你所找到的，再次来到我的面前。”

老太婆和小孩子又出现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恶魔居然也能开拓出通向太阳的道路。这下子连婆婆都有些吃惊了，少爷……太阳伸出的触角已经连接了オベリスク才塔的顶端，可以从那里攀登了。企图创世者会徐徐地汇集到这里来吧……”老太婆说话时候的那种轻蔑感没有了。“到目前为止，你都很出色地活下来了，让少爷也觉得很开心。但是，最后一幕是到现在才开始……绝不要掉以轻心。这一幕，会是以恶魔成为创世主来结束吧……少爷？”

附录　笔者完成的结局

“嗨！”耳边传来喊声。

我睁开眼，眼前是自己家的天花板。

“怎么搞的，还在睡呀？”勇站在门口，举手抬抬帽檐。“该走了哦。等太久的话，千晶会发怒的！你这家伙，今天不是约好去看望佑子老师吗？怎么还在睡懒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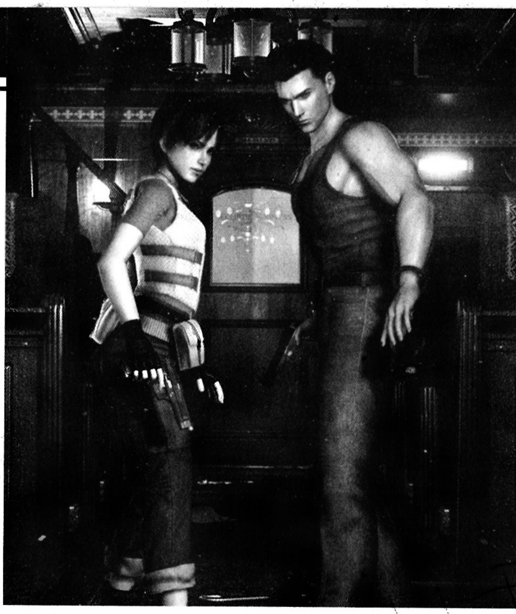
对了……我想起来了。去看望在新宿卫生病院住院的佑子老师。一切都是从那个日子开始的。我再次看了一眼久别的家，出门去了。代代木公园那里，千晶正在等着我和勇。

桌上的电脑显示有新的Mail到达。

“近来可好？我的身体已经好了很多了，很快就可以出院了。因为我的彷徨，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从心底里感到歉意。但是你跨越了困难……我也因此得救了。那个时候，世界看起来非常悲哀。但是，那是因为自己非常悲哀的缘故。现在已经可以将其割舍了。我想要脱胎换骨重新开始！不管是怎样的世界，都相信自己，不要放弃努力……虽然写了这么多，这件事情你一定能明白吧。今天，大家能在这个世界里，都是因为你的努力。谢谢你……”

军人的诀别

《生化危机0》



在一番苦战后，瑞贝卡和比利终于击败水蛭女王，并在大爆炸前逃离了研究所。爬到山顶的两人坐在地上凝视着远处的大爆炸，总算是长出了一口气。比利更是如释重负地躺在了草地上，在刚才的战斗中，一直铐在他左手上的半截手铐已经掉了下来，并被他远远地扔到了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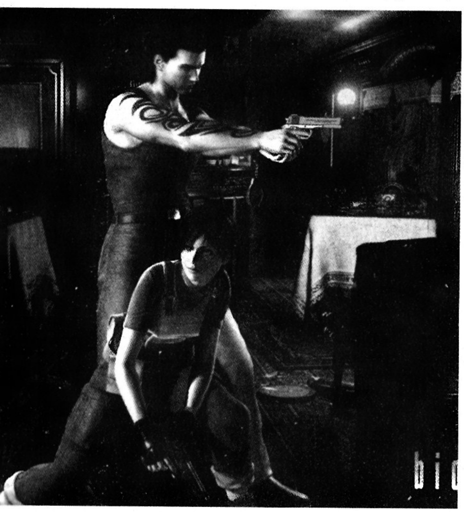
而从山崖上望去，瑞贝卡注意到了不远处山下的那幢建筑。

"瞧，下面那幢房子就是恩里克所说的汇合地点。"瑞贝卡说道。她略微思考了一下，忽然摘下比利脖子上的狗牌，

"我想该是时候说再见了……"瑞贝卡看了一眼被自己托在手心的狗牌，然后将它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我会在报告中说明，比利·科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嗯，是啊。"比利拍拍屁股站起身来，双手叉腰笑着说道，"我现在应该已经是一个丧尸了。"

他转过身去望着湛蓝的天空，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当觉察到瑞贝卡一直在注视着自己后，他又将身体转了回来，正视着瑞贝卡的眼睛。



在双方彼此沉默了几秒钟后，瑞贝卡慢慢抬起右手，镇静地向比利敬了一个军礼。此时比利的表情也变得前所未有的正经，立正、跺脚、举手、敬礼四个动作一气呵成，显示出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的风范。

默默对望了片刻后，瑞贝卡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她放下手，什么话也没有说，转身向着山下别墅的方向走了过去。

比利凝视着女孩远去的背影，良久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谢谢你，瑞贝卡……"

在说完这句话后，比利轻轻吐了口气，迈开大步向着山崖的另一边走去。

虽然《生化危机0》的剧情着实可以说乏善可陈，但结尾时的敬礼还是令我们松弛下来的心灵小小触动了一下。比利与瑞贝卡在危机中相识，在危机中彼此理解，彼此建立信任。而当危机结束后，他们相互敬礼，相视一笑，而后各自离去。但两人都知道，对方已经在自己心目中留下了永难忘怀的记忆。自从《生化危机0》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瑞贝卡和比利的消息，但谁都相信，就像里昂与艾达一样，两人也总有最终相遇的那一天。里昂有艾达，克里斯有吉尔，克莱尔有斯蒂夫，至于瑞贝卡么……比利，加油！



丧尸回首

《生化危机》

闪电伴随着惊雷的怒吼撕裂天空。洋馆的餐厅内，巨大座钟的滴答声一下一下敲击着幸存者的心灵。

吉尔握紧了手中的枪，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一切。

刚才在屋外受到不明生物的袭击还使她惊魂未定，而在逃入这座别墅后，她与其他队友便进入了寻找克里斯的行动中。

有些破旧的房门打开的声音在这寂静的空间内显得是如此的刺耳。吉尔皱了皱眉头，走进了房门那面那条窄窄的走廊。

突然，走廊的拐角处冒出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克里斯，是你吗？”吉尔喊道。

没有回应。

她深吸了一口气，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声音传来的那个地方，但不知为何心跳异常地加速了起来。

走过拐角，引入眼帘的是一个背向着她蹲在地上，似乎正在咀嚼什么东西的男人。

“请问……”

还没等吉尔说完话，一个东西突然滚落在地上。

那是一个人头，已经被啃掉了半边骨肉的人头！

吉尔惊呼了一声，惊恐地向后急退了两步，却撞到了背后的墙上。那个男人似乎听到了背后的动静，缓缓将头转了过来。

完全腐烂，血肉模糊的面孔……

“咚～咚～”

整点的钟声长久回荡在洋馆中……

丧尸回首，这是“《生化危机》系列”乃至整个游戏史上最为经典的镜头之一。不知多少人在玩到这个情节后毛发直竖，从心底里感到了真正的恐怖，而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位无名丧尸也毋庸置疑地成为了所有丧尸游戏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虽然NGC版的《生化危机》也重制了这段动画，但相信留在所有玩家记忆中的，永远都会是那张粗糙但更显恐怖的脸孔，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位“回眸丧尸”毫无疑问算是名留青史了……



空膛的手枪

《生化危机2》



嗡嗡的警报声一次又一次回荡在中心主机过道的机械桥上，从动力炉处传来的噼噼啪啪的漏电声不绝于耳。再过几分钟，这间研究所就将迎来将其化为粉末的大爆炸，而再过二十个小时，这个城市也将迎来自己的末日.

"里昂，我已经不行了……你放手吧。"艾达看着拚死拉住自己右手的里昂，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她就这样悬在半空中，鲜血自伤口处缓缓滴落，而脚下则是落差将近百米的深渊。

"别说了，我现在就把你拉上来！"年轻的警官咬着牙说道，"我答应过要和你一起离开这里的！要走就一起走！"

突然，里昂感到左肩的伤口处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那痛感几乎让其昏厥过去。他能感觉到，左臂的力量正一点点地在消失。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自己极有可能也会一同坠入深渊。但即使如此，他依然死死握紧艾达的手不放。

注意到里昂的异常情况后，艾达昂起头静静注视着青年，脸上渐渐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如果……能够真的能和你一起逃走的话就好了，不管是去哪里……再见了，里昂……"

女子微笑着松开了自己的手。

在里昂惊愕的视线中，那个暗红色的身影自空中缓缓坠落，直至完全消失在弥漫在机械桥下层巨大植物散发出的淡黄色毒雾中。

"艾达——！"

里昂跪在地上绝望地仰天长啸。此时的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双手抱头，失声痛哭着。

很不可思议的是，他对艾妮蒂并没有恨意，因为他清楚，那个女人也是这场悲剧中的牺牲品，所以，他只得将满腔怒火都发泄到那造成这一切的东西上。

利昂猛地站起身，从怀中掏出G病毒试管。紫色的液体在透明的容器中轻轻摇荡。

黑人警官的变异；遍布在整个城市内的丧尸；吐出如刀般锋利舌头的舔食者；下水道通道前到处爬行的虫子……断断续续的回忆蓦地聚拢起来，凑成了一幅幅画面，电影一般从他脑海里快速闪过。但最后停留下来的，是心爱女子那最后的笑颜……

"……就是因为有这种东西！"里昂咬牙切齿地说道。他昂起头，用力将这令各方势力垂涎三尺的东西向桥下扔去。

但是，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而见证这一切的，只有掉落在地上的那支刚才艾达指着里昂的手枪而已。

一支没有装子弹的手枪……

何处是爱情最易萌发之地？

答案是：战场。

一方是新来浣熊市上任的年轻警官，另一方是前来寻找自己失踪男友的亚裔女子。在这宛如地狱般的城市内，相遇相识的两人在并肩作战后的相恋也可算是顺理成章之事。但遗憾的是，这却是一场永远都不可能有结果的恋情……

因为，身为神秘组织间谍的女子来到这所城市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得到G病毒的样本而已。

间谍这种生物，本应是抛弃了所有感情，以遵守命令为最高准则的机器才对。但是与里昂共同行动的艾达，却在内心中萌生了一种异样的情感。

毫无疑问，《生化危机2》才是全系列中在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一作，而相信每位将其通关的玩家，都绝对不会忘记发生在研究所通道桥上发生的那一幕。而在看到三代结束后的里昂和艾达的那两张谢幕插图后，又不知有多少人期待着两人在续作中相会的那一幕。而在最后，我们终于等到了那一天……

复仇的怒火

《生化危机3》



虽然身体的70%都已在帕拉克鲁斯魔剑的攻击中被轰得支离破碎，但追踪者那令人惊叹的细胞生命力却令它仍然残余着微弱的力气。自诞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恐怖后，怪物口中骇人的低吼声此时已经变为了接连不断的惨叫。求生的本能促使它竭尽全力想要逃离这里，但那点力量却只够其在地上慢慢地蠕动而已。

一点一点，一厘米一厘米……

追踪者一边惨叫着一边费力地拖动着自己的身躯，那突出在体外的红色巨眼死死地盯着前方的出口。可就在这时，一个女性人类却出现在了它的视线之中。

吉尔挡在追踪者的逃生路途中，平静地为自己手中的左轮上满了子弹，然后将枪口对准了怪物的脑部。

“这一枪是为了布拉德。”

砰！子弹准确地射入了追踪者的脑中。毫无抵抗之力的怪物发出了一声嘶哑的惨叫。

“这一枪是为了米歇尔。”

砰！溅起的脑浆飞散到了四周的地上。

“这一枪是为了那架直升机。”

砰！追踪者痛苦地扭动着，它拼命想用触手攻击吉尔，可那数条触手只是微微蠕动了一下便又再度软绵绵地瘫了下去。

“这一枪是为了所有被你杀死的人。”



砰！撕心裂肺般的剧痛传遍了怪物的全身，它本想转身向另一边逃去，但却绝望地发现自己全身的力气都已经耗尽了。

“这一枪是借你送给你的主子。”

砰！此时追踪者的意识已经越来越薄弱，它还想要逃跑，可身体却连一寸都无法挪动。逐渐降临的冰冷让它浑身的神经都已经变得麻木，它只能躺在地上，无力地看着那个女性人类一步步走到面前，将枪口直接抵在了自己那颗硕大的红色眼睛上。

“最后的这一枪，是为了我自己。”

吉尔盯着追踪者的眼睛冷冷说道，然后径直扣动了扳机。

伴随着四处飞溅的血水及脑浆，黑色的恶魔终于在浣熊市的地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要论《生化危机》中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怪物，追踪者绝对可以名列前茅。在原本的游戏中，只要我们前往下一个房间就可以逃离一切危险，但在《生化危机3》中，这个一再对吉尔进行疯狂追击的恐怖怪物却成为了玩家心目中永远的噩梦。无论你打倒他多少次，它都会锲而不舍地爬起对你继续进行追击。而当吉尔在钟楼认为一切即将结束时，突然出现的追踪者却以火箭筒击落了直升机，击碎了她以及玩家心目中的希望。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游戏结局时的这一幕才更让人解气，虽然我们可以选择“无视追踪者而逃走”，不过相信所有的玩家都只会在此时选择宣泄那在整个游戏过程中积累至今的怨气吧。



最后的觉醒

《生化危机 代号维罗妮卡》

斯蒂夫的身体陡然间暴长了数倍，皮肤也从白色慢慢变成了绿色，一头漂亮的棕发也完全变成了绿色。没过几秒钟，他竟然变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怪物！

抓起身上的战斧，斯蒂夫朝着克莱尔一步一步紧逼过去。克莱尔简直无法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无论她怎么呼喊，斯蒂夫始终没有任何回应。背后的闸门正在慢慢关闭，克莱尔看着毫无反应的斯蒂夫，终于含泪在闸门关闭前的一瞬间滚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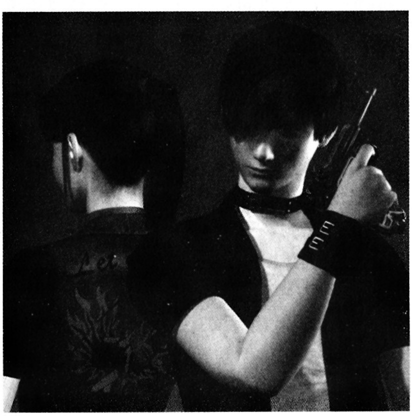
隔着巨大的铁栏杆，克莱尔有些无助地看着曾经温柔善良的男孩变成巨大的怪物，不知所措。

铁闸门并没有想像中的那样结实，斯蒂夫只用了几下就快要将它冲碎了。克莱尔正要继续后退，忽然一条触手从地面冒了出来，缠住了克莱尔的脚踝。

斯蒂夫继续冲击闸门，最后终于将其冲破，举起巨斧站在克莱尔面前。

“不——！”

伴着女孩的尖叫，巨斧落了下去……却不是落在克莱尔的身上，而是一下斩断了缠住克莱尔的触手。斯蒂夫在最后一刻依然保持着一丝人性，履行了他自己心中的誓言。



触手在被斯蒂夫砍伤的同时重重刺穿了斯蒂夫的身体，随后负伤离去。被触手重伤的斯蒂夫慢慢恢复成了人类的样子，倒在克莱尔的怀中。

“你哥哥来了吗？太好了……克莱尔……”浑身皮肤变得苍白的斯蒂夫闭目感受着女孩颤抖着抚摸自己脸庞，断断续续的说道，“对不起，我无法履行承诺……和你一起离开了……”

“能够遇到你……真的太好了。”此时，斯蒂夫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但他的最后一句话，却清晰的传入女孩的耳中。

“……我爱你，克莱尔……”

被女孩紧紧抓着的手陡然松开了，年轻的生命飘然而去。

女孩抱紧渐渐变冷的尸体，有生以来第一次失声痛哭……

一开始我们见到很明显以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为形象参考的斯蒂夫时，大多数人会以为他只不过是个玩世不恭的青年。但随着剧情的推移，我们渐渐了解到了他的悲惨过去，并为他被迫亲手杀死变成丧尸的父亲的那一幕所感动。

在来到南极后，斯蒂夫渐渐发现自己对克莱尔产生了感情，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表白竟然会是生命中最后说出的话语。而克莱尔也没有想到，曾并肩作战的那个人竟然会这样轻易地离自己而去。如果说之前哥哥就是她旅途中的一切，那么在那一刻她终于明白，自己值得珍惜的事情远远不止如此。可惜，这种醒悟来得晚了一些……

不过，在《维罗妮卡》完全版中，威斯克带走了斯蒂夫的遗体。这个伏笔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并不是结束，总有一天，克莱尔将会再度见到那位金发青年的身影。



八年后的重逢《生化危机4》

当里昂走进一个房间的时候，一把枪忽然抵在了他的后背上。

"把手放在我能看到的地方。"

一个女子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

"对不起，我从来不听女士的使唤。"

话音未落，里昂便采取了行动。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转身，只一个回合便将枪从女子手中夺了下来。

"给你一点点忠告。"他将弹匣卸下并把枪扔到了一旁，平静地说道，"下次试试用刀，它在近身战时更有效。"

女子微微一笑，将墨镜摘了下来。

"里昂，别来无恙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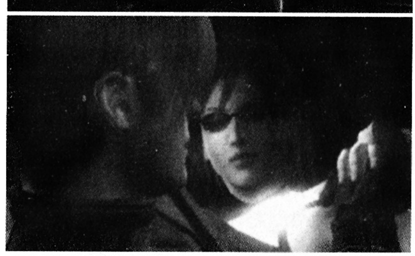
里昂深深吸了一口气，方才平定了自己刚才那有些紊乱的思绪。他曾无数次在梦中想过与面前这个女子再度重逢时的情景，但没想到却会在此时此地相遇。

"艾达……"他轻轻叫出了女子的名字。

我们都在等待着这次相遇，但没想到一等就是八年。更让我们有些郁闷的是，Capcom将这次相遇处理得太过平淡了，完全没有考虑到它的FANS究竟是多么期待两人的重逢，又曾多少次幻想过那时的情景。

《生化危机4》单论游戏性可以打满分，但在剧情处理上就很难称得上及格了。但即使如此，这一幕我们依然会将其深深印在心底，毕竟，它终于圆了那个时代的玩家心目中的一个梦，有总比没有好啊……





玛丽亚的悲剧

《寂静岭2》



“快跑！”听到收音机中传出的阵阵杂音，詹姆士的面色瞬间变得苍白无比，他迅速转过身去，拽起玛丽亚向着楼梯的出口冲去。

背后传来的金属磨擦地面的刺耳声越来越大，沉重的脚步声也越来越靠近詹姆士，即便他在拼命向前跑动，仍然觉得身后那个黑暗的影子在不断地缩短与自己之间的距离。

“这一次，一定要阻止那件事的发生……”詹姆士咬紧牙关，不停步地向前冲去，但是，玛丽亚却突然踉跄了几下，落在了詹姆士的后面，随后，一道铁门突然降下，插在了玛丽亚和詹姆士之间。

追赶着詹姆士的黑影不慌不忙地靠近了玛丽亚，他戴在头上的三角形头盔所散发出的杀气狠狠刺痛了詹姆士的眼睛。

三角头如同观察猎物一样看了看在地上不断颤抖的玛丽亚，干脆地举起手中巨大的长枪，用尖锐的枪头刺穿了玛丽亚的身体。

又一次让这种事情发生了……詹姆士懊恼地捶了一下墙壁，他终究还是没能阻止这一幕的上演。

詹姆士在寂静岭的浓浓雾气中遇到玛丽亚时，是妻子玛丽因为重病去世的几年之后，玛丽亚有着和玛丽一样的容貌，却拥有玛丽所没有的健康身躯与诱惑风情。她比玛丽更加妩媚妖娆，穿着性感的紧身短裙，年轻而又热情。

这不就是他多年以来的梦想吗？更完美的是，玛丽亚也对詹姆士无条件地抱有好感。

和玛丽亚一起在寂静岭中前进的同时，詹姆士也曾怀疑过她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在他还没有来得及找到玛丽亚的真正身分之前，死神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一个头部戴着三角形头盔而看不清面孔的男人，提着一把巨大的长枪，轻而易举地在詹姆士的面前杀死了玛丽亚。

玛丽亚就这样死了么……悲伤与震惊缠绕着詹姆士。

然而，不久之后玛丽亚若无其事地出现了，而且身体看起来似乎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这样的事情之后也发生了几次。三角头总是会在想像不到的时候找到詹姆士，用长枪将玛丽亚当场杀死，然后转身离去。

为什么玛丽亚会出现，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被三角头杀死，在游戏的前半部分，这一直是詹姆士以及我们所疑惑的问题，直到詹姆士在曾与妻子一同共度蜜月的旅馆回忆起那段被自己深深埋藏起来的记忆时，我们才知道，原来玛丽亚就是詹姆士幻想中的完美的玛丽。在玛丽生病的期间，病痛折磨得她憔悴不堪，詹姆士甚至有些憎恨自己的妻子，渴望重新找回年轻美丽的玛丽，而玛丽亚，就是因此为詹姆士诞生的。

但是，因为在心里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詹姆士的潜意识也被罪恶感与自己不能帮助玛丽的悔恨感所填满，这些负面感情在寂静岭中化成为三角头，为了替詹姆士赎罪而不断地杀死玛丽亚。

换句话说，被詹姆士创造出来的玛丽亚永远也无法得到詹姆士的爱，只能不断地承担被三角头所杀死的命运，然而她本身却又是为了满足詹姆士而存在，对于玛丽亚来说，这个命运实在是太悲哀了……

内心的黑暗

《寂静岭3》



赎罪，是《寂静岭》一直以来的主题，但是与其他人都不同，希瑟所要为自己赎清的，是与生俱来的原罪——因为她体内寄生着教会所希望得到的圣胎。

在进入寂静岭之后，充满铁锈与血腥味的小镇与随时都会扑上前来的怪物一直骚扰着希瑟，而那永远充斥在耳边的噪音更是让她痛苦，不论是被白雾所密布的那个看起来相对要干净一点的寂静岭，还是由鲜血的红色与钢铁的黑色构成的肮脏的另一个寂静岭，对于希瑟来说，都是一场无尽的噩梦。

刚刚失去了父亲的她愤怒地举起任何可以找到的武器向着怪物们挥去，散发出恶臭的血模糊了她的视线，也蒙蔽了她的双眼。

希瑟已经不记得自己杀死了多少只怪物才走到现在，但是她必须继续向前，直到找到杀死自己父亲的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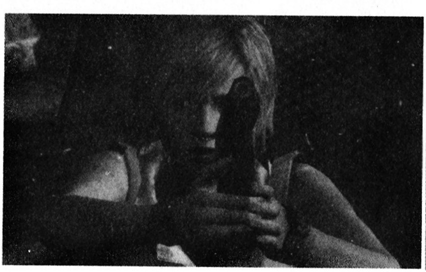
当希瑟和陪着自己一起来到寂静岭的老侦探道格拉斯交谈的时候，她不禁咒骂起这座充满了怪物与浓雾的小镇，道格拉斯突然注视着她，眼神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与惊讶。

良久，头发斑白的老侦探缓缓地转过头去，沉声道。

“原来在你眼中，他们都是怪物么……”

在游戏接近末期时发生的这段对话，是游戏中最出人意料的转折，正是这句话，将游戏中隐藏着的一面轻轻地撕开了一条缝隙，让我们明白，一直以来我们所确信不疑的东西其实欺骗了我们。寂静岭是一面镜子，它会映射出所有人内心的潜意识，有罪的人看到的是狰狞的怪物与肮脏破旧的废墟，没有罪的人却只会看到普通的小镇。在孕育了圣胎的希瑟眼中，寂静岭从一开始就是扭曲的，随着她手中所沾染的鲜血增加，以仇恨与杀戮为养料的圣胎也在她的体内迅速地成长着，到了与道格拉斯交谈的时候，希瑟身边的一切，已经变成了一个人间炼狱，但是这个发现对于她来说已经太迟了。

一直以来希瑟都坚信不疑的那些嗜血怪物究竟是什么？道格拉斯眼中看到的又是什么？希瑟不想深入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也不想。







噩梦的反射

《零 刺青之声》

传说中，曾有一个失去了恋人的少女，她因为思念恋人而痛苦，于是在自己的身上刻满了刺青，以此来转移对死去恋人思念的苦痛。后来，其他人知道了这件事，为了减轻他人的痛苦，少女决定让他们在自己的身上刺青，自己则陷入睡梦之中，在梦中代替他人承担无尽的悲伤。听闻了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多，人潮纷纷涌来，除了眼睛之外少女的身上已经没有可以刺青的地方了，于是，痛苦的人们在她的眼睛上刺下思念。但是，眼睛正是一面反射一切事物的镜子，一瞬间，所有的噩梦从眼睛中反射出来，将人们带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这就是关于刺青的传说。

久世零华就是传说中的刺青巫女，所有痛苦最终的集中地，没有成为巫女之前，她的名字叫做雪代零华，与久世家被放逐的久世要相恋，过着每一天都很开心的日子。但是，灾厄突然之间盯上了零华，她的家乡遭遇飞来横祸，所有家人也全都在灾难中死于非命。此时，久世家的家主久世夜舟找到了她，将她以刺青巫女的身分带回了久世家。此时远在外地的要并不知道家乡发生的事故，直到他闻讯赶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迟了。

仪式按照预定的计划举行，零华的手脚被钉在祭台上，全身纹满刺青，成为了真正的刺青巫女。

黑暗且没有一点气流的地下室里，轻轻地打开了一条缝。一个脚步声悄悄走到零华面前，浮现在她面前的，是恋人那张温柔的脸，焦急， 而又饱含着思念的脸，通过地下的密道，久世要终于还是赶到了仪式举行的地方。

零华轻轻闭上了眼睛，只要这些她就满足了，和久世要的这段爱情，将被她带入漫长的沉眠之中，作为无尽痛苦中的惟一安慰。但是，久世夜舟并不这样认为，担心由于零华心有杂念而导致仪式失败的他决定解决久世要这个阻碍，就在黑暗之中，久世要被自背后而来的黑影杀死了。

一滴温热的液体突然流到久世零华的脸上。

带着一丝铁锈般甜味的浓稠液体，一滴，又是一滴。

零华睁开了眼睛，刚才还在微笑的久世要已经伏在了地上，一滩鲜血从他的脑后涌出。

在久世要进入了地下室后，尾随他而来的人夺去了要的生命。

为什么承受了他人痛苦的自己，连一点小小的幸福都不能拥有呢？为什么没有任何过错的久世要，要因为她而遭到这样的对待呢？无尽的恨意从零华的心底涌起，连同刺青带来的痛苦一起映射到了眼中。

那一刻，噩梦自黑暗的深渊中爬出，仪式失败了。来自于黄泉的怨念与久世零华一起，在黑暗之中痛苦地徘徊，而他们那无法退散的恨意，将成为所有人的噩梦。



真正的父亲

《如龙》



“这是……这是遗嘱，你凭着这个……可以成为东城会的第四代头目……”风间从自己的身上摸出一份东西，递给桐生一马。

为了保护遥，风间在几分钟前的攻击中受到了重伤，年岁已老的他已经没有能力撑过这道鬼门关，但是只要将遗嘱交给桐生，风间也就放心了。

桐生忍住几乎要从眼眶中流出的泪水，紧紧地抓住风间，这个一直被他视为父亲的男人。

桐生是一个孤儿，在很小的时候他的双亲就双双逝世，之后一直受到风间的照顾，视如己出养育成人，并得以在关东黑道中扬名立万，被称为“堂岛之龙”。

“还有一件事……”风间注视着桐生，眼神中充满了慈爱，“是我杀死了你的父母……你们的孤儿院就是为了照顾那些被我杀死父母的孩子准备的……我，我欺骗了你……原谅我……”

桐生坚定地扶住风间，像是要将自己的声音传入他的心中一样大声道，“您一直是我真正的父亲！真正的！”

风间满足地露出一丝微笑，永远闭上了双眼。在这一瞬间，桐生失去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亲人，而回想起这一切，桐生认为都是自己的错。

一切都发生在十年前的那个雨夜，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个时候改变了。

那一天，日本关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黑道组织东城会直系组织堂岛组的组长遇刺身亡，而凶手正是桐生一起在孤儿院长大的好友锦山。为了维护挚友，桐生毅然背负下了杀死老大的罪名，之后，就是漫长的十年监禁岁月，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外面的世界正在悄悄地改变。

在这十年之间，东城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规模越来越大的同时，内部组织也越来越多，各组织之间的争权夺利几乎已经摆上明面，当桐生走出监狱时，锦山已经成为了锦山组的组长，东城会的情势更加复杂难明，街上的行人都使用着他所不知道的最新款移动电话。

而且，风间也老了。

直到现在，桐生才开始后悔起自己当初的决定，如果不是因为那空白的十年，他会有更多的时间来报答风间的养育之情，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贸然的决定，风间本不该丧命在此。

风间的死是《如龙》中最让人伤感的剧情之一，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黑帮人物，但也会尝试着对自己的罪过进行弥补，桐生就是他为了弥补自己的罪恶感而收养的义子。但是，在与桐生相处的过程中，风间渐渐将他当作了自己真正的儿子对待，并不惜为了帮助桐生竭尽所能，只不过，在风间的心底仍有一个心结，那就是自己曾经杀死桐生父母的罪恶感。直到他临终之前，终于鼓起勇气将这一切告诉了桐生，让他备感欣慰的是，桐生也早就将他当成了真正的父亲一样信赖。在听到了桐生的回答后，他终于安心地离开了人世。

对于风间而言，这样的离别或许其实很幸福吧。

逆转的瞬间

《逆转裁判》系列



“反对！”

一声宏亮的吼声在法庭中响了起来，裁判长的锤子落在了敲下去之前的半空中，双眼紧紧地盯着成步堂的一举一动，根据多年以来的经验，在这句话之后成步堂必然将会使整个案件的局面一举逆转，在法庭上工作了这么多年的裁判长也在一直期待着这个时刻——这么有趣的法庭可不常见，不，准确来说，是除了成步堂之外几乎完全不可能见到。

在整个“《逆转裁判》系列”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无疑就是这句代表着游戏主题的“反对”，当一起在最初看起来没有任何破绽与疑问的案件经过反复调查与询问后终于被我们找到矛盾之处时，胜利女神的天平就渐渐发生了偏移，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精彩的部分就要开始了。

“《逆转裁判》系列”里，我们听到了多少次令人振奋的“反对”？

第一次以律师的身分上庭时，顺利帮助好友矢张在谋杀案中摆脱嫌疑时心情澎湃的“反对”。

恩师绫里千寻被谋杀后，终于找到了真正凶手后充满愤怒的“反对”。

为了替既是好友又是敌人的检察官御剑洗清不白之冤，在发现了蛛丝马迹后毫不犹豫叫出的“反对”。



面对着曾经与自己有过恋情，但是却罪无可恕的千奈美时，毅然决断的“反对”。

当真霄被陷害而关入监狱时，担心真霄安全的成步堂那义不容辞的“反对”。

每一个“反对”，都是成步堂在律师之道上留下的脚印，也是一点点成熟起来的证据，从最初慌慌张张什么都不懂的莽撞小子一直到如今被人们所信任的知名律师，成步堂所作的，不光是在早上4点爬起床练练发音这么简单而已。这每一声“反对”，背后都聚集着半夜3点仍在阅读材料的认真，为了调查取证顾不上吃饭的辛劳，还有为了坚持真相连生命都可以舍弃的觉悟。

可以说，当“反对”的声音出现在法庭上，听着随之变得热血澎湃的音乐，并用自己的推测一个个将罪犯的谎言推翻的时候，才能领会到《逆转裁判》的真正含义。这种将所有错误与谬论全部揭穿重组，痛快地撕开真相的瞬间，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是永远无法感受到自心底传来的那份震撼的。



生化危机



寂静岭3

ART GALLERY 经典游戏插图欣赏



零 刺青之声



恶魔城 无辜者的悼词

游戏小说十年

冒险之卷

《游戏机实用技术》十周年纪念系列丛书
游戏机实用技术杂志社 编著

游戏小说十年

冒险之卷

零 红蝶
零 刺青之声
寂静岭3
寂静岭4
生化危机
生化危机4
恶魔城 晓月圆舞曲
恶魔城 无辜者的悼词
真·女神转生3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
扫描



重力异想世界完结篇

GRAVITY RUSH 2™